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第一辑

江阴市人民政府澄江街道办事处
江阴市档案局

主编

铁面仁心

杨名时



陈锡良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铁面仁心杨名时 / 陈锡良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2.12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 1 辑)

ISBN 978-7-5496-0706-8

I. ①铁… II. ①陈… III. ①杨名时(1661~1737)
—传记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0413 号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一辑)

主 编 / 卞 宏

责任编辑 / 唐 麒

乐渭琦

特约编辑 / 曾云龙

装帧设计 / 马红玲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无锡童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00 × 1000 1/16

字 数 / 1600 千

印 张 / 167

书 号 / ISBN 978-7-5496-0706-8

全套定价 / 260.00 元

编委会

名誉主任：蔡叶明 龚振东

主 任：张国兴

副 主 任：刘建国

主 编：卞 宏

副 主 编：吴红敏 缪红珍 蔡智峰 何 冰

编 委：张国兴 卞 宏 刘建国 吴红敏

缪红珍 蔡智峰 何 冰 张 明

总序

档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记录，在记载历史、传承文明、服务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我们江阴市档案局在征集、整理大量档案的同时，注重档案的利用和开发，将散落在浩瀚档案之中的文化遗存，加以挖掘和整理，编著出版了《江阴人文风情》10册以及《江阴解放档案文献图集》、《岁月有痕 青春无悔——江阴知青往事录》等书。现在我们又与各镇、市政府街道办事处合作编纂出版《徐霞客评传》等5本书，这些书进入了文汇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大型丛书《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第一辑》。

这5本人物传记，其传主都是名人。《上古圣贤季札》中的季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他三让王位，来到江阴申港东南的舜过山下从事农耕，封于延陵（常州、江阴一带）。他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是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外交家。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中为其立传。《徐霞客评传》中的徐霞客，是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在华夏大地游历30余年，留下的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具有很高的科学和文学价值，被誉为“千古奇书”，其开篇日5月19日，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为“中国旅游日”。《铁面仁心杨名时》中的杨名时，清初三代重臣，擢兵部尚书，总督云贵。留下《杨氏全书》36卷，《清史稿》上有传记。《国乐之魂刘天华》中的刘天华，中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家，为我们留下了《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等著名的二胡演奏曲，其作品辑成《刘天华创作曲集》。《抗日英雄朱松寿》中的朱松寿，中共“六大”代表，抗日

战争期间，被谭震林任命为“江阴民众抗日自卫队”司令和“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副司令，他英勇杀敌，壮烈牺牲，被评为革命烈士。这些优秀的人物传记，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用生动活泼、严谨细腻的笔触，向读者介绍了传主的理想追求和光辉业绩。

从远古时代起，在江阴这片土地上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劳动创造，哺育了众多杰出的人物，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档案。我们决心焚膏继晷，在收集整理大量档案的同时，从中选取有价值的史料开展编研。我们将花几年时间，通过多方合作编辑出版江阴名人系列传记，既可借以反映江阴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科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诸领域发展的某些侧面与历史渊源，也可启发今人见贤思齐，为建设现代化滨江花园城市努力进取、争作贡献！

编者

2012年12月

目 录

MU LU

铁面仁心杨名时

第一章 剑眉铁面儒童	3
一、一本正经小君子	3
二、春申旧封江阴城	3
三、降生灾年卜嘉名	5
第二章 严母严父	8
一、闺秀逃难兵燹中	8
二、许氏矜持教规训	9
三、履泰严厉授儒学	11
第三章 江上悲风	15
一、灾异畏天说家史	15
二、可歌可泣先祖事	16
三、悲壮业绩撼童心	20
第四章 厉学书生	21
一、县考府考显身手	21
二、院考失利亏性理	23
三、高师指点苦读书	24
四、秀才晚婚做塾师	27
五、乡试中举轻舟还	30
第五章 钦点翰林	34
一、会考幸师李光地	34
二、殿试三甲赐进士	35

三、钦命翰林庶吉士	36
四、进出禁苑近帝座	40
第六章 顺天学政	43
一、顺天会试同考官	43
二、提督学政绝情面	44
三、文风丕变受赏赐	45
四、警蹕风波遭责难	48
第七章 宣力河防	50
一、父母大故哀孝子	50
二、作序宣传徐霞客	52
三、撰文张目东林党	55
第八章 康熙垂询	58
一、奏答问易探义理	58
二、陕西乡试主考官	63
三、艰嗣嗣子生育谜	64
第九章 直隶巡道	67
一、整顿司法除劣吏	67
二、百姓士绅颂包公	69
三、李堪方苞赞名时	72
第十章 赴任贵州布政使	75
一、懿行嘉言故乡情	75
二、资助儒教育子孙	76
三、布政未几升巡抚	78
第十一章 云南巡抚（一）	81
一、军务赞理年羹尧	81
二、银盐整治除民瘼	82
三、澄清吏治保民安	84
四、减轻徭役解民累	86
第十二章 云南巡抚（二）	89
一、征粮除弊保民生	89

二、饬戒盐道查盐弊	92
第十三章 云南巡抚（三）	96
一、维护治安除民贼	96
二、保护商贾禁横征	99
三、浚河植树捕田蟹	100
第十四章 云南巡抚（四）	103
一、雍正登基初嘉勉	103
二、文武相济勤治乱	106
三、荣辱不惊心坦荡	107
第十五章 云贵总督（一）	110
一、灾年资民议社仓	110
二、均赋痛斥子孙丁	111
三、地震水涝赈灾民	114
第十六章 云贵总督（二）	117
一、兵部尚书衔总督	117
二、云南巡抚鄂尔泰	118
三、吏部尚书衔总督	121
第十七章 密折凶险	123
一、独裁统治密折制	123
二、两度泄密祸临头	124
三、贬黜又遭大贬讥	127
四、兴狱压制科甲党	130
第十八章 杨名时受审	133
一、朱纲逼供欲动刑	133
二、军民声援杨名时	136
三、革职口诛究可哀	139
四、倾家荡产一身轻	141
第十九章 滞留云南	144
一、传讲儒业潜著述	144
二、云南通志参编修	146

三、忧伤自非尧舜时	148
第二十章 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	151
一、自滇入京满载归	151
二、觐见乾隆勤新政	154
三、科甲老臣为科甲	156
第二十一章 苗民青天	159
一、心系黎民减公件	159
二、开拓苗疆血淋淋	160
三、力谏不可杀苗民	162
四、苗民起义震朝廷	164
第二十二章 殁世哀荣	168
一、临终遗疏表衷情	168
二、谥号文定立御碑	171
三、学者赞誉文定公	172
四、江阴仕民奉邑尊	175
第二十三章 经世名儒	177
一、唯心辩证理学家	177
二、狷介性格诚为宗	178
三、鞠躬尽瘁民为本	180

杨名时作品选

《徐霞客游记》序一	185
《徐霞客游记》序二	187
自滇入都程记	188

附 录

康熙皇帝圣旨	205
《杨氏全书》序一/卢文昭	214
《杨氏全书》序二/王鸣盛	216
杨文定公年谱/杨敦厚	217

铁面仁心杨名时

第一章 剑眉铁面儒童

一、一本正经小君子

清朝顺治年间。江阴县城内。从一户人家到一所私塾的石板路上，每天走着一位八九岁的儒童，风雨无阻。他身穿蓝衫，手挎书笈，两道剑眉上扬，两眼注视前方，身体挺直，步子作方。他从不顾两旁商贩如何吆喝叫卖、车马如何来来往往，也不管行人如何嬉笑吵闹，绝不左顾右盼。他总是板着一副稚脸，抿嘴不语，径直向前走去。

这条石板街道上住着一位白胡子老人。老人天天看到儒童这样走着，渐生感慨。一天，老人又见这位小学童走了过来，便捋着白须，微笑着，不住地点头，大声地自言自语：

“不简单，这就是老辈人说的‘铁面剑眉、兵权万里’的将军相啊！”

“老伯，你会看相？”旁边一位中年人好奇地搭讪。白胡子回头答道：“不信，你将来看吧！”

儒童听到有人议论自己，目不斜视，自顾往前走去。

这位儒童就是后来的康、雍、乾三朝理学家，爱民护民的清官，官至云南巡抚、兵部尚书衔云贵总督、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杨名时。

二、春申旧封江阴城

在滔滔长江的下游南岸，滨临江边坐落着两座树木葱郁的山丘，一座八面威风的独峰山叫君山，一座弯弯似龙的长形山叫黄山。江边有个水运便利、渔业发达的港口叫黄田港，黄田港西去二十里还有一个港口叫申港。这两山两港，都是这里的先民为纪念开发江南的楚国春申君黄歇而命名。两山之阳，便是四方城墙围成的江阴县城。水之北谓阳。江阴，因在长江南岸而得名。故又称暨阳，因在县城之南有个浅水湖叫暨



铁面剑眉

阳湖。江阴，自古便有“暨阳古邑”、“春申旧封”的说法。江阴，临江倚山，又靠近入海口，一直是军事要塞，为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抗金、明朝抗倭，这里都是战场。黄山从明代起一直设有炮台，驻扎水军。黄田港还是个南北货交会、海内外通商的口岸。北宋王安石曾经登山面江吟唱：

黄田港北水如天，海外珠犀常入市。
万里风樯看贾船，人间鱼蟹不论钱。

围绕江阴四城，缓缓流淌着沟通长江的护城河。东城门称春晖门，护城河叫东横河。春晖门偏南，有一条与东横河垂直的小河。小河两岸房屋错落有致，形成街道。河南面的叫河南街，河北面的自然就叫河北街了。河北街北面是一片茂林修竹。东城外，林竹边，设着水军的营地，叫朝阳关。

河北街上住着十多户杨姓人家，祖上从明代安徽移迁而来，一直耕读传家，算得上是殷实人家。其中杨起鲲、杨履泰父子是杨氏家族断文识字突出的一家。杨名时就出生在江阴城东依水傍山的河北街杨履泰家。

三、降生灾年卜嘉名

清朝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这年农历五月春夏之交，江阴连降十多天滂沱大雨。长江白浪滔滔，舟楫隐迹。城里城外，驳岸轰轰坍塌，平地水深三尺，街巷行船，稻禾淹没，田野白茫茫一片，百姓凄苦啼号。城内光福禅寺，城外君山东岳庙、南门十方庵，乡绅草民无论怎样烧香求神拜佛，祈求上苍保佑，都无济于事。大水将近一个月才慢慢地退去，城乡慢慢地恢复生气。

要过年了。过了腊月十五，城里人、乡下人家家用扫帚和抹布从屋梁到地面的角角落落，彻底地打扫一番，虔诚地“掸檐尘”，扫除晦气迎新春。到了腊月廿四，家家户户又忙着“送灶神”，用糯米、麦芽糖做成“斋灶团子”祭“灶神”，让灶神向玉皇大帝“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到了这天晚上，农村的大人小孩又要忙着“放田茛”。他们用稻草扎成一个个火把，在没有月光的黑魆魆的阡陌间，挥舞火把，火烧田茛，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稻麦丰收，不再有灾荒，不再过苦日子。

杨起鲲、杨履泰一家也不例外，按习俗一件一件地做着。但他们更关注着另一件大事：腊月廿四，杨履泰妻子许氏要临产了。

接生婆早早地来了，产妇吃的益母草汤烧开了，室内弥漫着热气。许氏躺在床上，头上冒着汗。到了晚上，一声声疼痛低吟着。杨履泰在房门外来回踱着，焦躁地猜测生男还是生女。回想起来，头胎儿子生下不久就夭折，二胎、三胎连着都是女儿。自己已届三十，妻子28岁，膝下还没有儿子。他默默地祈祷上天保佑，生个男孩。

戌时，杨履泰正在焦急之时，猛听得房内一阵婴儿啼哭声。杨履泰急趋房门，又蓦地停下。这时接生婆大声传话：“恭喜恭喜，生了佬小（男孩）！”杨履泰和父亲杨起鲲欣喜异常。

新年正月，杨履泰摆下满月酒。又过两月，春暖花开，杨起鲲、杨履泰父子俩商量着给孩子起名。古人一般家境较好的人家对取名十分讲究，识字的常要引经据典，不识字的要请算命先生或者私塾先生或者长辈族长来定夺，都要考虑光宗耀祖，子孙发达有出息。

杨起鲲父亲杨体仁给四个儿子起名，都是神兽异禽，以起字辈排名，依次取名起龙、起鹏、起麒、起鲲。

杨起鲲给儿子取名比父亲讲究。他初懂《周易》八卦，知道《周易》是群经之首，相信它能预测人生的前程。头生儿子出世后，取五十根蓍草起卦，得第十卦履卦。翻开《周易》一看，履卦卦辞这样说：“履虎尾，不咥人，亨。”意思是说，小心行走在虎尾之后，猛虎不咬人，亨通。好，这卦自然可人。取名要双字，下一卦占得泰卦，下乾上坤，象征通泰，这是最理想的一卦。于是就取名履泰。后来，杨起鲲给二儿子、三儿子取名都占卦，先后占得下经第三十二卦恒卦，上经第十五卦谦卦，以履排名，就给二儿子、三儿子取名履恒、履谦。

杨履泰遵奉父训，要亲自给新生儿子取个嘉名。他自信对《周易》的理解超过父辈。于是他选了吉日，沐浴净手；用五十根蓍草肃穆卜卦，得下经第三十六卦明夷卦。杨履泰开始不安起来，眉头微蹙，思忖这卦象征光明殒伤。再翻书看卦辞：“明夷，利艰贞。”意思是说，光明虽然隐伤，但是有利于牢记艰难，守持正固。

站在一旁的父亲起鲲开导说：“这卦为太阳隐人地中之象，所以称光明殒伤。孙儿生于戌时，正合日入地中之象。你再看《彖传》这样解释：‘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

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周文王就是用内藏文明美德、外呈柔顺情态这种方法渡过危难，尽管身陷内难也能秉正坚守精诚的意志，殷朝箕子也就是用这种方法晦明守正的。”

杨履泰听后郑重地点头，说道：“我儿子将来或许有难，但会守正，天意明指，就取‘明夷’吧！”说着，眼看父亲。

“慢！”杨起鲲提醒儿子，低声正色道，“难道你忘了当今是大清天下，大明只亡了十多年，断然不可以用‘明’取名。否则，你想担当起复明的罪名吗？”

杨履泰倒吸了一口冷气，为难地说：“这……卦象确指，不可违啊。”

杨起鲲捋须沉思片刻，说道：“叫名时吧！”

“为什么？”杨履泰似有领会，但仍有不解。

“我们就秉承‘明夷，利艰贞’卦意，”杨起鲲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先祖是深受大明洪武帝皇恩的，不可欺祖灭宗，但又不可鲁莽从事，有违国朝。取‘明’之谐音‘名’，也是韬略；‘夷’若不改，叫‘名夷’则不通不佳。改‘夷’为‘时’就好，因为‘时’是天时天意，而且含有‘明’中之‘日’，也含着不忘大明之意。”

父子俩一起笑了：“好，就叫名时。”

杨名时长大后考秀才时，他觉得自己是个丁是丁、卯是卯的实在人，就自己取字“宾实”，取号“凝斋”。

第二章 严母严父

一、闺秀逃难兵燹中

许氏不是杨履泰的原配妻子。杨履泰原配妻子陈氏，结婚不久就生病去世，没有生育子女。经人介绍，杨履泰继娶许氏。

许氏不是等闲之辈，她出身世居江阴的望族。许家远祖在北宋做官，元朝贵族入主中原后，跟随宋王朝南迁，后来定居江阴。因有军功，皇上授予尚方珍，赐给勋爵号金瓶，代代世袭。许家出了不少文武职官、文人高士，史志上都有记载。到了明朝末年，不少人分居到无锡、常熟一带。许氏父亲名叫许弟，世称澄初公。称澄初公自然和澄江有关。江阴县邑又称澄江，澄江因古诗“澄江净如练”而得名。澄初公是一位文人雅士，喜欢唱酬，结交诗友。许氏是他的第四个女儿。

少年时，许氏就处事稳重，胆量过人。13岁时，明朝灭亡，遇上惊天动地的“乙酉之变”。这年是乙酉年，清世祖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铁血政策，也就是汉族男人必须改变几千年来蓄发挽髻的习俗，必须剃发编辫，否则格杀勿论！素来倔强的江阴人不愿屈服，誓不剃发。清军把江阴城包围起来，江阴城乡义民奋起抗清守城。清军久攻不下，在屠杀扬州、嘉定人民之后，调兵遣将，二十四万兵马围攻炮轰江阴城，江阴义民死守八十一天后城破，双方激战，清兵大肆屠城，双方死亡无数。志书上称为“乙酉之变”，史书上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天”为“江南三惨”（江南指当时江南省，包括江苏、安徽）。清军围城以后，就在四郊抢掠富户，捕杀乡民，扫除守城外围，以武力威慑抗清意志。

清军围城之初，许氏和母亲姜氏跟随城内妇幼老残逃避到城东外云亭定山、华士砂山，躲进茂密幽深的茅草竹林树丛里。清军发觉后吆喝着搜山。一名身披盔甲、手执利刃的骑兵突然出现在离许氏不远的山坡

上。许氏仓皇中拔脚向山坡上的树林里奔逃。骑兵拍马追赶，想活拿少女，不料马脚被草木荆棘羁绊，没有追上。在风餐露宿的逃难日子里，许氏多次和母亲失散。直到清兵搜山退却后，才辗转寻到母亲，母女俩抱头痛哭。

江阴八十一天抗清失败，江阴城在漫天大雨中被清军巨炮轰塌，清军像洪水般涌进城内，守城首领明朝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义民展开激烈巷战。攻城的清军统帅贝勒卜洛从破城的八月廿一下令屠城，到廿三封刀。满城杀尽后，出榜安民。城中仅存躲在寺观塔上隐蔽处、神像肚里、庙宇梁上的五十三人。

江阴人八十一天抗清守城大血战，城内死九万七千多人，城外死七万五千多人。清军围城共二十四万人，死六万七千人，巷战中又死七千人。

城内到处尸体纵横，血流成河，残墙断垣，一片阴森恐怖。有人在清军屠城之后，留下了一首悲壮的急就诗：

腐骨(腐肉)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

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几年后，江阴城里人逐渐多起来，社会开始安定。杨家和许家都饱受兵燹之苦，也是门当户对。经媒妁之言，年方17岁的许氏嫁给了丧偶不久的19岁的杨履泰。夫妻俩相亲相爱，夫唱妇随。许氏生下儿子杨名时后，又生下儿子名世和五个女儿。这样，身边伴着两个儿子和五个女儿。杨履泰还娶妾顾氏，生儿子名陞。

二、许氏矜持教规训

许氏尽心服侍公公杨起鲲和婆婆商氏、江氏。公婆欢心，都夸新媳妇贤惠。杨起鲲原配妻子任氏，也就是杨履泰生母，在“乙酉之变”中，逃难之际死在长江里。杨起鲲续配商氏，商氏几年内没有生育，就娶妾江氏。许氏嫁到杨家后，江氏生了儿子杨履恒，比杨名时大一岁，后又生儿子杨履谦，比杨名时小一岁。许氏对待和自己两个儿子差不多大的叔叔，像对自己亲生子女一样爱护。

许氏在家主持家务，带领女儿、婢女纺纱、织布、刺绣、做针线活，

弥补天灾荒年歉收。她们每天早早地起身劳作，到很晚才歇息。除此之外，许氏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儿子身上，而最用心的还是大儿子名时。

许氏搀着名时学步，抿着嘴，微笑着，盼望着儿子快点长大。名时五六岁时，许氏让他和弟弟名世规规矩矩地坐在矮凳上读书、临摹字帖。时间长了，兄弟俩疲劳单调，瞅空当溜到门外玩耍。许氏瞧见了，忙把两人喊回家，板起面孔训斥。

一次，杨名时和别人家的孩子拌嘴、骂绰号，还打起架来。许氏奔过去，虎起脸把儿子拉开。儿子不服气，犟着挣脱。许氏用手拍打儿子的头，拉回呵斥：“小小年纪就这样任性不听话，将来还得了！”等到儿子沉默了，又心平气和地说：

“俗话说得好，后生家不可以一天没事就贪玩。如果养成习惯变得好吃懒做、做坏事，就成没用的废物了。”

杨名时认识到母亲严厉是为自己好，低着头说：“娘，我错了。”许氏抚摸着儿子的头继续说：

“知道错就好。我小时候，你舅婆就对我说过，‘小孩子不要随便看轻人家，提人家的绰号，说人家的缺点。’恶言恶语对自己没有啥好处，只能助长自己的尖酸刻薄。况且，一个人能做到说话做事样样没有差错吗？既然自己做不到十全十美，那么别人也就会议论你，讽刺挖苦你。你不说人家，人家也不会随便说你。”

“娘，我懂了，”杨名时一字一板地说，“《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

母亲露出笑容：“对啊，一个小孩子，就像一朵花苞，就像一棵小树，非常娇嫩。旁边的人要好好地保护它，勿能有一点儿损伤攀折，为的是让它开出鲜花，长成大树。”

自从这次教训以后，杨名时就注意循规蹈矩。对小儿子名世，许氏抚摩着小手说：“你要跟着阿哥学好样。”名世懂事地点点头。

平时，无论对亲生儿子、女儿，庶生儿子名陞，还是对小叔履恒、履谦，许氏只要看到他们坐在高凳上身体歪斜、双脚随便晃荡，走路时低头塌胸，看书写字时或者听大人说话时眼光左顾右盼，就要立即不客气地纠正。她教训说：

“从小看看，到大一半。小时候骨头轻轻，长大了就很难成器。一个人的筋骨长相少年时就基本定型了，长大了就不会有大改变。小小年纪

就学得轻佻浮躁，到了青年能改面换骨的能有几个人？这是我娘教我的。”

许氏教子，可以和本邑王氏教子做个对比。明朝晚期，江阴出了个地理学家、旅行探险家徐霞客，被称为“千古奇人”。徐霞客少年时爱读《山海经》、地理方志等奇书，不爱读四书五经、科举时文，15岁时秀才没有考上，后来就断绝了科举仕途。母亲王氏不但不责怪，还支持儿子出外游历，说：“志在四方，是男儿的事业。”徐霞客22岁结婚后，王氏专门给儿子缝制远游冠，给他戴上，鼓励他大胆放心地旅游。徐霞客一生三十多年在外游名山大川，攀险峰，探幽洞，出生入死于荒山野岭之中，写下了传世名著《徐霞客游记》。王氏将近80岁还叫霞客陪游宜兴。徐霞客死于崇祯十四年（1641），许氏已经8岁。许氏和王氏，都是江阴城里人，娘家、婆家都是书香门第，两人都是织布能手。徐母教子的事迹，许氏也听父母辈讲过。王氏、许氏教子各有千秋：宽厚慈爱，率心放达，许氏远不如王氏；峻厉严谨，崇儒循法，许氏则大大胜过王氏。

许氏一心望子成龙，留心着市井街坊的新闻，用正反事例教育子女。听说谁家儿子考中秀才、做了举人，谁家儿子进士及第做了官；还有谁家姑娘心灵手巧，谁家媳妇服侍公婆孝顺勤快，就对子女们说开了：“这是他们父母教育得好的缘故。”如果听说人家出了不肖子孙，就说：“这也难怪，父母没有教育好的后果。”

许氏对儿子严格，对女儿也一样对待。对五个女儿，除了三从四德外，断文识字、刺绣女红等大家闺秀必修功课，均细心地加以督促教导。由于杨家好名声在外，许氏家教有方，女儿有德有才，一个个都适得其所。大女儿嫁给本邑富家马峻声，二女儿嫁给本邑候选州同知祝颂山，三女儿嫁给本邑庠生王子威，四女儿嫁给本邑武举人蒋绍孟，幺女嫁给靖江国子监学生侯玉调。五个女儿都把娘家的家风带到夫家，都对公婆孝顺，对丈夫体贴，与叔姑和睦。

三、履泰严厉授儒学

杨名时的饮食起居、儒家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由母亲许氏担当着。杨名时读书写字，则由祖父和父亲负责。

杨起鲲和杨履泰虽有田产有文化，却没有功名。他们把读书致仕的希望寄托在杨名时身上。自杨名时5岁起，杨起鲲就教长孙识字，稍大一些就教写毛笔字，教启蒙读物。杨名时到了6岁，《三字经》、《百家姓》、《幼学》已能够背诵了。杨起鲲就教他读古诗和朱熹的《四书集注》。

杨履泰性格磊落利索，严峻刚毅，不苟言笑。杨名时多次听到看到，父亲对别人做了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或者有伤风化的丑事，就要吹胡子瞪眼，严厉斥责，一点也不讲情面。有时，对子女严格而对丈夫温顺的许氏，在晚上休息的时候，会喃喃燕语地对丈夫说道：“遇到不顺眼的事还是要多心平气和地讲道理，火气不要太大，肝火太旺也会伤身体。能听听我的意见好吗？”杨履泰叹口气，点头默认。杨履泰知道，自己多数时间在外调整佃户关系，应付官场事务以及地方公益，家里上上下下的生活一应由妻子调度，对妻子的处事能力从心底里佩服。

杨履泰夫妇对世间百姓的疾苦常常牵挂在心。有一年县里闹饥荒，许氏出门看到，饿极的人拾起地上的菜叶菜茎往嘴里送。许氏回家后对丈夫说：“我们虽不算富，但囤里还有积米，借点给那些锅底朝天的人家吧，也算尽了我们心愿，也是给祖上积德。虽然几石米救不了多少人。”杨履泰听了点头称是，马上差人去办。

滚滚长江，遇到风急浪大，一年内会多次发生翻船溺水事故。有的尸体漂搁江边，无人收拾。杨履泰看到这种惨不忍睹的情景，回家喟叹不已。妻子问明情由，知道丈夫恻隐之心。两人商量后就派人撑船到江边，打捞尸体，在君山、黄山荒坡上埋葬。

父母的这些仁心义举，小杨名时听在耳内、看在眼里，深深地受到感染，更加敬重父母。有一次，杨名时听母亲对邻居大人们说：“水旱灾年接二连三，我们家也没有多少余钱剩米，想想穷人日子还要难过。财物是供人用的，我们有点积蓄，也要周济人家。怎能为了顾惜钱粮而昧着良心做不仁不义的事呢？”

“乙酉之变”后，江阴城内一片荒芜，居民稀少，冷冷清清。慢慢地，一些人从城外搬进城里。从河南、安徽、苏北讨饭逃荒来的、经商的，陆陆续续前来定居。十多年后，城里热闹起来。

杨名时到了8岁，杨起鲲对杨履泰说：“名时也该上学了，你们就搬到城里去住吧。”正好当时的江阴县丞马世道也邀请杨履泰住进城里。马



借米给穷人

世道，浙江山阴人，秀才出身，为人厚道，和杨履泰成了知己世交。杨履泰就在城内靠近城东的地方购置住宅，并在邻近修建义塾，聘请塾师。杨名时由父亲带着，拜见老师。附近不少子弟也进塾读书。

半年下来，杨履泰见塾师虽然有学问，但温文尔雅，对学生过分和善。杨履泰就付了束脩，不客气地把他辞退了，另请了一名近乎暴戾的凶先生。他要儿子接受严峻严酷的教育，一刻也不得懈怠。

在严父严师督教下，9岁的杨名时像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小君子不说不笑上学。于是，“剑眉铁面童子”的议论就在街坊传开了。

第三章 江上悲风

一、灾异畏天说家史

杨名时出生的顺治十七年（1660），江阴发大水。出生以后，灾异也几乎年年不断。十八年六月大干旱，照常规天气应该热了，白天却空中飞起雪来。到了七月，又发生蝗虫飞掠江阴，幸亏没有造成大灾害。康熙元年（1662）总算风调雨顺是个好年成，但到二年却出现旱灾。三年，夜间天上出现拖着长长尾巴的扫帚星（彗星），这在百姓看来是一颗灾星、凶星。果然到了第二年七月，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长江白浪滔滔，大树被连根拔起，大片稻禾倒伏，房屋倒塌。

到了康熙七年，春天里气候更是异常：说不清的白气铺天盖地，整个世界迷迷糊糊，这种怪天气竟然持续了一个月。到了六月十七夜间，突然天摇地动，发生地震。这年杨名时9岁。

快过年了，已到了农历十二月廿四，这一天是杨名时9岁的生日。

一家人掌灯，围坐一桌吃晚饭。随后，一向不苟言笑的杨履泰端坐在书房里，招呼妻子许氏，叫名时、名世进房。五个女儿也跟进房里。房间里呈现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杨履泰先是询问儿子读书情况，看到儿子学业长进，街坊邻里称赞，稍微露出笑容。接着，他神色严肃地说：“我们一家人都在这里，快过年了。过年就要纪念祖宗。孩子们都懂事了，今天趁名时生日，和大家说说我们祖宗的事迹。”接着一字一板地对子女们讲述杨家祖宗的艰难历程：

“我们先祖不是江阴人，是从安徽凤阳迁移到江阴的。到你们这一代，已是第六代人了。祖上生活在改朝换代的革故鼎新中，经历了海盜（倭寇）入侵和‘乙酉之变’等重大社会变故，又有旱涝灾害接连发生。人生艰难啊，我们杨家在艰难生活中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

二、可歌可泣先祖事

杨履泰从安徽说起。

听老辈们说，有个谥号为友彭的杨其佺，是北宋末年一位郎官，金兵入主中原后，护送宋徽宗南迁，后来派在安徽凤阳做官。他的子孙在元朝末年跟随朱元璋作战，建有军功，军功代代世袭。到了明朝宣德年间，杨其佺的后代中有杨丽中、杨天禄父子两人，都是凤阳府怀远县县学秀才，苦读四书五经，一心走读书做官的道路，但每次参加乡试，就是考不中举人。两人便心灰意懒，绝意仕途，做起生意来。安徽人做生意是有名的，尤其是南部的徽商，分布各地，赚了钱就回家起房造屋。商人们开始经营文房四宝、漆、木、茶叶。到了明代成化年间，国家实行新盐法，以盐业为大宗的徽商便腾飞起来。徽商足迹遍布全国，江南、浙江一带的人特别多。在徽州就流传过这样的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在外经商收入要比山里种田收入高得多。于是乎，做学徒，跑单帮，设会馆，建徽帮，社会上就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

读书人不做官便殖货，古已有之。杨丽中、杨天禄身在皖北凤阳而不在皖南徽州，但徽商的名声早已耳熟。贾而好儒，本是自己的优势。父子俩便走出书斋，闯荡江湖，行商在长江南北之间。后来，乘船来到长江商埠江阴黄田港，登岸一看，君山、黄山虽然不高，却蓊郁苍翠，亭峙江边，触景生情，不觉咏起王安石的诗来：

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

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

高亭笑语如昨日，末路尘沙非少年。

强乞一官终未得，祇君问病肯相怜。

两人步入城里，直觉商市繁荣、交通便利，更觉江阴人性格直爽，风俗淳朴。两人访得几位立足江阴多年的徽商，感到这里确是安身立命的好去处。父子俩在徽商帮助下，征得地方耆老同意，就在朝宗门（南门）外太宁乡河边筑室定居下来。定居后继续来往于大江南北，经商贸易。后来，不幸在长江上摆渡，大风掀翻客船，两人江上遇难。为从首

丘之义，两人死尸经打捞后，由家人回葬故土凤阳。

过了几代，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他们的后代中有个叫杨元吉，尊称为后成公的，不忘先辈业绩，带领家小从凤阳移居江阴东门外朝阳关内，世代繁衍。这后成公就是我们杨家的一世祖，你们的太祖，有文字可查。为什么称一世祖呢？虽然后成公先祖杨丽中、杨天禄曾旅居江阴，也有遗址可考，但中间又回归凤阳，传代不清，世系不明，也就不作为明确的世祖排列了。

一世祖继承先辈遗风，经商贩卖。以江阴为据点，往来于江南江北，经常淮水、徐州一带活动。或步行，或雇船，炎夏寒冬，长途跋涉，备受辛苦。一世祖贾而好儒，为人端正，不苟言笑，却度量豁达。谁有急难，常常舍财解困，周济别人，因而在城内外颇有好名声。一世祖活了58岁，葬于江阴黄山东南麓。就是每年清明，我带你们去黄山祭扫的第一个坟。

一世祖生有四个儿子：朝佐、朝辅、朝卿、朝相。朝辅就是你们的高祖。二世祖的哥哥朝佐，就是你们高祖伯，是位爱国勇士。嘉靖年间，倭寇驾着海盜船，长驱江浙沿海侵扰。江阴处于江尾海头，遭受的掳掠甚于他处。江阴知县钱镛，湖北荆州人，是位有血气的地方官，多次带领义勇兵杀败倭寇。朝佐每次都挥刀参战，多次作犄角之战，护卫钱知县。乡勇和百姓都很敬重朝佐。

二世祖叔朝卿、朝相兄弟是两位抗倭烈士。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冲到江阴东门，正是我们祖上家园。在钱大人率领下，勇敢击退敌人。第二年，倭寇卷土重来，窜到江阴城南外三十里的青阳镇，烧杀抢掠。钱大人率领近百名县兵追击到塘头桥。倭寇集合人马反扑，激战于石幢。钱大人连发三箭，射死三名倭寇。钱大人自己也中箭受伤。倭寇受挫退却。第二天，倭寇从江阴东外的华市纠集潜伏在常熟的同伙三千人，直扑江阴东门。钱大人当时已经整兵回城，凭险固守。倭寇多次攻城失败，退到江阴城西，以蔡泾闸作据点，企图长期骚扰。他们每天分成小股人马四出抢掠，乡民纷纷奔向县城避难。钱大人请求援兵请不到，就把大印钤在战衣上，推案而起，大声说道：“张巡亦是人臣啊，我誓不与贼两立！”亲率县兵，以两广狼兵为前锋，共四百多人，冲出南门，杀向倭寇。狼兵是两广土司的兵，纪律松懈，出城十多里就不战先溃。钱大人率领义勇杨成、陈裕、朝卿、朝相等五十多人冲进敌阵，白刃血

战。

当时正是六月夏天。天气突变，雷雨交加。钱大人战马滑倒，得到随身义勇杨成救助，换马再战。倭寇伏兵从两侧冲出。钱大人在格斗中身负重伤跌下马来。杨成、陈裕以身翼护，多处受伤。钱大人说：“我为国死，是分内事，你们快走！”两人不肯，继续奋战。朝卿、朝相也护卫着钱大人一起拼杀，和钱大人一起壮烈牺牲。江阴人听到噩耗，哀号遍野。朝廷给钱大人谥号愍忠。江阴城内建愍忠钱公祠祭祀。朝卿、朝相战死时年仅19岁、17岁，都没成家。乡勇名微位卑，不会有谥号，但一直是我们的光荣。

二世祖朝辅不像二世祖伯、祖叔一样有武功，他是个文人，喜欢读书，为人公正。乡里有纠纷架讼，他常常被请去调解，辟酌事情合理爽快，不偏袒。乡里人推崇他为“铁面长者”。他活了66岁。四兄弟都葬在黄山一世祖坟旁。

三世祖叫体仁，是你们曾祖。朝佐生两个儿子，叫体忠、体信。朝辅生三个儿子，叫体仁、体义、体礼。忠、信、仁、义、礼，都是严格按照儒家之本冠名的。这一代堂兄弟五人没有显著的业绩，大致勤勉耕读为生，田产家业逐渐壮大起来。三世祖体仁，字振南，活了63岁。

四世祖起鲲。体忠生两个儿子，叫起鳌、起鲸；体信生两个儿子，叫起凤、起麟；体仁生五个儿子，叫起龙、起鹏、起麒、起鲲；体义生两个儿子，叫起蛟、起鸾；体礼生四个儿子，叫起驥、起虬、起猯、起骏。这起字辈都是以神兽异禽起名。起鲲即我父亲，你们祖父，少失怙恃，少年老成。他以儒家理性严以律身，和气待人，与乡邻和睦相处，时常施舍助人。有一年除夕日，我父亲在家收租，我看到来送稻谷、大米交租的穷苦人来来去去。将要收摊，准备过年的时候，只见一位上了年纪的佃户穿着破棉袄，腰里束着稻草绳，面色憔悴，愁云满布，背着一小袋米来交租。家父上前询问情由，老农哽咽回答：家里已罐头透底，没有几粒米，难以过年。说着不觉老泪横流。家父顿起恻隐之心，马上好心劝慰：“老叔，免了你的租米，你就背着这袋米回家过年吧！”老农拜谢而去。

父亲常对我说：“人生在世，我一事不敢稍微疏忽，一念不敢过分刻薄，也要留个好名声给后人评说。”他常教育小辈，“惟以勤学历行为先，”“廉洁、谦让、谨飭、节俭，不要随便乞求别人，不要计较别人的



过错失误。”

父亲之外，我的伯父起凤值得一提。伯父在江阴义民发难抗清守城后，出于忠义，带了未婚的儿子永恭进城参战，父子俩双双殉义捐躯。死讯传来，婶母上吊自尽，小儿子永德削发为僧，永伴青灯。这家绝了后。

在“乙酉之变”中，我的娘死得好惨啊。那年我15岁，跟着爹娘外出逃难，途中和爹失散。我拉着娘的手，一路颠沛。骑兵（清兵）看到我娘年轻，赶过来抢掠。我背起疲惫不堪的娘就撒开两腿拼命奔跑，躲进长江边茂密的芦苇丛里。芦苇中烂泥陷脚，蚊虫叮咬，饥肠辘辘，苦不堪言。几天后听到父亲凄厉的呼喊声，三人才得以相聚。为了逃出危险，乘小船渡江。江上风急浪大，小船倾翻，娘被江水吞噬。我和爹挣扎漂流，爬到江北岸上，面对滚滚江水，嚎啕大哭，几不欲生。

三、悲壮业绩撼童心

杨履泰讲了两个时辰。讲到最伤心处，冷峻的面孔歔歔悲怆、语言哽咽，眼睛湿润起来。在一旁静听的许氏低头用手巾不住地拭泪。瞪大眼睛出神听讲的杨名时止不住两道热泪夺眶而出，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名世偎依在母亲身边也哭了，名时的五个姐妹也都抽泣起来。

夜阑，烛火闪着橙黄的光。杨履泰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看着两个儿子，沉重地说：

“将来，振兴杨家，全在你们了。”

深夜，名时、名世同睡一床。名时仰躺着，眼泪流淌不止，无声地渗到枕巾上。父亲讲述的祖上的故事，一幕幕地闪现在眼前。直到凌晨，才昏昏睡去。

翌日早晨，父母起身探视儿子。只见大儿子名时面颊上布满泪痕，枕巾上湿润一片。两人悄悄地走出房门。

“大儿有志，可以成立。”杨履泰轻声地对许氏说，许氏点点头。

杨名时自从父亲诉说家史、心灵受到巨大震动以后，在私塾读书更加用功。几乎每天晚上，父亲杨履泰坐在书房里，杨名时就背诵课文，解释文义。杨名时牢记着祖父、父亲的教诲，刻苦攻读，盼望着早点参加童子试。

第四章 厉学书生

一、县考府考显身手

康熙十一年（1672），杨名时13岁，第一次参加童生县试。试场就设在江阴城内文庙东侧的学宫。这文庙始建于北宋，后经元、明不断扩建，形成西庙东学两制格局。正月里，新任江阴知县、拔贡出身的湖南沅州人龚之怡派差役贴出告示，童生县考考期定在二月某日至某日。杨名时五年私塾苦读，盼望的考日到来了。

杨名时早早地起身，吃罢早饭，和约好的一名廪生同往，向西走到设在县湾街的县衙署。他们穿过衙署门前高竖的“暨阳古邑”、“春申旧封”两座牌坊，进入衙门西侧的礼房报名。杨名时提笔工整地填写姓名杨名时，籍贯江南江阴，年龄13岁，父杨履泰，字紫来，号坦予，母许氏；祖父杨起鲲，字万程，号春晖，祖母任氏；曾祖父杨体仁，字振南，曾祖母潘氏；父母、祖父健在，祖母、曾祖父母俱歿，均未仕等等履历。接着由同来的廪生保结，证明考生杨名时没有冒籍、匿丧、顶替、身家清白、非优倡皂隶子弟等等事实。

又过了几天，临到考试的前一日，许氏为名时准备好长耳考篮，内放笔墨、点心、红烛。子夜过后不久，杨名时就起身了，吃了早饭，听了父母一番叮嘱之后，身穿蓝衫，手提考篮，在家仆灯笼领路下，气宇轩昂地目视前方，扬眉抿嘴，一脸严肃地走进学宫。第一场是正场，考一天，至关重要。

黎明前，考官点名。杨名时领考卷，按卷面上座位号数，进考棚坐好。开卷看题目：四书文两篇，每篇不得超七百字，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杨名时沉思凝神一番，便开笔打起草稿来。他胸中文墨似涌泉一般，竟然不顾文字限制，两篇文章写到两千多字。到了下午，考生陆陆续续地交卷，在考棚外三五一群，七八一堆，有稚气未脱的儿童少年，有二

十岁左右的已婚青年，还有黑须白发的中老年童生，叽叽喳喳、瓮声瓮气地议论着自己的答题，评论别人的得失。

杨名时隐约耳闻外面的议论声，看也不看，毫不心动，依旧稳坐案几，工整地把草稿誊上正卷。早春日短，天气逐渐暗下来，他点起红烛，继续一撇一捺地誊抄。考棚内只剩下几个人了，杨名时也不知觉。这时监考官反背着手慢悠悠地踱着方步巡视考场，悄悄地站在杨名时背后，杨名时一点也没有觉察。考官伸着脖子低头敛气看了一会，又悄悄地退出，对其他考官说：“这名童子非同一般。”

第二场为复试，考一天。考四书文章一篇，性理文一篇，默写康熙皇帝语录《圣训》百字，不许有增删涂改。

第三场是再复考一天，试经文一篇、律赋一首。

第四、第五场称连复，考一天，八股时文、诗赋、经论、骈文不拘定格。

每场下来，考生都有减少。杨名时连考五天五场，坚持到底。县考合格，考秀才过了第一关。

这年四月，杨名时乘船向西到七十里外的常州府，参加童生府试。府试报名手续和县试类似。考两场两天。杨名时考第一场即合格。考秀才过了第二关。

两关过后，杨名时准备着参加考秀才的第三关——院试。院试考场就在江苏学政节署，而节署就在江阴县城。这是江阴考生的便利之处，也是很特殊的。清朝的首都北京（顺天府）和十八个省中，大部分学政节署建在省城。学政节署不建在省城的，全国只有三个：顺天府在通州，江苏省（后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在江阴县，陕西省在三原县。江苏省学政节署不设在南京而设在江阴，主要原因是江阴濒临长江，交通便捷，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明朝万历皇帝把江南学政节署从镇江移驻江阴。到了清初，江阴义民八十一天守城抗清，其鏖战之激烈、时间之持久、双方死伤之众，为全国罕见。顺治、康熙皇帝继续把学政驻节江阴，有利于治心和观风。学政是主考一省秀才的行政长官，不管官阶高低，地位和一省巡抚、数省总督平行，互不干涉。

学政三年任期内，主持院考两次考试，第一年为岁考，第二年为科考。杨名时参加县考、府考这一年，举人出身的江南学政、四川人简士已经任期第五年，属于超期任职。在他任上，岁考、科考都已经举行过。

杨名时只能等新学政上任后参加院考。

二、院考失利亏性理

康熙十二年，杨名时14岁的时候，进士出身的新学政、浙江定海人虞二球上任。新学政下榻在学政节署燕晏堂。他在知县龚之怡陪同下漫步节署，熟悉环境。龚知县微笑着说：“这原本是上朝巡抚行台，后改为督学察院。国朝不断增建，规模日益扩大，现有十三进两百多间。”虞学政颌首称赞道：“规模如此崇宏，堪称江南官署之冠啊。”

学政本是皇帝钦命特任大员。下车伊始，便作观风，观察江阴文化风俗民情。他出题后就叫文庙南侧的阳城书院的学生考试。他发现这里民风醇厚，学风纯正，很是满意。

院考岁考定在七月某日。考前一天，学政沐浴整饬一番，身穿朝服，从学政节署坐轿西行，不到一里，就到文庙。在棂星门前下轿，进门步过泮池桥，穿过戟门，面向塑有至圣先师孔夫子像的大成殿阼阶下，行三跪九叩礼，进殿焚香叩拜孔子，旋即坐明伦堂。明伦堂是教谕向秀才讲经的地方。明伦堂左面，竖立着顺治皇帝颁布晓谕秀才的卧碑文。学政在卧碑文前三尺恭敬地坐在矮垫上，监听教官向肃立在卧碑文两侧的秀才们诵读碑文，童生则站在一旁恭听。

“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敬爱……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

听罢卧碑文，学政对优劣生员进行赏罚，行使考前教育的职责，也是给参加岁考的童生作出榜样和警示。

这次岁考，14岁的杨名时失败，功亏一篑，没有考中秀才。失败原因有四方面。一是年龄偏小，临场经验不足。他属于幼童。清朝规定，15岁以下童生称幼童。童生考上秀才的，年龄大多在15岁至30岁。有的童生竟是六七十岁的白发老人。二是竞争激烈。像江阴大县，秀才名额只有二十人，而考生多达两百多人。三是杨名时喜欢标新立异。如首次县考时规定两篇文章不超过一千四百字，而他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可能在这次最后一关院考时也犯了这个毛病。四是没有发挥好理学，这恐怕是致命弱点。康熙皇帝特别推崇程朱理学，一生“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晚年他在所作的《性理精义序》中追忆说：“他从8岁至今，六

十年来，从未停止阅览经书……宋儒开始有性理的名称，使人知道尽性的学问，不外乎遵循性理。”科举各级考题，都是根据他的旨意出的。关于这点，尽管杨起鲲、杨履泰一开始就教授朱熹的《大学集注》、《中庸集注》，也只是追随时尚而已，少年杨名时对此不会有较为深刻的见解。

杨名时14岁没有考上秀才，并不是难为情的事，还被人称为少年勇为。父母也不责怪，并做主为他聘本县城内门当户对的赵雪村家赵小姐为未婚妻。赵小姐比杨名时小一岁，容貌姣好，性情贤淑。可惜她命薄，死于瘟疫。这又要从天灾说起。前文说到，杨名时9岁前江阴灾异不断，而他9岁以后同样年年有灾。康熙八年，十月惊雷。九年五月，连雨不绝，蔬菜麦田全淹。十年六月到七月大旱两月。十一年六月飞蝗蔽天。十二年正月初三惊雷，三四丈长的鲸鱼击死在江边。十三年正月到五月淫雨绵绵，六月到八月大旱，十月到十一月又淫雨不断。十六年五月冰雹损麦，六月大雨淹没稻苗。十七年秋季大旱。十八年五月到七月不下雨，稻禾全部枯萎，城乡百姓吃草根、榆树皮。十九年六月大雨瓢泼，平地水高三尺，人民死伤无数，瘟疫蔓延。这年赵小姐芳龄二十，不幸染疫夭亡。第二年更是大瘟疫，很多人家都死绝了。赵小姐没有过门就香消玉殒，临死前杨名时仅见一面，悲伤至极。这是后话。

三、高师指点苦读书

考场失利后，杨名时继续苦读，在家学习探索人生哲理、做人道德的性理哲学，但长进不大。他经过三任学政之手，院考都名落孙山，没有考中秀才。杨名时心里苦闷，寻找名师指点，未能如愿。到了18岁，拜江阴城里的高慎中为老师，出现转机，学业突飞猛进。

高慎中，字僧虔，家境贫寒而博学多识。年轻做秀才时就当教师，一生没有做过官。他的父亲叫高照，一介秀才，亦是江阴名士。高照年轻做秀才时的老师是江阴抗清英雄黄毓祺。

黄毓祺，字介子，贡生出身，江阴月城人，是一位抗清风云人物。月城一带一直流传着黄介子造反的传奇故事。他年近70岁时参加江阴义民抗清守城。城破之前，潜城出走，继续联络人员抗清，屡败屡起，历时四年之久。他先是和本县秀才徐趋约定在破城周年纪念日，率领人马夜袭城内清军兵备道衙门，企图再守江阴。计划被人告发后，徐趋率先



高师指点

提前行动，失败后远遁。黄毓祺得到凶讯后，提剑渡海，远走他乡。他的同党二百多人被清军一网打尽。顺治四年（1647），黄毓祺、徐趋再度会合，东山再起，率领同志几百人从浙江舟山乘船走水路，屯兵在江阴邻县武进，夜攻常州城。常州知府带领清兵杀出，混战中徐趋被杀，黄毓祺逃窜。黄毓祺后来被故友告发而落入敌手。在南京监狱的两年里，官吏用各种办法劝降，始终不为所动。黄毓祺在狱中吟诗撰文，发泄郁愤，临刑前还赋诗数首。黄毓祺就义后，朝廷逮捕了他的妻子周氏和两个儿子，斩草除根。周氏誓不屈服，自杀七次而死。

师翁黄毓祺的这些事迹，使得高慎中刻骨铭心。他效法山西的傅青主，不想在清朝做官，只想清贫度日，以诗文为伴。他才思敏捷，铺纸千言，一挥而就。写诗不落窠臼，恣意张扬。如一首七律《观山僧舍》，就透露出看破红尘、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心境：

精舍清幽倚翠微，半岑云气护禅扉。

松林风度山闻语，薜荔霜凝屋挂衣。

小雪僧归农事早，午斋客到贝音稀。

最怜壁立轩窗后，蝙蝠乘秋百丈飞。

高慎中意气纵横，孤世傲物。然而，为了生存，不得不开馆授徒，讲四书五经。学生请教课本经义，他层层剖析，令人信服。有一次高慎中应承做京官的学生邀请，外出游历，来到京师。满族贵族听说他的才名，就出重金聘他做家庭塾师。高慎中呵呵一笑：“山野村夫，怎能辱没诸公？”回到旅店，打点行李就南下回家，头也不回。

祖师黄毓祺坚忍不拔的毅力意志、老师高慎中刚正不阿的为人文章，在青年杨名时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直到二十多年后，康熙皇帝在京师行宫召见担任顺天学政的杨名时询问：“你的老师是谁？”杨名时立即回奏：“生员业师高慎中。”

杨名时母亲许氏一如既往地带领女儿、婢女织布，轧轧机杼时常不歇，一天要织布两匹以上。以布贸钱后贴补大家庭日常开销，供名时、名世和小叔的读书费用。许氏在家吃自种的蔬菜，却多次烧好丰盛佳肴，特别是新上市的刀鱼、鲥鱼，买回烹调，装进香篮，带了婢女，送给高慎中老师。许氏含笑说：

“高先生，家乡土产，也不值几个钱，给你尝鲜。希望我儿名时好好

读书知义。做父母的不诚心奉承先生说得过去吗？”

高慎中喜形于色：“你儿宾实读书用功，而且出类拔萃，夫人尽管放心。”说得在一旁的杨名时诚惶诚恐起来。

杨名时确实勤奋。大伏天，骄阳当空，知了不停地鸣叫。杨名时就在家，有时在屋后茂密的竹林里，捧书苦读，踱步背诵。晚上凉快时光，杨名时不肯放弃，依旧在灯下琢磨章句。蚊虫嗡嗡乱叮，苦不堪言。杨名时就想了个办法，找来两只大酒瓮，洗干净后放在书桌下，两腿就伸进瓮内，既凉爽又避蚊。别人家在屋外门口搁门板铺凉席，手摇蒲扇纳凉，杨名时却在烛光下读到深夜才肯休息。

四、秀才晚婚做塾师

康熙十九年，杨名时21岁。这年，江南学政、进士出身的山东德州人田雯到江阴莅任。第二年，童生岁考开考，22岁的杨名时一举成功，补为县学生，就是在学宫内读书的秀才了。当时，苛捐杂税徭役混乱，保甲长随便摊派，百姓苦累不堪。田学政爱护读书人，他做主给县学生优待，免去摊派钱粮。杨履泰告诫名时：“你应当终身不能忘记田宗师提携的恩德，假如田宗师接受贿赂，徇情舞弊，不秉公选拔人才，你会有今天吗？”母亲许氏也说：“今天你知道感激公正是对的。田宗师如果受贿，就不会顾惜孤寒人家子弟了。”

这一年，杨名时亦喜也有忧。忧的是未过门的未婚妻赵小姐生病早殇。喜的是经过名师高慎中三年指教，考中秀才。赵小姐亡故后，上门给秀才杨名时说亲的不断。杨履泰夫妇经过一番选择比较，觉得城里刘南开先生家的刘小姐门当户对，知书达理，而且与儿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顺治十七年腊月廿四。只是时辰不同，名时在戌时，刘氏在亥时，只晚一个时辰。如此巧合，最为适宜。这年，就聘22岁的刘小姐为长子未婚妻。

杨名时到了24岁的下半年，刘家派人来对杨家说，两个年轻人年龄不小了，张罗着春节里结婚吧。杨名时推托说，明年正好是科考，过了明年再说吧。到了第二年，25岁的杨名时参加三年一次的科考，获得全县第四名，补为廪膳生，这是享受官方每月补贴米六斗、银四两的县学生的待遇，这个待遇，只有秀才中的佼佼者才有资格享受。科考还不是



杨名时夏夜苦读书

考举人，而是秀才参加乡试考举人之前的筛选考试，科考优秀者才有资格考举人。

主持科考的已不是田雯，他已经离任，而是以翰林院侍讲之职上任的新学政、江西吉水人李振裕。李学政看到杨名时科考名列前茅，又是江阴城里人，十分怜爱。为什么怜爱？原来，明朝有个清官张宗琯，是李振裕同乡吉水人。张宗琯得罪权贵，被贬职任常州同知，他关心民疾，躬视水利，整饬学校，清正廉洁，受到百姓爱戴。江阴县属常州府，张宗琯死后，江阴人在君山建张公祠祭祀。布衣徐霞客，受母亲王氏的嘱咐，出资修葺过张公祠。因而，同样清廉的李振裕便对江阴人怀有感情。他把杨名时招呼到学政衙署内，嘉许一番，请杨名时帮助书吏整理科考试卷，校对编号，装订成册。“感谢学台大人抬举”，杨名时谢过李宗师，高兴地在衙署里帮忙。数日后，回家当起塾师来。授课之余，加紧攻读不辍。

杨名时在25岁那年的下半年，刘家又派人来杨家催办婚事。杨名时又推托说，明年正好是岁考，岁考之后再完婚吧。杨名时26岁时参加在学政衙署内举行的全县岁考，荣获一等第一名。这固然由杨名时考试经验丰富、驾轻就熟、文理平通所决定，也与学政李振裕青睐有关。

岁考和科考相似，但岁考要求更高，是甄别秀才优劣的考试。岁考内容以四书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出一句，以五经文（《易》、《书》、《诗》、《礼》、《春秋》）出一句，针对这两句阐发成两篇八股文，作诗一首，默写康熙皇帝语录一段。考官把考卷分为文理平通、文理亦通、文理略通、文理有疵、文理荒谬和文理不通共六等加以陟黜。一、二、三等前几名的有奖赏，四等以下的有罚，甚至黜为童儒，不能做秀才。

杨名时在一等中夺魁，喜讯很快传到父母那里。父母内心喜欢，脸上光彩。但杨履泰还是谆谆教导杨名时：

“一个人窘困失意或者仕途通达都是命里注定，可遇而不可求。作文能做到顺理成章就会遇好运；如果遇不到好运，也就听之任之，不必穷形极相去拼命追求。只要不断地读书，总会有好结果的。”

康熙二十五年，杨名时27岁，才和27岁的刘小姐在春节合卺成婚。头名秀才，名声远扬。杨家张灯结彩，贺客盈门。开春后，就有不少人上门聘请杨名时做塾师。杨名时选择后，到东门外30里的长泾镇黄巷徐

家坐馆教书。

杨名时28岁，再次参加学政衙署的科考，又得第一名。他继续在长泾塾馆教书。

杨名时29岁，在长泾塾馆以教学心得，编纂《家塾训课》一册。这是杨名时著书滥觞。

杨名时30岁，在长泾教书三年以后被聘请到江阴城里大户王家做塾师。后来，杨名时去世后，长泾多了一块匾额：杨文定公读书处。

五、乡试中举轻舟还

杨名时一面做塾师，弥补家庭收入，一面研习四书五经，准备参加乡试科举人。

乡试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杨名时28岁时参加科考获得第一名，正是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年，也就是乡试的一年。下一场乡试正科，要到两年之后。等了两年，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年，31岁的杨名时向江南学政报考举人。江南学政把报考名册解送江南省布政使。乡试日期定在这年八月初九到十五。八月初，知县向考生赠送银两。杨名时受银后打点行装，告别父母长辈，由一名家人陪着，雇船先到常州，再沿着京杭大运河到镇江，再取长江水道西进到省城南京，寻一家靠近考场的旅店住下。

考场在江南贡院。八月初八，杨名时来到贡院，只见墨书“贡院”两个大字赫赫在目，“明经取士”、“为国求贤”两副牌坊竖立大门两旁，显得巍峨庄重。进入大门，身体、考篮被严格检查后，进入二重门。二重门是龙门，考生在这里集合，由官员点名后，依次穿过高耸的明远楼。楼下大门有一副楹联：

矩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嚣尽息；
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遗。

相传这副楹联是明清之际寓居金陵的文艺家李渔所撰。过了明远楼，坐进号舍考试。一路上杨名时看到贡院内外兵丁警卫森严，生出一种凝重肃穆的感觉，比考秀才更严肃了。

考试七天内共三场考试。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分别为正场。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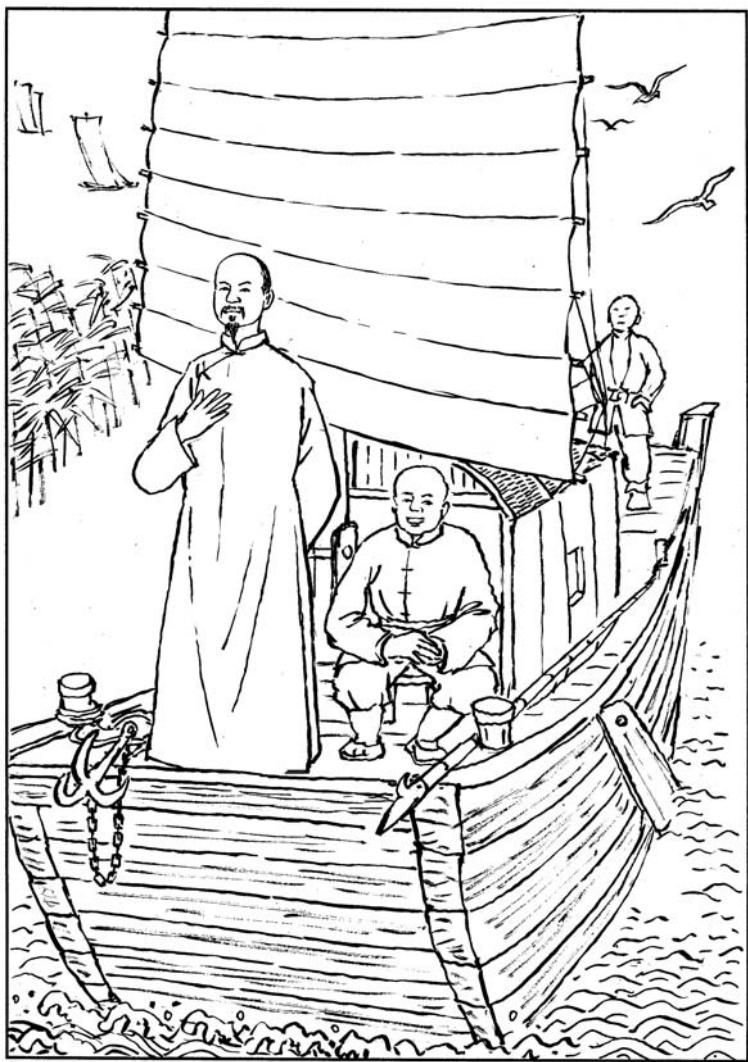
八日下午，考生经点名后领取试卷，对号找号舍。号舍全是鳞次栉比的小房间，一人一间。正面敞开，无墙无门，考官巡回监视考生，一目了然。小房间高六尺，进深四尺宽三尺，内放一高一低两层搁板，高板是桌，低板做椅兼床。里面有简陋炊具，供煮食热菜之用。七天之内，有三天三夜时间写作题答。三天三夜中，除了上厕所，饮食起居都只能规规矩矩地蛰伏在这樊笼里。

且说杨名时，初八日下午领卷找到号舍后，放下考篮，坐下伏案，开卷审题。一看头场要写七篇八股文。其中四书三道题；五经每经四道题，共二十道题，考生选择平时喜爱的某经中的四题。三题加四题，敷衍成文，便是七篇。四书的三道题目是：“子曰先进”一章，“文质密察”二句，“欲贵者人”一章。杨名时知道，三场考试，头场最重要，分量也最重。他审清题旨后，便研墨铺纸，打起草稿来。以平时熟习的破题、承题后，再以起讲作起股，领题作中股，用过接作过渡，收结作束股，共八股，最后几句作结束语。天色暗下来了，杨名时用过晚餐，点起蜡烛，继续起草。困乏了，躺下休息。第二天初九为正场。清早起身，吃过早餐，继续起草，中午用过中餐，下午完成七篇草稿。一一修改后，用正楷开始按格式誊写。睡一夜后再誊，直到初十傍晚七篇正文告竣，交卷出场回旅馆休整。

十一日下午，杨名时领卷考第二场。十二日是正场，十三日下午交卷出场。这一场题量少了，只以《孝经》为题写一篇八股文。原来，康熙皇帝推崇理学，钦定各省乡试出题，除主要用《考经》外，可以兼用《性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等内容。

十四日下午，杨名时领卷考第三场。十五日为正场。来不及考完的，可延长到十六日上午交卷。这最后一场是以经、史、时务为题，试五篇精短策论。分量也不重，形式较为自由。速度快的秀才十五日傍晚交卷后还可以中秋赏月呢。杨名时向来持重严谨，十六日上午才退场。

杨名时考过三场，已是筋疲力尽，但精神愉快，自我感觉不错。他留在南京旅店，等待发榜。九月初，天高气爽，桂花飘香。放榜之日，杨名时来到布政使司衙署前，只见人头攒动，一双双眼睛射向衙署门前的乡试黄榜。黑压压的人群，除了各路参加考试的秀才和书童随从外，还有许多看热闹在市井百姓。杨名时挤进人群，抬头搜索自己的名字。这时，听得有的人叹气，有的人跺脚，有的人哭出声来，也有的人发出



轻舟还乡

惊叹，还有的发出怵人的大笑。

杨名时从头看起，解元是安徽桐城人刘辉祖。目光下移，榜上赫然有名：常州府江阴县杨名时中式第五十名。考中举人共有一百五十多名，自己名字排在黄榜中上方。杨名时心里暗暗生喜，面上依旧平静肃穆。

第二天，杨名时赴江宁府参加由巡抚主持的鹿鸣宴。一百五十多位新科举人依着名次，在解元带领下拜谢主考官、副主考官、同考官、江南学政，以及监考官、布政使、按察使、巡道、知府等等大小官吏。接着，大家按级依次围桌入座，觥筹交错。鼓乐声中，歌舞翩翩，一派热闹景象。

杨名时怀着喜悦，乘着轻舟返回家乡。长江上白帆点点，秋风送爽。回到家里，得知县吏已向家人报喜。亲朋好友，地方乡绅前来道喜的陆续不断，杨名时和父母应接不暇。晚上，杨履泰勉励杨名时道：

“你文章做得好，当然遇到了大宗师的恩遇，值得感恩戴德的。我们家世代有文学之才，道德之隐，而没有发迹。你自从当了生员，十年来历受各位宗师提挈，如今考中举人，可以为父母增光，安慰先祖了。饮水要知源，不要忘了恩师大德。今后就只看你矢志不渝一心一意公正办事，报答各位恩公、报效国家了。”

第五章 钦点翰林

一、会考幸师李光地

俗话说，穷秀才，富举人。中了举人，一般地说在地方民间有了地位，可以到衙门做书吏之类的小官。杨名时觉得虽然乡试不差，但是不算优秀。自此不再做塾师，闭门读书，也不进县衙做事，准备来年参加会考。通过会考、殿试中进士，是读书人的最高追求。

康熙三十年（1691），杨名时32岁。他向知县报名，参加会考。知县把本县报名单送知府，知府送省布政使，布政使送巡抚。巡抚把本省举人准考文书汇送礼部，礼部审核后再度级回给报考举人。礼部根据各省申报人数和各省文化发达程度，参照往年录取情况，最后确定各省录取名额。

会考定在仲春二月。因在春季，会考称为春闱，又因是礼部举行，又称礼闱。乡试考场在各省，会考只有一个考场，即在京城。会考之意，就是各省举人会集起来考试，选拔贡士。

杨名时获得准考回执后，按惯例向知县领取路费。他提前半月多，乘船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他不顾春寒料峭，在船舱内手不释卷，决心在会考中夺得好名次。

会考阅卷办公处在紫禁城。主考官一人，叫总裁；副主考官三人，叫副总裁，同考官有二十多人。总裁、副总裁、同考官由礼部选定后，再由康熙皇帝钦命出任。出任之日起，即给考生分考房。办公大门上贴着“回避”大字，不再外出，不接客，不通信。

会考考场在京城贡院。杨名时等举人在贡院接受点名后领取试卷。会考考三场，每场两天半。二月初八进入考房，初九考第一场，初十日上午交卷。十一日下午领试卷进考房，十二日考第二场，十三日交卷。十四日下午领试卷进考房，十五日考第三场，十六日交卷。日程安排和

乡试大同小异。考试第一场是重头戏，内容和乡试类似，内容艰深些。这年头场考题是“颜渊季路”全章，“博厚所以”一节，“非其义也，诸人”一句。杨名时精心敷演，发挥满意。

阅卷时，总裁、江苏丹徒人内阁大学士张玉书，副总裁、山西泽州人工部尚书陈廷敬，副总裁、福建安溪人兵部侍郎李光地，副总裁、山东新城人兵部督捕侍郎王士禛，还有同考官、江苏江都人许承家等汉族饱学之士，会审初选出来的优秀试卷。看到杨名时试卷，有人用手击拍着案桌说，这份考卷释义深刻，文理通畅，卷面工整，真是第一流文章。尤其是副总裁李光地，赞赏不已。在一千多名举子中，杨名时定为第三名。

三月初，雪白的杏花盛开。俗称为杏榜的会考黄榜上钤着礼部大印，悬挂在礼部大门旁。杨名时看到录为第三名，端肃的脸庞上掠过一道喜色，内心热血沸腾。在新科贡士宴会上，会元（第一名）、江苏祁门人张瑗和杨名时等佼佼者受到考官们特别的青睐。

李光地是康熙皇帝信任的理学家，特地邀请杨名时到府宅，笑着问道：“你平时最喜欢读哪些书？”杨名时答道：“学生最爱性命理学。”李光地一听正是自己所好，说道：“性理之学，渊深理奥，希望日后精进不怠。”杨名时说：“恭听大贤之教，终身不忘。日后自当努力研究。”杨名时不失时机地跪下，拜李光地为师。李光地大喜，扶起杨名时。新科贡士自认是考官门生，是当时习俗。

二、殿试三甲赐进士

会考之后，新取贡士还要紧接着参加四月份的最高考试——殿试。殿试正果是进士。殿试分两步，第一步笔试，由考官确定一甲、二甲、三甲三批进士。第二步，由大臣先后分批向皇帝呈读一甲、二甲、三甲进士试卷，由皇帝钦定一、二、三甲中的第几名。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赐同及第，三甲、四甲赐进士出身，五甲赐进士同出身。

四月某日黎明，天气暖和，众贡士由礼部大员领到太和殿即金銮宝殿的东西阁。穿戴统一服装的贡士们按名次分成两排，站在太和殿外的丹陛，文武百官分立丹陛两侧。康熙皇帝端坐龙座，九卿大臣山呼万岁，

宫乐鞭炮齐鸣，一派隆重热烈气氛。礼部官员向贡士分发载有大清律令、吏、礼、兵、户、工等国策题目的试卷。贡士们一个挨一个地进入东西阁内，双膝跪地，伏在矮桌上答题对策。策文不限字数，大致千字以上。书写必须工整，书法好坏至关重要。考场内，王公大臣监考，礼部尚书做总调度。贡士交卷后，由官员封卷，封掉姓名籍贯。十多名老资格殿试阅卷官分阅试卷。凭自己的好恶印象，在卷面画标记：一甲画圈，二甲画三角形，三甲画顿号，四甲画直线，五甲画叉号。再由王公大臣复查，有不同意见另画标记，好比司法审判中的复查制。最后由礼部官员统计定级，若画圈超过半数的，则定为一甲，以此类推。

阅卷定级三天之后，皇帝升殿。读卷官在御前跪读殿试卷，自然是一甲先读。皇帝听后，原定某甲即定某甲，不够格的要降级，低级的可以升为高级，一言九鼎。隔一天，皇帝在养心殿内，亲阅欽定的一、二、三甲试卷，用朱笔御书各甲中的名次。再隔几天，皇帝升殿，举行隆重典礼，贡士们心怀忐忑不安的心情，听候皇帝传名。皇帝传名，实际上由传胪官高声唱名，被传进士跪见皇帝。一甲中的一、二、三名进士听到唱名后，在鼓乐声中跪见皇帝，三品以上大官都要跟着行三跪九叩礼。

会试第三名的杨名时在殿试中得三甲第八名。这次全国共录取进士一百五十多名。杨名时实际是一百五十多名中的第18名。赐进士出身。这年状元是江苏金山卫人戴有祺，榜眼是安徽全椒人吴曷，探花是北京大兴人黄叔琳。一甲三名披红挂彩，骑马出行大道，仪仗鼓乐护送归第，受万人观瞻，好不威风。杨名时没有享受到。但传胪翌日，新科进士都参加礼部公宴的恩荣宴。恩荣宴第二天，众进士在状元带领下拜谒孔庙。之后，众进士集资设酒筵，邀请会考总裁、同考官及礼部官员赴宴，称为团拜会。会上戏班子演杂剧，热闹一番。国子监祭酒为了给国子监生和其他读书人树立永远性榜样，刻进士题名大碑，竖立在国子监内。

杨名时进士高中，杨履泰得到喜报，冷静地修书一封，寄到北京，谆谆告诫：

“择交游，谨言语，勤职业，勉学问。”

三、钦命翰林庶吉士

中了进士，还不是做官，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殿试传胪后三天，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康熙三十年

五月二十二日策試

天下真士戴有祺等

一百五十七名第一甲

賜進士及第第二甲

賜進士出身第三甲

賜同進士出身故茲

誥示

第一甲賜進士及第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二甲賜進士出身

戴有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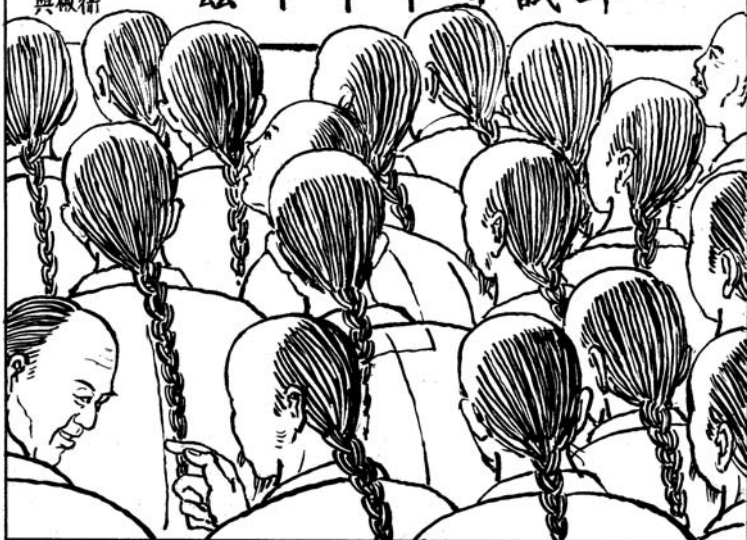
吳昂

黃叔琳

江南金山衛

江南全椒

順天府大興



考中進士

进士还要在保和殿参加礼部举行的朝考。这是一次分配工作前的甄别、遴选考试。优等者授职翰林院庶吉士，大约占进士的五分之一，次等者分别由皇帝授官为内阁主事、中书和知县，一切都由皇帝朱笔圈定。

杨名时本在进士前列，朝考后由康熙皇帝朱笔钦定，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是聚才的研究机构，是国家培养高级文官的官署。庶吉士算不算职官？打个粗浅的现代比方：童生好比小学生，秀才好比中学生，秀才岁考合格好比考上高中生，科考合格好比高中生毕业考试合格，乡试考举人合格好比考上大学生，会考贡士合格好比大学毕业生，殿试中进士好比当上研究生。朝考合格进翰林院当庶吉士好比做了研究生中的文科优秀生。庶吉士不拿俸禄，只享受国家供给的住房、饮食、笔墨纸张等生活和学习费用。因此，庶吉士不是职官，还是学生。庶吉士还要经过三年清苦学习研究，通过考核，方能做官。其中经史文学和写作优秀者，皇帝授予侍读学士、侍读、侍讲、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等职官，留在翰林院拿俸薪做官，其余大部分庶吉士出翰林院，皇帝授予给事郎中、御史等，在行政、司法部门做官。

且说杨名时做庶吉士，只想在庶常馆（庶吉士学习的机构）一门心思用功。但是他静不下来，有人来请他做教师。原来，有个满族贵胄叫齐色，住在京城，托人找一个汉族翰林到他府第，给他的儿子做家庭教师。杨名时的好友知道了，就把进翰林院庶常馆不久的杨名时介绍给齐色：“杨名时是江南人，学识渊博，为人忠诚，非常合适。”齐色一听，大喜过望，专门写了帖子上门聘请杨名时。杨名时一想，业余做家庭教师，可以长进知识，过去在家乡江阴做过多年塾师，传道授业解惑可以说是熟门熟路，再者可以聊补经济收入，也就高兴地答应了。

杨名时来到齐色家。齐色夫妇满腔热情，烧了一桌丰盛佳肴，摆下请师酒，儿子打着千尊称老师。席间，杨名时不露笑容，简言以对，好像火炭上泼了一盆冷水，弄得齐色有些尴尬，彼此间说话多不起来。原来，杨名时说话，在北京人听来，出言沉重，逼仄急促，不那么舒展平和，表情不带笑容，说起高兴的事来也冷漠清峻。然而，内心像一把烈火、一盆沸水，恨不得把跳动的心窝掏出来给人看。齐色并不知道杨名时的个性。

自此以后，杨名时定期到齐色家辅导，对公子满怀热心，循循指导，公子有长进也会喜形于色，不听话时更会板脸训斥，难得也会两人说说

笑笑不拘礼节。不到一年，公子进步很快，齐色夫妇全家对杨名时喜欢得像亲人一样。杨名时要辞别，他们哪里肯放，一再挽留，直到齐色迁居东北，才不得不分手。

杨名时给人家办一件事，就像办自己的事，许诺了人家，总要尽心尽力去完成。不论是庶常馆教习交办的事务，还是自己研究学问，恨不得一夜之间把它做完，做个彻底。因而杨名时学问日益精进，文字日益精锐。老师李光地赞叹：“杨宾实撰写的时文、散文，笔气就像唐宋八大家曾子固那样气韵厚醇，断语很重。他读五经，妙在不是欣赏它的文辞章法，而是体会它的哲理滋味，所以做起文章来能把精义奥妙灵活贯通。江南常州人杰地灵，儒学要在杨宾实身上结出硕果。”

庶常馆同事们用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位来自江南江阴的33岁的南方人：穿戴朴实，说话不多，比起那些纨绔子弟、贵族公子，真像村野俗夫，而骨子里坚实丰腴，神秘莫测。这里正引得上一段史料。杨名时尊重一位同乡江阴人、六十多年前明代旷世独步的地理学家、旅行探险家徐霞客。有一天，徐霞客由朋友王畴陪着，来到松江华亭（今上海市郊），请求当时声震朝野的大学者陈继儒为自己母亲写80岁寿文。当陈继儒得知比自己小29岁的徐霞客的经历、为人后，顿生敬意，在《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中赞扬道：

“王畴海先生携一客见访，墨颧雪齿，长六尺，望之如枯道人……而实内腴，多胆骨，与之谈，磊落嵯峨，皆奇游险绝事，其足迹半错天下矣。”

同事们刮目相看，心里揣测：杨名时学的什么学问，从何高师？于是抄录他会试时的四书题文，五言八韵排律诗、经题文章和策题等，互相观摩评论。同事们又向杨名时讨读过去迎考的习作。杨名时谦虚地回答：“旧作自己终不满意，早已烧毁丢弃了，一篇也没有保留下来。”又认真地说，“我们班人登第后，如若写经得起推敲的问世之作，应当尽心竭力，譬如写诗，起码用半个月时间写出几十首能抒发自己独到见解、独特感受的诗，才称得上自成一家。如果拾平时唾余，沾沾自喜，那就不是一个有志文士了。”同事们听了都点头称是。

杨名时馆余经常练习皇帝命令的文书，即所谓制文，起草后修改一番再誊清，呈给恩师李光地评阅。李光地在制文上作眉批道：“宾实利用翰林院散馆课后空余时间，更加潜心研究理性大全经典，每过几日必

定有新的体会。我看宾实的文章，道理充足，气势通畅，文辞明达。”

四、进出禁苑近帝座

庶常馆三年学习期满，杨名时35岁，参加散馆考试。散馆之意，即庶吉士分散出馆，各奔前程也。考试前，杨名时有些紧张。恩师李光地对他说：“宾实，散馆考试，水平高低，虽不比考进士那样紧要，不必那么紧张，但也不能懈怠，如果文字功夫不好也不行。”杨名时听后肃然，他是好强的人，不肯甘居人后，便日日夜夜研读经典文章，眼睛熬得发红。结果，考试名列前茅。康熙皇帝耳闻杨名时擅长理学和文学写作，虽然没有授予他最好的翰林院编修一官，也授予他与三年前三甲第八名进士相匹配的翰林院检讨官，从七品。从此，杨名时担当起纂修《明史》、轮值南书房的职责来。

南书房是清宫内廷重要机构，它原先是康熙皇帝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后来皇帝挑选优秀翰林文人到这里办事，或代拟谕旨，或受皇上咨询，或探索学术。康熙十六年，康熙皇帝命令侍读学士张英、内阁学士高士奇到南书房值日办公，供奉内廷，从此成为南书房入值的开始。这里实际上是接近皇帝的机要处。能进入南书房值日，一向是翰林以及其他京官深感荣耀的事。杨名时自然喜不自胜。

杨名时入值南书房头年五月初二，有幸第一次见到皇帝。这天，康熙皇帝早朝听政完毕，由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张英前引，从乾清宫西门进入内廷，来到南书房。皇帝坐下，翻阅书案。杨名时还在伏案誊录文稿。众值日官立即叩见皇上。康熙就叫太常少卿厉杜讷、侍读学士张廷瓚、侍读陈元龙三名值日官做御制诗。诗作到中午。饭后，内侍传旨，召唤杨名时等五名翰林见皇上。杨名时等人从北面进入悬挂顺治皇帝书写“正大光明”匾额的乾清宫。内侍向皇上奏明，杨名时等人已经恭候。皇上传，到西暖阁。杨名时等人跟着内侍来到西暖阁康熙皇帝朝夕读书处。

康熙皇帝坐北朝南。杨名时等五人俯首跪下，口称“万岁万万岁”。皇上和颜悦色道：“平身。”五人离皇上六七尺恭敬站立。康熙皇帝问各人乡试、会试、殿试、散馆名次。杨名时答道：“微臣江南省江阴人，乡试中式第五十名，会试中式第三名，殿试三甲第八名，入散馆检讨。”

其余四人也一一作答。这时，张英奏请皇上给五人出题。康熙帝随即说道：“以读朱子文集为内容，各作五言律诗一首，诗韵限十四寒。赐坐。”随后和张英闲谈起来。

杨名时等听毕皇上出题，一一叩首分坐，作起应制诗来。杨名时沉思片刻，展纸提笔，一挥而就：

儒学尊朱子，遗书永不刊。
心源传孔孟，辞藻轶欧韩。
研讨微言契，披寻奥义殚。
欣逢文治盛，海宇快同观。

内侍把各人诗作呈上。康熙帝细细阅读，不作一声，又令五人各写字一幅。写毕，内侍又呈上。康熙帝又问了各人年龄、籍贯、父母等，接见完毕。

杨名时等五名翰林退出西暖阁，回到南书房都嘘出一口气。随后，张英也来到南书房，高兴地说：“今天侍班，上下都称很好。”

仅隔一天，到了初四，天气晴朗，丽日高照，御花园内牡丹盛开，中南海岸边浓柳依依，鸣禽回翔。40岁盛年的康熙皇帝兴致高涨，接见翰林院翰林、内阁学士及通政使司、大理寺、太仆寺、太常寺、光禄寺、詹事府、鸿胪寺等官卿91人。大小官员从西苑瀛台乘坐画舫渡湖，来到御花园廊亭坐下。用过午饭后，内侍带着群臣来到内园中园，又叫丰泽园，观赏亭台楼阁，奇花异木。接着，挨个坐在回廊水榭间，品尝内侍摆上的御制肴品茶酒。康熙皇帝被簇拥着出场，众官员山呼万岁。皇帝也很随和，叫大家座谈，辨析理学真伪。康熙皇帝为什么要翰林官批判伪理学？原来，康熙推崇理学，而朝廷大宫中有人讲理学仅务虚名。像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等讲道学的人观点就各不相同。康熙帝很有意见，他要用理学来统一朝纲，除虚名，干实事。

辨析理学之后，康熙帝叫大家即兴作丰泽园赋，一个不欺，一个不漏，每人作一赋。

杨名时凝神沉思，作赋一篇：

圣代文明盛，熏风禁御开。
温纶宣玉关，彩仗莅仙台。

捧日弹冠庆，承恩弥笔陪。
 荣光泛太液，瑞霭接蓬莱。
 漾楫清荷裹，维舟翠荻隈。
 华班佳树下，珍膳御厨来。
 散步通璇圃，环池藉绣苔。
 香分天禄札，文待孟坚才。
 湛露沾天泽，需云挹帝杯。
 炉烟临水泛，苑鸟隔花催。
 纳卷劳询问，随人赐剪裁。
 重闻申巽命，窃幸荷深培。
 顾分弥知惕，扞衷敢自猜。
 抒诚盟夙夕，秉训凛昭回。
 永戒虚矫习，期殚樗栎材。
 皇仁霭海岳，何以效涓埃。

杨名时在这三十二句赋中先对皇宫禁苑赞美一番，对亲受皇恩深深感激，最后非常谦恭地表示要牢记皇上谕旨，力戒理学中的矫揉造作、徒求虚名之风，殚精竭虑成为有用之材，为国家贡献绵薄之力。

群臣作好赋后，又由内侍领路，到后苑林挨个坐下，再次享用内侍摆上的点心果品。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张英传达圣旨，群臣伏地跪听：

“翰林系侍从贵臣，他日国家栋梁。我今日以真心相待，各翰林俱当真心任事，自然于国家有益。今日命题即此意也。”

圣旨传毕，群臣一个个怀着感恩知遇的愉快心情，从后苑林乘坐画舫渡湖返回。离开皇宫禁区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第六章 顺天学政

一、顺天会试同考官

杨名时任翰林院检讨官，虽无实权，但有接近皇上的好机会。他学术有长，处事认真，不时传到康熙皇帝那里。康熙三十六年（1697），杨名时38岁，由礼部提名，皇帝核准，出任顺天会试同考官。

会试三年一次。康熙三十六年春天，各省举人会集京城。科甲出身的杨名时深知考官阅卷得失和举子们的仕途休戚相关。三场考试下来，举人们个个都考得精乏力疲了，而杨名时也进入了废寝忘食的境地，一张张考卷都仔细审阅，公允评定，每天不到半夜不肯休息。各考官初评之后，在礼部尚书、礼部侍郎主持下，主考官、同考官一起把卷子摆上公堂，甄别和排列名次。这时，杨名时引经据典，指出文章的高下好坏，主考官和其他同考官不敢讲、不肯讲、不能讲的，杨名时直心白肚肠，铮铮出口，没有顾忌。

参加会考的举人的父兄，如果做官的，在考试前后一段时间内必须和主考官、同考官实行回避制，不得接触、通信。这时任户部尚书的山西人陈廷敬在回避过后，对杨名时说：“去年我儿子陈壮履和我两个侄儿三人一同参加礼闱。可喜三人同时考中贡士。只是惭愧的是，发榜后才知道我儿、侄实出于你杨君门下，没有能够感谢你。你秉公无私、阅卷评鹭安排）的大名已经有口皆碑了，真所谓青天白日，奴隶也感受到它的光明了啊！”

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率军征讨蒙古凶残暴戾的首领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兵败自杀，蒙古平定。这年，紫金城里重修的金銮宝殿——太和殿落成。为显示皇恩浩荡，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庆贺礼，三次随征蒙古的官员晋升一级，豁免部分省州县歉收钱粮，全国武官分别升赏处分。

康熙皇帝得知杨名时任考官的政绩，发下诏书；称杨履泰“令德践修，义方夙著，诗书启后用彰，式谷（任用好人）之风弓治传家，克作教忠之典”，封杨履泰为征仕郎翰林院检讨。并赐杨名时前母陈氏、生母许氏为孺人。

康熙三十八年，杨名时40岁。这年六月十七，皇太后（顺治皇后）考察各翰林书法艺术，赐御笔给杨名时。杨名时用小笔临写明朝董其昌七言律诗一首。皇太后嘉许。

康熙三十九年，杨名时41岁。这年冬天，康熙帝召见杨名时表扬一番，任命为日讲起居注官。这是跟随皇帝并记载皇帝临朝、出巡、举行典礼等言行的文官，必须由文学、书法俱佳者担任。杨名时做了三年起居注官，恪守职能，深得同事和上司的信赖。康熙帝也很满意。

二、提督学政绝情面

康熙四十一年，杨名时43岁。这年直隶顺天（相当于现河北省、北京市）学政缺额。二月廿一，圣旨下达，特任杨名时为提督顺天学政。提督本是军职，是一省军队最高长官，类似于现代省军区司令，而学政是职掌一省院考的最高行政长官。学政加提督衔，是为了提高学政地位，可以和一省巡抚并起并坐。在皇城京畿、在皇帝眼皮底下的直隶省做学政，以往都是地位显赫的王公贵族、部院大臣兼任，而杨名时只是以翰林院检讨的资格选拔为顺天提督学政，实在是康熙帝对他的特别信任和特殊优待了。

正因为顺天学政地位重要，圣旨也拟得郑重其事，杨名时和直隶省巡抚、提督一并跪听皇帝任命书：“皇帝敕提督顺天学政、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检讨杨名时。自古帝王治天下，率以兴贤育才为首务。稽查前制直隶学政，皆用词臣，督率之任至重也。近来士习未变，文教未彰，良由督学、各官不能体仰朕意。今特命尔前往顺天等处，提督各府州县学政。尔宜革去积弊，务获真才。畿内首善之地，尤宜加意作新。所属道府州县及提调等官，凡关系学政者，听尔据实考核及礼部题准申飭，事宜俱当著实举行。向有传谕，严禁考试舞弊，不当恪奉遵依。至于本处巡抚，各有攸（所）司，不得互相干预。如遇公事交接暨文移往来，俱照平行。尔受兹委托，务严绝情面，一禀虚公振拔孤寒，澄汰污贱。教士有程，取文有法。俾文风丕变，时惟尔功。或训飭不严，违命旷职，

亦惟尔罚。尔其慎之。故敕。”

杨名时上任后，励精图治。在童生参加县考、府考之后，在省内巡回分区主持院试。每次院试下来，杨名时和考官们仔细阅卷，排出名次，再以定额择优录取秀才。杨名时阅卷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杨名时节署内有个幕友叫陈荣凝的，对别人说：“我们这位杨学院实在太认真了。外面赤日炎炎似火烧，室内热得像蒸笼，他还在阅卷。身上穿的白布衫被汗水渍得发黄了，还是不肯歇一歇。晚上，人家纳凉也来不及，他还在烛灯下伏案批阅。大家都笑他自讨苦吃。”

在杨名时做学政之前，有童生能背诵《五经》的，笔试成绩差些，也可收录为秀才。杨名时也遵照照办，亲自传唤被推荐的童子进行面试，选择对文辞解释比较好的录取。

过去在科场舞弊中捞得好处的皇亲国戚、权贵大人有的传口信，有的写信致函，要新学政杨名时通融，杨名时一概拒之门外。直隶省保定府知府专横跋扈，故意违反规定，在府试中多次不送所属河间左卫地方的童生参加院试。杨名时知道后，严加批评，责令改正。知府以为有靠山，置之不理。杨名时便上疏弹劾保定知府“故违成例”。康熙帝闻奏，下令撤了知府的职。不到一年，直隶省教风大变。

三、文风丕变受赏赐

做学政这年八月廿七，杨名时跟随在京大员到直隶省密云县接驾，迎接从长城北外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归来的康熙皇帝。康熙坐在鸾驾上，前呼后拥，缓缓而行。他看到杨名时，勒马停行，招呼杨名时，问道：

“你现在考试考到了哪里？今天从哪里来？”

杨名时马上回答：

“启奏皇上，微臣已考完全省七府生员科考，今天从京师起身，前来恭迎圣驾。”

康熙皇帝一行进入密云行宫，坐停后就传旨杨名时进宫，赐送十束干鹿肉。问道：

“你过去读书跟过哪位师傅？”

“做生员时，受业于高慎中老师。”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年纪了，有没有做过官？”

“微臣父亲叫杨履泰，今年72岁，在家耕读为业，没有做过官。”

一问一答后，康熙帝又问杨名时和直隶省官员相处如何，杨名时又一一回答。康熙已耳闻杨名时考试纪律严明，教风扭转，趁着高兴说道：

“今年赐翰林字幅，你不在京，未曾与得你，从前得遇过吗？”

“前年皇上考万寿无疆赋，蒙皇上赐予御书七言律诗一首条幅。”杨名时小心地回答。

康熙帝笑着说：“今天我再赠你御书诗七绝一首，对联一副。”

顷刻，侍从展示康熙帝御书诗条幅：

吟风欲识诗书髓，弄月须参天地心。

莫遣云尘绕八极，时时雨露及臣民。

题款为“避暑驻蹕（帝王出行沿途停留暂住）山庄，读书得风云月露四字，因而分作四句中成绝一首”。

条幅卷好，杨名时单膝跪接。侍从再展开御书对联：

云卷千峰色，泉和万籁吟。对联卷好，杨名时单膝跪接。康熙帝乘兴又说道：

“自从你出翰林院外出负责考试，人人夸你做得好。朕今年出长城古北口外至避暑山庄避暑，很是悠乐，终日读书写字。所作的诗写成条幅的，以及写成对联的，刚才你已看过。我就只存这两件，特地赐予你。”

杨名时再次谢恩，说道：

“微臣刚才捧读御制诗和对联，仰见皇上以天地之心为心，时时要使天下臣民广被恩泽。微臣不胜欢跃之至。”

这年冬天，杨名时由日讲起居注官擢升为翰林院侍讲，仍保留学政之职。

杨名时受到皇上褒奖提拔，知恩图报，总结近一年来学政工作得失，依据法律，起草两千多字、八条款的《提督顺天学政条约一》，经礼部核准后颁发各府州县，晓谕全省。条约指明，童生、生员一要立志，志在忠孝仁义；二要专一，沉潜视听；三要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之道；四要先明四书，细读朱子集注，再通五经及《春秋》、《左传》，提倡童生能把四书集注成诵熟背；五要学好古文，童生先以《小学》培根；六要明《太极》、《西铭》、《正蒙》，探索性命之学；七要牢



康熙询问

记卧文碑；八要整肃考场纪律。杨名时一心一意要振作士风，在读书人中引起强烈反响。这年底，杨名时把年老的父母接到北京供养。

康熙四十二年春季，直隶省河间府发生严重饥荒，不少贫穷百姓饿死了。杨名时第一个捐出俸银给地方，煮粥赈救灾民，买薄棺安葬饿死的百姓。

这年，康熙帝五十大寿，恩诏三十八款颁发全国。杨名时一家得恩封：晋授杨履泰为承德郎、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提督顺天学政坦子公封号，晋授前母陈氏为承德郎、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提督顺天学政陈太夫人，晋封生母许氏为安人许太夫人，妻子刘氏为刘夫人。

四、警蹕风波遭责难

康熙四十二年四月，杨名时恩师、直隶省巡抚李光地擢升为吏部尚书，仍管理巡抚事。省内善于鉴毛辨色、钻营巴结的官僚认为李光地早晚会与巡抚脱钩，一心巴望着接替李光地，坐上直隶省巡抚的宝座。他们看到杨名时受到皇上信任，声誉鹊起，担心巡抚的位子被他夺去。于是，这帮人就串通起来，放出谣言，“杨名时专取那些年老的、有病的、贫寒出身的人做秀才，骗取清正廉明的名声”。直隶省巡抚（满族）、提督等官僚偏偏听信这些谣言。直隶省每年要考核省级官吏的政绩，于是，省内从司、道到府、州、县官都竭力向上司赠送钱物，一方面讨好上司，庇护自身，另一方面帮他们在考核时扳倒杨名时。得了贿赂的官僚们乘机上表朝廷，说直隶省多年来科举兴旺，老童生大都被录用，未录用的也死得差不多了，而大清老臣、世袭之家的俊英子弟，杨名时偏偏不予录取，国家怎能任用这种奸巧、害国的臣子呢！

康熙皇帝听到不少对杨名时的指责之词，命皇子当面查询。皇子也受到旁人撺掇，在父皇面前也说杨名时不是。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康熙皇帝为奖励修治黄河功臣，西巡到西安，十二月十九回京。一路上戒备森严，除绝闲杂人员，实行警蹕。杨名时照例跟着在京大员前往接驾。康熙见到杨名时，勒马停行，当面批评：

“我多方查访，说你从不卖一个生员，连老臣也不开例，这固然是好，但做事过于偏执，今后应当改过自省。”

偏偏在群臣面前受到皇上批评的不利时刻，又偏偏在这警蹕的特殊

场合，杨名时又遇上了更不利的事情。事情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人乘机陷害：突然有一个人发疯似地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冲入皇帝仪仗队。群臣顿时惊惶失措，康熙皇帝也有些吃惊。狂徒很快被警卫拿下。

审讯得知：这名狂徒是武科刚录取的武生员，直隶省肥乡县人，叫李正朝。他发病疯狂，以至冒上惊蹕。他既是直隶省巡抚李光地管辖之人，更是直隶省顺天学政杨名时院试录取之人。第二天，康熙皇帝上朝，李光地引火烧身，奏请治罪；而本来在科举考试中对杨名时耿耿于怀的大臣就乘机弹劾杨名时不分良莠，滥取狂生，责无旁贷，理当严惩。康熙皇帝命令礼部讨论，拿出处理意见。

礼部呈上撤职治罪的意见。康熙见后，觉得杨名时是自己因信任而提拔不久的人，虽然偏激但没有舞弊行为，便采取了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态度，令礼部传达圣旨：

“杨名时自督学以来，禀性乖异。纵有精于学业、工于文章者，但系殷实之人，必不录取；其无产赤贫，虽不能文或记诵数语，亦得入学。理应从重治罪。今年岁未滿，又无贿卖生员之事，从宽恕宥。”

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过后，杨名时又做两年顺天学政，又颁布《提督顺天学政条约二》，严肃清正，不改初衷。四年学政任内，巡回全省各府州县，主持三次科岁考试，拒绝一切贿赂，考试纪律严明，科场舞弊基本扫除，读书风气大改观。

有人写诗著文，赞扬杨名时主持全省三次考试为“三清”，没有一点污浊之气，不愧为德州萧公，不愧为李公（光地）的好学生。萧公是萧永藻，曾任顺天府尹，康熙三十五年任广东巡抚，清正廉明。

却说杨名时的父母亲年老有病，又不适应北京干燥炎热的天气，等到天气凉快的八月秋闱结束，儿子稍有空暇，便提出南下返归故里。杨名时挽留不住，只得从京师送双亲回家，一直送到数百里外的直隶省安肃县。一路上小心翼翼，照顾备至。杨名时想，这次分别后不知什么时候再见，因而寸步不离，亲情超过平常。安肃县知县薛祖顺是杨名时的门生，看到这种情景，感动地说：

“老师您今年岁考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为什么不请假回家服侍师公师婆一阵呢？”

“唉，”杨名时喟叹，“我何尝不愿这样呢？只是公务缠身，难尽色养啊！”

第七章 宣力河防

一、父母大故哀孝子

古人说：“水可使不滥，不可使无流。”

康熙四十五年，杨名时47岁，提督顺天学政届满。春季，康熙皇帝传旨，杨名时以翰林院侍讲、提督顺天学政原职务“宣力南河”，即效力于黄河以南、京杭大运河及其支流的疏浚、堤防治理工作。

康熙皇帝既肯定杨名时任学政严于法纪，又责怪他不肯通融，得罪老臣，以京官外调从事河防工作，虽属平调，也带有轻微惩罚性质。杨名时却暗暗高兴，到南方豫鲁江浙一带工作，离江阴老家近了，等秋汛过后，就可以请假回乡服侍父母一阵了。

时任河道总督张鹏翮，四川人，比杨名时大12岁，曾以兵部侍郎之职任江南学政。康熙皇帝嘉许他有操守有惠政，提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三十九年，淮河、黄河泛滥，京杭大运河漕运受阻，南北交通隔断，有人提议漕运改为海运。康熙皇帝擢升张鹏翮为正二品的河道总督，决心整治黄淮。张鹏翮在江阴驻节三年学政和以后任职中，知道杨名时正直清廉，办事勤俭，很看重他，就委派他在治河堤防工地来往督促检查。杨名时也敬重张总督，工作尽心尽职。

杨名时就任河防这年秋汛过后，十月初向河道总督张鹏翮告假，回乡探望年迈的双亲。这时，杨履泰已经步履艰难。冬至日，他强拄拐杖，带着子女祭拜先祖。十二月一天夜里进卧室，用手扶桌不及，跌倒在地，从此卧床不起。杨名时和胞弟杨名世早晚喂汤喂药，寸步不离，从不叫佣人动手。就是便壶，也由杨名时亲自去倒。到了来年康熙四十六年正月，杨履泰病危。正月十五弥留之际，名时、名世哭喊着父亲：“大人有啥未慰之志、未竟之事，我两儿来完成。”杨履泰微闭着眼，不能说话。随后瞑目而逝，享年77岁。杨名时差人飞报张鹏翮。有荣誉官阶的

杨履泰死后，亲戚、乡邻、士大夫和县衙官吏，纷纷来到灵前祭拜。杨履泰入殓时，杨名时俯身附棺，哭得天转地旋。

杨履泰入殓后仅几天，忽有县里差役来报，皇上南巡河防，已到苏北界。杨名时闻讯，立即脱去重孝冠服，乘快船到淮北迎驾。这是康熙皇帝第六次南巡。他乘着御舟，沿着京杭大运河南下，皇太子胤礽和皇子四人随行。御舟到山东德州，山东官绅士民几十万人跪迎；御舟到江苏台庄，江苏官绅士民十万人跪迎。杨名时迎驾后在三月才回家守灵。五月初，杨名时得到皇上返程的消息，连忙赶到苏北宿迁送驾。康熙皇帝关心地问道：

“听说你父亲病故了，你为什么还要远道赶来？快回家守孝吧！”

杨名时谢恩回家。在家守孝一年后，于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初八，把父亲灵柩安葬在江阴城东外十里的定山东麓。

按照清朝制度，父母亡故，做官的要卸职在家守孝三年，至少两年多。杨名时恪守孝道又忠于职守，安葬父亲后又回到河防工地。他有时乘船有时坐轿有时骑马有时步行，栉风沐雨，辗转于黄河、淮河、洪泽湖、太湖等堤岸水利工地。

康熙四十九年春季，杨名时在工地得到家人来报，母亲大人病重。杨名时又告假回家，和弟弟名世及两个姐姐一起，像对父亲一样悉心服侍老母，躬身煎汤喂药。母亲许氏不喜欢参汤，送上参汤就挥手说：“不要强求我了。”五月廿四对儿女说，“我心里空空荡荡，一切都记不起来，这恐怕人到死时就是这个样子。”又对着名时、名世说，“我怎能舍得你们两人。”说着，老泪潸然而下。接着，又对两个大女儿说：“快去叫你们几个妹妹回家，还有侄女……明天回来，还看得着我……”

廿七日凌晨，许氏在床上断断续续地对儿女说：“我平时看到挨饿的，我就想着给他饭吃；看到受冻的，我就想着给他衣穿。即使自己饿点冷点也无所谓了……自从京师回家后，这个念头时时不忘记。你们要认识到这点。”杨名时俯身倾听着，唯唯诺诺，一定遵办。许氏脸上露出祥和之色：“好仁轻财，应当这样做人。”许氏又对名时说，“棺材买回来了吗？入殓之事，早点做好准备。”杨名时见母亲把死置之度外，把走上死路看作走上坦途一样，强忍泪水，安慰道：“母亲怎说这样的话呢？”到了早晨，内内外外来探病的亲眷乡邻接踵而至，许氏一一点头致谢。女儿、侄女们、女婿们也连夜赶来了。许氏微微地说：“你们为什

么来迟了？再晚来我就见不到你们了。”许氏说着昏迷了。廿八日早晨，许氏回光返照，应答着儿女们的呼喊。最后睁开眼睛，环顾名时等儿女，一会儿就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78岁。男女老幼一齐恸哭起来。

杨名时在家守孝一年，于康熙五十年正月初八把母亲灵柩安葬在定山东麓。

三年半内，父母相继亡故，杨名时悲伤至极，他服侍服孝的至诚至爱，乡里人认为做官的做到这样，实在是少有的孝子。

二、作序宣传徐霞客

回过头来说杨名时为亡父守孝以后，于康熙四十八年仲夏，50岁的杨名时从江阴乘船，沿着大运河回到江北淮安工地去。船上没有事，就从行李中拿出《徐霞客游记》手抄本来，仔细阅读。

一年前，杨名时在家守父孝时，七十多岁的岳父刘南开先生郑重地把一大叠十多册的《徐霞客游记》交给爱婿杨名时，说道：“徐霞客是我邑先贤，遗著尚未刊刻。我从友人那里借得抄本，觉得十分珍贵，足以传世，就花了半年多时间，静心地抄录一遍。我年老了，就把它保存起来。民间保存也不妥，你努力一下，能否由官家刊刻传世。”

杨名时对徐霞客早就佩服，从小母亲多次提到徐霞客，老师高慎中也称赞过徐霞客，自己年轻时教书也曾长泾徐霞客族裔徐家。因而一直知道徐霞客仅以一介布衣，不受官遣，登高山，涉大川，攀绝壁，探幽洞，经常出没于荒山野岭之中，多次陷入随时会粉身碎骨的凶险困境，行程几万里，历时三十多年。他把所见所闻、地理地貌的新发现、古籍经典中的讹误，用日记一一记载下来，这就是《徐霞客游记》的原始稿。

然而，杨名时并不知晓，这些原始稿在徐霞客在世时曾委托徐家塾师季梦良整理抄录过。徐霞客逝世四年后，清军大举南下，江阴义民奋起抗清守城，城乡处于大战乱之中，徐霞客游记原始稿和季梦良抄本在战乱中散失。江阴附近的宜兴县曹骏甫、史夏隆又整理抄录了散失的游记稿。到了康熙元年，社会趋于稳定，徐霞客孙子徐建极收集社会上流传的游记稿，加以整理誊抄。到了康熙二十三年，徐霞客小儿子李介立又把宜兴曹、史氏和季梦良抄本合起来加以订正编辑。

却说杨名时乘船十多天，到达寓所，也就把《徐霞客游记》看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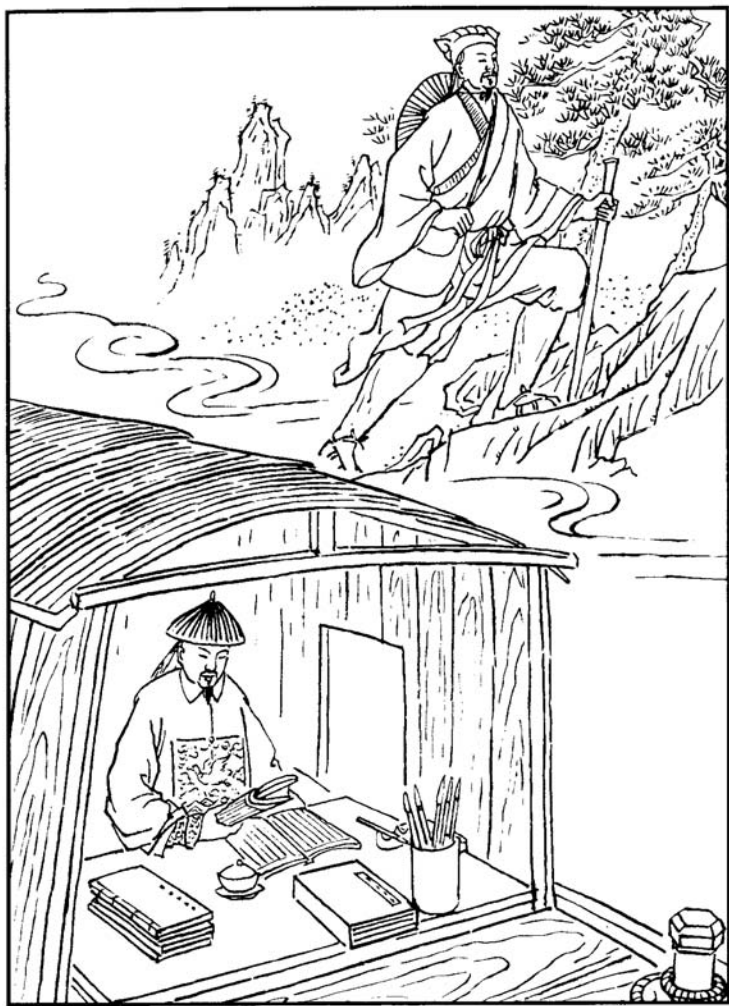
他觉得游记写得太好了，记载真实详细，文辞繁丰曲折，绘景优雅富丽，感情真挚动人，这样好的日记应该刊刻出来，流传于世。反正河防工地有空闲时间，就冒着炎夏酷暑，不顾蚊叮虫咬，在两个月里，用行书把六十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手抄本誊抄了一遍，还订正了其中的错别字。接着，又写了一篇八百多字的序言，一起装订成册。

在序言中，杨名时说，游记的功用，可以自己怡悦，可以作为珍品馈赠亲友，可以作为旅游的向导，即使游不到那些名山大川、幽洞奇林，也能够从游记文字中知道个大概，好像到过一样，达到增长知识、陶冶胸怀的目的。杨名时又生发开去，阐述道：徐霞客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攀登危崖绝壑，探索龙蛇蛰居的洞窟，出没于亘古人迹没有到过的荒野，千方百计地到想去的地方，直到亲眼目睹它的奥妙才肯罢休。那么，对于探求儒家道理的学者，如果也有像徐霞客对于跋涉山水那样勇往直前的精神，那么，有什么深奥不能穷尽、有什么高远不能达到呢？而且也犯不着像徐霞客那样有牺牲之虞、饥渴疲惫之困。杨名时在序言结束时感慨道：“有志者可以观此（指游记）而兴矣！余既喜其书之不为无益，且以其足为人道喻也，爰为之序，以自勗（勉励）焉。”

九月九日重阳节就要到了。杨名时从江北河防工地回到江阴。秋高气爽，水稻登场，菊花盛开，河蟹肥实。杨名时少不了登君山、黄山，家插茱萸，和家人吃蟹饮酒，以叙人伦之道，想起两年前亡故的父亲，不觉黯然忧伤，对年迈的老母亲更加体贴照顾。

一天，一位朋友来访，送来一套珍藏的《徐霞客游记》原抄本。杨名时很是喜欢，就拿出夏天汗流浹背抄写的《徐霞客游记》摊在桌上做对照。稍一比较，发现不同，便警觉起来，再逐篇对照，发觉自己的手抄本文字有许多脱漏的语句，甚至有许多篇章、段落被删除减削，内容有不少和实际不符，文意表达前后也不协调。杨名时马上请来了岳父南开先生。岳父说，他抄的是宜兴曹骏甫、史夏隆抄本。杨名时思忖自己辛辛苦苦抄录的《徐霞客游记》竟然这样错误百出，很是痛惜，感叹不已：“这样随意篡改文字，以至失去原作面目，像宜兴夏、史氏那样，实为前车之鉴。”

杨名时向来诚实率性，不肯作假。回到河防工地后，又断断续续地花了几个月，到第二年二月，按照朋友送的《徐霞客游记》原抄本认真地重抄了一遍，共计8册12卷31篇。第一卷，记天台山、雁荡山、五台



在航船上，杨名时展读《徐霞客游记》手抄本

山、恒山、华山各1篇。第二至十二卷，记浙江、江西各1篇，湖广1篇，广西6篇，贵州1篇，云南16篇。

杨名时在每卷之前还写了内容提要，在每篇之后写了总评。在抄录、编评以后，杨名时写了六百多字的第二篇序言。序言先说明重抄的缘由：“若如史本，则既失其真，又安用之？爰亟为改正添人，再手誊一过，以复其旧。”接着提出，《徐霞客游记》应该广为流传。山水大自然本来客观存在，如果人们不去游历，就不知道；游历了不记载不宣传，别人还是不知道。《徐霞客游记》实在宝贵可爱，“斯书之不可没，谓天地之迹存焉耳。”

后来，杨名时叫堂弟杨名宁再次抄录自己订正过的《徐霞客游记》。杨名宁，杨名时叔父杨履谦的儿子，拔贡生，任山西徐沟县知县等职，居官清廉。雍正皇帝登基，授予文林郎称号。著有《杂净》、《水辑》、《类音》等书。

杨名时结束河防工作回到北京后，郑重地把自己的新抄本《徐霞客游记》贡献给翰林院。到了乾隆年间，这部《徐霞客游记》抄本被录进了由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在《四库全书总书目提要》中说：徐霞客逝世后，“手稿散逸。其友季梦良求得之，而中多缺失；宜兴史氏亦有抄本，而伪异尤甚。此（指编入的游记）则杨名时所重加编记者也。”确实，杨名时为官方保存和传播极具科学性、文学性及史料价值的《徐霞客游记》立了大功。

三、撰文张目东林党

杨名时在母亲病故后在家守孝。这年夏天，本邑东兴里（现江阴市长泾镇）缪昌期的后代上门拜谒杨名时，拿出缪氏族谱，请求杨名时为族谱写序言。杨名时欣然接受，写了一千多字的《东兴缪氏族谱序》。

杨名时正处于悼母的悲哀之中，为什么欣然写序？原来杨名时一向崇敬乡贤名宦，写《徐霞客游记序》便是一例。他小时候就知道明朝邑人缪昌期、李应升因反对魏忠贤阉党而遭受迫害的故事。在谱序开头写道：“余童子时，见里塾长老往往道缪西溪、李仲达两先生触奸珰（太监）被准事，欷歔慷慨，闻者莫不怵然改容。相距才四五十年，而高名煊（盛大）赫，如秋旻（天空）皎，与东汉李范诸君子为伯仲侔。”

缪昌期（1562—1626），字当时，号西溪。先祖从常熟迁居江阴东兴里，缪昌期是第九代了。他年轻时博览群书，秀才时在县里就很有名气。他五十多岁才中进士，做翰林院检讨，和东林党首领左都御史杨涟、左光斗意气相合。阉宦魏忠贤专断国政，在玉泉山为自己造生圻、建祠堂，叫缪昌期写碑文。缪昌期一口拒绝，说道：“生平耻谀墓，况肯为刑余（指太监）辱吾笔邪！”魏忠贤恨之入骨。缪昌期起草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由杨涟上疏弹劾阉党。阉党疯狂反扑，杀死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逮捕缪昌期。缪昌期受尽严刑拷打，十个手指全部烂脱，惨死狱中，死时65岁。崇祯初年平反昭雪。

李应升（1593—1626），字仲达，号次见，江阴北涸人，和缪昌期是至亲。任御史时，力陈改革时弊，抨击阉党暴行。他像缪昌期一样，代东林党人左都御史高攀龙写疏状，声援杨涟、左光斗。阉党视为眼中钉。不久，阉党特务——缇骑逮捕李应升、高攀龙、周顺昌。就在这时，士绅百姓群情激愤，环集声援。李应升用双手击前额，和群众诀别，慷慨赴狱，受尽酷刑，被害死在狱中，年仅34岁。崇祯初年平反昭雪。后来，江阴士绅在城内文庙名宦祠建“双忠祠”，祭祀缪昌期和李应升。杨名时做秀才时就祭祀过。

缪昌期和李应升一老一少，特别是缪昌期，为什么能义无反顾呢？杨名时在谱序中分析说，缪昌期中进士已经52岁，遇害时65岁。这么大年龄做官，按常理来说，会明哲保身，畏头缩尾，但他能“忧国愤时，捐躯命不惜”。如果平时没有坚定志向，而且“老而益壮”，能够做到吗？杨名时得出结论：“此义理之勇不随血气为盛衰者也。”因此，缪、李的事迹应该发扬光大，“其间所纪，有足以激发志气，裨益风教者。固士大夫之所乐观省而闺门闾巷之所宜诵法勿衰也。”

另外，杨名时在看了缪氏宗谱和听了缪氏后代的介绍后，对缪昌期子孙后代兄弟和睦、妯娌友好、重教尊儒非常赞赏。他认为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他说：“孝友之行，非有贤妇则无自成。故顺父母，由于和兄弟；和兄弟，由于宜妻子。必有贤妇而后兄弟和、父母顺。”杨名时最后总结说，“缪氏累世闺德之盛，能明大义，以相夫子良，足为女道仪式及娶妇型（典范）家之准矣。”

在家为母亲守孝一年以后，杨名时安葬了母亲，又违例到了河防工地。这年十一月冬至前后，52岁的杨名时在工地上撰写《杨氏宗谱》序

言。序言说：“人有亲贤乐善之行，家修宗礼务学之教，则我先人所惬志于九京（指墓地）者也。”“尚有才而贤者，蔚然辈出，宏我祖德也。”

飏飏寒风，凋树冬令，杨名时在父母相继大故的痛苦静穆之中追思先人，祝愿杨家人才辈出。第二年，祭祀杨家祖宗的家庙在江阴东门外落成，53岁的杨名时以康熙皇帝倡导的孝治为宗，以礼为教，撰写《家庙记》。《家庙记》先叙建造家庙的合法性，再叙从一世祖后成公起列祖列宗神位排列，最后叙说祭祀日期和规矩，一切按儒教行事。

第八章 康熙垂询

一、奏答问易探义理

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紫禁城张灯结彩，庆祝康熙皇帝60岁寿辰。各省做官老人纷纷到京城祝寿，京城摆下“千叟宴”。康熙颁下恩诏，对大学士等大员说：“各省年老官员来京祝寿者，其有因公牵连而降级革职者，俱发还原品。”于是康熙帝想到了受轻罚的杨名时。他乘御辇来到内阁翰林院、詹事府皇帝六十大寿庆祝处，问大臣：

“江南杨名时在这里吗？”

“杨名时尚在河防工地。”大臣回奏。

康熙帝说：“降旨，召杨名时入值南书房。”杨名时应召回京后，协助老师李光地编辑御制《周易折中》和《性理精义》。那时李光地早已从直隶巡抚晋升为吏部尚书，又从吏部尚书擢升为文渊阁大学士，成为康熙皇帝最信任的理学大臣之一。

大张旗鼓庆寿过后，康熙皇帝感到疲劳，五月奉皇太后之命到塞外避暑。康熙皇帝爱读书问道，同时也为咨政，命杨名时等南书房入值官同时跟随而去。

康熙帝在避暑山庄看《周易折中》有些不明白，六月十四日召见54岁的杨名时咨询，探究《周易》精义。

《周易》为儒家群经之首，又称《易经》，是中国古代流传最早的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哲学奇书。古人把天地万物分为阴阳两大类，阴物用两短画（--）符号表示，称为阴爻；阳物用一长画（—）符号表示，称为阳爻。每三爻叠成一卦，共八卦。八卦名称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基本物质。其中乾和坤、震和巽、坎和离、艮和兑相对应，称为对卦。《易经》有所谓太极（宇宙）生两

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说法。八卦图有两种，传说有上古伏羲氏创立的先天八卦图和周朝周文王创立的后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由先天八卦图变化而来，两图卦象相同，但所处的方位不同。历代传下来的解释《易经》的图书可以说汗牛充栋，学派纷争，观点不一。康熙皇帝虽说尊孔崇儒，勤学好问，对此也弄不清楚。他问杨名时：

“我看先天八卦图嬗变为后天八卦图，南、北、东、西‘四正’（四个正方向）的爻变算是一级爻变，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隅’（四个偏方向）的爻变算是二级爻变。

有一篇又说先天八卦图中的对卦合成九画，如：

乾（☰）三画和坤（☷）六画合成九画，

兑（☱）四画和艮（☶）五画合成九画，

坎（☵）五画和离（☲）四画合成九画，

震（☳）五画和巽（☴）四画也是合成九画。

先天八卦是这样，后天八卦图中的‘四正’对卦也是合成九画。如：

东震（☳）和西兑（☱），

南离（☲）和北坎（☵）。

而‘四隅’相对两卦却合不成九画，而是偏向一方的两卦才合成九画。如：

东南巽（☴）和东北艮（☶），西南坤（☷）和西北乾（☰）。这是什么道理呢？”

皇上提出这样的问题，杨名时倒没有深究过，一时语塞，答不上来，只好说也弄不懂。他夜里反复思索，不能成寐。隔了一天，到了十六日，康熙帝又召见杨名时，并没有想通的杨名时谨慎奏答皇上前天的疑问：

“先天八卦中，乾坤相交而变为坎水离火，这是天地运行的自然结果；坎离相交而变为震雷兑泽，这是水火气势旺盛的结果。这南乾北坤、东离西坎‘四正’的卦，变得自然。至于‘四隅’中，西北的艮变为乾，东南的兑变为巽，东北的震变为艮，西南的巽变为坤，这是为什么？有人说‘四正’变，‘四隅’也跟着变。按理在东的上下爻互变，在西的上下爻也要随着互变。微臣本性愚钝，一时想不通。”

康熙帝说：

“前天你说有些疑惑，这四卦二爻，我也心里有些疑惑，觉得不大自



杨名时奏答康熙帝问《易》

然。这事搁一搁。我再问，文王为什么把先天八卦图变成后天八卦图，你能讲出原因来吗？”

杨名时奏答：

“先天八卦图是立体的，是在不变的方位中包含着变化的情势，它是在流动行进中发挥作用的。皇上你看，从只有一个阳爻的震卦（☳）开始运行，经过分别有两个阳爻的离卦（☲）和兑卦（☱），最后到有三个阳爻的乾位（☰），从少阳变成了纯阳。再看，从只有一个阴爻的巽位（☴）开始运行，经过分别有两个阴爻的坎位（☵）和艮位（☶），最后到有三个阴爻的坤位（☷），由少阴变成了纯阴。但纯阳统摄年岁功用的道理没有显现出来。所以文王在创立后天八卦图中，用东方的震卦（☳）下面的一个阳爻作为开始，用东北方的艮卦（☶）上面的一个阳爻作为终结，就显现出阳爻主宰整年的功用了。这个意义很大。而且，乾卦是八卦中的主卦，大家都说这是帝卦，因为他生化万物，妙不可言，因而大家又说它是神卦。

“先天八卦图中，乾卦居在正南方位，固定了最好的位置，还看不出它辐射天地万物、神妙万物的意义。文王本来在中国的西北起家，在西北养精蓄锐，收罗人才，然后统治全国，显出它的根本，发展到全国。这个意义又很大。所以文王要把先天八卦图演化成后天八卦图，把乾位放在西北。”

康熙帝听了颌首，说道：

“是有道理。但后天八卦图改变先天八卦图，完全是从义理上确定的了？”

杨名时奏答：

“看来是根据义理来确定：震位（☳）是应当在东方，巽位（☴）继震位（☳）应在东南，离位（☲）继巽位（☴）应在正南，坤土（☷）因为没有一阳爻不应在西南，而应该在图中央，兑泽（☱）滋润万物，在西是对的，乾天（☰）在西北是对的，乾天（☰）之后阳爻逐渐收敛在卦中，因此坎水（☵）在正北也是对的。艮山（☶）稳健笃实，辉光出现在上方，返照在下方，应该是在东北方。自然界运行就是这样，道理也本应这样，不可以改变。圣人只可以顺应它的变化。”

康熙还是不太明白，暗想你文王起于西北，而我大清起于东北，这帝卦——乾卦也可以放在东北，于是问道：

“什么方位不可以放乾卦，为什么一定要把乾卦放在西北方呢？”

杨名时奏答：

“先儒说过，善于观察天地的人同样善于观察世人。天地自然界一年中运行到九十月份秋收冬藏的时节，看上去似乎自然界庄稼等看不到了，然而宇宙间依旧氤氲着一团生气，浑然弥漫着充盈着。深夜到了万籁俱寂、人们不言不动的时候，天地间一片阳刚之气依旧充沛满足。到了黎明时万物苏醒，人们自然会发自内心地喜怒哀乐。这就是经典上所说的‘寂然不动未发所以为天下之大本’。文王关于主静的学说也就是这个意思。好比自然界的草木到了冬天，收敛阳气，到了满足的时候自然会生根发芽，蓬勃生长。”

康熙帝说道：

“养精蓄锐待发而未发，固然是一个根本的大道理，只是体现在卦象上将如何变化呢？”

杨名时奏答：

“文王《彖辞》和周公《爻辞》就是后天八卦的注脚，如‘西南得朋’，就会‘东北丧朋’，就卦象来看，西南为坤卦，东北为艮卦，阳主阴役的道理就很明显。”

康熙帝问道：

“不用象数，专用义理来说说看。”

杨名时奏答：

“孔子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文王又发明‘无极而生太极’。圣人创制八卦、阐释八卦，都是用无形的道理生出有形的卦象来，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都是从无形的太极生出来的。”康熙帝问道：“程子解释八卦用义理，而朱子解释八卦又为什么寻出象数来？”杨名时奏答：“微臣不懂数学，只是一个从古籍上研究章句的书生。皇上能在八卦发源根本和全局总体上看问题，而微臣禀性愚钝，还不能窥测八卦深化的奥秘。”

康熙帝这时一直思考又不好说穿、而要杨名时解答的问题是：后天八卦图中，四隅中的帝卦——处于西北的乾卦如何合理地演变为东北的艮卦，大清就是从东北起家的啊。这合理性就是圣旨上的第一句“奉天

承运”。不会揣度皇上心理的杨名时一直没有围绕艮卦做文章。康熙帝有些失望，最后只得说：“这四隅中的四卦变得果然有些不明白。大学士李光地，我想他能解释出来。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再思考思考。”

这一场在友好气氛中的君臣问答，使杨名时既兴奋又紧张。他感到易学功力不足，唯唯诺诺叩别皇上。

二、陕西乡试主考官

康熙五十三年，杨名时55岁。康熙帝点名杨名时任陕西省乡试主考官。

同僚好友徐用锡在考试衙署吃惊地问杨名时：“你怎么还是五年前河防前的原职务提督学政呢？怎么服孝之后没有新任职务呢？”原来，乡试主考官只是临时抽调的职官，杨名时因父母亡故而卸职不拿薪俸。杨名时听后淡淡一笑：“还没有投牒补官。”意思是还没有写出书面复职报告，申请领取俸禄。徐用锡又问道：“为什么不及时到礼部自陈呢？”杨名时平静地答道：

“以前到治河工地工作，治河张总督对我说：‘你和我的经历、差使不同，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你不掌握财权，就叫你多动脑多跑腿，检查工料，检阅工程质量、进度，自己不要多大花费，只是路费要自己掏腰包。’这不是张总督的主张，实际上是皇上照顾我而叫张总督委派工作的。从河防工地起任职六年多来，父母相继亡故，其间躬身喂药、入殓、安葬等一切大事都妥然处理好，自己觉得问心无愧。人情世故没有比这种事大的了，何在乎一到京师就补官拿俸禄呢？”徐用锡听罢，更加信服重义轻财的杨名时了。

这年陕西乡试，主考官杨名时和副考官、翰林院编修、满洲人索泰共同出的题目是：“太宰问于”三节，“子庶民也”四句，“舜发于畎”二节。在一个月里，杨名时把五千多份试卷一一审阅，一份不漏，常常要熬到深更半夜。他和副考官、同考官反复比较选择，按定额录取举人五十七名，解元是孙昭。这个定额远远低于江南省。

因为甘肃、宁夏两省地处落后边疆，历来读书人少，考中举人的更少，录取定额就被编为末等，乡试时就纳入陕西省一起举行。三省合起来的定额在全国属于下等。杨名时在阅卷中，发现甘肃、宁夏的好试卷

还真不少。如果按定额照章办事，既不会出错，又省力省事。唯才是举的杨名时却不这样想。他特地上疏，请求增加一个名额，并抄录二十篇好试卷，写成《陕西乡试录序》，一并上呈礼部。增额申请得到批准。

陕西乡试在九月中旬放榜。秋闱撤后，杨名时有了空暇时间，在九月廿九，约了副考官索泰，在延安知府、西延府丞等地方官陪着，游览西安名胜古迹。先参观城南的“雁塔题名”。从唐朝开始，“雁塔题名”是科举的一大盛事。唐代进士非常难考，每年参加考试的多达千人，而录取的进士不过十多人到三十人，因而考上进士是极为尊贵荣耀的了。皇帝先在曲江池赐宴，全体新科进士再登上大雁塔题名留念。

杨名时一行一路上看到群碑林立，整齐成行，数也数不清，但登临韵梯子已经毁坏，不能就近细看。大家骑着马前往五六里外的曲江池。田野里麦苗青青，泪流细细，好不赏心悦目！看了曲江池再登大雁塔。地方官对杨名时说，今年新科进士又将上塔题名了，请求写个序。杨名时推辞不了，就写了五百多字的《雁塔题名碑序》。在序中，杨名时对进士题名抱审慎态度，他写道，历来题名的进士传世的能有多少人？“君子不耻无名而耻无实名。”

陕西乡试结束后，杨名时回到内阁翰林院，继续入值南书房。康熙五十三年到五十五年这三年内，他竟然依旧没有去补官领俸，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

三、艰嗣嗣子生育谜

杨名时入值南书房，和康熙皇帝直接接触的机会多了，也亲近得多了。康熙五十五年十月某日，在南书房里，63岁的康熙皇帝询问57岁的杨名时：“家里可有儿子读书进仕？”

皇帝这句很随便的问话一下子触到了杨名时人生最大的隐痛：自己年近花甲，和自己同岁的妻子刘氏一直没有生育过子女。后来又娶侧室徐氏，也一直没有生育。最后娶小妾，生下一女，嫁给一位刘姓贡生。在封建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何况是官家！没有儿子，也要有嗣子。俗话说，家有亲侄子，不算无儿子。杨名时红着脸回奏皇上：

“微臣惭愧，家室尚未生育男丁。家乡胞弟名世很可能会有儿子，弟媳徐氏即将临产，如果生下儿子，我已和胞弟商量好，就嗣过来作为后

代。”

康熙皇帝颌首微笑道：

“但愿如此。”

到了十一月十八，杨名世侧室徐氏果真生下白白胖胖的儿子。喜讯报到京师，要杨名时取名。杨名时不胜喜悦。喜事真是应了不久前皇帝的垂询。杨名时对着身边的妻子刘氏脱口而出：

“杨应询。”

皇上关心的事不能延办。嗣子的仪式很快择日而定。杨应询长到十多岁后，杨名时又给他取字“苍毓”。苍为苍老、花白，毓为生育、养育，有“老来子”的意思。

杨名世比胞兄杨名时小五岁。他娶了四个老婆。原配妻是江阴邻县武进的许氏，许氏一直没有生育过，活到86岁。杨名世再娶侧室曹氏，曹氏一连生下八个女儿，却未生儿子。杨名世急了，且不说自己没有儿子，做大官的胞哥也没有儿子，这怎么得了？50岁出头赶紧再娶比他小三十二岁的侧室徐氏。徐氏不负众望，20岁时头胎生下男儿，这便是杨应询。后又生下男儿杨应望，作为自家的宗子。徐氏活了84岁。杨名世眼看着同父异母的弟弟杨名陞也没有儿子，于是再娶侧室许氏。许氏生下了儿子，取名应选。杨应选就嗣给了杨名陞。这样，名时、名世、名陞三兄弟都有了一个儿子，皆大欢喜。

且说杨名时、杨名世虽说亲兄弟，但生育能力有很大差异：杨名世生下十一个子女，而杨名时两妻刘氏、徐氏一个也没有生育过。为杨名时生下独女的小妾，尽管封建时代严格按男尊女卑续家谱，但毕竟她为做大官的杨名时生下仅有的嫡女，家谱上总该有个姓，可是她没有，因而她连侧室也不够格，只能称小妾。杨名时为什么“艰于嗣”？这是个谜。这或许是个人隐私，史料上没有记载，它要为尊者讳。

民国时期，江阴县有个新闻工作者徐再思，他把从野史笔记中看到的，从街坊里巷、茶肆酒店里听到的地方掌故、传说记下来，积累多了，分条目汇编成一本《澄江旧话》。其中写道：“杨名时并未养过儿女。他是个阉人，阉的来历很奇。原来他功名没有得志的时候，在一所庙宇里下苦功，每被春意搅乱文思，恨极了，便和老和尚商量。这位荒谬和尚，竟不知进退，请他吃了一碗蜒蛭汤，把一个伟岸大丈夫，改作了棉条客人，斩了他的后嗣。”

笔者录下这段情节，认为是可信的。蜒蚰是江阴方言，是指一种生活在阴湿地面、身带黏液的软体动物，有毒性。杨名时功名没有得志的时候，是指他22岁前没有考中秀才的青年阶段。估计在这阶段中喝了蜒蚰汤或者吃了其他损害性功能的有毒药。所谓“阉”，不是说他像太监一样动了手术。他22岁考中秀才，父母为他聘刘小姐作未婚妻。在刘家一再催促，杨名时一再推托下，杨名时直到27岁才结婚，这在当时环境下是很反常的。而且，刘氏和徐氏都一直没有生育，这说明杨名时早已基本丧失性功能了。那么，杨名时和小妾怎么生下一个女儿呢？

关于这点，江阴民间有个传说。杨名时到了中年，一天他在春光明媚的书房里读书，突然春心荡漾，便要和在身边服侍的丫鬟做爱。丫鬟受惊挣脱，跑到夫人刘氏那里诉说老爷无礼，一直苦于没有子女的刘氏听后一阵惊喜，命丫鬟赶紧回书房去。可是，时机已过。失去了这个机会，他就一直没有子女云云，传说就此打住。笔者推测，后来可能在这位丫鬟百般爱抚下，加上杨名时在全家关心下吃了什么壮阳药物，和丫鬟生下了一个女儿。丫鬟地位低贱，又没有明媒正娶，这事又是官家绝对隐私，所以家谱上就不记丫鬟的姓了。总之，杨名时为苦求功名而误食毒液，铸成了科举时代的个人生活悲剧。

第九章 直隶巡道

一、整顿司法除劣吏

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皇帝下诏，特别任命杨名时为直隶省巡道，负责审理全省的刑事、民事案件，兼管全省驿传事务。

直隶省地处京畿，百官云集，又在皇帝眼皮底下，当时没有像其他省一样设立两司：负责管理全省民政财务的布政使司，负责审理全省刑事民事、考察官吏的按察使司。沿袭明制，两司的职责由巡抚一肩挑，致使刑事、民事案件堆积如山，积重难返；官吏徇私舞弊，民怨载道。这也是康熙帝晚年疏于吏治的后果。按理，巡道只是按察使的副职，正四品，所以巡道又称副使道或金事道。由于直隶省没有按察使司，杨名时实际上承担了从三品的按察使的重任。按察使别称臬台，于是有人就也称杨名时为臬台了。

“欲试以民事也。”康熙皇帝对杨名时直说了任命巡道的心里话。康熙皇帝经过多年的接触考察，深知杨名时儒学深厚，忠君爱民，正派廉明，在直隶顺天学政和陕西主考官任职中表现突出，但不清楚他处理刑事、民事的能力。康熙要压担子试用，以便进一步重用。

担子果然沉重。巡道府设在京师南外偏西的保定。杨名时一到保定巡道府，下车伊始，就调查摸底，点案卷，查库房，发现问题相当严重。他给老师、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写信说，积压要处理的命案有四百一十七件，盗窃案有一百三十五件，还有官吏贪赃枉法案件、原告告发被告隐私案件几百件。

杨名时发觉，巡道衙门内那些大大小小的职官、具体办事的书吏、衙役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是使积案、冤案有增无减的重要原因。要处理积案、办理新案，首先要清理整顿司法队伍，整肃纪律，打击司法腐败。衙门中办事的书吏半数绍兴人，俗称绍兴师爷。他们师承父传，掌握

着法律、钱谷、往来文件、缮写函牍、考核收赋等知识，舞文弄墨，扰乱司法。以往原告和被告为了打赢官司，往往先找上他们的门送钱财。这些师爷们先估摸案情的轻重，再收受、索要不同的贿金。他们再用部分贿金上下左右打通关节，吃了原告再吃被告，使案件久拖不决，越积越多。杨名时从衙门内部官吏和外部案件当事人那里摸到黑幕后，大刀阔斧地整顿衙门人员。他以大清律令、办案程序、文化基础、办事能力诸方面对每一个人员面试考核，恶劣者、滥竽充数者淘汰，懂法而有能力的留下。接着，杨名时把书吏的可恶和整顿情况写信报告李光地：

“爱护百姓、抚恤困难、平冤除盗，对于这些，那些奸猾的书吏内心是不愿意的。他们总要想设法蒙蔽事实真相，把水搅混，包括蒙蔽主官。他们趁主官疏忽大意，来加害无罪之人；审理中故意瞎参谋，使案件久审不决，来陷害无罪的主官。他们还要在书证、记录、判词上舞文弄墨，扰乱程序。他们对行贿的当事人护短隐恶、支持包庇，使主官陷入疏忽混乱、徇私枉法、纵容罪犯的错误之中。总之，这些不法之徒，有讼事就不肯息事，没有讼事也要生出是非。连日来，清除冗员劣役六十二人，清除刑讯逼供、玩弄权术的十二人。过去我做过四年学政，从没有对书吏打过板子。现在做了刑官，不得不按律令杖责那些违法乱纪的书吏。这样的大转变，实在是形势所逼。”

多年的官场阅历使杨名时警觉到，经过整顿而留下来的人员不都是奉公守法的，少数两面三刀、八面玲珑的也一时难以识破。大量积案、新案亟待审理，人员全部换新是不现实的。怎么办？杨名时从做学政、做主考官时严肃出题、分考场、规定阅卷纪律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他把留下来的书吏、衙役白天安置在衙门内办公，供给伙食。严令门卫，禁止他们外出，禁止他们回家，禁止他们会客。总之，与外界隔绝，“火水不相通”，堵塞他们与案件当事人、关系人直接和间接接触的机会。府、县新送上来的案件宗卷，负责接收的书吏只能登记、签回折，宗卷不得拆阅，直送巡道主官。杨名时接到新案，就在大堂后的二重门上锁，一人在里面静静地审阅，对案情起因后果细细分析。然后升堂审讯，反复诘问，验明物证，最后判决。

二、百姓士绅颂包公

杨名时清理人员，整饬法纪，起到神效，使贪者不敢贪。

有个打官司的原告夜间摸到一个书吏家，捧出银两来。书吏已经知道来意，没等来人开口，马上摆手，推还银两，苦着脸说：

“现在不同了。我也不是不想钱，只是臬台在审判前想判你赢还是输，我们一个也不知道。大堂审讯后，臬台在内幕写什么判词也无从知晓。如果说瞎话哄骗你，结果和判决不一样，我拿了你的银两，还有什么脸面再见你？你也不会放过我。”来人只得悻悻而去。

另有一人，当了被告，白天想和某书吏见面，可是堂堂衙门根本进不去，某书吏也跑不出门。无奈寻到某书吏的哥哥家，送上五十两雪花银，委托他做书吏的弟弟关照案子。几天以后，被告又来，问案子关照得怎样了？某书吏的哥哥捧还五十两银子，叹起苦经：“无法上下其手了。我弟弟想偷偷地抄录一段你的案卷也做不到。”于是，行贿一时失去了市场。

杨名时审案，以仁义结合法律，以《易经》审时度势，以几十年官场经验鉴毛辨色，被称为“神明”。加上书吏、衙役人心得到纠治，办事效率大大提高。杨名时起早摸黑审积案，一天数件，一个月来将近百件。新案一到，一经审阅勘查，立即审讯判决，使罪犯得到惩罚，受害者得到伸张正义。伸了冤的当事人和家属亲属退出衙门，一齐向辕门叩头谢恩，欢呼而去。

一次，府县移送一桩命案到巡道府，原告说被告杀了原告家人。杨名时升堂，诘问原告：

“有何凭证？”

“有血鞋为证，”原告举起双手高喊，“我在杀人现场寻到一双血迹斑斑的鞋子，这就是被告的鞋子，我已交给县老爷。青天大老爷，要为我做主啊！”

杨名时铁青着脸，哼一声：

“带被告上来！”

戴着囚枷的被告被皂役带上大堂，跪下就哭喊：“我实在是冤枉，

我没有杀人啊……”

杨名时脸转向原告说：“既然被告杀人以血鞋为证，那么就验证一下。来人，把血鞋带上！”

书吏早把血鞋呈上。杨名时吩咐皂役叫被告穿血鞋。皂役报告：“血鞋不合脚，穿不上。”

“大胆原告，你从实招来！”杨名时的惊堂木响起，两排皂役跟着喝威。

原告见事情败露，只得招供栽赃陷害。

为什么这桩命案能顺利审结？原来，杨名时接案后，夜间反复推究案卷，发现有重大疑窦，经连夜提审被告，又叫被告试穿血鞋，冤情顿时水落石出。

杨名时励精图治，惩恶扬善，不到一年，积案全部审结，声誉鹊起。有个满族翰林叫纳兰成衎斋的，对同僚说：“我经过保定，听到那里士民粗重俚土的街谈巷议，称杨先生是‘包公再世’。”

民间舆论和官方文牍传到皇帝那里。一天上朝，康熙皇帝对文武大臣们说：

“杨名时不只是清官，实好官也。”

康熙皇帝赞扬杨名时做官不仅清正廉明，而且办事能力强。“欲试以民事也”果然成功。

康熙五十八年冬，一天早朝，康熙皇帝对群臣说：“贵州布政使缺员，卿等可以推荐人选。”不少大臣出班举荐门生、熟人。康熙皇帝一一倾听之后，一锤定音：

“爱卿所保举人员都不用，贵州布政司员，着杨名时去。”

布政使全称为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别称藩使、藩台，是主管一省财政、民政长官，正三品，其职责类似于现代的常务副省长。保定乡绅平民听到杨巡道升迁离任的消息后，纷纷赶到巡道衙门请求留下。杨名时出门拱手答谢，劝他们回家。又紧急下文给请愿人最多的清苑、河间、宁津等县的知县，要求做好劝阻工作。

康熙五十九年早春，寒风凛冽。巡道杨名时离任之日。保定巡道衙门前，黑压压的人群跪着。61岁花白胡子一把的杨名时，一再躬身揖手，人群就是不散。如果说杨名时大半生往来于南北东西，出入于考场宫闱，除了在河防工地上看到劳苦民工外，接触最多的还是士人官吏、



杨名时智审血鞋案

帝王贵胄，那么今天面对爱戴挽留自己的一大片乡绅和平民百姓，激动得热泪盈眶。但他皇命在身，必须劝阻。人群中有个有识之士想到这样的僵持场面会对杨名时不利，便登高大声劝慰：

“杨大人为大家伸冤平屈，惩治奸刁，大家自然感恩戴德，称赞为杨青天，包公再世，一点不假。但请愿保官是冒犯禁令的，而且贵州省正在为大军进藏筹措军粮，西南军务紧要，皇上信用杨大人担任贵州布政使重任，正是杨大人报效朝廷的时候。大家具保挽留，实在不妥。”

群众明白了利害关系，点头称是，便扶老携幼，依依不舍地散去。也有少数直接受到生死之恩的，哭着不肯离开，直到杨名时马车离城，才无可奈何地回家去。还有些把杨名时看作再生父母的群众索性赶到直隶巡抚、总督衙门旁，流着泪向进进出出的大小官员诉说臬台大恩大德，“杨大人不能走啊”，叩求他们为百姓向皇上请命。

三、李塹方苞赞名时

在杨名时离开直隶省保定巡道府的前夕，有一位年纪相仿的老儒慕名拜访他。这人是直隶省蠡县人，叫李塹。李塹不在仕途上务进，他只是个老举人。但他精于学术，年轻时受业于学者颜元，一生注重经世致用，践履笃行。他和老师颜元一样，不赞赏杨名时笃信的程朱理学，但佩服杨名时刚直廉明。他特地写了一篇千字《送杨公宾实贵州布政序》饯行。他在序中以在野者的口气进言：

“当今的政事，主要是钱粮和刑名两方面。布政使和按察使倒是要实实在在去做的。按察使奖善惩恶，关系到民风、政风；布政使着重在征收钱粮上要公平合理。说是这样说，好好差差事在人为。眼下杨公在巡道上平抑刑事后升迁到遥远的贵州。那里荒山僻壤，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只有一条路通云南。看来你去后，还要开辟荒岭，疏浚河道，稳定军队，安抚百姓，不仅仅是催粮收税了。”

杨名时恭和地回答：

“是这样。贵州前任巡抚刘荫枢招募流亡的当地人开荒种田，确有功劳。我到任后是应当咨询调查这样做的利弊，做出行动。”

刘荫枢敢于直谏。任贵州省巡抚时，曾上书康熙皇帝，提出不要对西藏准噶尔部用兵，违背圣意而被罚降职。杨名时肯定已被贬谪的官吏

的功绩，也可看出他的为人。

李埏辞别杨名时后，北上来到皇城，拜访时任礼部侍郎的文学家方苞。方苞比杨名时小七岁，两人的学术观点相近。方苞曾深受文字狱之苦，几遭杀身之祸，因而李埏同情和佩服方苞。李埏和方苞把酒畅谈起杨名时的为人。李埏先谈起了杨名时做巡道时的两则有趣的故事。一位显赫的直隶省总督（满族）做寿，宅第张灯结彩，布置得富丽堂皇。大大小小的下属官员穿着体面的朝服鱼贯而入。总督府和总督宅第就在保定城。杨名时本不喜欢迎奉，且公务缠身，只是官在巡道，职位要小几级，又同在一城，不得不跟随而入。群官只想着总督大人，没有在意杨名时的穿着。将要开宴坐桌敬酒时，一名坐在杨名时身旁的官员突然大声问道：

“嘿，我说杨道台，今天怎么只看见你一个人穿补服来贺喜？你看，大家都穿着朝服呢！”

惊得其他各桌席上的官员们都仰头起身看杨名时。

杨名时有点窘迫，婉转回答：

“我认为，朝服不可以轻用。”

朝服和补服都是清朝官员服装。朝服的打扮是，内穿下摆缀有水苍图纹的锦袍，外套一件比锦袍短一些的补服。补服又称补子，补子胸背上缀有矩形的图案。图案分文武两种，文官饰鸟，如一品饰仙鹤；武官饰兽，如一品饰麒麟。高品官员还要戴披领、挂珠和端罩。不同的官员饰不同的鸟兽，显示等级品位。清朝有极严格的规定：京官上朝、外官上任、拜牌、开印、封印、祭祀要穿外套补服、内穿锦袍的朝服。属官谒见、迎送上司，不许穿朝服，只许单穿补服，以突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这些典章，群官们都是清楚的。今天群官违章穿朝服贺上司，显然是为了讨好巴结，以图日后被提携举荐。

但见杨名时一个人只穿没有锦袍的补服，群官们自知违法失策，只怕日后哪个人告发起来，吃罪不起。于是群官们面面相觑，悄悄地离席脱去锦袍，叫手下人管着，再回席觥筹交错。总督佯装不知。

到了七八月，总督经不起暑热之侵，得起病来，病情不轻。几乎所有的下属官员，甚至在京师的绅耆、士人、商贾，纷纷在衙内、家里、店中设立佛堂道场，诵念佛经，为总督禳除灾祟，在京师简直风行一时。杨名时偏偏不去附和，自顾自办案。总督的毛病缓解后，大兴土木，建

造大乘庵，以感谢佛祖。大乘庵落成，举行隆重典礼。总督坐上八抬大轿，亲自上庵烧香。大乘庵外，搭起戏台，请来伶人表现杂剧，引得城乡观众人头济济，一派歌舞升平盛况。总督记得上次自己庆寿时，杨名时不肯随波逐流，这次便专门派了衙吏去邀请杨名时一起参加落成典礼。衙吏颠颠地去了三次，杨名时坚辞不去。总督恼怒，呵斥衙吏不会办事。衙吏第四次来到巡道衙署，双膝下跪，哭丧着脸哀求道：

“杨大人，我奉总督大人之命，已往返七八次了，还总得看在制台大人的面上去罢！”

“大乘庵落成，上香，看戏，这不是公事。”杨名时冷冷地回答后，依旧埋头批阅案卷。衙吏跪了好久好久，跪得腿脚酸麻，见杨名时铁石心肠，无动于衷，最后只得抹着眼泪回禀总督去了。

李塏老儒讲了这两个故事后，方苞笑笑，接口道：“这些事虽然显得杨宾实孤僻倔强，但也确实可以看出他办事出于公心，不掺私念。这还不能全部说明他的公心。我举一例，也很能说明问题。

“我曾知道宾实在南书房时，皇上说西洋三角算术很有道理，打算出典籍时附在《周易》后面，问他是否合适。宾实却说：‘西洋三角算术确实严密精细，但和伏羲、文王、孔子三位圣人创编的周易八卦不是同一体系，不必要比拟附属’。皇上听了觉得有理。

“又有一天，皇上在南书房用后人画的《河图》、《洛书》垂问宾实，有什么特色。宾实接过图符仔细看了一遍，奏答：‘以微臣看来，没有特色。’”

“从这两件和圣祖的对答中，我从入世以来，可以说还没有见过杨宾实那样坦诚耿介的人。”

李塏和方苞讲了这些见闻故事，称赞杨名时的秉公为人。接着，无官无忌的李塏对方苞尖锐地指出：当今皇上倡导的道学：仅可自治而不能及人，仅可著书立言而不能勒功树业，大胆地斥责“圣经之‘明德亲民’为虚语矣”。热情地赞扬杨名时虽信仰道学而不是“纸上圣贤，口角道德”，“是万世可传可法者也”。

第十章 赴任贵州布政使

一、懿行嘉言故乡情

康熙五十九年(1720)春天,61岁的杨名时辞别帝京,乘驿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赴任贵州布政使。七月初,顺道回到江阴故里。

杨名时回家后,先到家庙饌祭先祖、父母,再一一祭扫先祖、父母茔墓,最后祭扫原聘夫人赵氏墓。他看着田间赵氏土坟野草青青,格外悲切。四十年来,杨名时梦魂一直萦绕着仅见一面的赵小姐。每年家祭,他和刘夫人总忘不了在祭桌上为她放上一副盂筷。自从他14岁时,父母为他聘了小一岁的赵小姐为未婚妻之后,只因男女授受不亲,双方一直没有见过面。杨名时到了21岁婚娶的年龄,不料赵小姐得了急病。母亲许氏赶紧叫名时去见上一面。杨名时由悲伤的赵母陪着,战战兢兢进入闺房,躬身叫一声“小姐”,憔悴的赵小姐在床上启唇颤声应答“官人”。两双泪眼对视。顷刻,赵小姐闭眸溘逝。这一刻,杨名时终身难忘。从此,他悲悯苦读,而误食毒汤,生理受到严重残害。她若不死,杨名时就不会有秘不告人的人生痛苦。这位悲天怜人的花甲老人,此时此刻,唯有改善她的茔墓方能寄托哀思。杨名时就向陪同的赵小姐弟弟赵玉圃提出:这样简陋的土坟不足以作为她的幽宅,要迁到高爽的山坡上。于是,杨名时拿出几千枚铜钱,在八月廿二把赵氏墓迁到附近的歆山阳坡上。他又深情地撰写二百多字的《原聘夫人赵氏墓碣》,在新坟地上竖碑,亲手栽上松树、楸树,祈祷树繁叶茂,魂魄跟随着他。

杨名时迁坟完毕以后,听说附近的花山东面有个江阴先贤名宦邱崇墓,墓旁还有祭祀邱崇的劝忠寺。杨名时对江阴乡贤名宦,惺惺惜惺惺,向来很崇敬,从写《徐霞客游记序》到写《东兴缪氏族谱序》,只要有机会,就会关注。杨名时便寻访起丘崇墓和劝忠寺来。

邱崇是南宋隆兴元年探花,先后任知县、知府、转运副使、户部侍

郎、刑部尚书，最后官至枢密院同知，相当于现代中央军委副主席。邱崇是一位抗金英雄，善于作词，政治主张和辛弃疾相同。邱崇官做得比辛弃疾大，而辛弃疾文学名声比邱崇响。他两人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辛弃疾一阕名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是赠给邱崇的。

杨名时在山麓乱草杂林间转来转去没有寻到墓寺，“怅惘叹息”怀疑被湮没了。他不死心，再找，终于在乱石野草丛中寻到一座荒坟，从墓碑上认出是“忠定公邱崇之墓”。墓地下坡有一座建筑，杨名时认定是劝忠寺。就近一看，竟然“檐楹坏缺，碑碣残断”，而且劝忠寺被几个僧人占据，“劝忠寺”改成了“白云庵”。杨名时又顿生感慨，生出许多凄凉：这难道是英雄末路吗？

杨名时回到江阴城里，进入县衙，向县令叶绍芳提出修葺邱崇墓，恢复劝忠寺。县令和在座的县丞、训导、典史、守备都一致赞成。县令当即拍板，择日到现场勘察，出钱修复，明确地盘，叫邱崇后裔代去看守。杨名时的主张很快落实。杨名时到了贵州后，收到邱崇后代的来信。信上深表感恩，请求杨大人写一篇文章，刻成石碑，教育后人。杨名时欣然命笔，写了《复劝忠寺记》。先述说邱公忠良，再说墓寺荒芜和整修经过，最后感慨道：“昭忠而教孝，甚盛事也。”

二、资助儒教育子孙

杨名时家乡之行，在他到云南任巡抚期间，还有两件值得一提，现提前一并记之。这两件都是支持儒学教育的事。第一件是写了一篇类似《复劝忠寺记》的文章《复吴公祀田记》。

江阴文庙学宫的西斋，曾经是祭祀明朝江阴训导吴文誉的地方。吴文誉是浙江归安人，在江阴学宫执教，道德文章都很好。他去世以后，秀才、士绅都很怀念他。江南学政骆駉顺从民意，置祭田十亩，用祭田的收入，让秀才祭祀吴文誉。但是，租种祭田的佃户竟然私卖祭田，断了祭祀香火的来源，秀才们愤愤不平。在后来的江南学政郑任钥的关心下，时任江阴知县叶绍芳收回了祭田。秀才们很高兴，和他们的训导常熟人潘谦光，教谕吴县人王奔章一起商议，应该请权威人士来写篇文章记录这件事。他们马上想到云南巡抚杨名时能主张正义，已有《复劝忠寺记》先例。学宫是杨名时的母校，他又是邑人中官职最高的。于是他



寻邱崇墓

们修书一封，驿传到昆明，请求他为这件事写篇纪念文章。杨名时推崇儒学，觉得知县叶绍芳在恢复劝忠寺事件中态度鲜明，在收复祭田这件事上行动果断，“为宰有惠政，且能振起学校”，就乐意写了三百多字的《复吴公祀田记》，传回江阴。秀才们便把它刻成石碑，竖在学宫内。

第二件嘉行是捐银大修江阴学宫。江阴学宫在明朝初年兴建。明末清初，在清军攻城，义民守城的八十一天战火中毁坏。后来在顺治、康熙年间修缮过。到了雍正四年（1726），地方决定大修学宫，向已是兵部尚书衔云贵总督的杨名时报告这件事。杨名时二话没说，就捐出俸银一千两，学宫得以整修一新。

杨名时关心家乡公益事业，对后代有深远影响。他的嗣子杨应询一直跟着他，没有做过官。杨应询有很多义举善事，在江阴威望很高。乾隆二十年（1755），江阴发生大饥荒，饿死很多人，第二年发生大瘟疫，病死很多人。连续两年灾难，米价大涨，民不聊生。杨应询日夜忙于平价粿米，设棚卖粥，施药治病，赈灾救济，救活了许多穷人。澄江书院地方狭窄，难以施展，江苏学政李因培就和他商量解决办法。杨应询就带头并发动士绅捐资，征买土地，建造新舍，提高教师待遇，还购买经书史书，扩充设备。澄江书院后来改为暨阳书院。祭祀抗清领袖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的三公祠，在乾隆八年建成，并有祭田，收入作为祭祀资费。因三公祠是在阎应元遇难就义的栖霞庵基础上建成的，后来个别无赖小人为了私利，拉一批地痞流氓要毁祠还庵，气焰嚣张。杨应询激于义愤，约同众秀才打官司，取得胜利。

三、布政未几升巡抚

杨名时抓紧时间处理完家事和地方事务以后，便从江阴黄田港登上官船，沿着长江西进，一路经过镇江、江宁、池州、安庆、九江、黄州、武昌、岳州诸府，进入浩渺的洞庭湖，出常德府后经沅江到达贵州省贵阳城，历时一个半月。同行的除了夫人刘氏、妾徐氏、小妾外，还有嗣子杨应询和堂兄杨名炯。

一到贵阳，正遇上秋闱。杨名时便被总督临时抽调，担任贵州乡试考官。他一如顺天学政、陕西乡试主考官，仔细批阅试卷。放榜后，考官们吃惊地发现，试卷上代号为“戎字十三号”的秀才名列黄榜，但核

对下来，这名新举人原来在花名册上的正确代号是“成字十三号”。怎么办，要不要纠正？几位考官说道：“啊呀，戎和成只是一笔之误，他又不是文章做得不好，我们是根据他的文章录取的。将错就错算了。”一本正经的杨名时力排众议，亟力主张不可将错就错：“他文章是做得不差；但他竟然把自己的编号都录错了，这个失误是不能宽恕的。”杨名时为慎重起见，专门为这件事上疏朝廷。仅高兴了几个月的那位新举人最终被刷掉，黜为秀才。

乡试差事结束不久，布政使工作刚刚开始，这年冬季，杨名时突然接到圣旨：

“皇帝敕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名时，兹命尔巡抚云南，兼建昌、毕节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兼督川、贵兵饷。驻扎云南府。专理该管地方举劾文职贤否、粮饷、刑名一切民事。尔宜宣布德意，抚安人民，约束衙门员役，使之恪遵法纪，毋致作弊生事，扰害兵民。操练兵马，修浚城池，询访民瘼，禁戢（收敛）奸顽，勘袭土舍事情。所属地方应征应免钱粮，皆照户部题过新定经制，遵行晓谕。仍细加体察，如有司各官蠹隳重收，借端科派，参奏处治。严飭所属察解逃人。凡地方利弊，有可苏息民困、振饬维新者，逐件条奏，请旨施行。备储之计，如常平社仓等事，责令有司力行修举。境内逃丁、荒粮，责成道府转行有司，从实查核造册。开报应蠲（免去）豁者，奏请蠲豁。一面晓谕招徕，劝课农种，严禁滥征侵占，使民人乐业。毋庸有司将现存人户概派赔包，以致重累黎民。所属司道以下各官，果有真心任事、廉能著效者，即据实举荐；如粉饰欺伪，贪酷殃民，庸懦溺职者，不时参奏。副将以下武职，听尔节制，并该管防守地方，剿御贼寇、提调兵马、举劾武职贤否一切军务，俱会同总督、提督行。如有武官骚扰地方、扰害良民、纵兵抢掠及隐匿贼情不报等事，听尔会同总督、提督纠参，从重治罪。尔仍听总督节制。敕中开载未尽事宜，听尔详酌施行。终将行过事迹及兵饷、钱粮造册送部考察。尔受兹委任，须持廉秉公，殚心竭力，以副委任。如怠玩废弛，贪黷乖张，贻误地方，责有所归。尔其慎之。故谕。”

实际做了几个月布政使的杨名时伏地跪听完长篇圣旨。从巡道到布政使，从布政使到巡抚，一年内连升三级，他衷心感激康熙皇帝的信任重用，连呼“皇上万岁万万岁”，起身接旨。这次他要接替云南巡抚甘国璧。

杨名时向贵州布政使司官吏交代好事务，和家人打点行装，自己和嗣子骑马，家人坐马车，踏着驿马古道，向西南昆明行进。一路上只见高山峻岭、山多河少，和江南田多山小、河流交织的景象大相径庭。这里草棚简陋破败民居，比江南穷多了。天气变化不断，但总的感觉气温在慢慢地暖和起来。杨名时经过安顺、普安，到云南界，又经曲靖，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在康熙六十年仲春到达云南省城昆明。

第十一章 云南巡抚（一）

一、军务赞理年羹尧

康熙皇帝为什么这么快提升贵州布政使杨名时任云南巡抚？原来，朝廷正在统一西藏的用兵之中。康熙皇帝要选用得力而廉明的官员加强西藏外围的后勤力量。杨名时先升为贵州布政使，再升为云南巡抚，正是在这样的军事背景下被任用的。

当时，负责四川防务的四川总督年羹尧受命支援定西将军噶尔弼进军西藏，征讨准噶尔部大策零敦多布。年羹尧从四川取道云南，驻扎云南昆明，等待皇帝的军令。杨名时主动配合，先撤出巡抚衙署厅堂主房，让年将军和副将、校官居住，自己则住到副房里。又拿出官银建造了一百几十间平房，给年总督做营房和屯贮粮草。并供给军粮，而不去额外向百姓催派钱粮。杨名时还下令按察使派属员在昆明城里日夜巡查，维护军民关系，依法惩处违章肇事人员。当地百姓帮助运输军粮物资的，杨名时按运输数量和路程照样付给运输费。因此，大军到达云南后，百姓村寨没有受到骚扰，没有过多增加负担。

噶尔弼攻下拉萨后，年羹尧挥师返回云南。杨名时热情地犒劳大军，治疗伤员，免去军马死亡的赔偿。按照军令，战马在行军途中死亡，骑兵要负责赔偿。杨名时及时向朝廷呈札子《请免满兵马匹》。札子中说，自从康熙五十八年江浙满兵进驻云南后，准备进军西藏。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省的总督、巡抚共捐助八千匹马。这么多马运到云南，经历了山路险峻和大热天，再从云南运到西藏，又经历了雪山严寒和乱石流沙，甚至毫无水草之地，等到大军进藏凯旋而归，这一往一来，八千匹马死伤倒毙，所剩无几。其间又在剑川购买一千二百匹补充接济，勉强缓解了回师的脚力。这些幸存下来的马匹，就分发给四省做驿马，满兵也不要承担死马的赔偿了。

年羹尧对杨名时的后勤供应工作很满意。杨名时对年羹尧的勇武也很佩服。以至后来雍正皇帝要杀年羹尧，杨名时以年羹尧功大于过而上疏回护，遭到雍正皇帝的嗤责。这是后话。

赞理军务、筹措军粮是巡抚的重要职责。杨名时到云南任巡抚不久就了解到，驻军收购军粮弊病深重，农民苦不堪言。全省驻守的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各级军官和率领的步骑兵丁，总计四万多名，一年内各府州县衙要供应大米十四万多石。有的州县当年军粮不足供应，不得不到附近州县收购调剂。调剂不足，又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调运，而到远地运输非常困难。以前在兵多粮少的地方设立召买所，让远近百姓卖粮，贮进仓库。这本是方便军民的好办法，但施行时间一长，害民的事就冒出来了。农民运粮途中，被道道关口克扣，以致召买所收不到粮。有的头人把农民卖的米、卖米获得的钱扣下来，抵作所欠的所谓公费。杨名时便起草《永禁召买》告示，移文各府州县，废除召买，保护农民利益。

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杨名时向康熙帝呈上《请定兵粮本折》疏。他请示说，云南山高路险，不通舟楫，百姓缴军粮，运输很是艰难。前任巡抚试行百姓在四年中，三年缴粮，一年以粮折成银两交纳。但百姓在三年里缴粮还是很困难。现改成一年四季中，百姓缴春、夏、秋三季粮，而冬季缴银。军队冬季军粮，可在秋季由官仓预先供给，这样军民相对都会方便些。圣旨下达，同意照办。

二、银盐整治除民瘼

云南是银、铜、铁、铅、盐等矿产大省，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也成为贪官污吏染指所在。先说银矿。多年以来，地方官府拼命征收银税，银矿工人只得竭泽而渔，加倍开采，以增加产量来应付官府的盘剥。久而久之，银矿资源衰竭，而官府照旧不顾一切地征税。负责管理银矿的小吏完不成上司的征税任务，遭致罢官撤职，不少新任的厂吏把管理银矿视为畏途。杨名时深入各矿区巡视调查，向朝廷上呈《酌剂厂务》札子。首先提出，对费用大、收益小的武定狮子厂、楚雄广运厂和新开采的临安祝箐厂建议封闭，不再开采。接着提出，改块块管理为条线管理，建议朝廷派一名道员总理各厂，按实际产量征收银税，使富

矿、贫矿的税收大致合理。奏章得到朝廷准允。

再说井盐。杨名时得知，云南全省有九个井盐开采，其中黑井规模最大，产盐也多。但黑井经常出现挪用、拖欠盐税的问题，假称是盐井塌方造成的。为了整治，过去在昆明设立了购销总店，这样总店有了向全省小商贩批发食盐的权利，而短斤缺两、价格昂贵也就滋生了。因为过去发生了重大贪污案，盐政亏空，无法抵补，前任巡抚佟毓秀就采取了煎盐定额之外临时加煎井盐的办法，造成盐工劳苦不堪。负责黑井的人为讨好巡抚，弄虚作假，指使盐工在煮盐时拌和泥土，泥土多时占到十分之三，实在太坑害百姓了。后来甘国璧巡抚到任后，严令禁止拌泥作假。由于加煎井盐以后，盐多了卖不掉，地方上又定出了按人口供盐的办法，名叫烟户盐。州县官勒令各里长、保长总领，再分发给烟户购买。烟户百姓吃不了这么多，用每斤三分七厘银买的盐，不得不用一分六厘银贱卖掉。这样日朘（剥削）月削，烟户像受到鞭打、身枷镣铐一样痛楚，不得不鬻妻卖子，偿还买盐的债务，刀刺上吊而死的穷人年年都有。而一些经济较好的烟户乘机廉价收购贱价盐，再到街市上出售。然而这些人也不得安宁，强横暴戾的衙役吓唬他们贩卖私盐，从中敲诈勒索。

杨名时又经司道方面报告得知，昆明总店经常用大秤称盐，大戥子称银，名义上每担盐批发价三两一钱银，实际上要三两三四钱。而且，总店役吏在装盐、称盐、报斤时上下串通一气，实际上每担盐只有五六十斤，顶多到七八十斤。这些可怜的盐铺、小贩受到克扣银两、缺盐短斤之后，又不得不在零售时抬价。杨名时惊叹：“安能禁盐价之不高昂邪？此诸弊深足病灶（煮盐工）困民。”

于是，杨名时起草《永禁加煎压散等弊》通告全省，在列举加煎余盐、压迫广大散烟户等弊端后申明：凡抚属军民、灶户以及昆明总店商役、盐铺、盐贩人等，今后各井灶户煮盐，完成正额之外，加煮余盐只是支付盐井伙食、柴草费用，至于以抵补所谓盐政亏空以及五花八门的支出来加煮井盐，本都院尽力革除，不留尾巴，减轻灶民的深重劳苦。正额的盐不准和泥，必须干净。如违反，一旦查出，坚决治罪。如果还有地方官再把井盐责令乡保派派给百姓购买，百姓可以到本都院辕门击鼓告状，本院以官员贪污题参，乡保等立即捉拿，乱棍打死。广大百姓不必忍气吞声，甘受盘剥。还有，盐铺、小贩到省城总店批购食盐，按

定价每担付银三两一钱，另得称头盐（损耗盐）十斤。如果总店商役多索银两或者短斤缺两，不给称头盐，盐铺、小贩可以到辕门喊冤申诉。本都院立即捉拿商役，依法惩处。本都院也要告诫盐铺、小贩，本都院不是不知道小商小贩只是得些微利，以养家活口。但你们也要知道，你们卖盐后扣去损耗，每斤成本不过三分，在市场零售时多出三四厘也足够了，何必每斤贵到制钱五十二三四五文，折合银子四分之外呢？称盐以秤十六两为标准，每斤卖四十五文，不许多卖，违者亦要追究。

三、澄清吏治保民安

杨名时莅任云南巡抚后，以“肃法为先”、“吏治澄清”，首先向各级下属颁发《通行禁令示》十条。一、每月初一和十五，向属员和民众宣读皇上谕旨和法令，并要公布于众，做到家喻户晓。力行有效的推荐提拔，懈怠塞责的追究。二、府州县官吏和地方游击、守备军官要和睦相处，互相协助，不得挟私庇护。三、严格遵照户部规定征收钱粮，不许假借公费名色，加重火耗（附加税），滥派横征，勒取陋规。使民生有起色，道路无怨嗟。执行的奖掖，抗令的一经被告发，就飞报参劾。衙役胥吏立毙杖下。四、严格按照户部颁发的斗斛计量征收秋粮，不许私做大斛来勒索所谓损耗费，如果胆敢违令，立即捉拿查处。五、人命关系重大，要严格验尸。有些州县验尸，书吏往往远离尸体，任凭仵作喝报伤痕死因。命案报官之日，县官务必亲临现场，逼近尸体查看，不许随便委派佐僚充任。仵作更要详细验明真伤，尸身穿什么衣服鞋袜，裙子完整不完整，以及胡须、疤痕等，都要细细记录。至于投水、服毒自杀，验明即令收殓；若有人借故停尸闹事，也要重处。六、盗贼对百姓危害很大，地方官员应该重视缉捕。如果有案不查、不报，或者真盗逍遥法外，百姓反被诬告，逼打成招，要严加查处。七、禁止赌博，以此减少偷盗根源。虽然以前禁赌的条例很严，禁令不断，但赌风还是不绝。主要原因是地方官清查、处罚不力。今后必须加大查抓力度，从重治罪。八、云南省有些无赖凶徒以及驻军的子弟酗酒撒泼，凌辱欺侮善良百姓，行为十分可恶。对肇事者要严加追查。九、地方官应当依法受理诉讼，严厉追究诬告诽谤、越级诉讼。十、严禁没有审理权的副职官吏、差役为贪婪钱财接讼审理。一经查实，以渎职罪论处。

《通行禁令示》发出后，整顿吏治、严肃法纪的一件件专项告示不断发出。其中最为百姓关心的是整顿公件。云南地处边陲，交通阻隔，流官、土司混杂，天高皇帝远，向来课税混乱。老百姓除了每年交纳公粮外，还要交纳官府派下的“公件”。所谓“公件”，就是官府的办公费用和官府为百姓办的公益事业费用。各级衙门小官吏骑马坐车，直驱各镇各村，鸣锣贴告示，大喊“公件”，向各家各户滥派名目繁多的费用，一年下来，杨名时统计摊派的额外“公件”的收入不下三四十万两白银。杨名时核定各府各州各县各司、道合理“公件”，行文各衙门，严令“不得丝毫苛派”。杨名时又把核定的“公件”命人“勒石晓谕”，百姓看了，奔走相告，“民困大苏”。

为整顿“公件”，杨名时在康熙六十年公布《禁编审积弊示》，就是查禁户口编审中积弊的通告。

按前清规定，全国五年编审一次户口，登记新生男丁，注销死亡男丁，妇女不统计。在康熙五十五年，户部颁布命令，行文各省，规定每户人家原有完粮纳税男人，五年内已经死亡的即予注销，原有男人数量，可以由新增男人顶补；顶补不足的，可以由亲戚中男人顶补；顶补又不足的，可以由同甲同图（满族）中完粮纳税多的人家男人顶补。顶补之后，多出的男人编入滋生册上报。

巡抚杨名时查访到，在康熙六十年云南户口编审中，有的里长、甲长徇私舞弊，卖富差贫。有钱的出钱买通就注销；无钱的不注销，死人照样要完粮纳税。更为严重的，负责编审的布政使司假借编审名义，向各州府县索取银两，大的州县要四五十两，小的也要二三十两。各州县官再加额摊派到里甲，里甲长再加额分摊到各户头上。还有广南等府州县拒不编审。凡此种种，弊病由来已久。杨名时在通告中严肃指出：

“抚属官吏绅士军民人等，悉知本年编审务宜秉公清编，其丁册内有老故逃亡者，悉予开除，将少壮成丁者查明顶补。不许仍前草率，卖富差贫，贻累包赔。仍预先出示，届期即审。毋令里民在城守候，并不许差役下乡催取草册扰民。至一切造册纸张，俱各捐备，不许指称造册名色以及司房使费，科派里民。如敢故违，一经访闻，官参役处，决不姑贷。”

四、减轻徭役解民累

云南一省，听从官吏随意无偿调遣的男丁差役特别多。省城昆明更为严重，差役众多，差事频繁，过去就有五塘听差陋习。所谓塘，就是前清设立的交通邮递机构，五塘，就是这样的机构有五处。文件书信、货物杂件，都要听差靠双脚去运送。听差们六天轮值，辛苦疲劳，而他们向官府缴的一切钱粮，即所谓公件，一律照样缴纳。前任巡抚虽下令革除，但杨名时发觉五塘听差依旧存在。富人可以出钱抵差，穷人只好以身服役。杨名时查实后，起草《革除听塘示》，吩咐书吏抄写，张贴在四城门交通要道。并下发各府州县，广泛告示。

《革除听塘示》指出：省城所在的昆明县农民一年除了交公粮八千七百多石之外，不再承担额外差役。凡是在书院田、堡佚田、铺习田、监狱田、掩骨会田、观场田、育婴堂田、府县义学田、水冲田从事种菜、种藕、养鱼、打柴、挖煤、开闸等业的无田户，公粮、差役等都予以免除。至于官家，本来并没有优惠的先例，但他们大多侨居云南边陲，则按级别优惠。翰林、游击、守备、知县、教官公粮全免。文武举人、贡生等免去公粮四分之三，监生、生员免去一半。以上专指本人，不包揽亲族。差役、做官的免去四分之一，如有包揽亲族，革职不饶。和尚、道士，不耕不织，和百姓一样当分内差。额外摊派的五塘听差，实在是百姓的大负担，永远革除。如果还有不法之徒从中包揽、衙役参与，坚决捉拿处死。若为官的阳奉阴违，则旋即飞报朝廷处置。

杨名时再到全省各地巡察，发现滥用民佚、苦服徭役的弊病普遍存在。云南山高路险平地稀，河少水急舟楫绝，一切交通全靠马匹人力，使用堡佚、民佚作力役相沿成习。明朝时，官方本来也根据路途远近险夷和负荷轻重，规定运费。明末清初以来，规定废弛，堡佚、民佚苦不堪言。府州县衙、院司道站，还有驻地军队，不论公事私事，动辄用堡佚，堡佚不够拉民佚。衙役们常常克扣运费，还叱令堡佚、民佚供应伙食，剥削无厌。原来铺、司就设有传递公文의差役。州官、府官、县官要到府衙、省城，就责令铺、司差役背着包裹行李，敲锣打鼓做前导，自己骑着马耀武扬威。途中在驿站、旅店住宿后，命令差佚遛马喂料、

革除聽塘示

為永革聽塘積弊以蘇民困事照得昆明二邑
會差役殷繁向立五塘聽差大為民累
而一切公件仍令聽塘供應是名革而實未革
該縣設立號簿案月稽核終循陋例六日一
役包攬較之從前雖為稍減而其間或多或少
貧那移隱閃之弊仍多查所辦一切公事
起送文武兩關鞭脊城池監役革夫工價輪夫
項皆不可少者若徒事除革而不為計久遠



減輕徭役解民累

煮汤做饭，花样百出。即使将校军官也不无滥用民伕。可怜民伕一旦劳累走慢，就要遭受吆喝骂骂、扬鞭抽打。

哨兵，明朝后期由充军的罪犯充当，也只在军队里有，后来也废止了。杨名时看到，昆明迤东偶有存在，昆明迤西则不但不除，哨所还设有哨长。他们凡是遇到大官要经过，就在驿道上搭起盖篷，敲梆迎候。还有，官府要护送兵饷、押送罪犯，都命令哨兵承担。这些哨兵实际是罪犯和穷苦民伕充当。按规定，护送兵饷和押送罪犯，由衙门派公差、军队派士兵，哪里用得到叫哨兵、民伕去做？更有甚者，一到旅店，勒令民伕出钱供给酒肉饭菜。各衙门差役出门办事，每过村寨，吆五喝六，强迫民伕背行李，勒索酒钱。还有，各路防汛的兵丁调防，一路上也要强拉民伕抬运行李杂物，窜到村庄里索要酒饭银钱。

各个府官、州官、县官更是不得了，每次到省城，为了摆阔气，强派民伕自带干粮，跟着抬送箱笼。广南府的军官到省城，指令知府派人护送到弥勒湾路，要经过四个驿站，每站男人、女人来回侍候。雍正元年（1723）秋天，邓川州知州滥用男伕，男伕不够，就压派妇女。州官丧尽廉耻，在妇女面颊上凶狠地烙上印，使她们逃脱不了。临安府所属的曲江司还有一种叫包当伕的，是一伙横行曲江，揽包民伕的狐群狗党。他们勾结官府，先揽收公差，再狐假虎威，窜村转寨，指一派十，诱骗哄吓，强拉硬扯村民服劳役、当苦差，从中榨取血汗钱。澄江府所属的路南州还有一种叫预备伕的，是以前由吴三桂为运输铜矿而设立，而今吴三桂已被肃清，没有运铜劳役。但州官还是借预备伕的名堂滥用民伕，胥役向役伕勒索银子进腰包。

杨名时在雍正二年颁布《饬定夫徭示》，列举云南各地滥用、勒索民伕，农民不堪徭役重负的种种触目惊心的事实后，在告示中严飭：

“此等苦果，窃恐闻见未真，今体察悉真，良用惻然。若不严用禁革，民困何以得苏？除移咨督部院提督各镇会飭，并行司道严查禁革外，合行刊榜晓谕……查察如有阳奉阴违，仍踵前弊，一经查闻，武则咨移提镇，会查拿究；文则特疏纠参拟。本都院志在恤民，唯知执法，勿以具文（空文）视之。”

第十二章 云南巡抚（二）

一、征粮除弊保民生

民以食为天。云南八十万黎民赖以生存的头等大事就是有米吃。巡抚杨名时在云南推行储仓法：官府在丰年向农民按公件征纳钱粮之外，同时收购农民多余的大米，一起输入官仓。在灾年把仓米平价卖给农民，让农民度过饥荒，并少征、不征钱粮，在来年农民有收成时再补征钱粮。在实行中，杨名时很快查实许多官吏在农民完粮时千方百计地压价和克扣。杨名时先后出台《禁短价买米示》、《禁收粮痼弊檄》。杨名时严厉批评县衙门：

云南省每年到了征收粮米的时候，负责收粮的大多是奸猾老练的胥役，他们看到农民运米到仓库，先要勒索使用钱。农民如若不给，就吹胡子瞪眼，指责米不干净，赶紧运回去用筛子筛干净、用簸箕簸清爽再来。这些胥役哪管贫穷百姓肩挑背驮着翻山越岭来交粮的辛苦。于是，农民只得忍气吞声送上铜钱才算过关。在量米时，胥役竟然不用烙有大清印鉴的官斗，而用私造的大斗。每量一斗米，不是用尺子掠平，而是故意把米淋得尖尖的，淋的时候还故意用脚踢斗，许多米溢散在地上，又不准农户用笊帚扫回。可怜“小民纳米，费倍正价，不得不折交蠹棍”。记账的书吏、量米的役吏和管仓库的差役往往是同党同伙，串通一气，设立圈套，使交粮农户敢怒而不敢言。

杨名时警告：“抚属收粮官役并里户人等，知悉买补还仓米石，俱照市价平买，务用制斛斗平量平挡，不许淋尖踢斛，地盘余米听民扫回，不许拦阻。其米随到随收，不许刁难措勒、需索使用银钱。其无米之家，不许摊派压赔。如敢故违，准许受害人即时赴辕呈控，以凭立拿尽法究处。”

杨名时在康熙六十年（1721）秋天又出台《飭议平糶檄》给各级官



剋扣农户

府，指出今年夏季很多地方遭受严重干旱，虽不成灾，但秋粮必然歉收。明年春季正月、二月青黄不接的时候，米价肯定昂贵，小民吃饭会很艰难。今年应当紧急调剂粮食，以避免百姓来年逃荒，离乡背井。通令司道官吏，遵照来文，把仓储粮食照市价再酌量减价，平糶给百姓，无钱买米的贫苦农先由乡保、邻里做担保，少量借给。至于鳏寡孤独，尤其要关心借给，到秋收照数还仓。

杨名时在康熙六十一年春季又向各级官府行文《禁止遏籴檄》。檄文说，稻米是百姓日用生活必需品，民间买卖稻米属于正常，岂能阻止、压迫百姓？本都院因为去年云南省歉收，担忧小民缺粮，便檄行各府州县，把官仓米减价平糶，以及酌量借给穷人。现在，凡是家有积米，鼓励随时出糶，以恩惠一方百姓。如果囤积居奇，企图高价出售，或者有奸商不法之徒，趁春荒之机阻拦米谷出县出府运外地，都是违反法纪行为，必须查处。

杨名时在康熙六十一年还向各级官府下行《行查赋役檄》。他目睹吏治混乱，民生艰难的状况，怀着沉重的心情说：

云南省在国家西南极边，偏僻荒远，山地贫瘠。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很多地方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祖祖辈辈这样苦过来。本都院奉旨从贵州到云南来，一路上看到简陋的草棚，看到许多妇女、小孩，衣衫褴褛，身无完衣。看了实在令人陡生怜悯之情。我沉痛地自忖，当地监司、牧守、县令，应当努力改变百姓的穷苦，让他们慢慢地有饭吃、有衣穿。转眼间在云南一年过去了。我到各地巡查，了解到全省百姓的粮赋、劳役最为不均。官吏们借公滥派，已经成为痼疾。应该把它革除，去做地方应该兴办的事。全部责成各级衙门去办，势必难以实行，时间一长又要强行摊派。看来要考虑一种行之有效的协调制约的办法，使官民两方面都感到便利。

例如，昆明的五塘听差，过去一直是民间大累。现在按照每户应完钱粮来核定每户应出多少徭役费。自从通告张贴以后，没过几天，城乡的绅士、平民百姓，都奔走相告，多数人拥护。甚至在深山里生活的老叟、老妪手搭凉棚，望着苍天喊道：有生以来苦了一辈子，到今天终于拨开乌云看到了青天太阳。苗寨的苗民们载歌载舞，男人们吹起芦笙，欢庆的浪潮从城市一直传到四郊各县。

这说明，弊病是可以革除的。特颁此牌，各府速速传达到各州县，

各县把本县征召钱粮总数写明。征粮要分项明确民粮多少石、军粮多少石，再分出收夏粮多少石、秋粮多少石，不能混淆。具体分解到什么里什么乡什么坊所，负责的头人签好名、造好明细册，一并申报巡抚衙院。

二、饬戒盐道查盐弊

米谷是云南百姓生存之本，而食盐在云南也是民生大计。云南没有海盐，只产井盐。井盐来之不易，需要开井，提取卤水，由灶丁用柴薪在大锅里煮煎而成，因而生产成本高，加上高山峻岭，运输极不方便，因而价格昂贵。江阴有位比杨名时早一辈的同乡学者陈鼎，少年入滇，写了很多游记，有篇《滇黔土司婚礼记》写道：“清顺治末年，滇黔薪粒（柴米）价低，而盐值最昂，石（十斗）值白金一斤，终岁咽淡。”由此可见，云南食盐之贵。云南专门设立盐道官，主管全省井盐，官采官销，每年征收盐税二十多万两白银，成为全省和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大大小小的盐官役吏贪污盐税、开私井私分、压榨灶丁和广大人民，官逼民反的事常有发生。

杨名时一到云南，就看到盐业弊端丛生。他经常巡查大小盐井，不断行文整饬。在两三年内，先后发出《行查抵补檄》、《再行查抵补檄》、《驳黑井檄》、《饬查余盐檄》、《饬盐道檄》、《饬查白井檄》、《禁收盐积弊檄》、《平盐价檄》、《饬清积欠檄》等等。

尽管三令五申，盐道还是阳奉阴违，千方百计企图蒙骗新巡抚杨名时。康熙六十年七月初三，杨名时把盐道召到都院（巡抚衙署），责问道：

“黑井之外的新井是怎么回事？你如实禀来！”

盐回答道：“这新井原来并不是入编的官井，乃是前任巡抚甘大人在康熙五十四年命令开的井。每年，东、复、大三井灶户从盐道钱库里预借银款做工本费，用来煎新井之盐，再把盐运到省城总店经销，所得盐款部分偿还借款，部分抵补积年亏空。”

杨名时反驳道：“并非这回事！据我查实，这新井是前院甘大人委托大理府同知沈懋价，从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挖起，到五十五年三月挖成。是一百名黑井盐丁代煎，核定每月煎盐八万多斤，每月每丁领卤水一百桶，煎两灶，一年应该交盐一百万斤。确实从道库预付工本银，但

是给黑井一百盐丁煎的，并没有给东、复、大三井灶户承领，这有前任提举丁湏所呈印折为凭，证据确凿。这和你讲的完全两样了！”

盐道在事实面前，脸白一阵红一阵，只得吞吞吐吐地承认：“这新井是黑井的私井。”

“新井之外，还有私井，”杨名时铁板着脸追问，“这些井名叫什么？坐落在哪里？哪年开挖？哪官指使的？出卤多少、煎盐多少？是什么原因隐匿不报？你作为一省盐政主官，要逐一据实详细重新报告，不要重犯私开盐井的错误！”

盐道支吾着应诺作书面报告。杨名时说：“你再讲下去。”

盐道自忖，反正前任巡抚甘国璧已经离任远去，量你新巡抚无法和他核对，于是便胡诌一气，把责任推到甘巡抚身上，就说道：“康熙五十七年十月，我到任后，查下来盐税亏空很多，且大都无法落实追究。无奈之下，我在省城布政使司和司道们一起商定，请甘大人退还新井，交给本道直接管理，照常发给工本费，盐卖总店，得款用来抵补积年亏空和衙门公费。甘巡抚同意这样做，并有批文在案。”

杨名时反驳道：“经查，康熙五十七年在省司道会议上，议定把工本费交给你新盐道，你再交给新井，由你负责煎盐两百四十三万斤，卖价银六万三千多两，把其中两千六百两归还工本费，三万七千多两抵补亏空税，大致三年内完全可以补完欠税。前两院文件在案，并没有说把新井退出交给你，由你来发工本费。这和你讲的又不同了。”

盐道理屈词穷，捏造说：“康熙五十八年，本道发工本费煎盐八十万斤，五十九年刚运到省城，就接到甘巡抚来文说：‘这新井原是我开的，你把运销的八十万斤卖价仍交给我用，以后煎的盐再补盐税缺额。’我不得不照办。这事曾在月报册内写明。”

杨名时一听盐道继续在撒谎，怒道：“胡说！这盐原来议定是抵补亏空税的。前两院既然批文确定，岂肯更改，把卖价不作公款之理？况且补税款是许多官员商量敲定的，有案可查。你说八十万斤卖价交给前院，有何书面凭证？你说月报册内写明，你难道不知道上月月报册，规定在下月上旬呈报？如果说有呈报，就应该在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上旬，前院在任的时候册报立案，怎么会拖到康熙六十年二月前院离任后走出云南很久了，才把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的月报册送到我这里呢？总之，前院扣下八十万斤盐钱毫无凭证，而补亏空有据。你现在的汇报难

免混淆是非了！”

盐道回避要害，再次辩解道：“康熙五十九年，我两次发工本费给新井煎盐，共得九十五万斤，已经运到省城总店，卖价已经抵补以前亏空。六十年又发工本费给新井，煎盐五十万斤，现在正起运到省城。”

杨名时盘问：“既然你在五十九年、六十年屡次发工本费给新井煎盐，在我到任后，以前你呈报时却说六十年没有发工本费给新井，你今天说的和以前报的完全不同了。”

盐道装出恳切的样子说道：“我用黑井的卖价，顺带补发六十年的新井运输费，再把新井八十万斤卖价扣抵，因为这八十万斤卖价已经给了前院，无法扣抵，不得不另发工本费给东、复、大各灶户，等新井煎盐运销后，偿还运输费。”

杨名时见盐道避实就虚，拍案道：“八十万斤盐价你说交给了前院，暂搁下不谈。就根据你说六十年分发工本费给新井煎盐五十万斤，卖价作何开销？又为什么不拿出部分卖价抵作运输费？你又私发工本费四千八百两，责令东、复、大三井灶丁代煎。新井之盐，原来就明确由黑井灶丁代煎，已和东、复、大三井无涉。而你却发工本费给东、复、大三井灶头承领。这里明里借煎新井之名，暗里压令三井额外煎盐，获利私分。这能不说你在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吗？”

盐道不敢反驳，辩解道：“新井工本费，本来就直接发给的，不像黑井、白井等，要先申报批准后才发给，所以今年新井工本费照惯例直接发给，然后再呈文报告。”

杨名时怒道：“既然新井先发后报，为什么六月二十私发加煎的工本费，又到七月上报？表面看起来符合呈报规定，而实质上是你听说本都院在一路查访各衙官员，你就和新井灶头们串通一气，用一纸所谓报告来掩盖事实，遮人耳目！不经批准，直接发给工本费，本身就是越权。”

盐道故伎重演，把责任推到前任巡抚身上，狡辩道：“工本费直接发给新井，这是因为这新井是前院甘大人私开的井，不便公平形诸纸笔，不好先打报告，只好直接发给。”

杨名时斥责道：“新井五十四年开挖，卤水多，六年来该获利多少白银！你和金道（全省金矿主官）交代有二三百万斤盐可弥补亏空税，在省里司道会议上商定在案，这难道不是公开形诸纸笔吗？按理，发放

工本费，应该先由提举司加盖印鉴，盐道再领银发给各井。煎盐运省总店经销，都要登记在册，怎么不可形诸纸笔？你信口胡诌，实在难以使人相信。你必须一一据实交代答复，写成报告，再作结论！”

这名盐道就是后来杨名时向雍正弹劾的沈元佐。

第十三章 云南巡抚（三）

一、维护治安除民贼

杨名时作为巡抚，既要主管全省米、盐、赋税、劳役等民生大计，还要负责全省社会治安、关注民间百事。杨名时入滇不久，就发觉巡捕衙役违反禁令，随意闯入民宅搜查私盐，一些不法之徒也冒充巡役滋事。为饬吏治，为民除害，在全省公布《饬拿入室搜盐示》。示中说，食盐是百姓生活必需品，历来为官家经营。如果私贩嚣张，自然必须严厉查禁，捉拿人犯。但从来没有借故闯入民宅的道理。本都院访得腾越一州有一批无赖棍徒，深夜冒充巡役，假借查盐名义，直入民宅卧室，翻箱倒笼，淫看猝不及穿衣的妇女。甚至夹带盐块，入室栽赃。敲诈勒索好人，报复私仇。腾州知州恣意庇护恶棍，已经被前院查获。现在若有人胆敢乘前任巡抚离任之机，肆意横行，重蹈覆辙，必将严惩不贷。现在本院已把永昌府同知（知府副职）拿住革职，并把同知的同伙重犯枷号示众。现在重申：“腾越州官、绅士、汉、夷人等知悉：示后巡役止许在关津隘口盘查私盐。如敢擅入村屯，挨门逐户，不分内外搜盐者，一经访闻，立拿该役杖毙，并将该管官飞章参处。”

雍正二年（1724）下半年，杨名时发布《禁借命唆讼示》，以严禁恶徒借死人事件来唆讼造事，以平息恶性民事纠纷。杨名时说，人命重情，生命攸关。有实罪的要坐牢抵命，有虚报的要以诬告论处，法律规定得十分清楚。各审理案件的官吏对此要慎之又慎，既不可以纵容凶恶，伤害百姓，更不可以诬陷忠良，放任罪犯作恶。查访到滇南一带有诬告的恶劣风气，动不动假借人命案，认为奇货可居，多次发生过在有人投河上吊死人之后，肇事者煽动死者一方群众不问情由，到对方打砸抢抄。一些无籍光棍捕风捉影，从中起哄挑唆，扩大事态，使得被害人家白受冤枉而不敢申诉，还不知幕后操纵者。闹事平息后，刁徒光棍又装好人，



夜闯民宅

借居中调定之名，两边索要好处。这种人实在可恶。今年七月，杨家有仆童死亡，何大等人唆使仆童亲族段双全等人，抄砸杨家后，再告官说杨家杀人。此案已经验明，仆童是投河自尽，非杨家所杀。都院已经批文给按察司，严查肇事者。现在这种寻衅闹事的恶风没有扫除，主要原因是各地方官查拿不力。除了行文按察司转飭各地方官外，“抚属军民人等知悉，嗣后一切命案，自有地方官秉公审理，以彰国法。如敢再行借命居奇，即使真正人命，亦必尽法重处。至唆讼光棍，照光棍新例，立拿杖毙。本都院言出法随，尔等慎毋以身试法。”

为了肃清和缉拿盗掘坟墓的凶残强盗，安定地方，杨名时公布《查拿盗冢示》。他指出，按照大清律令，凡是发掘坟墓、暴露棺槨的，打一百大板，流放三千里以外。凡是打开棺槨出现尸体的，判处死罪。现在通过察访和告诉得知，有这样一伙凶恶强盗，愚顽不怕死，打探到有新坟，就乘风高月黑夜，挖掘坟墓，打开棺材，剥取衣服、被褥、饰物，暴露尸体，实在令人发指。除檄行公文外，张贴告示，凡文武官吏、兵丁差役都有责任缉拿真凶，立即处死。凡抚属大小官吏、人民群众，如发现有人盗掘坟墓，并能扭送到衙门，本都院一定予以重赏。

杨名时凭着以前在直隶任巡道审察的经验，看到云南刑狱同样弊痼重重。为此，他向各府州县官行文《飭催解审檄》。他沉重地说，重大人命案件，有疑问的应当立即昭雪他的冤屈；确实是犯人，应当立即判处他的罪行，以快人心，顺从天意。对那些从来没有犯刑的人也应当让他走出监狱，重见天日，如果长年累月羁押，犯罪事实不明，一概关在黑暗的牢房里，势必人心郁闷，有悖天意。况且案件牵连的旁证人、邻居、被告亲属等人，只要一人牵扯到官司，一家人就要倒霉，别想正常生产和生活，还要不时受到敲诈勒索的伤害，以至这些人有的饥寒交迫，有的颠沛流离。而且由于积案久拖不决，遇到朝廷大赦，也无法对照援用而照拖下去，无穷无期。实际上很多积案是很容易审结的。

杨名时以身说法道：本都院在任直隶巡道时，接手人命案、盗窃案六百多件。即使盛夏酷暑、严寒冬天，也每天审结几件，半年以后，蒙尘积案都处理廓清。结果呢？官吏没有参罚遭难，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内心感到舒畅愉快。现在查验云南省没有审结的大案有七十多件，其中有的人在监狱里被关了六七年了。被关的人大多数是值得可怜同情的。

现在要求各府州县衙，一个月内把大案要犯连同案卷一并移送巡抚

衙，由本都院亲自审理。

二、保护商贾禁横征

杨名时年轻时生活在商业发达的苏南。他赴任云南昆明，马上感觉到这里商业落后。远离沿海、地处内陆边陲，交通阻塞，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法纪废弛、地方官吏盘剥商人很是厉害，也是重要原因。其中官吏责令牙行换帖便是一弊。何谓牙行？说合买卖双方成交，从中赚取佣金的经纪人开的商行便称牙行。牙行很早就有。《旧唐书·食货志下》写道：“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验其私簿。”明清时代牙行一年一交税，早有规定，设牙行就领帖（营业执照），歇业了就缴帖。杨名时想，江浙及北方各省牙行只要不犯法，从来不换帖、缴帖，惟独云南省怎么要三年一换帖？缴了旧帖，换了姓名才能领新帖？打听下来的理由是牙行长期盘踞一地，容易损害商人。杨名时又想，这怎么可能呢？商贩到滇，陌生的会打听哪个牙行好，熟门熟路的自然知道哪个牙行一贯诚实守信、哪个牙行惯使奸诈行为，因而商贩们都会趋利避害。而且，一个牙行必有伙计，老板要用哪个伙计的姓名领新帖，还不是易如反掌？强有力的经纪人即使用了他名，仍然可以在竞争中压倒别人。

其实，杨名时早就洞察到责令换帖的背后是官方敛财。滇省商业最繁荣的是昆明城，昆明县衙要向每个换帖牙行勒取一百二十两、八十两、四十两不等的费银。哼！“未除盘踞之根，先行婪诈之术”，杨名时即以都院名义晓谕《禁换帖示》：“抚属官吏商牙人知悉，凡各色牙行俱照旧输税，仍守本业，不许更易换帖，致滋派扰。其已缴费银，曾经换帖者，俱将原银退还本人，追取新帖缴销。若旧牙行有已经缴帖者，仍行给还，概不更易。俾胥蠹无所施其派敛。其有愿充牙者，许照例报增领帖输税。俱令任客投牙，不许把持争夺，滋事病（损害）商。敢有抗违，许（准许）牙赴院呈控，以凭立拿审究。本部都院执法如山，有犯必惩。慎毋玩忽。”

杨名时又晓谕《禁横征示》，打击税收中的横征暴敛，鼓励外地商贩到滇经商。杨名时在告示中说，得知客商带货来云南贸易，不怕崇山峻岭、餐风饮露，经商实在不易。他们都只是希望稍能获利，作为养家活

口的来源。地方抽收税课，各宜遵照户部颁布的条例，公平执行。调查到各地方官不知体恤客商之艰难，放任吏胥差役不照减定的规则而超额滥征税收。更为严重的是，商人的零星土货纳税，白银一钱只能折合制钱（铜钱）二百文（法定银一钱折合铜钱一千文），不知道税随货出。如果收税重了，物价自然上扬。客商这样困顿、法纪这样受扰，希望巡抚院所属收税官吏、差役都要明确：凡是客商贩运货物到地方，务必依法抽税，一经纳税，立即放行。不得用轻秤称货，使货物无端加重；不得用重戥收银，使银两无端减轻。并要严格管束税官的差役、书记、巡役，不许他们仗势勒索，刁难客商。谁要违反滥收禁令和违反银钱比价、损害商人利益，一经查访确凿，立即拘拿重究，决不姑贷。

《禁横征示》公布后，许多官吏阳奉阴违，纵容家人、胥役违反禁令，任意抽税。杨名时再向各级官吏行文《禁横征抽税檄》。指出：抽收商税，自有一定的规划条例。但是就有官吏的家人、胥役一看到小贩拿很少的土产上街叫卖，就指着说要收落地坐地稅，不管什么东西一概抽收。晋宁州的大堡六街原来不设抽税之例，那些不法之徒竟违反惯例，强收地摊稅，凡是卖猪肉的、饴糖的，都要抽稅。各村寨在过年前有宰杀一二头猪的风俗，该州的巡役只要听说哪村杀猪，就奔到村上勒索每头猪一百文。晋宁州靠近省会，尚且这样横征无理，远处的州县滥征就可想而知了。现在重申：在定额之外严禁苛捐杂稅。

三、浚河植树捕田蟹

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鼓励农耕，改变陋习，杨名时经常思考着这些全省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他向各级官员发出的《飭兴水利檄》说，云南一省，地处千山万壑之中，民间田地全靠山水灌溉。只有到了下雨的时候，地势高的地块才可以插秧。如果农忙时节几十天不下雨，就会成为荒田。现在了解到各地都有蓄水潭。山沟也很多，但大多狭窄浅显，不能流通。如果尽力开凿疏浚，对灌溉十分有利。对这些道理，土著各族百姓都是知道的。只是因为当地的乡绅、吏役田多而不肯捐资，以致穷人无能为力了。各地应当兴修水利，限定半月之内，地方绅士、军民一起查明本地东西南北各处的水道，绘出工程图样，呈报都院。如果工程浩大，都院会酌情资助。没有水源的地方，要考虑多筑坝，开池塘，

作为雨天的蓄水之用。

杨名时又向各级官员行文《禁烧山毒水檄》。指出：云南百姓从古沿袭下来有个坏习惯，每到冬春农闲时节，多数山区百姓竟然放火烧山，近水的用毒药毒鱼。这样蔓延开来，不仅非常危险，而且严重地烧伤烧死树木、动物，实在违背天意。前任巡抚曾经发文严厉禁止。但到了今年康熙六十一年立春以来，没有雨水，草木焦黄，涧流干涸，只怕在这样干燥的季节里，无知的山民仍蹈覆辙，致使大批兽类、昆虫、草木再遭惨灾。特行文通告全省，禁止烧山毒鱼恶习。如果有人敢违反，准许地方头人把他扭送地方官，痛加惩罚。如果头人徇情不报，甚至纵容施恶，查出后必定严厉追究。

杨名时同时发出《申劝种树示》。他在告示中恳切地指出：为了倡导群众在荒山隙地遍种树木，以利民生，特张榜告示。查察得知，云南省山多田少，荒山野坡颇为广阔。如果都要把它开垦成梯田种庄稼，就不是人力、畜力所能解决。只有每年栽种桃李柳松，倒容易生长繁育。购买和寻找种子、苗木，不花多少钱，劳动不过动用铁锹铲锄而已。三年之后，树木就能枝叶成荫，还有果实、木材的收益。本都院到任后，曾经发文告示，广泛宣传。现在巡查到各地，留心种树的寥寥无几。目前正是冬令时节，稻黍登场，农事完毕，人员、牛马空闲，适宜移植和栽种树木。大家不要可惜一时的举手之劳而放弃今后的利益。本省大小官吏、兵士、百姓都要知道，务必趁农闲时节，多方寻找苗木、种子移植、播种。那些无主的荒山隙地就是官方的山地，听任大家栽种绿化，今后就是你们的产业。如果有地痞流氓从中阻挠，就准许你们到官衙喊冤告状，官衙定会按照阻挠开垦的条例治罪。你们务必不要观望懒惰。

巡抚杨名时重视农事，关心民瘼，江阴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未见史料记载，只能暂作民间传说。

传说杨名时上任云南巡抚不久，就有地方官吏前来报灾。杨名时感到奇怪，康熙六十年云南还算风调雨顺，哪来的灾荒？便亲自骑马到昆明近郊乡间察访。他下马来到田埂上，竟然看到一群群螃蟹在田埂上、稻田里横行，用剪刀般锐利的双螯大钳掐稻茎，刚秀的稻穗一片片地枯萎。杨名时大吃一惊，命令随从下田捉蟹，又叫围观的农民也去捕捉。可是随从和农民都不敢去捉，都说：“这种螯螯虫有神仙管着，是神虫，千万得罪不得。”一向不苟言笑的杨名时听了大笑起来，说道：“今天我

不但要捉它，还要吃它！”说着，自己动手捉了十多只大蟹，命随从用田边草茎捆扎好。回到衙署后，下了一道命令：每个衙役、书吏在傍晚前要交十只大蟹螯虫，多交有赏，少交要罚。仓促间杨名时忘了交代如何捉法。正确的捉法是用手指钳住蟹盖拎起或按住，任它两螯八足张牙舞爪都不怕了，再用草茎捆住八足，或者直接投进篓里。众多衙役书吏赶到田间，胡乱捕捉，不少人被锐利的蟹螯钳得鲜血淋漓，嗷嗷直叫。到了掌灯时分，衙役书吏们把螯螯虫交来了，放了几大缸。第二天，巡抚衙门口贴出布告，说是下午大堂里要举行“牙祭大会”，欢迎百姓参加。百姓看了，奔走相告，纷纷拥向巡抚衙门。只见空地上摆着几口大锅，炉火熊熊，锅盖上热气腾腾。大堂上摆着好多案桌。一会儿，在大锅里被煮得通红的大蟹摆上案桌。杨名时端坐正中，拿起一只，熟练地揭开蟹壳，剔出蟹肉，蘸着盐姜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两旁的书吏衙役也模仿着吃起来。很多围观的人看得瞠目结舌。

杨名时吃完几只蟹，站起来对堂下看得吃惊的老百姓说：“螯螯虫并不是神虫，是水陆都能生活的动物，是美味佳肴。在我的家乡江南江阴，这种螯螯虫叫蟹，多得很。大家赶快去动手捉来吃，庄稼就可以保住。”接着，他把煮熟了的蟹分给老百姓吃。老百姓想，巡抚大人能吃，小民一定也能吃得，一尝果然味道鲜美。“牙祭大会”散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下田捕捉螯螯虫。自己吃不了，还挑到街上卖钱，以至大街小巷到处有蟹卖。十多天后，稻田里的蟹被捉光了，庄稼保住了。从此，云南人开始吃蟹了。

第十四章 云南巡抚（四）

一、雍正登基初嘉勉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69岁的康熙皇帝驾崩。十二月，内侍乘驿道快马，把老皇帝驾崩消息和遗诏传到边陲云南省城昆明。总督高其倬、巡抚杨名时等文武官员集合在五华山下，哀哀切切，一片哭声。接着又跪听遗诏：“皇四子胤禩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63岁的杨名时对年号为雍正的新皇帝从没有见过面，对新皇帝的欢呼之情完全被对一手提拔自己的老皇帝的悲哀淹没了，一直老泪横流。

内侍代雍正新帝分赐康熙帝御用遗物给高其倬、杨名时两位封疆大吏。杨名时赐得洋香数珠一挂、水晶眼镜一副、璃溪端砚一方、荷包一副、鼻烟壶一枚。内侍接着向高其倬、杨名时宣读新帝谕旨：“皇考平素不好珍奇之物，所遗此等，皆先帝亲用之物，凡督抚大臣皆受。先帝厚恩之人将此赐予，供着传于后代，时常瞻仰，如先帝一般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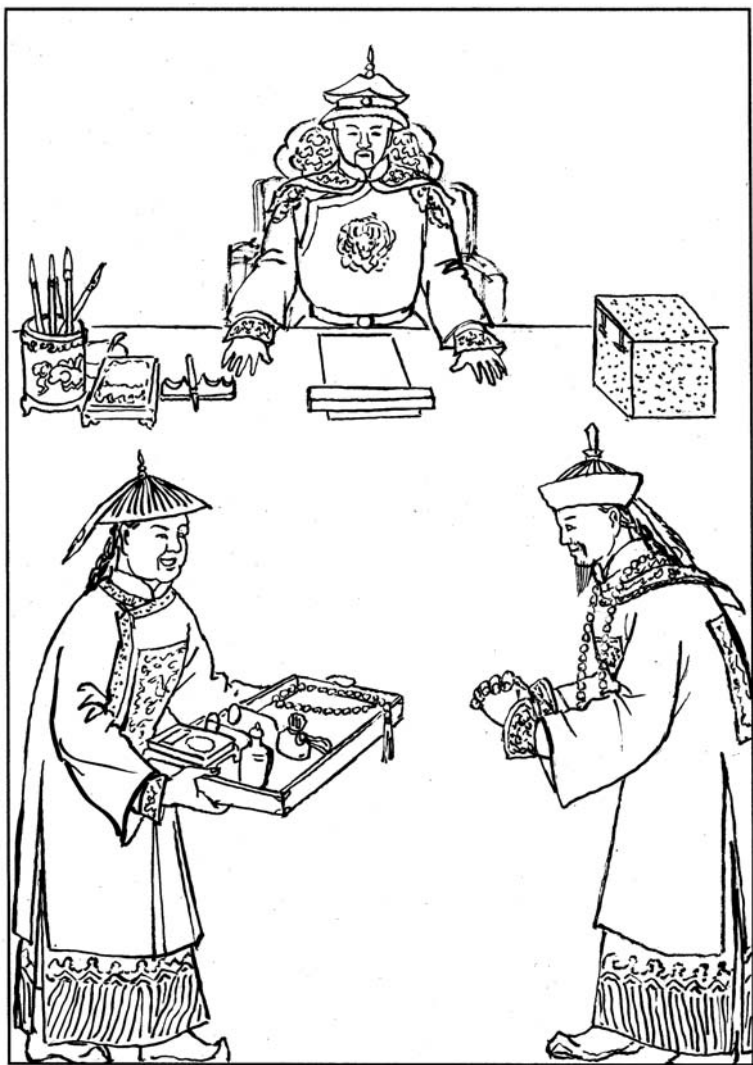
内侍又宣读雍正新帝给高其倬、杨名时的恩诏。诰授杨名时祖父杨起鲲、父亲杨履泰为资政大夫、云南巡抚、都察院副都御史春晖公、坦予公，诰赠杨名时祖母任氏、继祖母江氏为任太夫人、江太夫人，诰赠杨名时前母陈氏、生母许氏为陈太夫人、许太夫人，诰赠杨名时嫡妻刘氏为刘夫人，诰封杨名时嗣子杨应询为苍毓府君二品萌生。

杨名时像高其倬一样，深感先帝遗恩和新帝恩宠，感激涕零，一再拜谢。

雍正元年（1723）二月，雍正皇帝向杨名时下达谕旨：

“尔向日居官历任有声，朕所稔悉。自此益当加勉，莫移初志。”

杨名时得到新帝褒扬，心里踏实，一如既往勤政廉政。他上书《酌剂厂务札子》说，云南山谷素产银矿，设立银厂，收取银税，成为国库



雍正赐物

重要收入。但由于不少银矿衰竭，加上管理不善，到康熙五十八年已积欠银税五万八千多两。后来满兵来滇进军西藏，又亏空许多。各银厂官吏一再说亏税已无力补偿。建议调剂银矿收入，并关闭衰竭的银厂。

接着，杨名时又详细地写了《奏明规礼陋弊札子》。信中说，自从圣祖仁皇帝实授我云南巡抚之后，所有一切规礼银，臣一无所取。铜厂的利息、铜厂捐纳的羨余（官员征收的额定之外的余盐的税银）、季规羨米等等，都一一拒收。同时，运输军粮克扣运输费、五塘听差、加重的徭役等等弊端一一革除。许多州县的百姓集合到都院衙门，请求以此刻石，立成规章。政府征收的盐规银五万二千两，除用于体恤盐民、修理盐井费六千两外，余下四万六千两用作地方事业和办公开支。银矿欠税每年约二万到三万两。而管厂的官吏每年把催追欠税视为畏途。我在康熙六十年写奏折，奏明专门委派粮道协助管理催收，催收不足部分我再用盐规拨补。银矿欠税实在太多。历年援助进藏官兵、犒赏军政、兴修水利、赈灾济民及日常交际，一切费用都从盐规银中开支。自从入滇到现在共用银十一万两，都有明细账目。现在请求皇上将盐规银中留下几千两，作为衙门费用和修理制造旗帜、兵器之用。

日理万机的雍正皇帝看了这种过于详细的报告，实在有点恼火，下旨道：

“督抚羨余，岂可限于科则，取所当取，用所当用。固不可朘（剥削）削以困民，亦不必矫激以沽誉。若一切公用犒赏之费，至于（过于）拮据，殊失封疆之体。全在尔等揆（推测）情度理而行之，无烦章奏啾唧（说起话来没完没了使人讨厌）也。”

雍正皇帝后来觉得这样批评杨名时汇报财政收支啰唆，不妥当，到了五月，派原来自己当阿哥时的心腹家奴、时任驿盐道员的李卫到云南，向杨名时传达解释性旨意：

“朕在藩邸，从不与各官交接，况巡抚杨名时系汉人，更不曾识面，因闻伊声名好，所以信用。朕承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无时不以地方生民为念。云南离京遥远，伊不过耳闻，不能深知。尔（李卫）到云南下旨与地方，督抚应行应办于民有益之事，应奏即奏，不必疑惧，朕不惮烦劳。”

一忽儿褒奖，一忽儿批评，杨名时实在捉摸不定新皇帝的脾气。跪听了李卫的传旨，忐忑不安的心像块石头落了地。他赶紧在当月写了

《恭谢谕旨并陈事宜札子》给皇上，先是复述李卫的传旨，谢恩道：“跪聆之下，望阙瞻天，不胜欣跃。”接着不得不吹捧起新皇帝来：

“圣祖仁皇帝恩擢云抚，高天戴德，追慕何穷。欣逢我皇上（雍正帝）至仁纯孝，远迈百王浚哲（深厚智慧），文思直追二帝（顺治、康熙帝）。临御数月以来，政事之美，传播中外，实有称述所不能尽者。”杨名时接着又表态：“臣身任封疆，兢兢职守，惟恐才识不逮，措置失宜，乃蒙天语褒勉，感愧交集。”最后陈述云南事宜。

二、文武相济勤治乱

雍正元年，新皇帝登基，是国家重大庆典之年，雍正皇帝特开恩科。在三年一次的乡试、会试正常科考之外开设的科考称为恩科。杨名时得知今年恩科比以往正科增加了乡试举人正榜、副榜的名额。所谓副榜，就是在录取正额之外，另外录取若干名作为备取。杨名时又听说准部（原来准噶尔统治的西部，包括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等）不增加副榜名额。科举入仕的杨名时非常关心这件事，云南历来科举中式的读书人比较少，他要为读书人竭力争取。

五月十九，他赶紧向皇上写《请增中副榜疏》，请示云南以中等省增加副榜两个名额。疏中恳求：

“举人之正额既增，副榜似应一例增中二名。伏乞皇上恩准，以广圣朝登俊之门，则边方士子益知鼓励矣。”他的请求获得礼部同意。

恩科中，有一项拔贡。就是各省学政在乡试之前，把科考中的品学兼优的生员保送到京师国子监读书。云南省生员胡兆璜等人接到了拔贡的通知书，异常高兴，但家里穷得要命，怎样到京师呢？他们赶到巡抚衙门，请求一向关爱士子的杨大人帮忙。杨名时接见了他们，听了情况，很是同情，就和总督高其倬议后，在六月二十六专门给皇上写了《请给拔贡驿马疏》。疏中说：

“拔贡生胡兆璜等，以滇省距京万里，其中有家徒四壁、资斧（旅费）缺，而徒步维艰，呈请援例给每人驿马一匹。”请求也得礼部同意。驿马自然由云南官府提供。

这年初，杨名时上奏新皇帝，请求在云南设立宝云局，开炉铸铜钱，转户部审议后同意。云南历古用贝壳做货币。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云南

开始铸钱。以后一波三折，开开停停，最近停铸的是康熙二十七年，已经三十多年了。杨名时和总督、布政使等议定，在云南、临安、大理、沾益四府分设宝云局，共建炉四十七座，委派一名总理负责，每炉工匠二十一人，月给工食银三十六两，每炉每月制钱三卯，每卯用铜六百斤，用铅四百斤，拨给木炭一千六百斤。五月份正式开铸。

到了秋天，巡抚杨名时临时充任恩科考武举人的武乡试主考官。

云南社会矛盾纷呈，有官逼民反，有满汉流官和土司的明争暗斗，有土司之间的械斗，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冲突，还有安南（越南）交彝寇的侵扰。雍正元年十月，方景明、普有才等人为报宿仇，聚众攻杀保目（拉祜族头领）施和尚。施和尚携家眷亲信逃进元江城，得到元江知府张嘉颖的庇护。方景明、普有才围城紧急，城里守兵少，兵器又不多。经历（官名）张元佐登城劝退，不听，攻城更加嚣张。城内副将吴开圻守城无策，竟然把施和尚家属三百多人赶出城外，听凭方景明等杀戮掳掠。时任云南布政使李卫知道后拍案而起，也不请示总督、巡抚两院，直接发文给临元镇总兵杨天纵发兵进剿。总督高其倬闻讯后也派游击李化龙率兵协助。最后，方景明投降，普有才逃遁。张元佐有功升为知州，副将吴开圻被撤职。

这次战役，早有李卫飞报雍正皇帝。十二月十七，云南曲寻镇总兵杨鲲鹏传达谕旨，要求云南维护治安，惩治渎职官员。杨名时立即写《复奏劾劣员治土豪等札子》汇报说：“我和督臣高其倬在严飭属员，其不知改悔者业经题参在案，今后一旦发现该弹劾的立即弹劾，务使吏治肃清。方景明及其喽啰三百多人已押到省城看守。我负责两营兵丁操练，使士卒斗志昂扬，以壮边境声威。”

三、荣辱不惊心坦荡

雍正二年，杨名时65岁。二月，雍正皇帝学着父亲的样子，御书“清操夙著”匾额派人赐给杨名时，表彰杨名时几十年来无论是做京官还是封疆大吏，一贯清廉从政，品行端正，政绩卓著。同时御书“福”字，御书《十思疏》石刻拓件，连同御用衣帽和陆宣公奏议药锭等物品一起赐给杨名时，以显示皇恩。

就在同一个月内，雍正皇帝又批评起杨名时来。雍正皇帝在金銮殿

龙椅上，听刑部官员奏道，上年杨名时弹劾云南原盐道沈元佐多收捐纳银两，要求革职查办。刑部对此作了议驳，认为弹劾事实不清。雍正皇帝正色道：“这件事你刑部驳得对。沈元佐一案，着交驿盐道李卫、按察使张谦审理清楚，再把详情奏报。杨名时这个人，每件事都这样瞻前顾后，曲从偏颇，优柔懦弱，要好好整顿他的思想。”沈元佐受贿案为什么要叫李卫审理？因为李卫是雍正皇帝派在云南暗中监视督抚高其倬、杨名时的心腹密探，如果沈元佐多收贿银搞得太清楚了，对接替的盐道李卫自然不利。而杨名时对李卫和皇上非同一般的主奴关系并不知道。

沈元佐案由皇上裁定后，吏部官员接着上奏，杨名时上疏提请朝廷给驿盐道李卫的母亲封典。雍正皇上马上说：“李卫已经决定提升为云南布政使，请吏部以他布政使的职衔给他母亲封典拟旨。”

封典恩诏传到云南，李卫很高兴，就请杨名时代他写谢恩疏。这也稀奇，一个道员谢恩是自己的乐事，为什么自己不写而竟敢叫上司代写呢？原来，李卫文化极低，识字不多，但人极机灵果敢，本是四阿哥胤禛（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的家奴，在胤禛支持下，在康熙末年捐资做了个六品的员外郎（六部司官），他自然不会写奏章。而诚实的杨名时不知就里，答应下来，还以为给部下做了好事。

到了这年五月，吏部向皇上奏明杨名时代写的谢恩疏。雍正皇帝心中好笑，说道：“请吏部发文给云南总督高其倬、巡抚杨名时，如果李卫能胜任云南布政使，就让他做；如果实在做不了，云南官员中有可以胜任布政使的，叫他俩选择、推荐给朝廷。”高其倬、杨名时接到吏部文件，合议道，皇上早就以布政使职衔给李卫母亲封典，这不是明摆着叫李卫做布政使，还故意征求他俩什么意见呢？于是一致上奏李卫称职。事实上，雍正皇帝要重用心腹李卫，让他做布政使只是上一个台阶。李卫任云南布政使，还兼管肥缺盐道。仅一年，到雍正三年，李卫就被提升为浙江巡抚。到雍正五年，又被晋升为浙江总督。李卫在缉捕盗窃犯也确实有手段，雍正十年被擢升为刑部尚书。雍正帝赞扬他为“督抚楷模”。

雍正二年五月，杨名时看中楚雄知府张允随有经济管理才能，就上疏推荐张允随管理云南铜厂，以保障自己首先提出的重设宝云局铸钱的铜材供应工作。疏章经吏部审议同意后交皇上裁定。雍正皇帝也同意吏部意见，说“张允随居官声名好”。张允随主持铜厂工作后，整顿铜矿，

复开新矿，产量大增，完全满足铸钱供应，国内开始停止采购国外洋铜。以后张允随历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东阁大学士。

这年，由于经过大力整顿，铜矿、盐井形势好转，总督高其倬、巡抚杨名时，布政使李卫会议上奏，把铜、盐定额之外的收入盈余全部归公充饷。于是，过去从中捞一把的贪官污吏就一时失去了财源。到了十月，杨名时又上奏两件事，一是云南最大的产铜狮子厂欠税很多，提出是否豁免还是继续追查补交；二是“盐卤充溢，民食有赖，请加各井‘龙神’封号”。雍正皇帝听了吏部汇报后说道：

“这亏空狮子厂课银历年已久，将催迫治罪之处概从宽免。”又说，“封滇省各井龙神之处，着详查典故，敬拟应封字号具奏。”杨名时奉旨，封各井为“灵源普泽龙王”。

第十五章 云贵总督（一）

一、灾年资民议社仓

杨名时一直思索着改革时弊，关心着农民的生活。雍正二年（1724）十月秋收之后，把构思成熟的社仓便民之法，召集总督高其倬、布政使李卫，一起商议完备后，执笔上奏《议社仓疏》。

在疏中，杨名时说：“我认为积谷贮藏是备荒的良策。云南省不通舟车，粮食很难长途运输。云南的地形尤其适宜在各地广为积贮，让老百姓荒年吃饭有来源。过去各府州县虽然设有常平仓，用来抑平粮价和储备赈灾。但是民间有时需要紧急调剂，请求皇上同意在常平仓之外，同时实行社仓之法。调查云南收藏米谷，有捐纳（按官方规定必须缴纳）和捐输（为公共事业自愿贡献银两或米谷）两项。所谓捐纳，就是地方捐卖粮食贮藏常在平。全省共有三十二万多石，这是必需的，没有争议。所谓捐输一项，就是近几年来各地方官劝导绅士、较富裕的农民酌量捐献粮食贮藏常在平，数量十分有限，每年只动用给鳏寡孤独和极贫苦的人家作为口粮。了解下来，各地捐输的，有的一二千石，有的几百石，有的只有几十石，也有的根本没有。统计下来，全省仅有九万多石。因为捐输也是报户部的项目。民间一旦突然发生了紧要的事，不能擅自动用，必须向上申报，得到户部批准，公文往返，路途遥远，势必要几个月，实在无济于事。而且，云南地处湿热，贮谷长久就会腐烂变质，造成亏空弊病。这对于百姓来说，得不到一点好处。人们名义上是乐于捐输，而实际上很不乐意。

“经我省商议，除了前面报户部九万多石和常规捐纳三十二万多石外，从现在雍正二年秋收开始，请求全省停止捐输惯例，改为社仓便民之法。我和督臣高其倬以及司、道、府、州、县官先量力购买稻谷入社仓，做个榜样，倡导劝说绅士、农民趁今年丰收，各自量力献粮入仓，

并在应该输纳的公粮中扣除。捐出的稻谷只贮藏在本里（居地相近的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是农村社会基层组织），百姓看得见。务必使百姓群众得到实惠，不图虚名。再挑选里中老实能干的人专管社仓。地方官只负责监察，不许把社仓之谷挪用或强借给绅士、有钱有势的人。准许里中人到官府控告那些强借恶讨的人。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用社仓之谷酌量借贷，到秋收归还入仓。丰年稍收微利，平年不收利息，歉收之年、灾年就报地方官，立即发仓救济本里百姓。

“用本里之谷调剂给本里之民，继承古法而有所变通。皇上朱批说过：‘随民之便，不必报部’。现商议，叫粮储道员每年底把全省各府州县社仓储粮多少向户部报选一次。让九重之上的皇上知道海隅赤子储粮有备，好稍稍舒缓皇上日夜忧劳之心。”

社仓之法，得到朝廷同意。雍正皇帝在雍正三年七月还对大臣们说：“为他时缓急之需，社仓之法，亦宜趁此丰年，努力为之。”

就在奏《议社仓疏》的同时，杨名时又写《奏报秋成札子》，既为每年公文惯例，更为实行社仓法的佐证。他说：“云南今年自夏及秋，雨量充沛，高坡上也普遍栽插稻禾。只是昆明县靠近滇池的洼田淹掉千亩。七月，河水暴涨，冲垮民房五十多间，小板桥、旧门溪等农村坝堤冲决，淹田四百多亩，冲塌民房几百间。官府立即给受灾地区发放钱粮赈助。省城上等米价每石一两一钱，次等米九钱多，是历年来最平稳的。总的说来，全省秋收达八成、九成、十成的很多，七成的不过几处。总体上全省可算十成年景。

“在丰收之际，府衙劝导各地官民储粮，使社仓之法实行起来，力求有利无弊，使百姓得到实惠。可惜这里士子风气不佳，喜欢包揽操纵，和劣绅蠹役勾结，欺骗小民。学政蔡嵩尽心著文说教，在学校教育士子，努力使民风日醇。”

二、均赋痛斥子孙丁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杨名时和总督、布政使、按察使商议后，杨名时起草，和高其倬合具上奏《条陈滇省事宜疏》，把云南省实行摊丁入亩的迫切性等情况条条陈述汇报。所谓摊丁入亩，就是把人丁税摊入田赋一并征收，改变历代按人丁、田亩双重征税的标准，使地丁合一，丁

随地起，把田亩作为单一的征税标准，大大减轻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明朝就有一条鞭法规定摊丁入亩，但并没有普遍实行。清朝前期赋税劳役制度非常混乱，天高皇帝远的云南更是弊端丛生，从未真正实行过摊丁入亩。杨名时在疏中忧心忡忡地陈述：

“一、云南省很多百姓没有寸椽尺土，却要交田赋。官府簿子上有的一户有几个甚至十几个男丁，后来只有一个男丁了，他还要代死去的几个甚至十几个男丁完纳钱粮，几代人这样沿袭下来，死去的祖父辈竟然还要子孙来纳税，这就是俗说的‘子孙丁’。为什么出现‘子孙丁’？原来，官府编户口时，不把这户已经年老病故的丁口除掉，而照多年前的老户口编册。又有贫苦的人活不下去，转卖田产，已成无田赤贫了，而缴纳人丁钱粮的任务仍旧保留着，以至这户人家历年积欠赋税。官府追逼紧了，只得远离他乡，逃避灾难。这种弊病各省都有，唯有云南省最严重。其他省虽然也有逃丁，但是仍属于本地的百姓。独独云南汉族逃丁大多逃到别处土司境内，时间一长，变成了那里的少数民族，深深为之怜悯。康熙三十五六年间，前任巡抚石文晟想用丁银均摊入田粮之内，曾文告全省，但遭到绅士、地主和有田产的农民因觉得对自己不利而百般阻挠，结果刚刚实行就中止了。

“按田亩征收钱粮和按人丁征税、服役固然是两件事，但完全可以通融调剂，这实在是减轻百姓负担的当务之急。我查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文件，按新法开征钱粮，它是根据康熙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以后出生的人丁永不加赋。又查雍正元年直隶省巡抚李维钧根据征收丁银偏多、劳累百姓、苦乐不均的情况，上奏把按人丁征银摊入按田地征粮之内，经户部审议后，皇上批准实行，并推广到全国。现在云南全省穷苦农民遭受人丁差役苦累的占到十分之六七，远远超过直隶省。

“这里还有民丁、军丁（军属）的区别，轻重不匀。请求把全省按民丁征银真正摊入按田亩征收钱粮，一起完纳，即该府州县的民丁银编入该府州县的田粮中，使人丁跟着田粮走，田多多征，田少少征，无田不征，作为永久遵守的定规。至于军丁，和民丁不同。全省共有军丁三万九千多人，完纳白银一万六千多两。军丁完纳偏重，但不宜照民丁那样摊入田粮。现在查明，从前平定吴三桂逆贼后，还有不少无主田、影射田（田主不明）。通行晓谕，谁要种，让他种，代纳军丁钱粮，减轻军属负担，这样军民都有利，不怕那些自己不愿多缴纳而听凭穷人告贷无门



斥“子孙丁”

的绅士、地主和有田产的农民了。我省等待户部复议后重新造册实行。

“二、查得云南省民间有不好的习惯，买卖田产的纠纷每年闹得沸沸扬扬，搞得官府终无宁日。查一查原因，有的因为从前吴三桂赋税重、徭役繁，无力完粮，情愿退出田地，低价让人去种；有的因沿湖低洼田常遭水淹，没有收成却要完粮，情愿把田白送别人去种。现在看到完粮有了定额，荒田也垦熟了，于是就出现夺田、赎田的纷争。地方恶棍趁机从中挑拨，从双方得好处。有的当时田产绝卖了，现在又以当时只是典卖的理由告状了；有的冒充卖主混淆是非。请求户部重申买卖田产须有契约和照章纳税的政策，严禁胡作非为。

“三、云南府下属原来有个三泊县，康熙八年时并入昆阳州，至今已有五十多年了。但归并时没有勘明地界。查实三泊县处在万山之中，民俗刁悍，官府一直难治。三泊县到昆阳城，近的要四十到五十里，远的要二百里，地境开阔，昆阳州实在鞭长莫及。现查安宁州和三泊县接壤，相距仅十多里。请求把旧三泊县改归到安宁州。这对小民实在便利有益。”

疏题得到朝廷批准。

三、地震水涝赈灾民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四申时（下午3时至5时），云南昆明、嵩明、宜良、寻甸、河阳、路南同时发生地震，房屋倒塌，死伤八百多人。其中嵩明州飞报：杨林官渡、二龙吸珠、金马、里邑、市屯等村寨大片房屋倒塌，压死194人，压伤35人。宜良县飞报：汤池北屯，南、北白土坡等地许多房屋倒塌，压死308人，压伤17人。曲靖府寻甸州飞报：城市屯房屋倒塌，压死53人，压伤37人。澄江府路南州飞报：民和乡压死22人，压伤20人。河阳县飞报：炒甸里、阳宗里等地压死45人，压伤75人。共计死622人，伤184人。

督抚高其倬、杨名时得到报告，紧急召集布政使李卫、按察使江芑、粮储道张允随等议定，驿传紧急檄文到受灾的各府州县，主官带领吏役要奔赴实地勘查人员死伤、房屋倒塌情况，及时救灾抚恤。李卫拿出司库公款，派出下属骑马分驰灾区赈灾，散发灾银，死亡大人一两五钱、小孩五钱，受伤的不论大人小孩都发五钱。极端贫苦人家再加发三钱到

五钱。倒塌房屋人家也一律分发银两用于重造修补。考虑到年内秋收丰足，稻禾登场，不会形成饥荒，但来年青黄不接会发生问题，要求各地散发常平仓、社仓给灾民。等候户部批准。

地震后两日，杨名时起草，和高其倬合具上奏《题报地震疏》，报告灾情和赈救情况。

云南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灾情不断。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二，杨名时和高其倬又合具上奏《题报水灾疏》。疏中称：“云南大理府的邓川州和临安府的建水州，四周环绕着高山峻岭，低洼地坝很容易遭受水涝灾害。这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两夜大雨滂沱，邓川州山水泛滥，漫过堤坝，二十六日堤坝三处被冲垮，村寨房屋、稻田大部分被淹没。建水州在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两昼夜倾盆大雨中，山洪爆发，二十七日堤岸被冲决，二十多个村寨、稻田没在一片大水里。幸好人畜基本无伤亡。但是，秋收是毫无希望了，原先屋里的储粮也淹没损失了。云南离京万里迢迢，如果按常规赈灾钱粮先报户部，再等到批文同意赈灾，受灾百姓早就无法活下去了。省督抚决定先打开常平仓，接受灾人家人口多少，立即散发救济粮，同时给倒塌房屋的人家散发银钱，重整家园。还准备材料、雇人修筑堤岸。最后发文给灾区，三个月内暂停钱粮征收。等灾情过后，调查清楚后再酌情少征、免征。”

杨名时一直关心着黎民痛苦。他在雍正四年正月十九，就是春节过后不久，上奏《水灾赈济题报疏》。他说：这年六月，曲靖府的越州乡遭受冰雹袭击，大批荞麦受到重创。我先后委派人员发给钱粮赈济。救灾情况汇报如下：越州乡倒塌房屋28间，每间给制钱400文。倒塌墙壁28堵，每堵给制钱100文。受灾大人1198人，每人给稻谷2斗；小孩834人，每人给稻谷1斗。南宁县在水灾中倒塌房屋1330间，倒墙2865堵，受灾大人8482人，小孩5137人。平彝县倒房278间，倒墙270堵，受灾大人934人，小孩527人。陆凉州倒房9间，受灾大人1734人，小孩719人。沾益州倒房446间，倒墙1752堵，受灾大人2898人，小孩2794人，都分别按照越州乡救济办法发给制钱和稻谷。共计赈灾制钱1327串900文，稻谷4050石3斗。这些制钱都是库存备用的盐规银兑换而成，共用银1327两。稻谷都是历年积贮在各地的常平仓、社仓的粮食。这些钱粮都是实领实发，没有冒领和克扣的问题。

仅到了雍正四年三月初二，时任云贵总督、仍管云南巡抚事的杨名

时，和云南巡抚、却管云贵总督事的鄂尔泰合具上奏《请带征疏》。疏中向皇上请求道，由于上年省内很多地方遭受严重水灾、冰雹灾害，农民钱粮无法完纳，其中曲靖欠银793两，欠秋米97石9斗。南宁县欠银1036两，欠秋米1182石4斗。陆凉州欠银595两，欠秋米89石3斗8升。邓川州欠银1158两多一点，欠秋米743石9升多一点。请求把雍正三年（1725）所欠钱粮拖到雍正四年秋收后一起带征。

第十六章 云贵总督（二）

一、兵部尚书衔总督

雍正三年（1725）九月，66岁的巡抚杨名时被补授兵部尚书衔，仍任云南巡抚之职。

巡抚一般加兵部侍郎衔，以节制一省兵权。杨名时在做了五年巡抚后才加兵部尚书衔，所以叫补授。那么，为什么不按惯例加兵部侍郎而加兵部尚书衔呢？这说明杨名时有可能要从巡抚升为总督。一般地说，总督才加兵部尚书衔。巡抚是从二品官，加兵部侍郎衔就成为正二品官。总督是正二品官，加兵部尚书衔就成为从一品官。巡抚杨名时被补授兵部尚书衔，就以从二品官一下子晋升为从一品官了。

杨名时被加衔兵部尚书后，就更有责任关心军队的事。他向雍正皇帝上疏，请求免去满洲官兵进藏时购买云南豆料、马匹、草料等债务的追索，由云南官库补给偿还。雍正皇帝自然不仅准允，而且满意。

果然，不到一月，雍正三年十月，雍正皇帝擢升杨名时为兵部尚书衔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从一品顶戴。十二月十九，圣旨由驿马传到云南，杨名时跪听圣旨：

“皇帝敕谕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名时，兹特命尔总督云南、贵州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仍管云南巡抚事。驻扎云南省城。居中调度，宣布德意，收拾人心，严饬文武官吏，修浚城池，简阅器械，讯察奸宄（坏人），查解逃人，设险固防，操练兵马，裕储核饷，信赏必罚，弥盗安民，开垦军屯，疏通商税，勘袭土舍事情，综核楚川协饷。一应战守机宜，悉听便宜区处。诫谕文武将吏，共图保障该省。巡抚、提督等官，边外土司土府，听尔节制。如有寇贼生发，即应指授方略，督率提督、镇将等官戮力剿灭，毋使滋蔓。

“仍申明纪律，禁约官兵，使所过地方秋毫无犯。贼若悔罪弃戈、真心归顺者，准与招抚，务须区处得宜。如招抚事体重大，奏请定夺。内

地小盗，严责各汛防官及州、县、卫、所，印捕官员缉擒。有隐匿贼情不报者，即行参处，从重治罪。如有钻投文武各衙门，充为标员吏役，暗通贼信及潜行出劫者，其滥收官员，不分守土驻防，纠参重处。大兵出征，往来境上，须行各该有司，将粮草船只预先备办，应时支給，毋容州、县、卫、所横征科派，苦累穷民。该省官兵，各有统辖，尔须与统领官及巡抚、提督等官计议而行。其有不法扰民者，依法重治。军资粮饷，应时支給。事竣，查核其兵马实数。向系道臣查点，今停其查点，听尔督同巡抚、提督，选择武官内廉干者查点。如有虚冒，即行指参。有与各省督抚相关者，必会同酌议施行。邻省如有兵事移会，务须犄角策应。其云南猺獞蛮夷，俱属尔统辖。

“尔尤须正己，率所统文武大小官员，必常加申饬，令其约束衙门员役俾，一遵法纪，罔敢作弊生事，扰害军民。用兵之际有稽迟粮运、违误军机或临阵退缩、杀良冒功及借军剥民、侵饷肥己者，文官六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会同巡抚、提督，以军法从事；巡抚、提督、镇道等官飞章参奏，候旨处分。所属文武官员，一秉虚公严行甄别。实心任事、廉能著效，即据实举荐；贪残庸懦，轻则降黜，重则拿问，具疏奏闻。兴利除害，有裨地方事宜，敕中开载未尽，许便宜区画尔膺（承当）。兹重寄须持廉秉公，摅忠殚力，俾盗贼屏息，地方宁谧，斯称委托。如因循怠忽，处置乖方，致误重地，责有所归，尔其慎之。故谕。”

杨名时听罢长篇圣旨，磕头谢恩。

云贵总督总括起来的职责是：总督云南、贵州两省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总督是地方军政长官，侧重于军务，职责近似于现代大军区司令员。杨名时对军务并不熟悉，他的担子更重了。

二、云南巡抚鄂尔泰

前任云贵总督高其倬调任闽浙总督，杨名时接任云贵总督。按常规，总督兼管巡抚事。现在，杨名时总督、巡抚一身两任，按理说应该两者兼管，而圣旨上却说“仍管云南巡抚事”。弦外之音是不管云贵总督事。虽然圣旨上明白无误地写着“兹特命尔总督云南、贵州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没有说不管总督事。然而，既然命杨名时总督云贵，圣旨上就不应该说“仍管云南巡抚事”，而应该说“兼管云南巡抚事”。出现这



兵部尚书衔总督

样的矛盾用语，奥妙究竟在哪里呢？

原来，在雍正三年九月，雍正皇帝任命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为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于是，出现这样的局面：云南巡抚有一汉一满两人，杨名时和鄂尔泰，这就是复职制。鄂尔泰以巡抚身份管云贵总督事，而杨名时却以云贵总督身份只管云南巡抚事。两个人名实颠倒，违反常理。这是雍正皇帝下的妙棋。虽然雍正再三对朝臣说，我皇帝和臣子之间没有私交。实际上，雍正帝和鄂尔泰之间有着超常规的私交。雍正就说过，他一生最信任的有两人，一个是康熙晚期诸皇子争夺皇位斗争中始终站在胤禛一边的十三皇子胤祥，一个就是雍正登基后推行政纲最积极、成效最大的满族权臣鄂尔泰。

鄂尔泰和杨名时不只是同事，而且在仕途生涯中利害攸关。鄂尔泰比杨名时小19岁，杨名时任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时已经66岁，而鄂尔泰任云南巡抚正当壮年，只有47岁。鄂尔泰是康熙举人，初任侍卫官，康熙五十五年任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办事果敢，雍正没有做皇帝时就注目他。雍正一登基，就在元年正月钦命员外郎鄂尔泰为恩科云南乡试副考官。这时，巡抚杨名时开始认识鄂尔泰。鄂尔泰有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当时全国科场普遍舞弊丛生，地处边陲的云南更是这样。鄂尔泰张贴告示，约束随员，严饬受贿。有个昆明秀才许希孔，学业优异，没有行贿，考官把他的试卷丢进了废卷堆里。鄂尔泰把它搜查出来，列为第一，许希孔就成了解元。云南乡试结束，雍正就任命鄂尔泰为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上任后雷厉风行，颁布一系列檄文告示，禁唆讼，禁贿赂，禁赌博，禁土豪，像杨名时任云南巡抚一样认真，但比杨名时严厉。因而雍正帝称鄂尔泰为“天下第一布政”。鄂尔泰还是一位饱学之士，善诗文，这在满族官僚中并不多见，因而更受雍正帝青睐。

雍正四年，鄂尔泰向雍正帝积极建议在云南、贵州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在少数民族（主要是苗族）聚居地区取消土司，实行和内地相同的流动派官制度。他提出改土归流方略：对土司“计擒为主，兵剿次之”，千方百计逼令土司献出土地，交出权力。疏本上奏后，朝廷百官大惊失色，而要把皇权驾御到全国各地的雍正皇帝高兴地说：“卿（鄂尔泰），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赐朕也。”马上传旨鄂尔泰进京并提供出生年月，和怡贤亲王到养心殿，把云南、贵州两省总督大印交给云南巡抚鄂尔泰。雍正还热情主动地为鄂尔泰联姻皇亲，把鄂尔泰

哥哥的女儿配给胤祥的儿子弘皎。

鄂尔泰升为云贵总督后，亲临少数民族地区各地山寨，对疆界形势、险要山川、城池、衙署、军队、户口、粮饷、赋役等等详察细访，然后，调兵遣将，雷厉风行地推行改土归流。

雍正六年，因鄂尔泰改土归流功勋卓著，雍正帝又擢升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在鄂尔泰西南征剿期间，雍正帝不忘为这位股肱之臣搞福利，命令内务府给他在京城建造官邸。雍正还亲自巡视建筑现场，发现质量不精，责令官员重办。并御书“公忠弼亮”匾额挂在新邸。

雍正七年，雍正帝又超常规地授予鄂尔泰为三等男爵，赐银四万两，加太保衔，追封祖宗三代。雍正九年十月，鄂尔泰改土归流载誉凯旋回京，雍正帝以六年不见而悲喜交感。雍正十年正月，恩授鄂尔泰为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并授一等伯爵，成为宰相。同时授予经筵讲官和国史、实录、明史三馆总裁官。这时，鄂尔泰已成为一人在上、万官在下的的大官了。

雍正皇帝在十三年暴死之前，把传位密诏托付给满相鄂尔泰、汉相张廷玉。这是后话。

三、吏部尚书衔总督

巡抚鄂尔泰管总督事，总督兼巡抚杨名时却管巡抚事，虽说名实不符，但好在两人都有雅量，倒能和平共处。雍正四年三月，杨名时起草《请带征疏》，请求皇上同意云南因雍正三年水灾而少征的钱粮待到本年秋收后一起征。杨名时在疏末明智地写上“臣复查无异，谨会同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臣鄂尔泰合疏具题”。雍正五年闰三月，杨名时又和鄂尔泰同奏《请疏浚海尾疏》，提出洱海因出水口多年壅塞而造成水灾，请求用公款疏浚。杨名时起草后又不忘记在疏末写上“臣复查无异，相应会同云贵总督臣鄂尔泰合疏具题”。这年鄂尔泰已升为云贵总督。

雍正登基三年了，杨名时遵照京察（三年一次的朝廷对四品以上官员的考核）要求，在雍正四年四月，上奏《自陈疏》，自述从政履历，特别是雍正元年以来的得失向皇帝扼要汇报（相当于现代政府官员述职），在述职结束时竟然提出辞职：皇上“着臣管理巡抚事，又念两省地方紧要，着臣与管总督事抚臣鄂尔泰和衷同商办理。臣自愧疏庸，弗克胜任，

惧有陨越（喻失职）将至，辜负圣恩。伏乞皇上赐臣解退，庶（希冀）边疆重任可无不称之忧，臣亦得稍安矣。”杨名时婉言辞职，一是因为虽然能和鄂尔泰合作共事，但感到身为总督不能管总督事实在别扭；二是因上疏时泄露密折而遭到皇上批评，自己坦诚的性格实在不适应；三是年羹尧获罪，自己曾提出保全请求，难免受到牵连；四是皇上接连向“年党”、“皇子党”、“科甲党”开刀，自己难免厄运；五是自己已经67岁，有点力不从心了。

辞职请求有没有批准？没有。雍正帝核准吏部对杨名时的考核等级“称职”，并下旨给杨名时：“卿简任总督，和平安静，端庄廉洁，正资办理，着照旧供职。”所谓“和平安静”，就是说杨名时没有去和鄂尔泰争名分，争权力，很识相。这是雍正帝所希望的。

杨名时“伏乞”、“解退”过了三个月，到了雍正四年七月，雍正帝免去杨名时兵部尚书衔，转授吏部尚书职。杨名时仍任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事变动？这又要从“年党”说起。雍正三年底，权重显赫的雍正心腹宠臣年羹尧被雍正帝以九十二条大罪赐死后，在清查打击“年党”运动中，兵部尚书、满族人法海曾因阿附年羹尧被革职，吏部尚书、满族人逊柱调任兵部尚书，原四川巡抚、汉人蔡珽同时任兵部尚书。兵部尚书一满一汉，体现复职制。蔡珽在雍正二年四川巡抚任上曾因逼死重庆知府蒋兴仁，被四川总督年羹尧奏劾、论死。年羹尧一夜之间被连降十八级，不久赐死。等死的蔡珽也就一夜之间因祸得福了。吏部尚书逊柱做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位子空缺了，雍正就调内务府总管大臣、满族人查弼纳任吏部尚书。吏部尚书也需要一满一汉复职，雍正帝于是就免去杨名时兵部尚书衔，让他转任吏部尚书。杨名时远在万里之外的云贵任总督兼巡抚，雍正帝授予吏部尚书职务实在是因事设人，对杨名时来说是一场空头戏，杨名时根本管不着吏部尚书事。实际上，清朝前期大员复职制，权力一般掌握在满族贵族手里。即使杨名时在京城，凭他的耿直性格，儒臣为人，恐怕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实权。

尽管杨名时在任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期间，在上奏密折中说到存诚主敬之学，雍正皇帝乘着高兴时朱批回道：“吾君臣万里谈道，不亦乐乎？”尽管杨名时在云南做了大量深得民心的好事，尽管杨名时为雍正褒奖和擢升，但是在权力争斗中还是被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雍正罢黜了。

第十七章 密折凶险

一、独裁统治密折制

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巡抚杨名时无意中把雍正皇帝传给他的密折中的朱批内容透露给其他官员。对杨名时遏制弊政的种种措施心怀嫉恨的官员，就把这件违禁事用密折报告雍正皇帝。雍正很生气，朱批停止杨名时用密折奏事，有事要报告中央的，只能用题本。十二月十九，圣旨下达到云南，杨名时跪听圣旨，悚然吃惊。

何谓密折，何谓题本？题本就是通常说的奏本，规范说起来叫疏，疏题。总督、巡抚等官员向皇上汇报、请示普通政务，即用题本，把事情分条陈述奏明。题本写起来很严格，官员先要用正楷缮写，开头要写摘要，本人再抄一份留下作副本。题本经驿马传到京城通政司，由通政司转送内阁。内阁六部分类拆封后审核评议，称为部议，要驳斥的称为部驳。部议、部驳后代皇帝拟旨，拟旨后再呈送皇帝核准后，最后用满、汉两种文字誊清。手续繁复，时效迟缓，而最大的特点是过目的人多，内容公开化。

奏折则不同，通俗说起来就是官员给皇帝的密信，所以又叫密折。它用折叠的纸，自由书写，字体可工可行，文字可长可短，不要写摘要，不需要经过通政司和内阁，时效快捷。密折最大的特点是直送皇帝，皇帝亲拆亲阅，保密性极强。

上题本的官员范围广，上至一品大员下至七品知县都可奏本。而上密折是皇帝恩准的一种特权。上密折，康熙皇帝时就有，但应用范围小，没有形成制度。康熙晚期，疏于吏治，到了雍正初年，官吏贪污成风，结党营私，谏官溺职，腐败案件迭起。雍正皇帝登基后下决心整治，为便于君臣上下通气，官员间互相牵制监视，就推广和完善密折制度。开始时限于内阁（中央行政机关）吏、户、礼、兵、刑、工各部尚书，理

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关）尚书，都察院（最高监察机关）左都御史，大理寺（最高审判机关）卿，即所谓九卿大人。后来扩大到京官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知府、道员、学政以上，武官副将以上，旗员参领以上。

密折内容只有奏事官员和皇帝两人知道。皇帝阅后加朱批（用毛笔蘸朱砂批示），提看法，作指示，下密令，用黄匣装好，再传送给奏事官员。雍正皇帝三令五申告诫：奏事者享有朱批密折的特权，又负有严守秘密义务，不能给上官、同事、下官看，即使父母、妻妾、子女也不能展示，驿递也不得张扬。形成一套森严制度。

雍正皇帝每天要亲阅、朱批许多密折，消耗大量精力。他为什么要这样重视密折制度？一言以蔽之，加强独裁统治。皇帝除外巡、征戍外，大多深居宫闱，与外界基本隔绝，政务、军事委任给文武大臣，他既要通过官员奏章掌握庶务，下达命令，又担心他们改节变心，过分贪婪，危及统治，不得不用密折广布耳目。说到耳目，最典型最残酷的莫过于明朝宦官刘瑾、魏忠贤操纵的特务机关东厂了，整死了很多忠义之士。

清朝前期皇帝基本沿袭了明朝的统治制度。他们同样需要耳目，但觉得设立特务机关过于招惹是非，弊多利少，于是就不再设立。而隐密战线的密折能秘密检举他人违法犯罪言行，使官员之间人人存戒心，不敢胡作非为，达到互相牵制、互相监视的目的。推荐官员、升降职务、地方兴利除害，君臣间也需要私下通气，好让皇帝心中有数，早作安排，显示其先知先觉。皇帝还需要用朱批直接教诲、开导、训斥官员，以达到教育目的。官员常常以享有密奏、获得皇帝御笔朱批为殊荣。得到朱批批评，会惊心动魄；得到朱批鼓励，会更加激励图进。因此，推广密折制度要比任用特务文明得多。

二、两度泄密祸临头

尽管密折政治制度神秘森严，但是违反的还是不乏其人，杨名时就是其中之一。就在杨名时接到谕旨停止奏折之前一个月，即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八，雍正皇帝在朝廷上对文武大臣板着脸说到密折制度的重要性：

“凡督抚大吏任封疆之寄，所陈奏之事皆有关于国计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奏折。以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

尽者，则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此皆国家机密紧要之事，关系甚重，不得预先轻泄于人。是以朕将内制皮匣，发与诸臣，令其封锁奏达，盖取坚固缜密，他人不敢私开也。去年初行时，诸臣尚皆敬慎。近闻各督抚中竟有子弟亲戚在京私启密封者。”

接着，雍正皇帝严厉点名批评违禁大臣：“如闽浙总督满保，则有户部侍郎塞德，山西巡抚诺岷，则有伊子（他的儿子）诺穆图；江南布政使鄂尔泰，则有伊兄弟；云南巡抚杨名时，亦有信托之人。皆在京私看奏折及朕所批密旨。”

为什么深居宫闱的雍正会清楚有人私拆密折，就是因为他广布耳目，谁要有越轨举动，就会马上有人密告。这就是密折制的凶险。

最后，雍正皇帝切切申飭：“朕待诸臣推心置腹，事事至诚，言无不尽。诸臣正当仰体朕怀，谨严固密，精白乃心，以襄治理。凡有折奏，据理敷陈，俟朕裁夺，何必委托其子弟亲戚在京探听消息、料理事件，以至泄露密折，藉生种种弊端，负朕推诚待下之意？皆由诸臣不能自信又不能信朕。其存心如此，则密奏又何益乎？嗣后满保、诺岷、杨名时、鄂尔泰停其折奏，有事只照例具本。其余督抚大吏所奏折子，若有子弟亲朋在京私开者，一经发觉，朕必将私开之人正法，督抚等照溺职例革职，决不宽贷。”

谁要泄露密折，雍正皇帝训斥严峻，处理也畸重，先轻后重。满保是满族人，早在康熙五十四年就由福建巡抚晋升为闽浙总督，可谓资深贵胄了。雍正二年和杨名时等大臣被责令停止密奏后，经求情，恢复了上密折。可是后来又因满保的心腹家人擅拆密折，被人告发。雍正皇帝大怒，严责满保，下令斩首家人。满保竟然忧郁而死在任上。

杨名时被责令暂停密奏后，感到委屈，在过了大半年后，向皇上在题本中求情：“边方事宜，有须缮折恭请裁示者，乞恩宥（原谅）前愆（罪过），仍具折奏。”这时是雍正三年十月，杨名时已由云南巡抚升为云贵总督。

雍正皇帝觉得杨名时已经认识到过错，态度诚恳，又念其初犯，就准许他继续使用密折，并在朱批中客气地自我嘲解道：“前有萋斐之言（谗言），偶失于舒究（从容调查）耳，今已释然也。”

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到了雍正四年十一月，时任吏部尚书、以云贵总督兼管云南巡抚事的杨名时，用题本报告云南省没有完成盐税征收



任务时，误把雍正皇帝不久前在密折朱批中税收可酌情处理的内容直接引用到题本中。这下激起轩然大波。雍正皇帝十分恼怒，毫不客气地传下圣旨。杨名时下跪听旨：

“凡督抚奏折，经朕批示发回折所批公然载入之理？杨名时明系回护从前泄漏之罪，其心中以为不当有此密奏密批之事。夫国家庶务殷繁，亦有不便宣露于外者，故于密折内往来斟酌，期于周详妥协。杨名时始则将密折泄漏于外人，今则将密批全录于奏章，无人臣之体，交部严察议奏。”

吏部部议决定：革去杨名时吏部尚书、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职务，交刑部治罪。

这里插一句，杨名时本身是吏部尚书，怎么交吏部部议呢？这是因为清朝和明朝最大的不同处是实行复职制，中央六部、藩理院、都察院、大理寺和地方总督、巡抚等大员首长都设满、汉族各一人，而且大印掌在满员手里，当时和杨名时并驾齐驱而且掌握实权的，另有满族吏部尚书查弼纳。

吏部把革职意见呈上皇帝核准。雍正皇帝办事老辣持重，并不马上批准，觉得革职未免太重，而是命令杨名时写出检讨书。杨名时上奏本检讨：

“臣一时愚昧，恐干蒙混之体，遂照原案载入。此实臣谬误，无可改免。”原来，杨名时的想法是：担心题本请求酌情减免盐税没有权威依据，被户部指责为自作主张，就照“最高指示”——密折朱批“可酌情处理”直接引进了题本。结果弄巧成拙，敢言坦诚而缺少心机的禀性招致了不幸。

一心厉行密折制度的雍正皇帝不肯原谅杨名时两次泄漏之虞。

雍正五年闰三月降旨，免去杨名时吏部尚书职务。

雍正五年十月降旨，免去杨名时云贵总督职务，由鄂尔泰接任。保留杨名时云南巡抚职务，边工作边检讨自省，随时听候调处命令。这时，杨名时的政治命运岌岌可危了。

三、贬黜又遭大贬讥

68岁的杨名时被降职后，没有灰心怠意，继续努力从政。一是宠辱

不惊，稟性所致。二为取得成绩，挽回损失。但是降职后有三件事还是让杨名时黯淡伤心。

一是弹劾劣员被否定。杨名时在降职三个月后，因为失去了密奏权，就上疏弹劾云南镇沅府土知府刁瀚。镇沅府已经实行改土归流，刁瀚不能再做土知府了，全家应当迁到省城昆明，但他赖在地方拉党结私，强霸民田，逼死人命，应当处以绞刑。

尽管杨名时还是巡抚大员，雍正皇帝却对他抱有成见，降低了信任度。接到疏本后避重就轻，竟然对刁瀚逼死人命不置一词，却对迁向何处下圣旨：“疏内所称刁瀚家口迁往省城之处，若管束太严，则不得其所；疏放，又恐生事。着迁江宁省城（南京），令该督酌量安顿。”

二是进贺瑞祥遭贬斥。雍正皇帝热衷于瑞祥，以显示国泰民安，天神感应。皇帝有嗜好，群臣自然趋之若鹜。雍正二年，顺天府尹兼大理寺卿张令璜向皇上进献一茎双穗至九穗稻，群臣庆贺。雍正三年，河南总督、宠臣田文镜进呈一茎十五穗稻，雍正当场表扬这是田文镜“忠诚任事所感召。”田文镜每年都要用吉庆福祉献告，这年还奏河南路不拾遗，民风醇厚。于是，别省督抚趁机效仿。浙江巡抚、宠臣李卫献上“天生锦”，说这是蚕直接吐丝织成的云锦。雍正五年二月，升为云贵总督的鄂尔泰和被贬为云南巡抚的杨名时从云南同时赴京，因为也受了群臣竞献瑞祥风气的影响，途经黄河，见黄河水清，便认为这是皇上喜爱的国泰民安的好兆头，就同时各上题本。

雍正皇帝阅后，对同一内容，竟是褒鄂贬杨。他对朝臣说：“昨天鄂尔泰、杨名时都以黄河澄清上表庆贺。两人的本章都不符合规矩，又同一天进呈，属同一种错误。但是，鄂尔泰能公心报国，他办理的事、呈奏的话，都本着至诚之心。这才是事君之道，这样的忠诚大臣历史上也不多见。因此对他本章的错误小节，我不但不忍心处分，并且不忍心发给吏部审议。至于杨名时，本章则出于奸巧欺诈，沽名钓誉，攀附他人，欺骗蒙蔽。他从来不实心办事，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则有天壤之别。今天我如果因为宽恕鄂尔泰而跟着宽恕杨名时，就是赏罚不当，有失我公平待下之道。”

好几个反复无常的雍正皇帝！雍正二年还御书“清操夙著”，高度表彰杨名时，雍正三年又亲自把杨名时从巡抚擢升为总督，到现在凭着个人好恶和成见，已把杨名时数落得一无是处了。

三是兴修水利被斥为假公济私的罪行。云南洱海由于出水口壅塞，频发水灾，杨名时组织地方官实地丈量，定出水利工程预算方案，并决定用公款支出，不向百姓摊派等项，于雍正五年闰三月上奏《请疏浚海尾疏》。内阁工部也同意这个方案。可是，雍正皇帝看了疏本后，竟然对着朝臣，颠倒黑白，把杨名时奚落、挖苦、嘲讽得体无完肤：

“杨名时于离任之时，奏请将盐务盈余银两修浚沿海河道等语。杨名时自任云南巡抚以来，于地方事务苟且因循，全不经理，一味沾取虚名，求悦于众。滇省盐政、铜厂弊端种种，皆李卫到任之后极力整顿者，而沈元佐一案亦系李卫查出。凡滇省盐务、铜矿、钱粮等项，杨名时在任多年，未曾实心办理一件，诸事难辞责罚。众所共知，朕因其虽不肯实力急公，尚能巧诈洁己，故姑留此数年。今伊当离任之时，更有何颜言及盐余银两也？即此修浚河道，亦不过假公济私，博取去后之名。如此用心，尚可问乎？”

“自古善则归君，乃人臣之大义。似此地方施惠之事，当密行陈奏，请朕谕旨。如岳钟琪之在陕西、陈时夏之在江南，皆以兴修水利之事密奏于朕，待朕降旨施行，并未矜张，自以为功，而朕亦未尝掩其善也。滇省河道如果当修，杨名时何以不行折奏、而必见之本章者？无非冀滇省人民感颂之意。且伊从前将密奏之折泄露于外，经朕切责。由今观之，折奏之有碍伊此等奸诈之举者了然，而伊之情弊显然矣。杨名时在任多年矣，何不早行奏请，今将离任之时，亦可以待接任者举行，而乘此时急急题请者，是诚何心？”

“朕办理政事，岂尚与大臣争名？君臣本属一体。大臣所办之事，即朕之事；大臣之是非，即朕之是非也；人之怨望大臣，即怨望朕也；人之感颂大臣，即感颂朕也。但诈伪之徒，巧取虚誉，与同官及接任争名，朕断不容耳。凡以天经地义之道，同寅协恭之谊，为臣子者，各当凜遵。如杨名时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并不知有君，尚得覩（惭愧）颜自命为读书人乎？”

“况盐务银两原系国家公项，岂可将此为邀誉沽名之具？杨名时既欲加惠于地方，即当自出己费（资），以成此举，如法敏前事一例。此河所需工程若干，俱着杨名时捐修。每年捐备所需，杨名时既言及，亦着杨名时预为交送滇省。着该督抚查核奏闻。将来杨名时身后，着伊子孙承办，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钓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贻累子孙也。”

四、兴狱压制科甲党

从杨名时降职后遭遇三件不幸的事情来看，为什么雍正皇帝要否定杨名时弹劾劣员？为什么雍正皇帝给杨名时赐匾“清操夙著”和加官提级，又说杨名时任巡抚没办一件实事？为什么雍正皇帝把整顿盐政、铜厂和查究贪官沈元佐的功劳归到宠臣李卫身上？为什么同样献瑞；雍正皇帝会扬鄂贬杨？为什么雍正皇帝剥夺了杨名时密奏权，又要杨名时密奏兴修水利事？为什么雍正皇帝要杨名时自己出钱兴修水利、死了还要他子孙出钱？为什么雍正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们贬斥为沽名钓誉的奸巧读书人？这难道仅仅是杨名时泄露密折的缘故吗？显然不是。

真正的原因是与雍正皇帝“以一人治天下”的极端人治有关，是与雍正皇帝对科甲出身的名儒抱有成见和嫉恨有关。极端人治，必然是顺他时，他可以抬举，不遂意他时，他可以打倒诛灭。雍正的舅舅、九门提督隆科多和心腹大将军年羹尧，在康熙晚年，众阿哥争夺皇位的硝烟弥漫、生死搏斗中，是支持雍正继承皇位的得力股肱。当初，雍正帝称赞隆科多是先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对原为心腹家奴、后为大将军的年羹尧更是称颂“恩人”，“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把年羹尧封为一等公爵。狡兔死，良狗烹。雍正坐稳龙殿后，觉得隆科多和年羹尧功高骄纵，又洞悉自己御极之前的隐私，担心皇位被篡夺，于是首先向掌握军权的年羹尧开刀，把他一夜间连降十八级，随后颁布九十二大罪状，在雍正四年赐死。

“年党”剪除后，雍正紧接着向威胁最大的“八爷党”开刀。雍正四年二月，把“八爷党”中心人物、皇八子胤祀囚进宗人府（掌管皇族的机关），他的妻子被赐死。三月，把胤祀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把皇九子胤禩改名为“塞思黑”（满语：猪）。五月，把皇十四子胤禵关进景山寿皇殿。八月，胤禩在保定囚死。九月，胤祀在宗人府病死。雍正五年，以四十一大罪状把隆科多圈禁，第二年隆科多就死了。

雍正以残忍的手段一下子铲除了“年党”、“皇子党”和“隆党”，便又向所谓“科甲党”进逼，汉族官员大都是科甲出身，雍正认为他们常常结为朋党，阻碍他的施政，便有意压抑。特别对科甲出身的名儒抱



铲除异党

有偏见，宁用听话的非科甲出身的家奴，不用直言敢谏、特立独行的汉儒。康熙进士、被雍正提拔为巡抚、总督的江西人李绂，在雍正四年，因和同年进士出身的官员参劾雍正宠臣、非科甲出身的田文镜，雍正就以“固结党援、徇庇师生”等二十一条罪状把他削职为民。浙江人汪景祺，康熙举人，作诗《功臣不可为》献给得势时的年羹尧。年羹尧倒台后，雍正恨汪景祺讥评皇帝杀功臣，就把他作为“年党”诛杀。

康熙探花、翰林院侍讲钱名世在雍正二年曾经投诗颂扬大将军年羹尧，年羹尧获罪后，雍正就把他作为谄附权要的“年党”而革职，押回原籍常州管制，亲书“名教罪人”，挂在钱家门庭上，让他终身受辱，无脸见人，虽生犹死。雍正还使出另一招刻薄的心理战术，命令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文人每人写一首恶毒的诗讥刺钱名世，还要叫钱名世出钱刊刻成书，散发到全国各省各学校里。这一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能在名誉上彻底打垮钱名世，又能钳制持不同政见的文人。果然，翰林院侍讲吴孝登不忍下笔，敷衍写诗，雍正斥责诗句“谬妄”，竟然把他发配到东北做旗人奴隶。另有侍读陈邦彦、陈邦直兄弟俩的诗流露出不满情绪，落得削职为民的下场。

后有人弹劾湖南攸县新任知县萧师谔包庇革职知县陈溥。雍正闻奏后对朝臣说：“因革职知县陈溥与接任知县萧师谔同属科甲之人，故尔徇私袒护，朋比为奸。设遇李绂、杨名时为督抚，则必因其科甲出身，代为容隐矣。”被雍正视为专意徇私袒护的科甲领袖杨名时，就是在雍正接连诛除“年党”、“隆党”、“皇子党”、“科甲党”的血腥镇压的政治大漩涡中遭遇不幸的。等待他的将是像李绂等科甲人一样的下场。

第十八章 杨名时受审

一、朱纲逼供欲动刑

厄运很快降临。

在雍正向“科甲党”开刀的风雨雷电中，在杨名时连续受到皇帝批判的疾言厉色中，心怀嫉恨的官员乘机踏沉船，密参一本，说杨名时和云南按察使江芑互相勾结，贪污税收，蒙骗皇上。

雍正皇帝忍不住了。雍正五年（1727）十月，也就是杨名时被免去云贵总督，只留云南巡抚的同一个月，雍正调湖南布政使朱纲任云南巡抚。杨名时停职，就地接受审查。

朱纲何许人？雍正二年，他以湖南布政使代理湖南巡抚。他徇私舞弊，改交银铅法。雍正三年三月，刑部侍郎黄炳移文吏部，要求马上把朱纲革职。吏部请雍正裁定。雍正说：“朱纲做官还好，从宽处理，免去革职，降二级留任。”朱纲做官素质太差，降级后不思慎独。岳州知府李渭，接受贿赂，包庇聚众行凶打死人命的首犯童石安。朱纲和湖南按察使何锡禄又受李渭贿赂后，上书湖南总督，请求延长缉拿凶犯的期限，以便让凶犯乘机逃匿。吏部得到举报，上疏皇上立即把朱纲、何锡禄革职，严加审查。这时候，雍正不再说朱纲“居官好”了，依吏部部议，革职何锡禄；朱纲则暂停处分，等凶犯缉拿、聚众行凶案件审理完后再作处理。雍正的韬略是，免罪朱纲，朱纲必能知恩图报，会尽力效忠皇上。

朱纲不但没被免职，反而升官。他踌躇满志，刻意顺着皇帝的好恶做文章，好继续升迁。他在云南下车伊始，便上奏一本，弹劾杨名时在云南任七年巡抚，“徇隐废弛，藩库钱粮，借欠累累，仓谷亏空，并不题参，以致劣员剥民无忌，请革职。”

参本到了京师，雍正对着朝臣直刺杨名时：“朕料其任内必有未清

之项，曾谕朱纲留意清查。今据朱纲参奏前来，合省钱粮仓谷遂至亏空如此之多，闻者莫不骇异。云南之银厂税规、盐法、铜矿等项，向来积弊甚多。皆系李卫清查经画于前，而鄂尔泰悉心办理于后。况凡钱粮之事，乃巡抚专责，皆他人代为料理。伊于一切事务全未处理。看杨名时明白回奏，朕观其又如何狡辩也。”

圣旨在万里驿道上奔驰。朱纲参奏两个月后，雍正六年正月，杨名时跪接圣旨：

“杨名时朕尚未识面，向闻其为人和平，亦有操守。观其人性，喜沽名钓誉，而苟且因循，置国家之事于漠外，且虚伪偏执，怙过饰非。朕时时切加训谕，而伊坚执不改。今据朱纲参奏，杨名时着革职，交朱纲勒限各项清楚时，具奏请旨。此本内情由，仍着杨名时明白回奏。”

在云南巡抚任上宵衣旰食七年的69岁的杨名时在上下夹攻下被革职了。他料到会有这一天，他对此并不沮丧。他不能容忍的是新巡抚这样无稽诬告，他要“明白回奏”。然而，朱纲一手遮天，料你杨名时一个被革职的有罪老人早无回天之力，他不等杨名时拟稿，就迫不及待地代替杨名时回奏：

“从前办理，贻误瞻徇，窃位苟禄，扪心自问，罪无可逭（逃），无可申辩。”

在朝廷上，雍正听了吏部转达朱纲冒名杨名时的回奏，很不满意，对着朝臣愤愤地说：

“滇省钱粮仓谷亏空买补及借动扣还之处，鄂尔泰原曾详细奏闻，然后办理。杨名时身为巡抚，钱粮是其专责，应据实陈奏，方为无欺无隐。乃伊任内并无一语奏及，以为将来推卸之地，乃巧诈之用意也。此时朱纲参奏，特令杨名时明白回奏，鄂尔泰亦即具题认过。朕批谕云：‘滇省各案，朕明知杨名时无亏空挪移之罪，但伊巧诈居心，必直认不辩。’今伊果事事认罪，无一剖白申辩之语，全无人臣事上之礼，着杨名时再行明白回奏。”

雍正怎么知道杨名时实无挪用、贪污之罪？自然是他的满族宠臣、云贵总督鄂尔泰摊的底牌。鄂尔泰代为杨名时“明白回奏”，小骂大帮忙：

“身受国恩，忝（谦辞，表示有愧）任内外，屡干罪戾，犹荷矜（自亏）全。若复巧诈居心，是诚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名时虽极愚蒙，何



名时革职

敢自外生成？”

雍正下令鄂尔泰对杨名时严加审讯，朱纲陪审。杨名时供认：“赚取名声，希求荣誉。至于说我奸巧狡诈，决不承认。”

朱纲见审讯达不到目的，焦躁起来，惊堂木一拍，厉声喝道：“事实面前还巧言抵赖，看来不动刑决不会如实招供，来人哪，刑具伺候！”鄂尔泰正色阻止：“不可！”

朱纲心下对鄂尔泰不满，退堂后对鄂尔泰提出，由他主审，不信审不出结果。鄂尔泰本来无心再审，正好有个台阶下，就告诫朱纲要据实核真，不可刑讯逼供。朱纲口头应诺，同时急着向雍正报告说杨名时如何抵赖。吏部又收到其他弹劾杨名时的密折、题本，部议后向雍正呈报：杨名时始终避实就虚，掩饰自己的罪名，含糊认错，一点没有人臣事君之礼，应当依照“挟诈欺公”的法律，把杨名时逮入死狱，等候斩首。

雍正倒不想处死杨名时，他答复吏部：“杨名时别案尚多，此案治罪之处，着从宽免。”

雍正既看到有人弹劾杨名时，列举种种罪名，同时又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杨名时的题本，他感到情况复杂严重，他正好乘机压一压“科甲党”，就派刑部侍郎黄炳到云南，会同朱纲一起审理杨名时案件。

鄂尔泰退出审案后，朱纲迫不及待地独审杨名时。他摆出巡抚架势，声色俱厉地追逼杨名时承认罪责。审了几天，毫无结果。杨名时矢口否认所谓玩忽职守，贪污公款，致使农田废芜、厂矿倒闭等横加之罪。朱纲气急败坏地喝令衙役用刑：“夹棍伺候！”

二、军民声援杨名时

“杨公如若受刑，我们就要造反了！”

围集在巡抚衙门外的成千上万军队下级军官、士兵和绅士、商人、读书人、平民百姓齐声呐喊。播得春风有夏雨。原来，当听说杨名时先被降职、停职，继而被革职，新巡抚要严刑查办杨名时的消息时，多年来受到杨巡抚关心爱护的军队官兵愤愤不平，昆明城内外的士绅、小商贩、贫苦百姓更是奔走呼号，集合起来声援杨名时。

巡抚衙门外声势浩大的兵民一阵阵骚动着，巡抚卫兵哪里阻挡得住；一声声呐喊压进衙内大堂，高喊着要冲进去揪朱纲。朱纲惊得如坐针毡，

汗流满面。杨名时怕生出意外事端，也为避免朱纲罗织他挑动兵民、咆哮公堂等罪名的不测，就自动走到大堂外，大声地对黑压压的人群喊话：

“我杨名时一生清白，相信朝廷自有公断。天气寒冷，天又下着雪，请各位回家吧。”

“我们甘愿和杨大人生死同在……”军民众情激昂，一时竟不肯散去。民兵的强大声援，加上原来在杨名时手下的衙役不听命令、不肯动刑，使得朱纲又惊又气，就再也不敢说用刑一词了。

朱纲为挽回面子，色厉内荏地对杨名时说：“天色已晚，明天到公堂上跪听人家弹劾你的奏疏。”可是，到了第二天，朱纲起身一看，夜里竟然下了三尺深的大雪，到处一片白茫茫。朱纲倒吸一口冷气，知道难以开审，就传令缓一天再审。过了一夜，朱纲早晨开门一看，夜里又下了大雪，积雪足有四尺深，室外人马无法行走。朱纲疑惑起来，看看彤云密布的阴霾天空，心想，不能加罪于杨名时，这难道是天意吗？

朱纲独审杨名时骑虎难下时，就登门拜访总督鄂尔泰。鄂尔泰和杨名时多年在云南共事从政，深知杨名时体恤军民，军民拥戴，政绩卓著。当朱纲心虚地请示鄂尔泰，如何定罪杨名时，要鄂尔泰拿主意时，鄂尔泰面对专横跋扈的新巡抚，沉思半晌，平静地反问朱纲道：

“你到过杭州，见过汤阴岳忠武庙里跪着的秦桧夫妇铁人吗？”

朱纲没有料到官大一品的总督会这样发问，惴惴地回答道：“见过。”

“你要定杨名时重罪，难道你要像秦桧夫妇那样遭后世千人唾、万人骂吗？”鄂尔泰正色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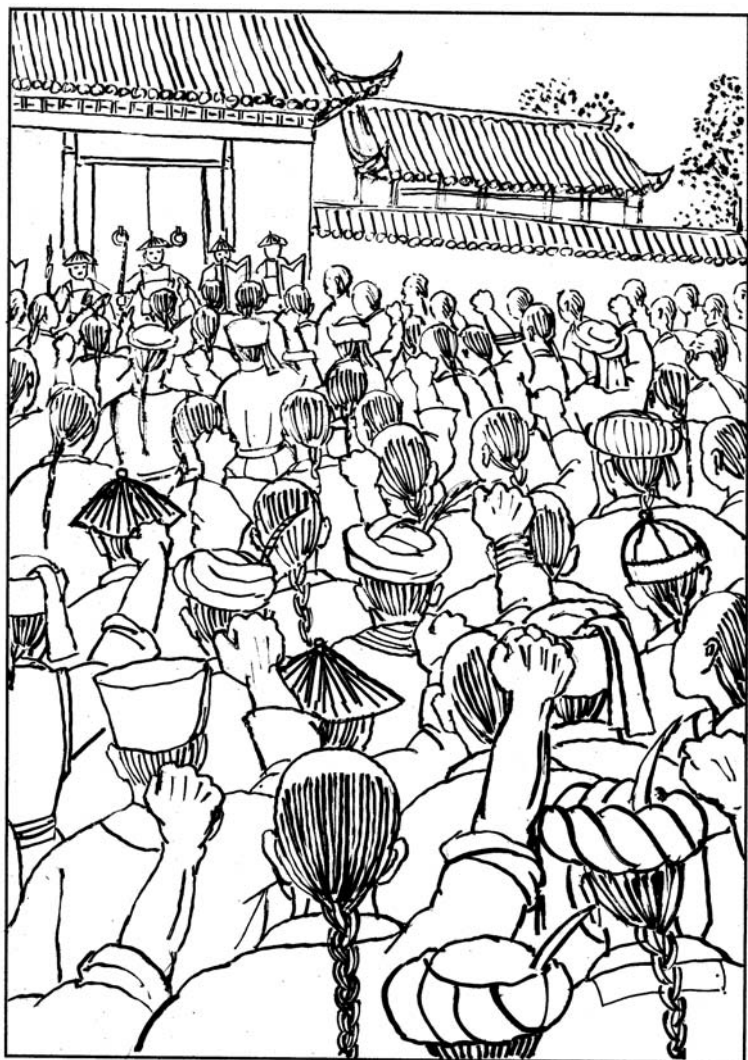
朱纲脸红，低下了头。

鄂尔泰说道：“你扳不倒宦海资深的杨名时。杨名时是一尊久历沧桑的大材古器，绝不是你认为的无用的瓦片陶罐。”

为什么云南昆明的军民对杨名时会那样的拥戴？为什么雍正权臣、云贵总督鄂尔泰对杨名时会有这样的评价？人们可以从同时代的文人徐用锡写的《杨凝斋先生名时传》里找到另一角度的答案。徐用锡曾采访过目击昆明军民包围巡抚衙门的云南、贵州的官吏。问道：

“那位江阴先生杨名时怎么会那样得人心？会有那么多人为他鸣冤叫屈？”

被采访的官吏回答道：“这里地处边疆，远离京城，州、县荒蛮，



声援杨名时

真可以说少受皇恩，没有开化。过去到这个地方做官的，不要说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就是做州官、县官的，都喜欢住在省城。那些州官县官，任用亲信心腹，还有土司、恶霸，搜刮百姓。本来朝廷规定向百姓收取的钱粮赋税并不算重，但那些土司恶霸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自己享用外，还交给上司官吏们吃喝嫖赌。贿赂上司，运动交际，已是司空见惯。州官县官从不体察民情，可怜的平民百姓从来不认识谁是他们的老爷，只叹命该如此。江阴人杨名时来后，严肃纲纪，严令下属官员在管辖地区内爱护百姓，不得侵吞、鱼肉百姓。他自己则经常在民间察访，整顿公件，还勒石晓谕。云南的百姓从此开始认识大清朝原本有命官治滇的政策法令。很多人相传着杨名时是个爱民如子的清官。”

三、革职口诛究可哀

朱纲罗织罪名审讯杨名时，在昆明几万军民的强大抗议声中失败。朱纲连夜密奏雍正，说昆明群众围攻都院，声援杨名时，意欲造反。黄炳到了云南，听了朱纲谰言，也认定杨名时有罪。朱纲、黄炳合具上奏：“杨名时装出廉洁清操来盗取虚名。保举他的人都是进士出身。栗尔璋就是其中之一。栗尔璋是杨名时的门生，多年来杨名时从他那里得到盐税白银八万两。杨名时还接受知府范溥的瓷器、绸缎等贿赂。依照法律，这些要一律上缴没收。杨名时得到盐税，除主动填补银厂缺额外，仍应追交白银五万八千两。”于是，朱纲、黄炳告下杨名时贪污公款银五万八千两盐税的罪名，限定在一年内退赔，输入官库。而实际上，这五万八千两盐税，杨名时早就上奏雍正，已用于官府公务了。

雍正皇帝收到密奏，大为恼怒。雍正六年正月，他对着朝臣，向杨名时展开了激烈的长篇批判：

“杨名时在云南巡抚之任七年，但以谄媚地方官民为事，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全不置，一味虚假诈伪，以求众人之欢悦而称道之，存心卑鄙无耻之极！且一味袒护科甲，颠倒是非，以行其私。在任七年，仅参一进士出身之知县。然则通省属县之多，莅任七年之久，而科甲出身属员之内只有此一知县应行参劾，此外皆系贤员，无劣迹之可纠乎？即此一事，杨名时之居心行事，天下后世自了然知之矣！”

“从来迎合上意者谓之谄媚小人，乃圣贤之所不取。盖谓君臣之间，

尊卑之势相临，难于径情直行，尚不当委曲迎合，以失为臣之道。其他权要同官与属员、绅士、兵民，即在言意之中矣。岂有以卑污下贱、谄媚同官、谄媚属员及辖绅士兵民以求得其欢心者，谓之当然之理乎？若谄媚众人而以为是、惟以迎合上意者为非，此则冠履倒置，以百步而笑五十步，岂圣贤之明训耶？

“杨名时只图一己之虚名，而不知纲常之大义，其心实愿父为瞽瞍（瞎子），以成己之孝；君为桀纣（暴君），以成己之忠之人。君父且不顾，岂尚计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盗名之邪念、至欲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则为逆子，在国则为逆臣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道（逃）乎？况巡抚统驭全省，赏罚政令皆出其手。若要结众心，何求不得？而杨名时乃曲尽谄媚之术，以博众人之称。料滇省之人必悉为其奸诈之所笼络煽惑，必有去后之思。若然，则不知有是非之公，不知有国家之法，而令欺世盗名者反为得计。此则甚有害于人心世道不浅者。

“着总督鄂尔泰通行晓谕，使滇省之人共知杨名时平素之诈伪巧饰。于伊奉旨起身来京之时，相率而贱辱之。倘仍有为其蛊惑而礼貌附和之者，着鄂尔泰查拿究治。

“朕亦再加访问：杨名时既能欺世盗名，则朱纲之秉公审理杨名时各案，自违拂众人之私意。或有造作、诽谤、捏写无名偈帖以紊乱是非者，亦未可定。着鄂尔泰严行缉捕，一面奏闻，一面惩究。朱纲秉公执正，毫不瞻顾，可谓实心扶持风化之大臣。伊起身赴闽之时，众人当尊敬尽礼，以荣其行，方为公道。朕恐边远之人，愚昧无知，受杨名时之欺骗日久而不觉，故明白晓谕开导之。鄂尔泰奉朕此旨，可沿路通行晓谕，倘不能实力奉行，朕另有访问，将鄂尔泰一并议处。”

雍正皇帝对杨名时百般贬低，全盘否定，强词夺理，漏洞百出。雍正帝难道忘了，杨名时由康熙帝简拔抚滇，到雍正元年已两年有余，自己下旨称杨名时“尔向日居官历任有声，朕所稔悉”。雍正帝难道忘了，雍正二年二月，自己高度评价杨名时“清操夙著”。雍正帝难道忘了，雍正三年十月，自己擢升杨名时为云贵总督，先后加衔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怎么杨名时一下子成了“卑鄙无耻之极”的恶人？雍正帝难道忘了，自己屡次圈阅、朱批杨名时关于整顿公件、盐政厂矿、弹劾劣员、推荐人才的疏题、密折，怎么说杨名时于民生、吏治“全不置”？杨名时受到军民拥护，怎么说是杨名时“煽惑”所致？

杨名时之所以被革职查办和批判，无非是因为他泄露密折遭致雍正帝的恼火，无非是因为他是科甲耆老遭致雍正帝的隐恨。雍正帝另有嫉恨的，是云南竟有那么多军民为杨名时鸣冤叫屈。数万军民名为抗议朱纲，实为对抗皇上。所以雍正帝要责令鄂尔泰缉捕镇压。军民集会抗议事件发生后，雍正帝知道朱纲在云南做巡抚做不下去了，故而急忙调他到福建做巡抚，还要求鄂尔泰隆重地欢送，让朱纲体面地离开云南。富有讽刺喜剧意味的是，在审讯杨名时中罗织罪名，急于立功升官的朱纲到福建还不满十个月，雍正六年十月在惊悸中死去。弹劾杨名时“假装清廉”而自己又以清正刑部大员自居的黄炳，曾任山东巡抚时受贿规礼十九万九千两白银，雍正六年十二月被新任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查明参劾，雍正帝当即下旨，着黄炳“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再说鄂尔泰得旨后草草地送走了朱纲，没有去追究面广量大抗议的军民，也没有严审杨名时。而在雍正六年四月，鄂尔泰密奏“杨名时并无亏空”。雍正帝对朝臣愤愤地说：“朕明知杨名时并无亏空挪移之罪，但伊巧诈居心，于明白回奏时，必直认不辩……无一剖白申辩之语。其意以为我本无过，天下自有公论……真是大奸大诈之人！”责令杨名时继续“明白回奏”。

雍正六年九月，当杨名时并没有“明白回奏”时，雍正帝又恨恨地说：“杨名时既抗拒，不肯遵旨明白回奏，巧为浮词，着鄂尔泰严讯实情奏闻。”

四、倾家荡产一身轻

雍正七年五月，刑部向雍正帝提交时任云南广西总督鄂尔泰审讯杨名时的疏本，部议道：鄂尔泰遵照圣上旨意，对杨名时溺职罪严加审讯，杨名时承认沽名钓誉的错误，但对狡诈之罪始终拒不承认。对照大清律令，以挟诈欺公罪判处斩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

雍正帝倒不想杀掉杨名时，只想像处置“科甲党”李绂那样先革职再批臭。于是下旨：杨名时别案尚多，免去拟斩监候，待罪云南。

雍正明知杨名时“无亏空移用之罪”，不但不批准斩首，而且也不追究银两。只因为雍正忙于应付权力争斗，对杨名时一案不再关注。对雍正六年春天朱纲、黄炳诬告杨名时贪污盐税五万八千两，杨名时完全可

以不理睬，不退赔。因为一则皇上不追究，二则无人来硬顶了。具体办案的朱纲已在本年十月死去，黄炳也在本年十二月被刑部“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杨名时不但可以不退赔，而且还可以申辩。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的性格驱使他不想向朝廷申辩，他想，一个被剥夺了官职的人要申辩是很困难的。

杨名时不但不申辩，而且决定退赔。他一生就仗义疏财。他和夫人刘氏商量，刘氏支持他退赔。一直跟随着他的夫人刘氏，由于丈夫年轻时就失去性功能，她一直没有生育过。她不怨怪丈夫，她尊重丈夫的为人。她把爱倾注在丈夫和嗣子应询身上。

刘氏是个有远见的贤内助，她把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平时生活节俭，要把积蓄用于不测。果然，巨额退赔之祸降临了。她留下日常生活所需，包括妾、丫环、男佣在内所有值钱的家具、衣服、首饰都变卖了。江阴老家杨名时名下的房屋田产都变卖了，加上在云南和江阴的亲朋好友捐资、借资帮助下，一年内凑足五万八千两银子，把“赃银”全部退清，交给时任云南巡抚张允随。

杨名时倾家荡产、毁家纾难以后，反而感到一身轻。

雍正朝起居注

又雲南總督鄂爾泰代奏革職巡撫楊名時

遵

旨再行明白回奏一疏奉

諭旨楊名時既抗拒不肯遵旨明白回奏巧為浮
詞掩飾着鄂爾泰嚴訊實情

雍正六年九月



再审杨名时

第十九章 滞留云南

一、传讲儒业潜著述

自此光明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杨名时从雍正六年（1728）被罢黜后，从此脱离了密匝匝如蚁涌的官场纷争，寓居云南昆明，直到乾隆登基后调京复职，悠悠光阴一呆就是七年。七年间，杨名时以一介布衣学者，研究、讲授和著述儒教理学，协助官方撰写地方志，深入访问民间疾苦。

杨名时滞滇初起的心境，可以从他写给外甥刘嘉本的信中看出：我待命留居在云南，归期还没有确定。只是经常想到不能和家乡亲友叙谈，感到惆怅。好在我精神并不疲劳，有宽余的时间研究四书五经义理，来弥补以前的不足。云南近来不少士大夫敬佩李光地的学问，向我求索他的遗书，我便抽空抄录送给他们。有位高章云先生遗憾地对我说，可惜没有早些看到李光地先生的著作。学者只要对李光地的著作认真地读，细细地品味，也不比亲聆孔孟的教诲差了。

雍正七年，杨名时边研究儒家经典边教授学生。雍正八年，是71岁的杨名时著述丰收的一年，编辑《周易折中》用来授课。随后六年间，写成《易义随记》8卷，《诗义记讲》4卷，《周易札记》2卷，《诗经札记》1卷，《四书札记》4卷，《程功录》4卷。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周易札记》、《诗经札记》、《四书札记》都编入钦定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介绍说：《周易札记》2卷，国朝杨名时撰写，他研究易学很多方面得到老师李光地的指教。这本书专门论述卦传和附论启蒙之类。很重视先天八卦各种卦图并加以考证分析，至于后天八卦则发挥自己的实际理解。《诗经札记》1卷，大部分以他的老师李光地诗为宗旨，在小序、朱传之间参考斟酌，对李光地诗说不合理的地方，他也加以指出，不作有意的掩饰。《四书札记》4卷，杨名时的学说都很实在

合理，《大学》古版本也根据李光地的说法。

先说说《周易札记》。《周易》历来是儒家信奉的群经之冠。它的内容繁杂深奥，历代阐述的著作汗牛充栋，流派纷繁，主要表现为阐述阴阳奇偶、占筮之用的象数派，阐述深奥哲学大义的义理派。杨名时跟着李光地推崇宋儒程朱理学，他在上下卷二万五千字的《周易札记》中的观点，是前清占统治地位的宋儒义理派。但杨名时也有自己的思考，并不盲从。正如《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中说，杨名时“诠释经传则纯以义理为宗，不涉象数，大抵于程朱之义不为苟异，亦不为苟同，在宋学之中可谓明白而笃实矣”。

例如，杨名时谈到天地间寒暑变化时说：“凡近日则温而为暑，远则寒而为冬，是寒暑之候从日而转。但天地之气表里相应，春夏气温暖固是日近之故，然阳气此时亦正发散，与日相应，非专是日气从外晒入也。秋冬气凉寒，固是远日之故，然阴气亦正凝聚，非专是日远而寒也。西历谓寒暑全是日所为，固未当，亦须知其说，未可尽非。”在这里，杨名时说明了阴阳消长，外因是条件而内因是根据的辩证道理，而对西方自然科学采取了既不全信又完全否定的态度，这和以前康熙帝问易时对西方算术一样的态度。关于周易中的八卦图，宋代有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两说，杨名时推崇先天八卦图，推衍起来，自成体系。

再说《诗经札记》。杨名时在九万七千字的《诗经札记》中的内容，基本上以李光地为宗旨。例如，对诗经国风首篇《关雎》，依从李光地所说，《关雎》本意是后妃求贤。“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后妃借君子之口，转达自己的美貌和贤德能被君子所爱。杨名时说：“大臣之职，莫大于求贤才，以佐朝廷之治；后妃之职，莫大于与贤淑共成宫闱（妇女居住的内室）之化。”杨名时从中引申出自己对皇上忠诚的理念。现代文学已经从广义上确认《关雎》是描述男子追求女子的民间爱情诗了。

虽说李光地是杨名时恩师，但杨名时并不完全迎合附会他。例如，李光地说吴季札从吴国出发到列国观察的礼乐，都是西周的诗歌，不是东周的诗歌。杨名时知道，季札是春秋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崇尚信义，多次不愿做国王而让贤，最后到延陵（武进、江阴一带）躬耕，被封为“延陵季子”，九十多岁死后葬舜过山（江阴县境内），建有季子祠，立有“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字古篆墓碑，相传是孔子所书。季札是和江

阴历史有渊源关系的古代圣贤。杨名时很感兴趣，为此作了一番考证。他说，西周至春秋，古诗很多，孔子把三千古诗删存诗三百，而那些被删的古诗，也是季札采访观赏过的，周朝东迁，诗风在变，“此三千之诗，盖即季札所观者。变风终于陈灵，陈灵弑于宣公十年，又越五十五年，至襄公二十九年，而季札观乐即今所载各国风也。是年，（孔）夫子生七岁矣。又越六十二年，夫子年六十八而删诗，则变风非由孔子采得可知。”又例如，李光地说，周朝在东迁后的辛卯年十月，“遇辛卯日食之事”。这种天文异象，古人向来重视，杨名时对此持慎重态度，他说“十月朔遇辛卯日食之事，应问于知历者”，不可主观臆断。因此，《钦定四库全书》肯定杨名时“绝不回护其师说，可谓破除讲学家门之见”。

最后说杨名时撰《四书札记》4卷，共二万三千五百字，大抵依李光地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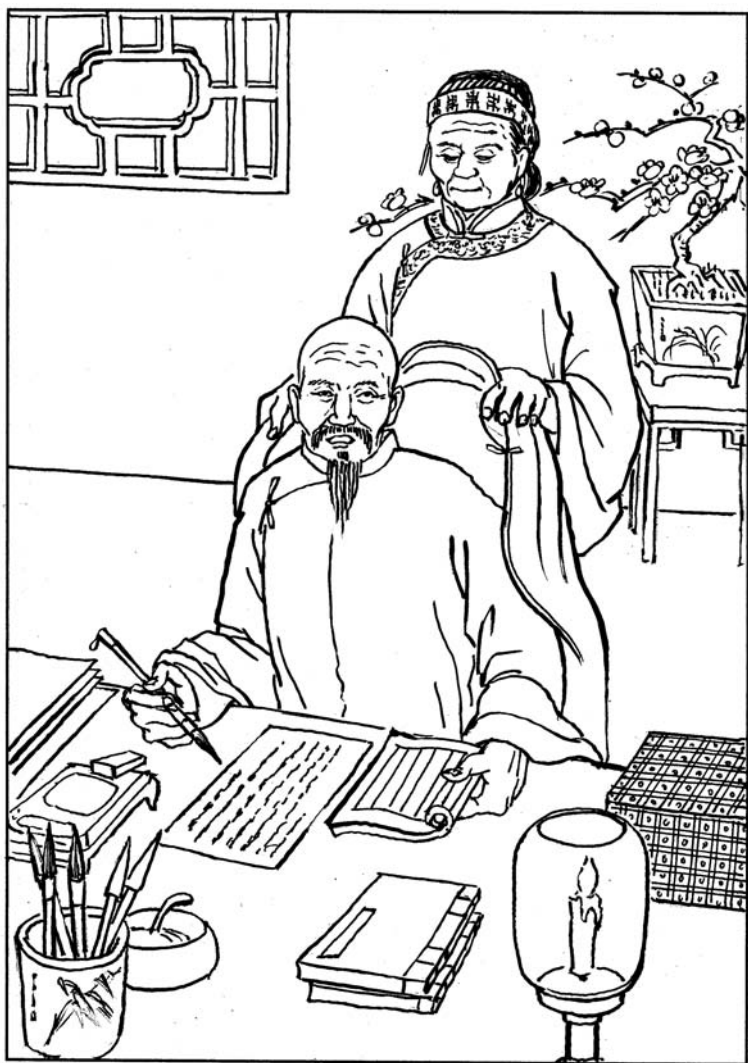
二、云南通志参编修

雍正九年，杨名时向通海县赵方伯先生借来三礼善本（《仪礼》、《周礼》、《礼记》合称三礼），一一静心研究探索。

雍正十年，杨名时73岁，应云、贵、桂总督鄂尔泰的邀请，参加《云南通志》编修工作。还在雍正七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奉诏纂辑云南志书。大致一个王朝在稳定以后，所谓国泰民安之时，都要开张编史修志盛事。鄂尔泰奉诏后，自任总纂修，嘱咐姚州知州靖道漠利用康熙旧志《云南通志》，具体负责增修。雍正十年，鄂尔泰在云南昆明建书院。去官的杨名时应书院山长之请，到书院讲学。同时撰写雍正《云南通志》小序。

雍正《云南通志》编修历时七年，到乾隆元年成本。全书共分30门，每门1卷，共30卷。杨名时没有官职，自然排不上编纂人员名录。但他并不计较，应允之后，先是通览旧志，再选择新志30门中的20门分别写了加篇小序。加门是建置、大事考、山川、城池、职官、学校、户口、风俗种人、水利、经费、兵防、选举、物产、祠祀、气候、课程、名宦忠烈、仙释方技、古迹冢墓和祥异。

杨名时在建置小序中写道：“云南元明广设府路，偏置官司，半犹土酋。”在大事考小序中写道：“云南治始内附益州及永昌郡……元明建



潜心著述

置郡县，而流土各半，夷俗未改，称兵构乱，几无宁宇。”说云南在汉朝归入益州，设立永昌郡，元朝建行省，开始设置郡县，到明朝逐步健全，这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地方不太平的因素，并不都是杨名时所说“夷俗未改，称兵构乱”。明末清初，除了土司武装割据、争兵为仇外，还有安南（越南）交彝寇的入侵骚扰。到了雍正四年以后，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征剿苗民则是主要军事根源。

在山川小序中，杨名时写“山如点苍绛云，水则金沙、澜沧，回薄日月，荡沃云霞，盖滂湃浑沦之气，盘结于边隅，以壮中原之关轴”，写得很有气势。“汉凿昆明池，祀金马碧鸡。”点出云南最大的湖和最有名的神话传说。

在兵防小序中，杨名时首尾论述：“兵者，国之大事，而边防尤甚”，“兵可百年不用矣，然可一日不备也哉？”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里面述及兵防历史，“昔诸葛武侯南征，不留兵，不运粮，规模粗定，夷汉相安，盖亦随时制宜。”后来，元明在云南设立军事编制卫、所，屯田，逐渐变得腐败起来。后来改革为募民为兵，屯粮外再以民赋充饷，这样既不增加农民负担，又为平定吴三桂发挥重要作用。

写气候，杨名时抓住了云南复杂多样的气候特点。滇东四季无寒暑：“省会之区，地势开阳，四时协序，气候尤和。”环拱昆明的郡县也大略相同。但滇西的南北两边十里不同天，相差悬殊：北部“丽江大寒有长年不消之雪”，南部“元江大热有一岁两获之禾”。“普洱、镇沅时有炎蒸瘴疠，鹤庆、永北亦多飞雪严霜”。“大理永昌”，则“四时多似夏，一雨便成冬”。

写水利，杨名时说云南搞水利比其他省要困难，这是由于地形复杂造成的：“万山奔流而下，冲击沙石，时多填淤；而又地势高迅，涸可立待。”因为水利难搞，所以“经营为尤急”，他告诫官方，不能把千山万壑看作仅是山农居住的地方而不重视水利建设。而要根据地形特点，因地因时去搞，有的要“分浚以杀其汹涌”，有的要“约束以制其汗漫”，有的要“相壅障而排刷之”，有的要根据不同季节水的多少，采取宣泄或积蓄的办法，以此来“大庇民”，让百姓安居乐业。

三、忧伤自非尧舜时

雍正十年仲冬，杨名时73岁。有知己文人费滋冲、江服懿、林中山和苏梅仙四人，相约到杨名时寓所，五人一起饮酒作诗，排遣胸中郁闷。他们用唐朝诗人王湾五律诗《次北固山下》中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十韵来各作一首诗。大家研墨铺纸，构思提笔。入晚，秉烛饮酒以后，趁着月光，上山散步。王湾这首诗本是羁旅思乡之作，自然勾起十多年旅居离家七千里之外边疆的杨名时思乡情愫。十韵中他分得“生、入”二韵。他凝神片刻，挥毫作就古风：

穷年在深谷，寂寞怀友生。
 岂期江上帆，遂此山中行。
 山中何所有，浊酒陈粝羹。
 同心四五人，怀抱各相倾。
 明月从东来，霜露皓已盈。
 宁知夜将半，瑶琴转凄清。
 臣罪则当诛，天王荷圣明。
 文章固小技，珍重同璜珩。
 自非尧舜时，难免世网婴。
 小人贵苟全，群子畏令名。
 鸥盟慎俦侣，各立以屏营。
 费江名下土，洒落富篇什。
 况有林与苏，狂每相及戏。
 独笑老陈髯，虫鱼徒掀拾。
 丹房静无事，良朋偶然集。
 山高众籁肃，帝座可呼吸。
 酒阑步山椒，遥青若拱揖。
 万井销寒烟，日暮军声入。
 东南控沧海，烝徒在烟习。
 近闻楼船军，奔鲸吼山立。
 仍劳至尊顾，冠盖交驰急。
 扬子盛帆樯，潇湘行蓑笠。
 安得趁东风，细雨春船湿。

杨名时一生写诗不多，流传下来的不过三十多首，他的志趣不在诗

上，他不是一位有名的诗人。过去在康熙时代，诗作基本上是对康熙皇帝歌功颂德，如《丰泽园赋》“圣代文明盛，熏风禁御开”；《圣驾三次亲征荡平漠北颂》“和恒万国，嘉惠兆民”；《圣寿无疆颂》“照临若日月之升”；《瀛洲亭秋夜读书》“盛代崇文地，雍雍起凤鸣”；《圣德诗》“帝运当阳盛，皇猷秉道隆”。同样，杨名时对雍正皇帝也是称颂有加。对朱批，即使是指责，也敬之为“如闻天语”。

然而，杨名时对当今皇上的所作所为逐渐不满了。受百官顶礼膜拜的至尊竟然不顾臣子为国为民几十年的苦劳功劳，只因臣子不慎泄露密折而口诛笔伐，只因臣子是科甲之人而审讯革职，狠心对自己一手擢升的臣子开刀。杨名时对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雍正皇帝是至尊天子的信念动摇了，他终于喊出了“自非尧舜时，难免世网婴”的呻吟：现在并不是万民拥戴的尧舜时代，弄不好要触犯恶人暗布的罗网。这是杨名时忠君思想在晚年的一大突破。这种见诸文字的低声呼喊，在已经有许许多多文人冤死在恐怖的文字狱里，在已经大半生为皇上效命的杨名时身上，确实需要相当勇气的。

既然所处“自非尧舜时”，杨名时更把受皇上驱遣来审他的朱纲斥责为奸佞“小人”，朱纲为罗织罪名而不择手段。在诗中，杨名时对成千成万的无辜苗民在“改土归流”的杀伐中生灵涂炭，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悲伤。他和友人在峭壁丛菁间漫步，想起这样易守难攻的天然长城，过去军队和百姓一直还能相安无事。现在在“改土归流”的旗下，以血腥武力开拓苗疆，致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遭受杀戮，许许多多的银矿、铜矿、盐井荒废了。皇上仍旧十分关心着这样的战事，羽檄驿马、炮车辐队来往不息。杨名时想到年事已老，归期无定，一片忠心竟遭到这样罢黜的下场，渐渐萌生出归隐之心，设想在江南水乡乘一叶扁舟，在春风细雨中披戴蓑笠，伫立船头，回到遥远的故乡，度过余生。

第二十章 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

一、自滇入京满载归

四海变秋色，一室难为春。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二日寅夜，世宗雍正皇帝在京城西郊圆明园突然驾崩。

一个半月后，十月十二日，遗诏传到云南昆明。昆明官员、士绅像十三年前哭先帝康熙一样，哭于五华山下。杨名时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后，急急忙忙地跑到屋外，在萧瑟凉风中朝着北方磕头哀悼。杨名时和雍正帝恩恩怨怨十三年，这时他在哀思里激起一阵希望的漪涟：新皇帝会赦免我这两朝老臣之罪，放我回江阴故乡了。

遗诏到昆明后仅仅过了十天，十月二十二日，新皇帝高宗乾隆给杨名时的圣旨下来了。布衣杨名时接旨，伏跪听得明白：

“原任尚书杨名时，为人诚朴，品行端方，皇考（雍正）原欲召来京，未曾降旨。着部行文宣召，来京觐见。”

杨名时滞滇七载复出，得力于大学士满臣鄂尔泰和汉臣张廷玉。

一把花白胡子的76岁的杨名时，听罢圣旨，真个是“初闻涕泪满衣裳”，连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城里的文官、军士、乡绅、商人、读书人和普通百姓听到新皇帝下旨召见杨名时的意外喜讯，陆续赶到杨名时寓所庆贺。杨名时经过一个月的拜别官员、朋友，料理讲学事务后，漫卷诗书，打点行装，带着老妻刘氏、老妾徐氏、儿子应询和仆婢，由官方驿站出车，从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朝着向京城的驿道出发。

从云南到贵州的驿道上，欢送的人群不断出现。汉苗老百姓扶老携幼，从平坝村寨中走出来，从深山穷谷中走出来，他们用酒食饯行，用歌舞颂扬，向杨名时顶礼膜拜。一拨一拨的人群拥挤得有时连车马也难以通过。有的樵夫从山上赶下来，听说杨大人已经走过了，急忙卸下柴担，朝着前方磕头跪拜。十多年前，杨名时御职直隶巡道任贵州布政使



云南士民军吏饯别杨名时

时，在保定也受到广大民众的挽留和称颂。此时此刻，杨名时怎能不感激云贵的人民呢？因而在觐见乾隆后，仗义执言，再次为云贵人民请命。这是后话。

在明、清两朝云南历史上，至少有两位江阴人的足迹、车辙深刻在古代驿道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一位是晚明的徐霞客，一位就是前清的杨名时。云南是徐霞客探险考察地方最远、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杨名时从政地方最远、时间最长的地方。徐霞客以一介布衣传播文化，和云南少数民族和睦相处；杨名时以封疆大吏采取一系列措施减赋税，劝农桑，抑豪强，反黠武，讲儒学，布泽少数民族。徐霞客应土知府之请修云南《鸡足山志》，杨名时被革职后应地方之请协修《云南通志》。徐霞客写《徐霞客游记》，杨名时写《自滇入都程记》。

杨名时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从昆明启程后，沿着官道驿路，或坐车或骑马或乘船，到翌年乾隆元年（1736）二月十五日到京，历时两个月二十天。他学习徐霞客日记体，把沿途所见所闻所感写成《自滇入都程记》。

《自滇入都程记》一万多字，虽然它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内容深度上都不能和洋洋数十万字的《徐霞客游记》相提并论，但它记叙和描写沿途山川地貌、气候物候、风土人情，至今仍然很有地理和史料参考价值。后来在清光绪年间被编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大集中。

杨名时记离开昆明的第二天：“二十六日，十五里大觉寺有桃红山茶。歇杨林驿（属云南府嵩明州，去板桥六十里）。戌刻地震。”地震时间就是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傍晚时分。

杨名时记在贵州省安顺府境内“十二月初八日，见雪积寸许，茅檐垂冰铎尺余，与前过铁厂所见同，是日早晚俱下细雪”。杨名时生活在18世纪前半叶，还处于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中最后一个冷期，称为“小冰期”。当时全国的气候比现在寒冷得多。杨名时的记载为研究二百五十年前的西南气候提供了佐证。

杨名时记贵州安顺府境内十二月“初八日，山势开，阳道俱平广。山或层圆结顶，如米囤增高，或长直平整如人工砌就之城墙，或山顶石攒簇及离立如人，或势有起伏，断续相生道旁，有大石板平正宽广数层铺展，共二十余里……”这正是徐霞客描写过的“四壁峭削如城”的我国独特的丹霞地貌。

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贵州省镇远府境内见“尚有避难民居洞中”。二十六日在湖南省沅州府境内，“难民尚有六千余”。虽说片言只语，表明了杨名时对在改土归流中流离失所的难民的深切同情和忧虑。

乾隆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记：在湖北裕州“连日见农民及妇女等乘驴坐车，各顶戴纸片于额，以黄布结束纸马香信，相遇于途者络绎不绝。此处人云，俱往武当山上香者。武当去襄城百里，每群各携铎，每日五更鸣以集众”。杨名时描绘了武当山自明朝发展道教后形成旅游热的盛况。

杨名时倾家荡产七年后，简驾轻装，从昆明出发，跋涉大半个中国，终于满载着云贵人民的热情和丰富的著作，风尘仆仆地来到久违的京城，被安置在国子监官邸南宫学舍。

二、觐见乾隆勤新政

乾隆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杨名时入觐乾隆皇帝。

26岁的乾隆皇帝在上书房接见77岁的杨名时。上书房是皇子皇孙读书处，又叫尚书房。内侍引着杨名时进入上书房。杨名时见新皇帝端坐着，还戴着孝。杨名时伏地叩首：“吾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内侍朗声说，杨名时听旨：

“加杨名时礼部尚书衔，兼管国子监祭酒。授皇子侍读并南书房行走。赐紫禁城骑马，赐第一区，赐给春季俸禄。”

杨名时听罢，热血沸腾，不迭地磕头：“谢主龙恩。”

“平身。”乾隆皇帝言辞温和。

“谢皇上。”杨名时老泪横流。

“赐坐。”乾隆说着以手示意。

乾隆看着侧面坐下的这位老人，回忆着童年时在南书房曾经这位翰林辅导的情景，物换星移，一晃快二十年过去了。乾隆想，杨名时经验丰富，学识丰富，为人诚朴，品行端正，让他掌管礼仪秩序，典领学校科举事务的礼部，担任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官，教授皇子，入值南书房，无疑是理想人选。给这位两朝资深年迈老臣以紫金城进出骑马的特殊照顾，既有先例也合情理。乾隆又考虑到，照例，官员在二月任职的，不发给春季俸禄。但杨名时在前朝吃了冤枉官司，退赔五万八千多

两银子已是倾家荡产，因而赐给一等宅第，破例发给春季俸禄聊作弥补，合情合理。

杨名时受任后，头戴二品顶戴，到国子监上任。二月二十八日，乾隆召见杨名时说，有优秀人才，只顾举荐。杨名时随后上疏，推荐原任巡抚李馥，布政使赵城，知府龙为霖，知县舒香、彭朝佐、王忠武、赵自兰，他们都是穷经饱学之士，吏部考察后可以提拔。杨名时又推荐新科进士庄亨阳，举人蔡德晋、秦惠田、吴鼎、潘永季，拔贡生官献瑶，监生夏宗澜七人，他们都留心经学，可备录用，充实国子监。

乾隆下谕旨：“礼部尚书杨名时所荐庄亨阳等七人既然在经学上用功，杨名时现管国子监事务，着礼部把七人带来引见，任用为国子监监员。具体职务，由杨名时委派办理。”

杨名时举荐人才十分顺利。接着又奏请皇上，课本紧缺，需要御纂经书，再刊刻《大学》，请监生自行抄写诵读研究。乾隆一口允应。从此，杨名时每隔五天，到国子监亲自解释经书一次，作为学生的学习提纲。杨名时又夜以继日编写《解雍讲义》一册。

乾隆急需人才。三月，吏部组织在庶常馆学习的新进士举行散馆考试，以便由皇帝差派到各省去。杨名时应召到南书房批阅试卷，他特别留意经学融会贯通的好文章。

四月十八日，阅卷大员各自举荐满意的进士。杨名时举荐进士徐铎、吴鼎、沈涛、熊郢宣、许宰、张维寅六人。

四月二十二日，被举荐的进士再次甄别。杨名时进内阁选阅庶吉士散馆试卷。乾隆帝亲临现场，表扬杨名时一丝不苟的精神，对着吏部大员说：“今后庶常馆散馆考试阅卷，都要把礼部尚书杨名时列入主考官名单。”

四月里，杨名时还奉旨校对《御制日知荟说》，并撰写跋语。

五月，乾隆召见杨名时说道：“造就人才，关系重大”。又问杨名时，“皇子德性，学业如何？”杨名时一一奏答。随后，乾隆叫杨名时定期到翰林院庶常馆教授还没有授官的新进士，即庶吉士。杨名时办事向来一板一眼，制定《教习庶吉士规条》七条，对学习目的、诵读声音、四书五经内容以及诗学、赋学都作了明确要求。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清代皇帝中，乾隆最重视称为太学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他尊重儒术，重用汉儒，先是起用杨名时，授礼部尚书

和国子监祭酒，又叫吏部侍郎孙嘉淦、大学士赵国麟一起协理国子监。三位汉臣相互配合，倡导儒学。国子监里的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等六堂，分别由杨名时举荐的福建安溪官献瑶、浙江南靖的庄亨阳以及江苏无锡的蔡德音等儒学俊秀执教。国子监制度极严。杨名时执掌祭酒后，制定《太学规条》十条，开宗明义提出：“升堂入室，必历阶梯而远到崇跻，贵有程限，爰酌定规条，刊本遍示，务在通行垂久，诸生其恪遵毋忽。”规条对课程、教学、纪律、考核、奖罚等都作出严格规定。

于是，在杨名时率领下，每月月初、月中拜谒至圣先师孔子。祭祀完毕，堂长登讲台，监贡生十人为一班，在班长带领下，以秩入座，聆听讲经，提问咨询。每隔十天，再集中会讲。每天国子监各堂内，南腔北调的学子们诵读经书，日夜不绝，儒学蔚然成风。

三、科甲老臣为科甲

杨名时是科甲耆老，又做着全面负责科举的礼部尚书，诚心诚意要增加乡试录取名额，让寒窗读书人多一条做官的出路。乾隆元年，秋季恩科乡试在即，五月，上疏长达一千二百字的《请增定解额札子》。杨名时说，他出生在江苏，又先后在顺天、陕西做过学政、主考官，对各地学风多有了解，要求原定的乡试录取名额作出调整。他提出三条意见。

第一，顺天乡试应该增设中皿字号。原先，全国各省在京国子监读书的贡监生，他们参加顺天府乡试，凡是奉天（东北）、直隶（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籍的编入北皿字号，凡是江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湖南、湖北、广西）、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籍的编入南皿字号，南北各录取36名举人。历科以来，没有听说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的人进国子监读书并参加乡试。到了雍正八年，全国开始选拔贡生入监读书，这样到雍正十年，这四省才有25人入监，照例编入南皿字号参加乡试。这四省边远地方士子的文化水平不能和江浙等大省比高低，所以常常榜上无名。然而这四省贡生虽然生长在边远地区，学业浅薄，但既然他们被选拔出来，就属于本省的优秀人才。如果他们在本省应试，就自然容易被录取。现在他们进入国子监读书，不能回原籍应试，去和文化发达省份竞争，自然相形见绌。按惯例恐怕

会阻碍边远学子到京读书观光的信念。过去历科南北贡监生在京参加乡试，约15名取1名。现在请求从今年起，云、贵、川、广四省在京贡监生另编中皿字号，约15名取1名，录取名额不在南北各36名之内。另外，今年皇上御极，大兴儒学，又逢六年一次拔贡，海内贡监生云集京师，乡试秋闱人数大大增加，建议南北各取36名之外再增加录取名额。增加多少，请皇上裁定。

第二，请求增加江苏乡试录取名额。以前江苏、安徽两省合起来举行乡试，试卷极多，美不胜收，好文章难免被淘汰。请求皇上多点考官，多设考场，适当增加录取名额。只是两省不可相提并论。固然江南人文甲天下，但下江（江苏）应试秀才大大多于上江（安徽）。上江八府五州只有安庆、徽州、宁国三府人才鼎盛，应试的最多，其余各府州应试的就较少。但下江则每府应试的秀才多到两千人，少的也要近千人。所以以前每到两省合闱考试，上江、下江分考棚点名，总要把下江所属的江宁、徐州等府、通太等州考生并到上江考棚内点名，下江只点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六府，这样两大考棚人数才基本相同。发榜下来，中式的下江要占十分之七，而上江只占十分之三，历科大致如此。例如，今乾隆元年会试（考贡士），钦定江南中式38名，结果下江中式31名，上江只得7名。又扩招7名，结果下江得5名，上江只得2名。并不一定是下江的文章好，上江的文章差，实在是因为考生人数有很大差距。今年乡试，如果按照湖南、湖北的比例分定额，下江不过50名，即使略有增加，落榜的还是很多很多。下江经济发达，八府三州向国家输交的赋税不光要几倍于他省，也要倍于上江，而且应试的秀才人数比浙江、福建、江西三省总人数都要多，把下江定为中省实在不合理。而上江应试秀才虽然少于下江，但也多杰出人才，绝不是小省可比较的。现在恳求皇上看在上下两江“俱系人文渊藪而下江尤盛”的份上，把下江的定额按浙江、福建、江西等省之例定为大省，上江的定额按山东、陕西、河南之例定为中省。即使这样增加了名额，上下两省还是只能一百多个秀才录取1名举人。

最后，请求增加甘肃、宁夏乡试录取名额。以前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合闱乡试，定额67名。这北皿字号中，包括聿、丁两个字号，这聿、丁两个字号定额只有3名。聿字号是甘肃一带，丁字号是宁夏一带。从前之所以另编聿、丁字号，是因为甘肃、宁夏地处极边，国初时应试

秀才很少，定额3名，只是表示鼓励极边远地方的读书人而已。后来甘肃、宁夏读书人多了，如果还是停留在3名定额，势必很多好文章要被遗漏了。过去我在康熙五十三年任陕甘宁乡试正考官时，阅卷五千多份。其中四百多份聿、丁字号试卷，好文章很多，因为只有3名定额，我就上疏请求增加聿、丁字号定额1名。即使这样，还有几份不相上下的好文章只能舍弃了。现在查明陕甘宁会试中式12名，其中聿、丁字号的3名。陕甘宁文风已经普遍振兴，如果今年聿、丁字号乡试名额还只有3名，和会试中式人数相等，实在不合情理。请求聿、丁字号再增加几名，使极边远士子都能感沐皇恩。

第二十一章 苗民青天

一、心系黎民减公件

杨名时被雍正皇帝罢黜后滞滇七年，被新皇帝乾隆起用，复出回京，以他77岁高龄担任礼部尚书和国子监祭酒等职务，已很繁忙，局外政事完全可以不管。但杨名时的铁面慈心性格，使他仍然念念不忘云贵的局势。在乾隆元年（1736）五月上疏请求增加乡试名额以后，同月又上疏《请定滇省公件札子》。

杨名时奏道：“臣看得滇省旧例，凡地方一切应办公事，皆取给予民间。胥役、头人因而借端科敛，指一派十。大率纳粮一石，派出浮费至五六两、三四两不等，谓之公件。间阎（里巷的门，借指平民）不胜其扰。”

接着杨名时报告他在云南整顿公件的艰难过程和他被罢官后公件再次泛滥的情况。他说，我在康熙六十年（1721）到云南任巡抚时，听到百姓的怨声后，先到省城昆明附近的州县调查核实。实际上公用资费，每一石粮只要合到银子四钱左右。于是我就根据这个标准行文，叫百姓照这个标准完纳钱粮。规定州县官衙一切公费，都在这项纳银范围内开支，不得再向百姓有任何摊派。又发檄文到各州县，责令各衙门核实公费开支情况，书面报告巡抚衙门。只因各府州县属地有大小，耕田有多少，公事也有繁简，根据报告上来的情况看，每一石粮的公件银，有三四钱的，有七八钱的，有多到一两以上的，等等不一，差距很大。我虽然屡次下文批驳压减，但最后还是没有统一。到了雍正五年（1727），又严厉行文各府州县，把本辖区内每石粮收多少公件银，和公件银总支系统统复核，把必须使用的公件银酌量留下，其他多余公件银核报都院，全部归公入库。但司、道部门和州县衙门并不好好地执行，地方上一有要办的公事，就又有摊派，把从前规定的公件转成摊派的基础，在原定

的公件之上再加公件，过后把再加的公件作为基础，再次摊派，公件滚公件，百姓更加痛苦受累。

最后杨名时恳求说，“皇上爱民如子，念切痼瘼”，把各省耗羨（附加税）盈余逐步废除，凡不利于百姓的事都命令停止。上述所谓再加的公件，即要归公的银两，本来就是原来所没有的，纯属额外摊派。请求皇上宽宏大量，也下令免除。请求皇上“敕谕地方大吏，议妥画一，将公件浮多之州县悉予宽减，严禁州县借端派扰，俾民永沾实惠。”杨名时表态说，“滇民有莫告之隐”，“臣又何敢不据实直陈”呢？言辞之切，溢于言表。

当时乾隆皇帝因父亲暴死，还在服丧期间。公开处理国家大事，由庄亲王胤禄（康熙十六子）、果亲王胤礼（康熙十七子）、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等大臣在总理事务处辅政，称为总理事务王、大臣。总理事务王、大臣收到杨名时的《请定滇省公件札子》后，拟旨后下传云南，责令云南总督尹继善、巡抚张允随作出详细报告。尹继善，满族人，雍正七年任江苏巡抚，他曾因清查江苏积欠钱粮、官吏贪污白银四百七十二万两，被雍正帝赞扬，雍正十一年晋升为云南、贵州、广西总督。在改土归流中，屡次镇压苗民等少数民族。因杀戮太多，乾隆元年又降为云南总督。张允随，原先由鄂尔泰和杨名时推荐，曾主持云南铜厂事务，管理经济有功，被雍正帝提拔为云南巡抚。

云南总督尹继善、巡抚张允随接到圣旨，吩咐下属调查核实，合具上疏报告说，公件最轻的广南等十五州县不必要讨论增减。其余公件摊派多的元江等四十九府州县，和原定的公件相比，钱粮大多超额，决定整顿，裁减公件。如果今后地方官再有额外摊派，坚决严参不贷。

二、开拓苗疆血淋淋

削职为民后滞留云南七年的杨名时，对朝廷为改土归流、开拓苗疆而发动的战争，清醒地认识到它的残暴性，对战争给苗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他深怀不满和同情。在《请定滇省公件札子》之后，再接再厉，上奏《绥定苗疆方略札子》。在札子中杨名时大胆地指出朝廷大规模“进剿”苗疆是惊天骇地的失策，“进剿”官兵应该撤退，还苗民以生产生活的安宁。这个疏本是杨名时一生众多疏本中最具独到见解和撼人力量

的。要了解这个札子的意义，则先要知道雍正朝开拓苗疆中的血淋淋的现实。

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向雍正皇帝上奏《改土归流疏》：“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他提出策略：对云南土司“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对贵州东南地区基本没有土司统治的“自主”、“自管”的苗民，则坚决“进剿”，开拓苗疆。这对皇权一心要统摄全国的雍正帝来说，正中下怀。他命鄂尔泰“悉心筹划”，全力统帅。鄂尔泰继承“马上夺天下”的满族贵族传统，为图取功名，不惜打开边祸，大肆杀戮熟苗、生苗，而生苗最为惨烈。

何谓熟苗、生苗？和汉人杂居或靠近汉人居住，习俗接近汉人，能讲汉语的苗民，被称为熟苗。居住偏僻山区，和汉人关系疏远，不通汉语，生活习俗各异的苗民，被称为生苗。贵州省东南部是生苗最多的地区，也就是清朝要重点“开拓”的苗疆。

在“开拓”苗疆战略上有两派意见。贵州镇元府知府方显主张“先抚后剿”，也就是说，先招抚，招抚不听再攻打。雍正六年，方显“奉飭”招抚苗疆。云贵桂总督鄂尔泰和贵州巡抚祖秉圭坚决反对“先抚后剿”。祖秉圭说：“苗本豺狼，难责以人道，此事断不可行，亦不必行。”鄂尔泰说：“苗性犬羊，何知信义，为长久计……必当相机剿除。”面对杀机逼入的时局，铁面仁心的杨名时已获罪削职，苦于没有发言权了。开始还犹豫的雍正帝很快接受并支持鄂尔泰“先剿后抚”的方针，任命他为“进剿”总指挥，于是云贵大地上从雍正五年到十三年兵祸连天。

雍正六年，鄂尔泰派遣重兵，先占领贵州丹江、八寨两地。鄂尔泰派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征讨八寨苗。张广泗因功升为贵州巡抚。雍正七年，“剿平”清江苗。

雍正八年至九年，“进剿”贵州古州等地。雍正十年，贵州提督哈元生奉鄂尔泰之命，统领贵州、湖南、广东三省官兵，“进剿”生苗腹地，大举“征讨”九股苗。

官逼民反。雍正十三年，黔东南苗族人民在包利、红银领导下爆发大起义，历时一年多。史称雍乾苗民起义。

起义遭到清军的疯狂镇压。被雍正帝授予“七省经略”的张广泗率领佩带强弓利箭的三万大军追击起义苗民。苗民被迫到凯里香山。这里

三面环山，中间是三里方圆的深草密林盆地。苗民为躲避弓箭，躲进密林里。清军堵住进山口，并在三面高山上筑围笆把守。苗民没有食物，战死饿死四十多万人。云贵桂苗民几乎为之一空。

另据张广泗统计呈报，在镇压这次大起义中，“临阵斩首”一万七千六百多人。俘虏二万五千二百多人，包括“妄称名号或伪署官职者”的“首恶”四百多人。在军营中“梟示”一万一千一百人。俘获“逆苗”家属，除了释放安插外，“充赏为奴”一万三千六百多人。“临阵枪炮中毙未及割取首级”、“投崖自尽”以及“饿毙山林”者“不下数万”。这显然还是被缩小了的不周全的统计数字。

又据袁枚后来写的鄂尔泰行略，说镇沅苗民首领捉住镇压苗民的知府刘宏度，把他剖心祭旗，还裸奸了他的女儿。鄂尔泰知道后大为震怒，督军鏖战，抓获成千上万苗民，下令部下全部杀死还不算，还把苗民一个个地开膛剖肚，割下头颅，血淋淋地挂在山崖树枝上，山崖树上挂满了苗人头。人们看到这种惨绝人寰的场面，无不心破胆裂。鄂尔泰同时缴获到苗民的弓弩刀剑、枪炮器械几万件，数也数不清。

三、力谏不可杀苗民

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待罪云南的杨名时只能对天长叹，无能为力。他复出回京后，积压胸中的满腔怒气一下子喷发出来。在一千二百多字的《绥定苗疆方略札子》中直抒胸臆：

“对付虎视眈眈的外国人的办法，主要诉诸武力；统治还存有二心的少数民族的策略，务必要施仁政、讲真诚、讲信用，从来没有以怨对怨、兵戎相见、猜妒嫌恨而使对方能长久安宁服帖的。贵州这地方，汉人居住地大多和苗族集居地接壤。苗族有生苗、熟苗之分。生苗集居在南部，汉人集居在北部，而熟苗隔在中间。熟苗一直是汉人的佃农、雇佣，很久以来相处较为安定。生苗本来居住在深山密菁之中，又有熟苗隔着，他们常常听到内地汉人打仗，只因互相封锁阻隔，生苗绝不敢乘机渔利行事。自从朝廷议定开拓苗疆并实施以来，在生苗生活的地界驻扎起军队来，并渐渐地占据生苗的生活领域。由于战争一天比一天激烈，生苗就不能在居住区安定下来了。

“军队营地多数在高山上，饮用水源缺乏，食品运输不能直接通达。

汉族百姓把军粮运到山下后，官兵再接运上山，还有二三十里远路，劳累困顿。原来没有战事前，官府规定多粮区的百姓交粮可以折算成银两。现在战争一开，官府又规定交钱折成交粮，又命令百姓运粮，费用大大增加，光运粮百姓就一年到头得不到歇停。更何况，可怜的汉人被抄搜抢劫后，生活更加艰难。至于熟苗就更加苦了，不用兵时被汉人雇佣运粮做苦力，军队进攻生苗领域时，被军队逼着做向导、做前驱。军队对待熟苗像奴隶一样。这样一来，生苗痛恨熟苗，像痛恨强盗、仇人一样。军队官兵胜利了，生苗就乘机抄杀熟苗来泄愤；生苗胜利了，军队官兵在浑水摸鱼中屠杀熟苗来邀功。这就是熟苗越来越生活不下去的原因了。

“我认为，朝廷开拓苗疆的目的，本来是想让苗民等少数民族像内地汉人一样接受王化教育，共为臣民。现在反倒造成军队官兵、汉人、生苗、熟苗人人都有赴汤蹈火的惨祸，最终有什么好结果呢？形成如此惨烈激变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苗疆内部土司压榨平民，本来就不太平，而地方官向上级虚报人人安定，请求赏赐。生苗分得赏赐的很少，得不到赏赐的占绝大多数，怎么能不引起多数人的不满，甚至反叛？加上熟苗劳役繁重，没有一点赏赐，更加对官府怨恨，因而勾结生苗作乱，以至军队镇压不了。

“从前朝廷开疆拓地，只到贵州省的古州、清江等地，而台拱等地生苗因为还过着原始生活，还没有开化，与内地隔绝着。自从有关地方官为迎合邀功请赏，就说台拱苗民愿意献出他们领土，作为军队安营扎寨的地方。上级官僚不加调查，贸然驻兵，结果被台拱生苗团团围困。经过两次派兵救援，援兵遭到全军覆没，生苗就进占到内地。云南、贵州的军队一半以上奉命移驻到苗疆。少数安分守己的苗人，又惨遭官兵杀戮。官兵把他们的妻子、女儿当奴隶一样贩卖，中饱私囊。侥幸从官兵刀刃下逃脱出来的苗人回到他们的帮会同伙中。于是，苗人反抗官兵的决心更加顽强，个个怀着被杀不如闯祸的凶心，许多人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女儿，然后逃进深山密林，结伙抱团，抗拒官兵。官兵进剿，这群人视死如归，不可阻挡。各地都屡屡发生惨烈的流血冲突，官兵和苗人死伤无法计算，受害的百姓流离失所，田园荒芜。

“现在，云贵向朝廷羽檄报告，都夸大其词地说什么苗民歼灭得差不多了，离乡背井的难民大多数回到家园，开拓苗疆已经指日可待了。然而，从卑臣看来，这些报告大都不可相信。从古以来，对少数民族用兵

之策，超不过一为进剿，二为安抚而已。现在要继续进剿，困难重重。那里山势峻峭陡险，即便有路可通，大都是狭隘山口，称为“一线天”；一人把关，百人难上。即使有时乘其不备，夺险而上，苗人本来就没有囤积，一呼百应，跳崖窜林，一走了之。官兵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撤退，也无计可施。这就是进剿的困难所在。如果要想安抚他们，只因为苗民积怨已久，而且以前有过受诱降而被杀戮的教训，所以都深怀疑虑和害怕，不肯就范。加上他们恃仗有险山密林作掩护，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肯轻易接受招安笼络。这就是安抚同样困难的地方。

“为了今后的长治久安，朝廷只有下达切实可行的诏书，公布宽宏大量的恩惠，放弃拓展进剿苗疆的行动，把重兵撤退到远离苗疆的内地，在关隘大道等要害地方修城墙、筑堡垒。这样，汉人和少数民族百姓生产生活有了依托，官兵又可以把守。一旦生苗头人进攻，守兵就能互相呼应支援，同心协力捕捉头人；头人带伙撤退，官兵就可以分头捕捉，但不能穷追猛打。再明令悬赏，生苗民中有谁能捉住苗民首恶后投诚，或者原没有多大劣迹而能率众归顺，或者邻近苗人能奋勇搏斗强盗，验明得到头功的，都给予土官世袭，管辖他的领地。对于熟苗，则采取安抚绥靖的政策，不让他们受生苗的抢劫掳掠，不使他们受官兵的欺压凌辱。这样，一刚一柔互相调剂，生苗有安居的依托，熟苗有安全的保障，不论生苗还是熟苗都会俯首帖耳，诚心诚意地接受内地的教化。如果一意穷兵黷武或者粉饰太平，我就非常担心流血争战不能平息，人民苦难不能结束，最终不是使远方顺柔、边疆安宁的好政策。”

四、苗民起义震朝廷

杨名时在金銮殿拼着老命吃力地读完绥定苗疆方略后，犹如巨石投入一潭静水中，顿时激起层层波澜。满朝文武大臣发出阵阵议论声，有点头称是的，有摇头说差的，有微笑的，有惊讶不满的，有反对抗议的，而占据绝对上风的，却是否定声。

年轻的乾隆皇帝倾听群臣议论，最后力排众议，肯定杨名时方略独树一帜。

乾隆皇帝为什么肯定杨名时提出的撤退重兵，还苗疆安宁的主张呢？这又要从战争及其后果说起。



杨名时力奏《绥定苗疆方略》

乾隆弘历还没有登基前，作为皇权接班人，经常侍侧雍正帝，参与处理苗疆事务，对苗疆兵祸一直清楚。当大军“进剿”生苗区域后，云贵从总督、巡抚到布政使、提督，上奏皇上，把大兵压服说成“苗民向化”，云贵“其地本在吾版图之中”，却称开拓“新疆”三千里。深居九重深宫的雍正帝认为功成迅速，很是高兴，封鄂尔泰为一等伯爵，晋升为内阁大学士，又把张广泗从贵州按察使提升为贵州巡抚，再提升为两湖总督。

正当得意之时，雍正十三年三月，苗民包利、红银树起反清大旗，起义军在贵州莲花屯把进剿清军全部包围。三月二十一日，起义军攻克凯里城，清军遵义协副将宋朝相的军队在突围中被起义军沿途截杀，死伤无数，千总郭吕乾被杀。起义军莲花屯大捷，生苗纷纷响应起义，贵州全省大乱。急告文书，驿道交驰，朝廷震恐。雍正帝既斥责鄂尔泰，也责备自己：“朕询问情由，鄂尔泰亦以出于意外为辞……则朕之一时轻率误信，亦无以自解。”

骑虎难下的雍正父子以及负责苗疆的刑部尚书张照等大臣紧急磋商，一开始想对新开拓的苗疆“弃置”，但又看到起义苗民已占领许多城镇，大有席卷全省之势，“弃置”为时已晚，最后下狠心一不做二不休，调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兵星夜奔驰反扑，进行“会剿”。

雍正十三年五月，雍正对着朝廷大臣咬牙切齿地说：“计此时进剿之兵，合四省计之，已二万余。哈元生亲在军前，统领调度，谅自有平定之策。尔等可传谕哈元生，乘此兵威，须将清江、台拱上下九股凶苗及内地倡首附逆恶寨痛加剿除，务尽根株。”又派出钦差大臣张照，前往抚绥稽查。张照领会错了皇上的旨意，赶到贵州，主抚不主剿，叫哈元生既不解清江之围，也不进攻台拱，想“弃置”了事。还上密奏：“新辟苗疆，当因其悖乱而降旨弃绝。”乾隆和大臣协议道：“苗人现在跳梁（比喻嚣张），此时断无弃置之理，惟有候事平之后，再行计议。”又说，“‘弃置’新疆之说，偶向朕及大臣商及，以为从前原不应料理，非谓目下也。今张照以密奉弃置之谕旨，且将此转告哈元生，错误已极。”张照被急速调回京城处理。

雍正十三年七月，雍正认为苗民叛逆，清军损失惨重，鄂尔泰责无旁贷，“着解大学士之任，削去伯爵”。鄂尔泰也承认罪责。

雍正王朝大举“进剿”贵州东南苗族，一开始就是大错特错的事，

起义队伍虽然在乾隆元年冬天大体上被镇压下去了，但是，造成苗民大批被杀，苗寨大批被烧，苗民流离失所，土地大片荒芜。雍正皇帝活着时也不得不承认：“正所谓以爱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举。”他虽然屡次谕飭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对苗民加意抚恤，又有何用呢？

年轻的乾隆皇帝在完成镇压黔东南苗民起义之后，不得不在政策上调整。朝廷以杨名时为代表的“主抚”主张正适合时机，符合乾隆皇帝向苗民作出让步，让苗民休养生息的思想。于是，乾隆皇帝开始实行撤军屯田，还田于民，豁免钱粮征收，尊重苗民风俗等一系列措施。

杨名时既上《平定苗疆方略札子》，又向位在自己之上，而且有恩于己的宰相鄂尔泰率直地进言：

“你统率大军征讨苗族，我过去曾多次劝说不可以。天道是很神明的，人民不可以屠杀。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相信是君子就会有过即改。请鄂公能对此有所作为。”

鄂尔泰深知杨名时耿直坦诚的为人，承认自己的罪过。后来，杨名时死后，鄂尔泰大哭，参与丧事。

第二十二章 殁世哀荣

一、临终遗疏表衷情

乾隆元年（1736）七月，乾隆皇帝召见杨名时，任命他为编纂“三礼”的副总裁。“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三部儒家经书。任命之后，乾隆又赏赐礼品。内侍捧出礼盘，内有绿石砚一方、《朱批谕旨》一部、御制《日知荟说》一部、御书诗扇一柄。绿石砚用珍贵绿石精制而成。《朱批谕旨》是选编雍正皇帝对群臣奏章的朱笔批示的出版本，用来察吏安民、治安教化的皇帝语录。《日制荟说》是唐朝宰相魏徵的著作。御书诗扇则是乾隆皇帝以《秋思旧作》为题在扇面上写的一首诗。诗曰：

年来吾亦爱吾庐，得意溪山入绮疏。

诗句吟成闲学草，芭蕉叶落正堪书。

杨名时受礼后，深深地叩谢皇上恩赐。第二天早朝，杨名时又面谢皇上。乾隆和颜悦色地慰问道：“卿近来面色憔悴苍老，大不如前。年高之人，必须注意饮食起居，调理得当。”随即下谕，吩咐多位太学生好好照顾杨名时。又吩咐内侍搀扶杨名时早退，回馆休息。

这天晚上，杨名时果然发病，左手疼痛肿胀，身体虚热。第二天，忍痛起身办公，右手勉强可以用力，执笔快速批阅庶常馆庶吉士文章几十篇。结果，右手也疼痛肿胀起来，一直延伸到两腿也麻木肿胀。太学生急忙把杨名时扶上床休息。杨名时睡不着，喊着要起身。太学生只得帮着披衣。杨名时坐在床上，叫学生在被褥上放一张小桌，并帮着翻开书本，自己默读，读后再叫学生翻过一页。

乾隆得到杨名时得病卧床后，多次派御医前往诊视，御医每天配参药治疗。皇子也派使者探问病情。

到了九月初一早晨，太学生们得知老师杨名时病危，便由雷铨带头一起探视老师。雷铨等学生含泪请示道：“老夫子如有不测，有什么话要报告皇上，有什么话要告诫我们弟子？”

杨名时知道自己病入膏肓，不可逆转，指着雷铨吃力地说，把我扶起来。杨名时在众人扶持下坐起，两手扶正帽子，神色安详，低声地口授遗疏。太学生在一旁记录：

“臣杨名时谨奏为君恩未报、伏枕哀鸣事。窃臣一介庸愚，蒙圣祖仁皇帝拔置清班（指清高的文学侍从官班），不次擢用，简任巡抚。世宗宪皇帝加升总督，授兵部、吏部尚书。两朝覆幬深仁，有加无已。因奉职不称，待罪滇南。恭遇我皇上初绍大统，即赐召用，奖借（奖挹）愈量，委任綦（非常）隆，加衔秩宗，兼掌太学，预皇子课读之选，并入值南书房。旋命教习庶常，校阅文艺，抚躬循省，实滋惭惧……尧舜在上，备膺敷教之任。正可殚竭愚诚，黽勉训迪，以正学实，行相切劘用佐。圣朝钧陶大化，不宜稍自爱惜，有负皇上倦倦至意。重荷恩加，格外御赐频频。自分此生，即捐糜顶踵，诚不足以仰酬高厚。乃任事以来，涓埃未报。夏月暑湿内侵，常有泄泻之疾。入秋渐觉神气困倦。七月初十夜，因熟睡压伤左手。十一日入朝叩谢三礼副总裁恩命。特赐召见，奏对良久。谕及臣体憔悴，宜加调摄。是臣欲病之情形，已在慈照之中。本日为太学讲期，兼以奉旨刊刻御纂钦定经书六种。开局起工，臣犹能在学视事，遍临六堂，敦勉诸生，亲至刻书局查看。向晚手渐疼痛，身体发热。至十八九，间品骛（定）庶常课艺甫毕，遂卧病床，延及四旬，辗转益剧积荷。皇上遣医诊视，日给参药。前后赏给《朱批上谕》、《御制日知荟说》。臣俱不能亲赴阙廷祇谢，伏枕叩头恭谢天恩。今本月初一日，臣元气尽耗，病不可支，从此长辞圣世矣。伏念臣自通籍以来，服官中外（指京城和外地）四十六载。虽兢兢自守，不敢稍违矩训。而才识短浅，易蹈迂疏之咎。今者晚节末路，得免冰渊陨坠，尽属国家数十年训诲成全所致。戴恩入地，衔结何穷。惟是治化方新，圣功必健行不息，圣德必日进无疆。臣湫先朝露，不能再抒恳款之忧。没身贲（抱着）志，实深疚负耳。为此恭疏陈奏，臣不胜将死哀鸣感激依恋之至。”

杨名时授完遗疏，又叫雷铨转告皇子：

“循理进学，每事期可行可守……”

又转告国子监六堂学生：



临终遗疏

“肄业诸生，必须恪守学规，透彻研究儒学经典，并躬行实践，不可懈怠，半途而废……”

又委托弟子：

“精进务学，遵先人教诲，收辑我的遗稿……”

二、谥号文定立御碑

当晚，即乾隆元年九月初一日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杨名时病逝在南学官舍。噩耗传出，士友奔走相告，纷纷吊唁。南学官舍前，全体国子监生几百人聚集在庭阶两侧恸哭。前往吊唁的官员学者看到后无不哀切。

乾隆皇帝得到杨名时死讯，顿生悲怆。他看了呈上的杨名时遗疏后，就传下圣旨：

“皇祖（康熙皇帝）简用（选拔任用）旧臣，服官年久，学问醇正，品行端方。朕仰体皇考（雍正皇帝）圣意，宣召来京，正资委用。今闻溘逝，深为悯恻。已赏内库银一千两，遣内务府官一员，经纪其丧。派散秩大臣（侍卫处职官，从二品）带领侍卫十员，赐奠茶酒。

“加赠太子太傅，准入贤良祠。其应得恤典，该部察例议奏。礼部议得，原任礼部尚书衔兼管国子监祭酒事，加赠太子太傅。杨名时病故，除遵旨入贤良祠之外，臣部另行具奏外，应照定例，按其加赠品级，给予全葬之价，并给予一次致祭银两。”

十二月初十，礼部提议，乾隆皇帝核准，谥杨名时“文定”。谥号是根据生前事迹品格，皇帝在大臣死后给予的称号。谥号很讲究，欲谥“文”字，汉官非翰林出身的二品以上大臣不可，一般来说，侍郎以下没有谥号。“文”字之后还有“定”、“正”、“贞”、“端”、“肃”等几十个谥字，各有不同的含义。所谓“纯行不爽、安民大虑”称“定”，“推贤让能、不刚不柔”称“和”，如张廷玉谥“文和”；“质直好善、疏中通理”称“达”，如纪晓岚谥“文达”；“守礼执义”称“端”，如鄂尔泰谥“文端”。

圣旨下达后，礼部衙门制作牌位，牌位上书“太子太傅杨文定名时之位”。入祀贤良祠。贤良祠是杨名时死前六年，即雍正八年建造，在京城地安门外，是清朝祭祀有功大臣的祠宇。除杨名时牌位外，还有杨名列

传。朝廷礼部以杨名时“素怀慤(诚实)慎,夙厉公忠”、“一世之楷模,宜享千秋之俎豆(祭祀器具)”,责成云南督抚建立杨名时牌坊。并传告杨名时家属,杨名时墓地可以建祭台、竖碑,准允杨名时事迹入乡贤祠。

杨名时死后一年,灵柩由散秩大臣率领侍卫护送,儿子杨应询和刘夫人、徐夫人等守灵,用官船沿京杭大运河从京城运到江阴。江苏巡抚邵基、江苏学政张廷璐、常州知府、江阴知县等大小官员及士绅接到通知后,在江阴县城外迎接。观者如堵,全城为之空巷。在白幡飘飘、哀声阵阵中,杨名时棺椁在隆重的全葬仪式下安葬在江阴城春晖门东外的朝阳关内。于是,生于斯的杨名时,在经历四十多年风雨仕途之后,魂归于斯了。

在杨名时墓前,能给后来人凭吊观瞻者,能体现墓主身份地位的,除了石人石马外,莫过于御制墓碑了。墓碑正面刻着“太子太傅杨文定名时之墓”。墓碑反面刻着用骅体文写的御制碑文:

朕惟国家隆盛之际,必有耆硕之臣。学足以鼓吹休明,文足以模楷多士。由是生协圭璋(贵重的玉器,比喻高贵的人品)之望,殒膺纶綍(指皇帝的诏令)之荣。盖以褒崇往哲,风示来兹,厥典茂焉。尔原任加礼部尚书衔、兼管国子监祭酒事杨名时,性秉恪诚,学归纯正。文章根于经籍,理学本乎儒先。典畿甸之文,衡士风丕振;树滇南之节,钺民俗还淳。朕当缙绪之初,特召老成之彦,命官宗伯,兼作司成。夙夜著其寅清,生徒式其训迪。瀛洲课士,允资大雅之仪型;禁地传经,实藉纯儒之讲论。胡然黄发遽(急剧)返青冥,用崇褒赠之文,以尽饰终之礼。加赠尔为太子太傅,谥曰文定。呜呼!松楸在望,堪嗟马鬣(须毛)之封,琬琰(美玉,比喻品德、文词美)初镌;永荷龙章之锡,垂之奕(大)祀。式是丰碑。乾隆二年九月十九日

三、学者赞誉文定公

给杨名时墓地增光添彩的还有礼部右侍郎、文学家方苞写的《文定公墓志铭》,江南才子袁枚写的《文定公神道碑》。

安徽桐城人方苞和杨名时是同时代人,年龄小7岁。他和杨名时同为康熙进士,在康熙翰林院和乾隆礼部都是同事,而且思想相同。论学以程朱理学为宗旨,一生究心宋儒义理,理学著述不及杨名时,而文学

胜过杨名时。方苞继承明朝归有光“唐宋派”古文传统，重视考证训诂，学术、文学著作颇丰，是前清有名的桐城派古文之祖。两人还有大难不死的类似遭遇：杨名时有在云南遭诬告革职的重大挫折，方苞有遭文字狱《南山集》案牵连被捕入狱的坎坷人生。方苞自然对杨名时怀有同病相怜、同气相求之感。他以年届古稀之躯，在《文定公墓志铭》中深情地写道：

杨名时死后之所以有“士友奔唁”，几百国子监生聚哭的哀荣，“盖公自童稚以至笃老，居乡立朝莅官抚众，无一言一事不出于中心之诚，故其感于人者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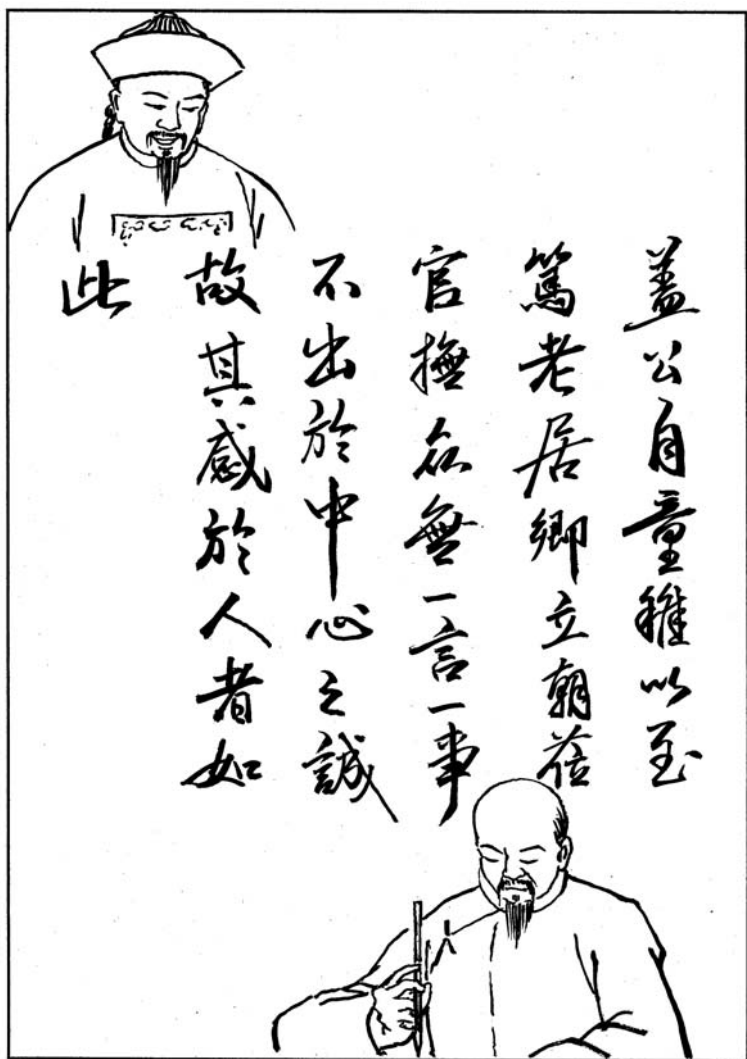
杨名时性格禀赋向来平易近人，即使使唤奴仆，也没有恶言厉色，但对官场是非曲直的看法，则丁是丁，卯是卯，坚持己见，不肯附和。方苞很敬重杨名时的人格。他写道，杨名时在云南由巡抚升为兵部尚书、云贵总督，并不骄傲自得，而“益自奋厉，思竭忠诚，于人之邪恶、事之得失、风气醇薄之阳奇，尽言无隐”。当被诬告获罪，朱纲欲置于死地，仍然“从容坦荡”。被革职后滞留云南，讲学著述达七八年之久，没有一贯高尚的品德能做得得到吗？杨名时“平生介节、义事、美行、嘉言不可胜纪，而孝德尤著”。方苞记道，杨名时在河防工地上，同事都觉得生活艰苦，而他以此为乐，还尽心服侍年老的父母，实在不简单。

方苞很佩服杨名时的学术。方苞回忆说，他多次到江阴，而没有机会相见。后来到了京城，终于在翰林院相遇，很是高兴，经常在一起辨析经义，从太阳偏西直到半夜。方苞在墓志铭最后作辞铭曰：

古有其德，事不待施。志之德行，书亦无为。公承师说，笃信固执。探其本根，焉用枝叶。惟公惟平，政出民谐。惟诚惟性，顽奸无猜。我言无溢，来者之式。

浙江杭州人袁枚，比杨名时小50多岁，杨名时死时，袁枚才22岁。袁枚是乾隆进士，一生没有做过大官，先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升翰林院编修，又外放历任浙江上元，江苏溧水、江浦、江宁知县。父亲去世后，绝意仕途，在南京城内筑随园自娱，世称随园先生。他博学多识，尤以诗文著称。他并不究心于程朱理学，而且对程朱理学有不少质疑抨击，但对杨名时的为政品德，很是敬重。在杨名时死后若干年，应杨应询的邀请，欣然撰写《文定公神道碑》。

袁枚简述杨名时的任职后，写杨名时在云南“教民农桑系畜，饥寒者，收谷之所”。满洲兵进军西藏，集驻省城时，“公虑扰民”，建茅屋，



歿世哀榮

腾衙门，让官兵居住，不去打扰百姓，因而深得军民爱戴。以致杨名时受诬遭审时，军民呐喊助威，“必助其归”。袁枚分析道：“昔专乎巡，今兼乎抚故也。”巡抚、巡抚，又巡又抚。“抚”就是要安抚百姓。以往巡抚大人往往重巡轻抚，而杨名时以民为本，关注民瘼，特别对长期受官府、土司欺压的苗民等少数民族采取同情、绥靖政策，自然受到普遍拥护了。

《文定公神道碑》铭曰：

何圣非儒，何事非书。学之不至，或拘或迂。道果能宏，沛然有余。穆穆杨公，其学粹如。礼士敬客，仁人贵际。大贵（文饰貌）无色，太羹无味。薰薰熙熙，口虚元气。用之则行，役之无戾。

四、江阴仕民奉邑尊

杨名时谢世后，杨应询撰写四千六百字长文《显考凝斋府君行状》，深情追述父亲的事迹。

乾隆四年，江苏巡抚张渠上疏，请建杨名时专祠。礼部部议准入江阴县乡贤祠。

乾隆十年，云贵总督张允随上疏，请在云南昆明城建杨名时专祠，礼部部议批准。张允随原先由鄂尔泰、杨名时举荐，由知府调任为主持云南铜矿厂事务，因有政绩，历升为云南巡抚，云南总督，云贵总督。

乾隆四十一年，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乾隆探花卢文弨以三千八百字长文作《文定公家传》。卢文弨是浙江余姚人，不仅是杨名时的学生，还是杨名时的侄孙女婿，即杨名时堂弟杨名宁的孙女婿。卢文弨是清朝有名的学者，一位饱学之士，晚年在江阴暨阳书院、常州龙城书院任山长，死于龙城书院。卢文弨对师长、伯祖岳父杨名时的学术思想作了充分肯定：“公孝友醇正，其于圣学实能以身体之，不徒见于辞说之间。”他举例说，“余尝读公序《徐霞客游记》两篇，而叹大儒之言无在不引之正，为足以垂世而立教也。诚为圣功之本。”

卢文弨在《家传》中突出介绍杨名时在云南对安定苗民的惠政。这是最能体现地方行政长官政绩的地方。而一个人的政绩功劳如果由后人评说，最有说服力。卢文弨写道：“今距公之歿已四十年，而所闻士大夫之口，犹翕然（形容言论、行为一致）同声曰‘贤’。呜呼，此岂有丝

毫假藉耶!”

卢文弨的学生、江阴秀才叶廷甲是地方上有名的藏书家，一生以搜寻、编校、刊印江阴先贤名宦著作为使命。他从杨名时孙子杨厚敦处收集到杨名时一生大部分的疏章札子，诗书易经札记，论策记序，书信及诗赋，编辑成《杨氏全书》，在他40岁时，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出版。随后又到处奔波，校对并刊印《徐霞客游记》。

杨名时死后，一百五十年过去了，到了光绪十一年，四品衔翰林院编修季念诒、缪荃孙，翰林院庶吉士陈名珍，吏部主事徐士佳，内阁中书陈熙治、陈曦唐、陈名侃，直隶天津河间道季邦桢，直隶州知州祝善诒，延庆知州章成义、通判郑惇五，原泰安知县曹钟彝，河南候补知县张洵佳、教习知县吴鸿甲、拣选知县陈增秀，直隶州判吴凤诏、吴璋，高淳县教谕郭官桂，江宁县教谕季宝仁，原吴县教谕沙骏声，原通判训导谢高育，奉贤县训导周慰曾，宝山县训导谢询，南汇县训导李杨，句容县训导季荣恩，大挑教职章型，光禄寺训导朱龄，候选训导叶长龄，举人夏孙桐、章际治，选拔优廪生沙从心，贡生曹启渊，廪生曹仔，生员章成谋、张逢源、王宝棠等等，一大串按职秩排列的三十六名江阴籍做官人、准官人、读书人，联名写成《陈邑尊详稿》，呈送江阴县知县陈康祺，稟请县衙准允把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赐太子太傅，谥号文定，江阴县邑历史上职务大、荣誉高、品行美、儒学纯、著述丰的杨名时，以“邑尊”入祀江阴县文庙。让诸官、士绅、诸生、平民春秋祭祀，“以慰众而光国典，实于风俗教化裨益良多”。

《陈邑尊详稿》连同乾隆皇帝三本《御制碑祭文册》，三本《钦定书目论赞》，三本《国史馆传》、《贤良祠传》、《江阴县志·人物传》，三本《故儒事实》等一批有关杨名时事迹的佐证资料一并交给知县陈康祺。陈知县见这么多江阴籍京官、地方名流耆绅联名具文，而且提供翔实史料，不敢怠慢，马上递呈常州知府和江苏布政按察两使和巡抚总督，经逐级审核批示后，要求很快实现了。

到了清末，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王先谦在江阴南菁高等学堂创办南菁书局，经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请示后，在光绪十四年，出版包括杨名时所有的经学著作在内的《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共计1430卷，卷帙不可谓不大。

第二十三章 经世名儒

一、唯心辩证理学家

杨名时是一位从科场角逐中跻身仕途的高级知识分子。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宗，康熙皇帝亟力倡导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把程朱理学真伪视为官吏政治思想的优劣。杨名时一生究心于心性之学，理学家李光地又是杨名时的老师，因而杨名时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是前清有名的理学家，在晚年著有《易义随记》、《诗义记讲》、《周易札记》、《诗经札记》、《四书札记》、《程功录》等二十三卷儒学著作。贯穿这些著作以及平时讲学中的哲学观点基本上是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尽管他有些观点和程朱不尽相同。正如乾隆年间纪昀总纂的《钦定四库全书·四书札记提要》所说：“名时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乃其读四书所记也。《大学》不标古本之名，亦不显言古本、改本之是非，而皆用李光地古本之说……其以格物为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一竹之说，亦不主朱子（朱熹）补传之说……”杨名时的客观唯心主义在《程功录》中有集中体现。

程朱理学的代表观点是“理在气先”，理（规律）是超越气（物质）之上的精神主宰。杨名时说：“所谓理者，泛而称之皆理也。然有天命本原之理不为气数所囿者，所谓天心天德也。但理不乘于气，则不显。”（《程功录》）这里，杨名时似乎有二元论观点，既承认物质（气）存在的客观性，又坚持精神（理）不为“气所囿”而独立存在，同时也认为理和气不可分离。但是总的来说，既然认为在气之外有独立存在的“天心天德”，还是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

虽说杨名时哲学观点总体上是客观唯心主义，但在认识论上有唯物主义成分、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他写《徐霞客游记》第一篇序言：“深山大泽，流峙终古，皆天地法象示人之至教”，说明物质存在的客观

性。“本人生所应穷历，特以手足之力有限，百年之期若瞬，势弗能亲至而目见”，看到一个人实践能力的局限性。“得斯书也，苟力所可至，境所适逢，固可展卷披对，按所已经者以为程”，认识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如涉其境焉”，知道理性认识的能动性。又如他在《程功录》中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崇德学山，藏器学海。学之而至，必能负九州之重，受众流之归。”做学问“无息肩，无驻足，如日之行天，不舍昼夜”。描述了事物的运动性。“心如种谷，必以理浸灌之，使之昌逐”。比喻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学贵变化气质”。“学人欲变化气质，先从家庭内、燕游时渐变得雍雍穆穆，则见宾承察，自然有可象之仪矣”。阐述了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

杨名时对儒家群经之首《周易》有深入的研究。从回答康熙问易一节可以看出，杨名时特别注重虚静。虚就是虚心，知识积累了，不能形成成见而妨碍接受新知识；静就是专心一意，随时随时要排除私心杂念。他在《程功录》中说：“静属阴，然静中全是阳刚，收敛得充满，所以为动根。正互藏之妙。”这里表明了他对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杨名时对先天八卦图情有独钟，而后天八卦图是朱熹推崇的，这说明杨名时对朱熹并不完全盲从，有自己的见解。杨名时不尚空谈，学儒是为经世致用。他强调易经乾卦和坤卦的基本旨意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体现出他的民族进取精神。他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从来没有骄纵和沉湎过。

杨名时非常重视自我修养，从“穷理格物”、“实下功夫”，以“诚意、修身”为手段，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杨名时的人生观就是儒家的“仁”、“爱人”。他说：“君子，斯民之司命也，一日间无时不存仁人之心，言仁人之言，行仁人之行，于道犹恐未合，于民犹未必果有所利。”杨名时还特别看重孝悌观念和强调礼的功能。这些都可以从他一生仕途言行中证实。

二、狷介性格诚为宗

杨名时的性格，一字以蔽之：诚。诚即真实的心意，言行一致，不弄虚作假。杨名时的诚，有先天遗传性。他的曾祖父不苟言笑，秉公执

理调解民间纠纷，被乡里人誉为“铁面长者”。他的祖父、父亲也是不苟言笑的实笃实的耕读乡绅。杨名时的诚，更因后天接受严格家教和矢志苦读圣贤书而铸成。父亲杨履泰“教子诚信，毋苟言苟笑，举止必正，勿短长人物。常曰：‘人必有礼法，乃能久立’。”（《杨氏全书》）杨名时恪守儒教，身体力行。他在童年读私塾时表现出来的那种一本正经，心无旁骛的状态，就被街坊里人说成“剑眉铁面的将军相”。

杨名时对诚的理解：仁心纯粹是谓诚。他在《程功录》中阐明：“诚敬在中，亦须定一仪则，乃能纯笃。”“实在此仁，谓之诚。少有些微虚假，非仁矣。”

主敬诚笃，躬身践行，杨名时一生执著追求。他在年轻读书时，常常被春意干扰，产生杂念，就很烦恼。为了一心读书，结果误食毒液，造成生理悲剧。他看了岳父送给他的《徐霞客游记》，对照自己第一次手抄本游记，发觉第一次手抄本错误百出，心里容不得半点虚假的他，马上不辞辛劳地再抄一本，订正错误。杨名时在《杨氏族谱序》中写道，不少族人说杨氏祖先出自关西秦汉，为封侯之后。但是历史这么久远，屡经离乱，又无文字可考，谁能说得清？因而不能作真。他批评当时有些族谱“欲远附名贤贵族辄牵引强合之，其为谬惑，固无足言”。

杨名时做陕西乡试主考官和晚年做礼部尚书时，根据甘肃、宁夏读书人逐渐增多，江苏考生人数超过任何省等客观现实，实事求是地提出打破旧框框，适当增加录取名额的主张。在贵州布政使任上做临时乡试主考官时，核查中发现一名秀才只因填错了编号，杨名时竟不顾其他考官的反对，毫不客气地把这名秀才从举人榜上拉下来。虽说一本正经，甚至偏执，但也确实体现了他“少有些微虚假，非仁矣”的性格。

当顺天学政时，杨名时诚心诚意遵奉康熙圣旨“革去积弊，务获真才”，“振拔孤寒，澄汰污贱”去选取秀才，坚持原则，拒绝贿卖，遭到权贵贪官们的围攻。康熙听信谗言，责备杨名时“做事过于偏执，今后应当改过自省”。任云南巡抚时，杨名时一心一意要减轻盐民负担，请求减免税收的疏本中引进了雍正任密折中说过的盐税可酌情处理的话，以增强说服力。

直心直肠的杨名时想，皇上说的话是真实的，真实的就不必要隐瞒。结果遭致雍正大骂“全无人臣之体”，停止密奏，栽了大跟斗。更可怕的是，雍正对他逐渐失去信任，在清除科甲朋党中把他削职为民。由此可

见，杨名时虽然诚笃却不够灵活，他不是一名韬晦的政治家，而是一名学者型的清官。

对杨名时的诚实，当时和后人都有很多赞美之词。巡抚蔡世远说：“安溪（李光地）先生之门，人才辈出，实用力于诚意正心之学，江阴杨公也。”学者雷铤说：“公平生不为博杂词章之学，性因经体道，无一言一行不出于中心之诚。”学者方苞说：“居乡立朝莅官抚众，无一言一事不出于中心之诚。”学者卢文弨说：“迹其出入内外，显晦祸福，无一非诚，故能受三圣（康、雍、乾三帝）非常之知遇，积久而道弥光。”卢文弨的话固然是对的，皇帝一直倡导诚，要大臣真心诚意效忠皇上，但大臣一旦得罪了皇上，诚也就失去光彩了。

三、鞠躬尽瘁民为本

从杨名时家史来看，祖父和父亲收过租，母亲带领女儿、婢女纺纱织布，杨名时入仕前做过多年塾师，杨名时无疑出身于耕读为业的开明的小地主兼士商家庭。杨名时从小目睹父母赈济穷人，又受着正统的儒家教育。从读书到入仕，一直就有体恤穷人，为民谋利的志向，胸怀保民安民的施政之道。

杨名时有篇《治论》，说明吏治很重要。“万民欲使无一不得其所”，就要有好宰相及其九卿，有了好官，“国计民生日能去弊而兴利焉”。如果没有真才真德的人来当总督、巡抚，则“守令弛而斯民乃重困矣”。他在《程功录》中也说：“督抚以察吏安民为本，训将练兵为要。遇有盘错，须大访，察民情土俗，得其空隙治之。”杨名时虽然没有说过“民贵君轻”的话，但说过“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成也”。这些道理体现了杨名时的民本思想。

还在中年时河北做学政时，杨名时就给灾民捐资。后来他从贵州出发到云南任巡抚，一路上看到深山苗民住着简陋茅草房，衣不蔽体的贫穷面貌，顿生恻隐之心，增强了为云南百姓谋利的思想。到了云南昆明，他发出了一系列保民安民，利民惠民的告示、檄文、疏本。《通行禁令示》、《禁编审弊弊示》、《革除听塘示》、《饬定夫徭示》、《禁收粮徇弊檄》、《饬议平巢檄》、《禁遏余檄》等等公文，饬戒和严禁地方各级

官员、书吏、差役种种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行为。《请定兵粮本折疏》提出“民皆以远运为苦”，请求皇上准允兵多粮少地方的农民以纳银代完粮，以解除百姓翻山越岭长途运粮之苦。《议社仓疏》提出在民间设立社仓，储藏粮食，使灾年“令民食有资”。《条陈滇省事宜疏》借皇上之口说：“皇上念切勤民治隆稽古，燕黎（人民）之困累必期于尽除”，提出革除“子孙丁”。在《题报地震疏》、《题报水灾疏》中，杨名时厉行赈灾，让百姓“务使均治实惠，不致失所”。《请带征疏》提出灾年百姓要完的钱粮，在来年一起“带征，以纾民力”。杨名时在云南虽然降职了，还提出《请疏浚海尾疏》，用公款疏浚洱海出水口，“以除水患”，尽管雍正帝讽刺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还有《奏明规礼陋弊》、《奏报铜盐课项》等札子以及盐政等告示，无不是以减轻农民、盐工负担为宗旨的。

杨名时鼓励农民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告诫百姓不要采用烧山烧水等落后生产手段。还值得一提的是，杨名时通过《禁换帖示》、《禁横征示》等文件，保护商人利益，打击官衙、官商对小商小贩盘剥的不法行为。这在重农轻商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当时社会，对促进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很有积极意义。

杨名时被削职为民以后，还是念念不忘老百姓的疾苦。在滞滇的最后一年里，他写了一篇《陈太公黜（免除）逋（拖欠）乡人记》。写云南一名被朝廷封为吏部尚书的陈太公，对百姓“饥寒贫困未尝不惻然于其心”。州里春季发生了灾荒，陈太公“尽出其家所藏粟，以贷乡人”。乡人要还稻谷给他，他把全部借贷单子付之一炬，不要乡人还债了。杨名时赞道：“太公行义之效，足以敦厚风俗，裨益政治，岂小哉？”杨名时还写了一篇《游氏山庄记》。写一名和杨名时同为76岁的游姓退役军人，在昆明郊区山林出资疏凿引泉，使周围农民得到农田灌溉和饮水的便利。杨名时实地游览后大大地嘉许一番。

乾隆元年杨名时复出后，向乾隆帝提出“请定滇省公件”和“绥定苗疆方略”的主张，民本思想达到了顶峰。军队大肆杀戮苗民，杨名时有切肤之痛。他对恩怨相间的宰相鄂尔泰净净直言道：“自公用师于苗，吾数言其不可。天道甚神，人不可独杀。惟君子为能改过，公其图之。”好在新帝乾隆和鄂尔泰采纳了杨名时的主张，下令云南整顿公件，从云贵撤兵。

杨名时的爱民安民，曾遭到保守贵族的嫉恨。学者全祖望在李绂神

道碑铭中写道，有满族重臣密勿等人，趁雍正帝清除科甲朋党之机，写了一篇《四巡抚论》，对当时有声望的云南巡抚杨名时、山东巡抚陈世倌、广西巡抚李绂和四川巡抚蔡世远四名汉臣，“皆加丑诋，以为乱政之魁”。卢文弨在《杨文定家传》中写杨名时在云南爱民施惠，“故自承学之士，以及武夫、隶人、苗童、夷妇，咸尊信悦服无异辞”。即使弹劾杨名时的官员，“犹称公为科甲中之领袖，又云‘媼媼（婆婆妈妈之意），以取媚于民’”。这里，从正反两方面都印证了杨名时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

杨名时作品选

《徐霞客游记》序一

己丑仲夏，将赴淮浦，舟中无事，展阅外舅南开先生所钞《徐霞客游记》。抵寓后，既终卷，念其平生胼胝胝蹶历数万里，冲风雨，触寒暑者垂三十余年，其所记游迹，计日按程，凿凿有稽，文词繁委，要为道所亲历，不失质实详密之体，而形容物态，摹绘情景，时复雅丽自赏，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悦，复堪供持赠者也。因手录而存之，凡两阅月而毕。曰：是殆负迈俗不羁之志，狂而不知取裁者与？观其意趣所寄，往往出入于释老仙佛，亦性质之近使然；而其为人之奇倔豪宕，于斯概见，未可没也！

古之殚心于天文地理之学以成名者，宜搜圉奥，旷览幽遐，每出于踪迹瑰异之士，自非有好奇之癖，亦孰肯蹈绝险，赴穷荒，疲敝精力以为之哉？若其足以裨助闻见，正于学者不无补也。今观《国风》、《二雅》所陈，《禹贡》、《职方》所纪，以及《地理》、《河渠》诸志，皆详山川风土，以为农田水利、施政立教、因时制宜之具，其间虫鱼草木之产，兼资多识，圣教不废，兹非其足相发明证佐者与？切而言之，深山大泽，流峙终古，皆天地法象示人之至教，本人生所应穷历；特以手足之力有限，百年之期若瞬，势弗能亲至而目见。得斯书也，苟力所可至，境所适逢，固可展卷披对，按所已经者以为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如涉其境焉。昔夫子亟称原泉曾氏风雩咏归，盖造物与游，所以涵咏天机，陶写胸次。案头置此，如朝夕晤名山水于几席间，诎非仁智养心之善物耶？

抑尤有足以警心者：霞客之游也，升降于危崖绝壑，搜探于蛇龙窟宅，亘古人迹未到之区，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学者之于道也，若覃思鼓勇，亦如霞客之于山水，则亦何深之不穷，何远之不屈？且人焉而安，曾无犯难轻生之虞；味焉而腴，非有饥渴疲惫之困；其为高深美富，奚啻于洞壑泉石之奇，岱、华、

江、河之大哉？有志者可以观此而兴矣！余既喜其书之不为无益，且以其足为人道喻也，爰为之序，以自勗焉。

康熙己丑八月癸卯，同邑后学杨名时序

《徐霞客游记》序二

己丑夏秋，既手录《徐霞客游记》而为之序矣。重阳抵家，复得友人所藏原本校之，乃知前所钞本，出于宜兴史氏者，字多讹误；其删减易置处，辄于实境不符，文意不协。用叹天下之率意改窜文字，而致失作者之本来，如宜兴史氏者，为可鉴也！初余录是集之意，谓存斯书也，他年力所可至，境所适逢，可展卷披对，按已经者以为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日涉其趣焉。若如史本，则既失其真，又安用之？爰亟为改正添入，再手誊一过，以复其旧。

大抵霞客之记，皆据景直书，不惮委悉烦密，非有意于描摹点缀，托兴抒怀，与古人游记争文章之工也。然其中所言名山巨浸弘博富丽者，皆高卑定位，动静变化之常；下至一涧一阿，禽鱼草木，亦贤人君子，偃仰栖迟，寤言写心之境；正昔人所云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者也。虽止详其形体区域，而天地山川之性情，俟人之神会而意喻者，悉已寓之矣。其得之多寡，知之浅深，存乎入耳。夫造物之奇圜，恒有待而发，亦有待而传。有是境而人不知，则此境为虚矣。游是境而默不言，则此游为虚矣。霞客之前，境自在天下也，而无人乎知之，无人乎言之；即知而言之，亦举什一于千百而已。设霞客于身到目历之处，惟自知之而自乐之，不以记于书而传于世，人又乌知其有与无耶？然则斯书之不可没，谓天地之迹存焉耳！而况于天地之心，生人之本，古之圣贤，心知之而身备之，而推所以公于世者，其遗文之可宝爰为何如哉？

庚寅二月丙申朔，杨名时序

自滇入都程记

江阴杨名时宾实撰

编者按：《自滇入都程记》，是杨名时从云南起程，专程赶赴京城长途中所写的日记。

杨名时被雍正皇帝削职为民，“待罪”云南昆明七年。乾隆皇帝一登基，就起用旧臣，宣召 77 岁的杨名时赴京觐见。

杨名时得到新帝宣召圣旨后，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带了家眷，从昆明出发，沿着官道驿路，或坐车，或骑马，或乘船，途经今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于翌年乾隆元年二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历时两个月二十天。二月二十八日入觐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授予礼部尚书銜国子监祭酒。

《自滇入都程记》一万多字，记述描写沿途山川地貌，气象物候，风土人情，反映清初社会风貌，至今颇有地理和历史参考价值。日记中屡屡写到云南、贵州奇特的溶岩山峰、溶洞，民居村貌。其中写社会生活，虽然笔墨不多，却值得注意。如第 191 页写在贵州安顺府内，“云南丙午武举杨灏自京旅滇至此言：“哈捉苗甚多。”“哈”即贵州提督哈元生，统领贵州、湖南、广东三省官兵，大举征讨苗民。虽只数字，却表明了杨名时对雍正“改土归流”中大肆杀戮苗民表示强烈不满。第 194 页如写贵州镇远府岩洞中“有避难民居洞中”；194 页，“沅州府难民尚有六千余”，也都流露出杨名时对苗族难民的深沉忧虑。第 200 页，正月里，他路经湖北时“连日见农民及妇女等乘驴坐车，各顶戴纸片子于额，以黄布结束纸马香信，相遇于途者络绎不绝。此处人云，俱往武当山上香者。武当去襄城百里，每群各携锣，每日五更鸣以集众”。这段民风记载，反映自明初至清初武当山道教香火之兴盛，也透露出战乱后，百姓以宗教形式祈求太平的心态。

杨名时曾花半年多时间，两度抄录、订正《徐霞客游记》的手抄本。当他抄录了从岳父手里得到的第一本手抄本并作序后，又得到另外的手抄本，两相对照，发现第一本手抄本错误很多，他以对家乡先贤徐霞客崇敬之情，以他一惯求实的作风，不惜夜以继日再抄一次并作序。因此，杨名时对《徐霞客游记》有深刻印象。《自滇入都程记》的风格，明显受《徐霞客游记》的影响：按日记录，有日期，有天气，有里程，有所见所闻，还用小字作补充解释，一如徐霞客的笔法，其中里程最明显。如“名三十里，实四十里”，“名三十里，约三十五里”，体现出杨名时“版版六十四”的性格。

杨名时是康雍乾三朝重臣，封疆大吏，在任时写得最多的是大量的奏疏、政令公文。在滇“待罪”七年，又以理学家理念写有多部论著。《自滇入都程记》是杨名时仅有的一本散文日记，虽然文采比不上徐霞客，但也文风清新，描述简明。他是在一种平和、喜悦的心情下写成的，更是在年衰体弱（77岁赴京半年后就病故）下、不顾旅途疲劳下的勤勉之作。是书内容可读，精神可敬，虽是文言，却还通俗，特此以原著作附，以飨读者。

（陈锡良）

雍正乙卯十一月二十五日，歇板桥驿（属云南省云南府昆明县，去省城四十余里）

二十六日，十五里大觉寺，有桃、红山茶，歇杨林驿（属云南府嵩明州，去板桥六十里）。戌刻地震。

二十七日，十余里过罗良上下二村，二十里海潮寺，景好，有茶花。杨林海多渔舟，敲棒取鱼，声甚喧（鱼闻棒声避入深水中，乃取之）。约三十五里至河口新公馆，下雨，雷大发声，至申刻雨止。约又三十五里，歇奕隆驿（属曲靖府寻甸州。将到时功，加守备。王秉化自凯里军前来，言兵多病，攻破二寨，苗多跑入山箐）。

二十八日，三里即小关岭，三十里下板桥打尖。约十余里，道左有古松，其顶不高而平，甚葱郁，三尺许即起旁干，正干大合抱，旁干一抱有余，枝横放有雄劲之势。又数里道右有山，黑石布列，或攒簇或分散，如人物之状，络绎二三里间。又数里，一山俱黑石，或疏或密，或巨或细，错落有致，形或类狮子，此外之山全无秀气。过鸟龙箐哨，山

坡甚大而蛮。自打尖后至此，足五十里。歇马龙州（属曲靖府）城内，城止三里驿，在州衙。是日天半阴晴。

二十九日，霜雾极重，行平路二十二里至响水塘，天甚寒。行山坡八里至面店打尖，行山坡三十余里至沾益州（属曲靖府）田塍风景有秀朗之色，杨司马云：“城外皆南宁县田。”是日午至晚俱晴明。

三十日，行山坡间有可观之石，至三十里外，道左之小青石山绵连起伏，石不高大而从攒错布。道右相隔里许亦遥相对，景状最可观玩。又十五里至白水驿歇（属曲靖府南宁县）。

十二月初一日，天微雨。自白水向东北行，路左，山亦有低攒密簇错布之青黑石可玩。行三十里有青石攒涌高二仞之山，又有团结层圆形高数仞之山，亦青色。又五里凉水井中伙（蜗谷案：今俗有打中伙之言，谓于中道而火食也。以伙只当作中火字，书亦无伙字）。道右大木数株，生山坡间，并在其下，未往观。行二十里入观清溪洞，岩阿独辟高朗开敞，石质古润而色理苍蔚，巨柱中立，细乳纷垂，可想神工之妙。岩前平地一石如兽，僧言八年前坠下之石，竟似生成者。复观旁岩，其文有蛟龙爪鬣之状。未及入深奥处再一游历也。十六年前曾见内有灵龟等景象，僧云其深约半里。二里至平彝县（属曲靖府）东关歇（前署令李本隆枢尚未行赠之）。

初二日，行山坡多升降迂折，山石蓝色，巨细不一，颇雄峻有势。十七里滇南胜境，再十八里平彝所中伙。又二十五里亦资孔驿歇（属贵州省南笼府普安州）。山多小青松，亦有耸立高松。遥见一绝高特结之山顶，其上生松郁，然崖间苍黑之巨石类狮兽形者。

初三日，升降高坡三十五里至海子铺打尖。五里行新开驿路，坡稍平。又三十余里歇刘官屯，道旁石亦有平正可坐者。

初四日，三十里杨松驿（属南笼府普安县）中伙。上杨松，矮黑石小山颇可观，一路山俱有松。十五里庚戌桥，四山围合，碧涧中流，石桥跨之，平阔坚致。傍崖而行，石皆蓝色，质苍而润。隔岸石矶，临水老树数株，经冬叶脱，霜干亭亭，清疏舒放之态，与岩壑、农樵皆天然雅趣对之，如在画图中。自此溪回山转一二十里间，皆有山家茅舍，亦有临溪而渔者，青松翠竹，犬吠鸡声，驿途中尽堪领闲静之趣。入莫共行四十里抵礐子窑驿歇（亦属普安县）。名三十里实四十里，名四十里实六十里。方明而行至夜，火把照行五里，俱升降山坡，有甚高之处。此

站人马困乏，宜改站头。岚气喷为浓雾，寒阴侵人。连日全无日影。

初五日，下细雪，草木上俱有凌气寒冽。十二里过铁厂，有数处打铁坡，石多黑色，在道旁者亦间有可观。三十里村店略停，行陡郎箐中，十里细竹杂木丛密，包裹不见山体。箐中亦有合抱大木，雾迷漫殊闷人。出箐行大坡十里歇律当（名五十里实七十余里）。

初六日，晴见日色，已刻略飘雪（遇江西解滇饷泸溪县丞，龚光缙云：“是乌蒙徇难陈天锡之子，系难荫”）。坡行二十里渡河，水自盘江来，两岸石壁高擎，渡处宽平，隔水人家遥对。因马乏只行二十五里，歇毛口。

初七日，行数里，道右黑石小山簇立散布可观，亦有在道左者，低只一二尺，高不过寻丈，长短参差并匀整如经斫削，升降于数十仞之山坡中（名四十里实六十里）。阴雾飘雪寸许，至郎岱歇（属安顺府），其处平区中有小山七八座，内有两三座可观。

初八日，早见雪积寸许，茅檐垂冰铎尺余，与前过铁厂所见同。是日早晚俱下细雪。郎岱在关内，住者数百家，有山环围，喜不甚高大，但山形俱圆满直下，少秀发生动耳。平原可三里开阳，田畴易辟，傍山俱有村庄，一往在右之。山有低小或圆或长，竹木苍翠，起伏有情者每有数家依之。层山稠叠，在外者高数丈，在内者止寻丈，有九脑莲花擎排作障之势。又上下山坡数里，共二十五里。在石龙关中伙。又行山坡，见山间亦有低小之坡，可垦可居者，亦有满山树木蒙茸全不见山体者，共二十五里。歇坡贡（云南丙午武举杨灏自京赏殊批上谕赴滇至此，言“哈捉苗甚多”）。

初九日，行七八里有湖，石山攒耸一二丈及错布野间，又山石多嶙峋古异者，又有青石攒结二小山相连缀者，至近黄果树一二里处，有山六七座，势甚坦夷宽广，小黑石匀布极可玩，春秋登陟眺望尤宜，下又有卓立一二丈及撑架二三丈古秀之石，目中所不恒见者也。共三十里至白水河打尖。水自南笼来，至河岸垒三层，而下自此仍归旧驿。一路山俱枯直，二十余里至安庄驿歇（属安顺府镇宁州，民有馈鲙鱼青鱼者。忆庚子腊月初九自黔省启行往滇，历今乙卯十六载矣）。

初十日，山势开阳，道俱平广。山或层圆结顶如米囤增高，或长直平整如人工砌就之城墙，或山顶有石攒簇及离立如人，或势有起伏断续相生道旁，有大石板平正宽广数层铺展，共二十余里至大山哨打尖。渐

行渐觉山有脱换露丰骨意，至近城数里黑石棱棱，诸山迤迤，相属俱高三四尺，密排匀布如林，约长二里余，有壁垒精严、旌麾屯拥、豹蔚蛇蟠之概，附近冈峦皆雄劲见奇。入安顺府城歇。是日天有云，近晚有欲霁意（吊贾道）。

十一日，山形如层围之囤，俨有顶盔擐甲之象，亦有一连数山，俱短石攒排及短石布列平处、齐平成队者，亦有数山之顶屹立小石如人物之形，及鼎铛千盾之状者。平田中石或簇涌作堆，或错落散布，凡数十里。是日浓露如雨，天寒泥滑，三十五里水桥中伙。又三十五里歇安平县（属安顺府，名七十里实九十里），灯火照行三四里（王令言：“此县人陈法，雍正六年代邑民完粮七百石”）。

十二日，出东关见山不高，压势甚，阳和。至六七里外过山坡。道右之山俱小，青石层排密列，接连长二里余乃断为平地，即于道左高耸一山，亦小青石自顶至麓，行由中过。道右离山二十丈许卓立一山，遍山俱小青石，道左离高山数丈许，起一低平青石山，其后一山如寨帷托拥，后又有稍高之山护之，最有情势。又道左有一山低平脱卸，小青石齐攒密布，山顶中耸一石高四五尺，尖圆端秀，尤可爱玩。因有开阳处，虽境止三十里，而有粮四千余石，地丁五百两，成一县治也。二十五里楼梯哨中伙。浓雾泥滑，二十五里歇清镇县（属安顺府）。

十三日，山多平坦，易于登陟，殊觉绵软有情，泥滑。二十五里狗场打尖。陟高坡行，平田中池水溅溅，流泉活活。三十五里至省，晚晴有日色，夜月好。

十四日，停一日。伫立臬署柳池边片刻，观院堂薇树，东一株直干大如斗，西二株一合抱大，云箭道有合抱大玉兰二株，因昏夜未及往观。

十五日，二十五里升降高坡二三重，过驴儿关，贵筑县境（属贵阳府）止此。五里谷脚打尖（名三十里约三十五里）。望见山峦丛矗，近处亦有低坦之山，晚晴有日色。道左一带十余里山俱有石，不高峻而嶙峋见骨。道右亦有石山，低而苍郁者，共三十里歇龙里县城中（属贵阳府）。

十六日，山有低坦绵软，下开阳，可为田处。行十五六里过高坡两三重，远近山俱青色石，至新安（名三十里实三十五里）。十六七里过牟尼珠洞。十六年前曾入观，见有牟尼珠塔、牟尼珠伞、石钟等景。今过数里问到洞尚有几许，则曰已过几里矣，怅然。又十六七里至贵定县

(属贵阳府)城中歇(名三十里约及四十里),灯火照行三四里。

十七日,行坦路二十余里,俱傍山。行下一高坡,又下一高二三十丈之坡,歇黄丝驿(名三十里实四十里),山多蛮样(因新设之酉阳驿,无可歇之处,离此十余里黄丝,去平越府平越县三十里)。

十八日,五更雨中行十余里,过酉阳驿,天明雨止。三里即新开驿路,比旧路少三十里,中途一带高坡层层,崖石如天造砖城,从高至下约百余仞,石桥横跨深涧上,约二十余丈,亦平阔坚整。又三十里杨老驿(去平越三十里,名三十里实四十里)中伙。未到杨老三里已归旧路。杨老离街有一石城,城外道右有丈许高之石笋,一二十株屹立匀排,亦有棱厉峭特者。过一高坡即多平道,亦多低坦肥软可垦可居之山。三十里至清平县歇(属都匀府)。

十九日,有雾,无日色。山坡高下不一,山带石者如伏螭之脱骨,亦有青石磊砢攒成二三仞之山。约十七八里过大风洞,洞在石壁中,圆围丈余,童子以桶入汲其泉,清冽。三十里至重安江,有文昌阁,过之未登。渡江旅店中伙。三十里歇黄平州(属平越府)店房新造甚潮湿。近州之山如波浪,中有甚尖者,城内所见之山亦兜抱绵软。

二十日,雾甚重。二十里飞云岩中伙。岩如云朵铺覆,结构精奇,人物、狮象、蜂房、水涡景状千变,仰观未竟更升。对面一峰斗室之上谛视之,真可谓天工独绝,非雕镂绘画所能彷彿形似者也,其飞翔动荡之势空濛浑漠,在有意无意、有迹无迹间,直与灏气游行神化混一矣。自麓至巅可十余仞,左肩石笋耸秀,四山环拱一水,朝迎泻为瀑布注于深涧,汪洋横锁如带,不见去踪,人境有此难乎名矣。在途屡观坡间及涧底之泉,石质或青或黑如鳞如介,远山稠叠如波涛腾涌,近城之水冬月归槽,可想夏秋水盛发时。由施秉县(属镇远府)出东关歇。

二十一日,雾重无日色。渡河约阔三四十丈,左傍山右有河流平行十里。陟坡有甚高处。二十里华严洞,洞口有石兽,内有倒垂莲蕊极多,又有龙眠窝,长广各数尺如簏,有边有底,惜无长矩高照,不能细观,但见大略而已。人云洞极深,可行一日。又行相见坡等数长坡,共又四十余里。歇镇远府。

二十二日,未刻登舟,晓微雨,有雾,无日色(己亥年六十时,腊月二十二日自保定府启行赴黔藩任道,由兖州入阙里谒圣庙圣陵,过家瞻祠省墓,距今乙卯历十七年矣)。

二十三日，春朝晓行，登舟见所歇官店后濒河之山，其中亦多岩洞，闻亦有垂乳云景，内可容数十人，尚有避难民居洞中。又见别洞有在高石壁间者，又有山生石塔耸立如圆甑堆叠而成者，大抵山石体状圆者如米囤层圈，长者如城墙叠累，间有依山临水竹木，森疏幽雅，天然之村落。因冬水归槽，楚省运粮及各解饷之舟络绎阻塞，先阻于大王滩，后又屡有停顿，只行六十里，歇粟子冲。午未刻见日色，有春和之意。

二十四日，五更下雨。三十里至清溪县（属思州府），望清溪山溪崖时有黑白相间之石，亦有瀑布淙淙泻溪。过清溪三十里名燕子塘，石多洞罅，穿透洞口宽大者，见内有倒垂乳笋。近塘一村，名羊坪，竹木葱翠，居民可三数十家。凡山势平软阳和之处人多，就之溪边浅岩，其石纷垂如雨丝云脚。濒河黄芽绿草，白石之山中高起者紫黑青赤之山，数色参杂合而成锦，共三十里至玉屏县城（属思州府）仅五六尺许，长里余。临水石壁有高有下，共三重，其石每层或厚二寸，或厚寸许，不异人工所累砌之城垣。隔水一石壁耸峙顶上，有高丈许及数尺之石，矗立约十余笏。溪湾环抱之亦有石楞剥落，如经劬镂似小柱小廊、层楼叠阁及山形如兽昂首者，亦有低平衍迤之小山。又十余里，歇二汭岸，有大树根可四五人抱，一泉自根流出，人谓内有小龙。是日阴无日色。

二十五日，无日色。濒河屡有穿孔开穴之石壁。已刻至鲇鱼滩，遇运粮舟，阻片时。共五个余里至贵州与沅州府（属湖南省），交界处两岸俱有烟墩塘房，名大渔塘。濒河见旗斗杆六枝排列，舟人云内有举人贡监之家。一往野多开阳山多夷坦，二十里龙溪口，此处两站至沅州山，亦有低小露骨见拗折者，亦有起伏连缀生动有情者，亦有稍高大之山，顶如水波中滚出浮沓者。共百里，歇阿洲塘，夜有小雨。

二十六日，细雨浓雾，辰刻雨止，溪水面出尺余之石。三十里便水驿（属沅州府芷江县），有塔濒水，石崖上三层高三丈余，一楼庄依山麓对水洲，前竖斗杆二杆。又一二十里，溪边巨石堆架如轮如囷，溪中之石鳞次屹立，自二三尺以至四五尺，齿罅粼粼，非操舟极熟者能行于此嶮巇之中而与之狎乎？午后小雨。共六十里至沅州府，难民尚有六千余。

二十七日，雨至黎明止。河阔山低，田原开广，迥异黔疆。傍晚见不甚高峻之山，其上遍起轻白小片云朵，殆阴兆也。六十里过公平驿二里歇。

二十八日，凌重成雨。二十余里，舟左临水岸架房颇整密，问之名

鱼水湾，陆路打尖处也。山头冰凌望之如雪，一路所见僧楼野亭、平山异石及浅滩急流，每有足游目经心者。共百十余里，尚去黔阳县（属沅州府）十五里歇。

二十九日雾尚轻。黔阳城在舟左，篷掩不见，问之，云已过矣。又二十余里，开舱门观左舟之山，石壁之景色纹理有极可玩者。其右有塘房处，平和舒展高下得宜，旁有峦坡回抱，一胜区也。溪边平铺水面之石及攒拥层密之石，熟知而善避乃无抵触之患，此日有一舟因略触石而致小漏者。黔阳至洪江四十里（属靖州会同县）此处民居最繁。过数里，见山有外如环围，内又生一山，如在怀抱中者。又两山并起，中腰突出一石山与两山俱相连，属者濒河有旗斗四杆立于野岸。八十里歇。

三十日，重雾。石壁如高大之城墉者，极多。四十里过安江。一往溪边皆尺许高之石布满水面，因除夕度岁，又行三十里，歇新渡河坡麓。民居高下鳞排稠密，终宵不绝爆竹声。

乾隆丙辰正月初一日，晓少雾，辰刻舟行。见山顶云蒸如絮，溪边临水之石上覆出而色黝，下比立而色白，匀排密次，望之俨如舍宇门壁。山多硬直重叠，略似黔山者。至已刻行十里至桐湾。在舟左民居后，有端正和平之小山，对岸亦有平阳及低小之山，遥见东山有云朵云片铺拥山腰，而景色欲渐开霁，岂山欲收云邪？一往松矶石壁，高下坡峦亦有足供登眺者。舟人言天成墙可观，亦石嘴之特出而屹然者。又十余里，水面之石铺塞溪中，大半自此。溪旁之石有中空者，有横直开罅者，有丝理直垂而纹细绉者，有覆出成岩中如堂阿者，有如兽形而态状生动者。小山复起大山之间，有如侍立而相依者，有低圆平匾如覆盂纯土无石、人于其上遍植菜茹生意翳然者，有青石横累高丈余、长寻尺中略兼土其上生松郁茂者。石壁之洞穴圆斜不一，其中乳柱参差在隐现之间。是日午后晴和，郊原清旷，泉石幽奇，舟行晚眺，意境殊佳，仰观高壁景色，斑斓纹如鱼鸟，俯视石根，风湍剥蚀，细若蜂蚕薄莫。雾日舒光，众山皆赤，连朝之霾雾全消，春景之熙明兆象矣。共行六十余里，歇江口塘尚去辰州府三站。

初二日，舟晓行，见旭日自舟尾平野水岸而升，碧空澄澈，无纤毫云翳，清光紫霭，氤氲凝罩子冈峦，远近间迎曦之山赤如染、绛绿如铺茵，望中尖圆曲直皆有秀朗之容。平坡高下，每有位置合宜，足供游息之。境临水，累行石崖，或高寻丈，或倍寻丈，或相倚，或独结数，其

崖层自根至顶或十层，或十三四、十五六层，上皆有收束端圆之顶。舟或向西行，或向西北行，或向南行，以日定之，云阴无日则难定矣。舟左多平坦小山，舟右多高而直下之山，喜其少石，人架屋于其下居之。後两山近麓相夹处生一小圆邱，各半跨之。坡上多植桐树，子可为油。二十里松溪塘，白面崖石白如雪。有功自此舟向北行，又过白石岩坳向东行，旷野低坡如平川叠浪，春阳煦和薰人欲醉。四十里秀溪口塘有熔铁炉冶四座，近山产铁，溪旁每见铁炉。山崖岩穴亦多，溪水冲激处石成嵌空，纷呈齿乳狮形之石，头前足后，口开足立，后似又有一狮头，只半现而足则全现。共又二十里过辰溪县（属辰州府）。行里许有七层白塔出山松中，三四丈许，石壁多白黑黄相间。此处石层，独上层皆差大往外覆出，下层皆差小往内缩入。根石层层薄不及寸，两头下而中央高如桥形，上石则厚尺余，层累之痕可数。临河亦有竖双斗杆者。三十里普市房楼高整而稠舟，俱向东行，又十余里歇。

初三日，霜白天晴。舟左山崖边宛如人立，稍近观之又如人坐，更有与之相对者，一崖高四五丈，下一石桥承之，桥大半中空，可坐数人。溪旁石罅岩穴极多，斜直横方、大小浅深、高下隐现，移境换形难以备写。石状如兽、如云，色则黑白成章，红黄苍碧斑然如绘。近水处渔人就岩穴居之，而系舟挂网其旁。高崖绝壁间往往有屋木倾颓朽废于洞口者，乃昔吴藩叛时民避兵于此，其层楼梯架犹存。舟右崖嶂一往苍峭，有一崖嘴丝理褶纹曲折，变换工致精奇。舟先向西行，随向西北，又向北行，行三十里。舟左小山村落景色清幽。又向南行，又向西行，又向东行，共又二十里。过泸溪县城（属辰州府）舟向西南，又向东行五六里。舟右山小岸平，民居轩整，云村中有富人。晚观溪岸之山多低小平和，间有起顶而尖秀者。连日晴明，霜后尤暖，冻解阳回，春意渐融矣。溪广水平，舟人划桨殊猛，颀乃声急（舟前左右二桨，舟后二桨在左一，在后舱一。在火舱划桨者左手执舵）。又共行六十里至辰州府，民居最为稠整。过城向北行，小圆山一塔七层。行数里歇。

初四日，晴明。舟向东行略带北，两岸多低小起伏之山，舟左村庄迎曦而居者长二三里。所过州县数十，此为最盛。东山白塔高峙，所见塔皆白色，白则远望易见耳。二十余里舟向正东行，又转东南，又转东，颇有急浪，是名横石滩，长二三里。水小舟归槽道中行，滩声喧厉。过此水平，舟右山下对北而居者数里相接，舟左向南山足傍水无地可居民

也。又二十余里，去辰州府五十里，名北容，有百家之聚，亦一站头。行十余里，山有连起数顶如波中滚浪者，间有特起顶而尖秀者，有如小泡匀排而密比者，有或二或三并立攒聚其顶俱尖者，有于山坳中矗然特起者，舟人言观银壶山。其处山冈上生两小山，俱方形而多土，草木青葱。一山差小，上有银壶之山较大，顶石之旁有石宛如瓮形，下有白石如壶，望之光亮耀目，上有树覆之。自此五十里舟向东行，又东北行，一路俱一二尺、三四尺高之石铺于水面，神庙在舟左向，云是伏波将军，舟人但云清浪庙。在处溪中之石高四五六尺，所谓清浪滩也。硬浪冲舟高跃过额，行至塘边言已行百二十里。

初五日，晴明。向东行十余里，舟人言看虎跳涧山。舟左后山高而前多起伏，坡陀高下又有泡突圆肥环抱之处，约长里许。又十余里，岸多平山。舟左峰峦有一高二十余仞之山，树木繁茂峰顶尖秀，上有神宇。又前见低平处屡生小山，渐稍高大，有长方如屏、而下不单薄者，有顶圆身浑高可四五仞者，有高八九仞而身与顶之大亦不止倍之者，有高一二仞并不及一仞者，皆自地突生，森然端直，亦有旁生支脚，可缘之上跻者，大小高低共六七座，皆黛色轻匀，非青非紫而带松花浅黄之意，上各生绿草覆之，如发之覆额，然亦山容之仅见也。又前则岭岫参差，峰峦重叠，石壁峭削斑斓，仰眺间云已行四十里，至界首入常德府界矣。舟右小山松径亦多清胜，舟略向西行，旋向西南仍向东行，将入申刻至穿石山，舟人云自界首至此六十里。又一站头，溪湾处傍石壁突起圆崖如塔，高十丈余，崖根中空穿透，崖背前宽阔如堂宇，背之洞穴长阔平匾如口形，上下开三四尺而上倍之。舟右小山最多尖圆长仄俱有，内亦有端平而顶方者，虽偶有突起之山，犹未成为培塿也。又二十余里，右岸乃起接连长山，高数丈许，左岸数里低山，复有稍高之山四五里，对岸之山，复低而就平矣。此七八十里溪中无石将夜复行十里，离桃源县（属常德府）尚十里，歇塘边，共行一百三十里。

初六日，有雾气，见舟右之山接连数里，已抵桃源县城。城在舟左，民居稠密而长，一望俱平坦。舟右数里无山，又连山相接十余里始一往平旷。行四十余里，舟左有低山，舟人云活佛山，人谓是河袱山。舟人语音混耳，山低软如包裹，河流故云河袱。离府四十里民居甚长，云是木客所聚。至常德府大西门外客店内歇。楼临河，一望空旷，对河约有二里阔。

初七日停一日。

初八日回看客。

初九日，自常德府陆行，初望平旷，十余里。

外渐有山坡起于左右，一往连接不断，气势甚厚而长，土色润而质肥，山松茂密。六十里大龙驿歇（属武陵县）。竟日晴和，夜有月。

初十日，三十里鳌山中伙，四十里清化驿歇（属沔州）。此七十里间，山势高下起伏绵软秀动，土色红黄无石，松树茂密处极多，但坡间未见流水。数里外见有高山，其上有石有泉，村园望见梅花两树，菜花到处遍开，但棵叶小耳。天阴无日色，有东北风。

十一日，天阴。行十五里过新添铺中伙。东北风渐紧，微雨。行二十余里渡新渡河，地势已落平原，道旁亦有池积水。行数里风急雨渐大，行里余，共六十里至沔州城外歇，雨止，新柳芽肥。

十二日，天微明即行，风或东北或西北或东南不定，有雨。五十里顺林铺中伙。雨止行。左右俱有小山起伏，见道旁之田俱有池塘，山松多茂密处，梅花烂漫者五六株。共四十里张庄歇，晚晴有月色。

十三日，晴明晓行。平田中有雾气，三十里渡河，约三四里公安县（属湖北荆州府），城外中伙。四十里孱陵驿歇（属公安县）。竟日一望无山，但见菜花麦苗黄绿相间，遍处春光耳（问公安来役，言石首离公安百二十里）。

十四日，天晴，雾气迷漫，红日虽升腾而光照未炽，交巳刻雾收阳盛。至虎渡口，早市人颇喧繁。此处去孱陵三十里，行高平坦阔之大堤三里余下，登舟渡荆江约三里，水小沙干，行里许到陆路，约二十里至荆州府西关。

十五日，天晴无雾。沿城墙而北殊坚整壮观，旭日东升如融金在冶丹光腾耀，逾刻南风甚大，四野平旷中亦有起伏之势，四十五里四方铺中伙。又四十里建阳驿（属安陆府荆门州，是日忌辰设供）。

十六日，早有云，北风转东北，卯辰之交日复为云蔽，巳刻复有日光，北风带西，云阴未散。五十里园林铺中伙。行十余里见道左数里外有低平小山迤迤，而北二十余里平而复起。道右亦有山连接北山，及越山坡已望见州城矣，登坡时殊不甚觉及，下坡乃见竟有十数丈之高石，大者俱青黑，整石左右山峦则多尖碎小石，密攒错聚不如云贵，低小之石布置可观，自西城外绕之，而行历南东二间，至北门外店房歇。荆门

州城甚完整，东南城外无居民，山环抱之。

十七日，早五更即行。二十里天小明，又数里大明，北风飘细雪下雨，左右皆有山坡。在平坡上行略有升降，共六十里至石桥驿（属荆门）中伙。山势起伏盘旋气甚，旺柵苍松杨，四望郁然，亦连有青石错落高起之山。又六十里行大风雨中，晚至丽阳驿歇（尚属荆门州）。是日共行一百二十里。

十八日，晴明，日出方行。数里坡俱平广，十余里外间有行于田塍窄狭。之上以避泥滑。四十五里渡蛮河（属宜城）中伙，此处名新店铺，约及四十里至宜城县（属襄阳府）。道左之山绵亘数十里，近宜城乃见道右亦有数远山，田畴、村落、城池、桥梁俱可观。

十九日，乘月色行约十里，天明。一路麦田菜圃畛域井然，树木俱成行列，四十里小河口（属宜城）中伙。渡河（遇往贵州诏书），午后日蒸风暖行五十里，穿襄阳县城，渡江行四里（江从汉中府来），歇樊城（属襄阳府），共行百里左右，俱有山峦，远近起伏，近城过山麓行。

二十日，天初明行，四野平旷，田畴垦易，亦有高趋下渐就低平之势，六十里吕堰驿（属襄阳县）中伙。（往云南诏书门外过）辰巳刻，见村妇乘驴携抱孩幼，夫男随之，络绎不绝，云是往襄阳城南十里九宫山进香者。二十里入河南界，又十五里南新店歇，午后见道右远处亦有低平小山。

三十一日，行里余渡白河，又行五六里，天明至新野县（属河南阳府）共三十里。中伙穿县城行桃枣林，甚多麦苗遍野。一路沿塘河行，弥望白沙铺塞河旁，若沙漫入田即为田害。七十里瓦店驿歇。离瓦店约二十里有汉光武故里碑。

二十二日，月色熹微中行七八里，天明日出，稍高渐透光耀。行三十里至三十里屯中伙。又三十里行白沙滩，二里余渡河至南阳府城府，城后西北有山，城西南六七里有卧龙岗，诸葛武侯故乡也，望中亦多桃枣林。又二十五里行白沙滩，里许渡河，约又五六里北新店歇。是日未午以前见平地一石桥，甚坚整，其下并无沟渠，晚见一石桥宽大坚致，而下无通流，仅一段干池耳，不识其造之何意也。

二十三日，早发狂风，行七八里天明，尘土飞扬。三十里博望驿（属南阳府南阳县）中伙。三十里赵河，四十里过裕州（属南阳府）城之北，歇官店（知州宋名立言，南汝二府多盗难治）。

二十四日，行七八里天明，日高后发西南风甚狂猛。道左数里有山，高下起伏重叠数层，绵长数十里。行四十里龙泉镇，亦名独树小店，中伙。又行二十里保安驿（尚属裕川），民居长二里余。又行三十余里歇旧县（旧昆阳境属叶县）。连日见农民及妇女等乘驴坐车，各顶戴纸片于额，以黄布结束纸马香信，相遇于途者络绎不绝。此处人云俱往武当山上香者。武当去襄城百里，每群各携锣，每日五更鸣以集众。

二十五日，行六七里天明，十余里道右有子路止宿处匾，又十余里叶县（属南阳府）中伙。是日无风，车尘自扬道间，多沙。约行八九里渡河，白沙铺积处甚广，人云白沙随白河水（即汝水）涌来。其南有子路问津处碑，过五六里有文王化行汝坟碑，去襄城县三十余里即见西北冈峦相接绵亘，至近城则山环转于右，山下民居甚稠，道从山坡槽中，行人骑多从平坡行，土中多石碛器用，墙垣皆淡紫色石琢成，十数亩桃林中见杏花一株，村中又见一株，皆烂漫矣。其六十里歇襄城店（属许州）。连日见村镇有钢义楼，或二角及三角四角，或上四方作城垛而无屋，此处作城垛而中有屋，民无老幼，俱戴白毡帽。

二十六日，环城行六七里天明，四十里颍桥中伙，有颍考叔墓（尚属襄城）。行五十余里至石堡歇（属许州长葛县）。竟日四望无山，田畴垦艺，绿杨白杏，遍处春光矣。

二十七日，天明行。林树园田郁郁哟哟，野杏丛开，掩映于新杨翠竹间，如玉粉成堆中。道见河水通流有两三处，六十里至新郑县（属开封府）城外，名双溪河，溱洧二水合流故名。因迈院住郭店驿（属新郑县），遂歇城北。是日风大有尘，未刻渐息。

二十八日，行五六里天明，辰刻风渐狂猛，四十里郭店中伙（尚属新郑县）。风愈狂大迷目，迷路行数里仍回郭店歇。道中见沟渠流水二三处。

二十九日，天明行四十里，郑州（属开封府）中伙。后行五十里至荥泽旧县歇（属开封府，因被水冲移于十八里外）。西有山长数里，田沟道旁常见有漫流之水，云是溪河中远处流来，非黄河水也。连日常在夹槽中行，两边之土坡或高丈余，或高二丈，年深行久而然也。申刻大风洒雨，阴寒。问泽之所在，云低洼有水处即是。案：荥有濞迂之义，是其散流未聚多迂折也荥又有溱回之义，是群流既聚势旋转也，姑缺以俟考。

二月初一日，天明行。自荥泽旧县至黄河边渡处约十八里，于近河数里野间闻雁，视之见其逐队群飞，是北乡时也。辰巳刻渡于舟中，见一带远山雪满，知夜中雨变为雪而霁也。过河滩沙共行五十余里，歇亢村驿（属卫辉府获嘉县）。

初二日，行七八里天明，五十余里新乡县（属卫辉府）之骆驼湾庵中中伙。运河直通至此，道右有击磬处三字石匾，路西一带重山叠岫数十里，云是辉县（属卫辉府）之山，苏门山亦在其内，下有百泉邵子安乐窝在焉，新乡之水近自百泉来，北自淇水来。中伙后行四十五六里，小雨中至卫辉府。

初三日，天小亮行，东北风狂又转西北道右有斫脰河碑，近城有三仁故里碑，五十里至淇县（属卫辉府），城外。中伙后二十五里过石桥，淇水从诸环洞流注势汤汤，然道间常见大小石子，皆水涨泛时所随流冲积者。自西而北数十余里皆有山，典史汪楷云，再北七八十里即太行山。竟日风狂，又行六十里至宜沟驿（属彰德府汤阴县）。

初四日，天明行，二十五里穿汤阴县城，岳武穆庙在城中，数里有文王演易碑，又有扁鹊墓碑，西整冈峦稠叠。又三十里魏家营，又十五里穿彰德府城，数里有韩魏公故里碑。西望远山冈脊低平，云即太行山之尾。共行四十五里，丰乐镇歇。

初五日，天明行二里至漳河，先渡阔河约二里，行沙上里余，又渡狭处里许，俱官所役之夫抬轿于水中行。又三十里过磁州（漳河北岸即磁州，属直隶省广平府），穿城行，石坊俱极壮观。又二十里杜村中伙。西望俱有起伏远山，又五十里邯郸县（属广平府）。

初六日，天小明，行二十里黄粱梦入观，二十里临洛关，关北有先贤冉子祠，过洛河行小沙中二十里，搭连店中伙。先行小沙七八里，行大沙中十二三里，穿沙河县（属顺德府）城，行又三十里顺德府。

初七日，天明穿城行。城门外有关，关外又有一重，俱极壮观。行数里，沙漫甚广甚长，望中多沙堆，大小高低不一，不生草木，践之滑而陷足。六十里内邱县（属顺德府）。自辰刻下雪直至晚。中伙后行六十里至柏乡县歇（属赵府）。

初八日，天明行，不雨无灰。五十五里至大石桥中伙。五里绕赵州城，又共四十五里歇亦城县（属正定府）官店。转西风，天晚晴。连日以来见柳色才黄，未有杏花。

初九日，天明行六十里至正定府，四十五里阜成驿歇（十八年前腊月立春之前一日，亦于人佛寺中伙）。近午起风，晚夜风声如吼，有日色。

初十日，天明行，小北风，竟日阴而无雨。四十里过新乐县（属正定府）城外。又二十里明月店中伙。行滑沙中数里，共三十里过定州城外，又三十里清风店歇，午后见西北有山。

十一日，天初明行，微寒，无日色。三十里过庆都县城外（属保定府），三十里方顺桥中伙（属庆都县）在老生员夏柱石园中（夏年八十五，五孙一曾孙，俱庠生）。三十里大激店（属保定府满城县），三十里保定府。

十二日，天初明行，微寒，无日色。五十里安肃县（属保定府）中伙。三十里固城店（属安肃），又三十里北河口歇，人静后下雪二寸许，五更人起已霁矣。

十三日，晴明，天小亮行，四野雪光耀目。十里过定兴县城外（属保定府），二十五里高碑，二十五里松林店中伙，二十里穿涿州城（属顺天府）过大石桥，十五里先锋坡歇。十四日，天晴，初明即行。十五日，琉璃河十五里，窦店中伙。二十五里良乡县（属顺天府），二十五里长新店歇。是日共行八十里。

自滇入都程记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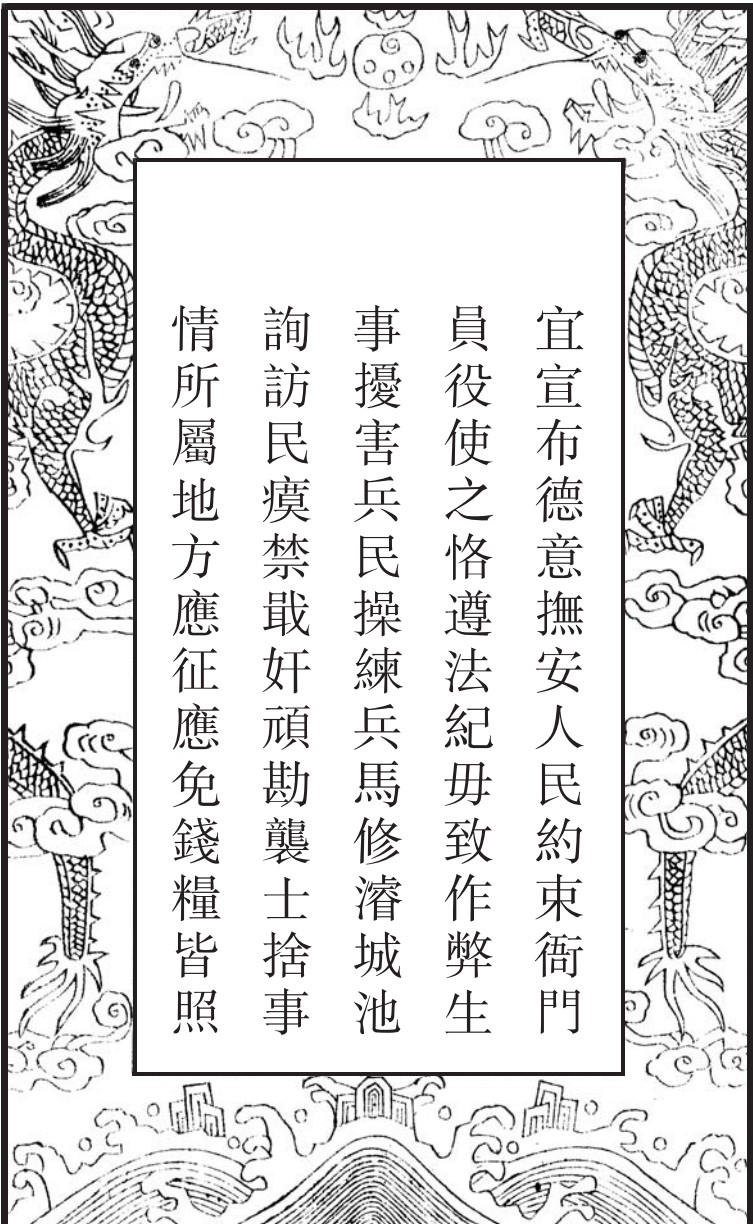
云南古南诏，地去京师几千几里，在古在荒徼其山川风土，舍志乘所采，虽有幽奇之境，恢诡主观，亦罕有文人学士为之品题剔抉，以传于世。本朝杨文定公《自滇入都程记》，凡道路所经一滩、一濞、一树、一石，罔不浏览记录，刻画殆尽。昔柳州山水得子厚而显。如是编者，拟之河东集中诸游记亦庶几可仿佛矣。

癸卯冬日吴江沈茂德识

附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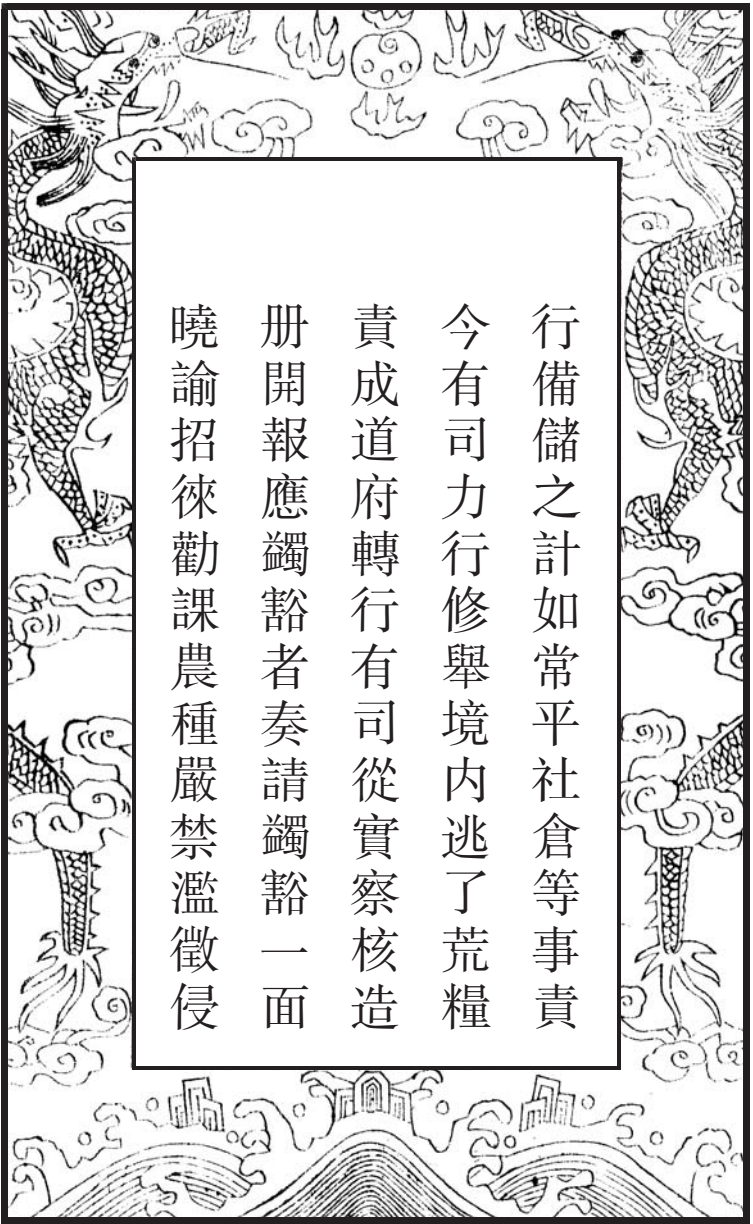
康熙皇帝圣旨

皇帝敕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名時
茲命爾巡撫雲南兼建昌畢節等
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
駐劄雲南府專理該管地方舉劾
文職賢否糧餉刑名一切民事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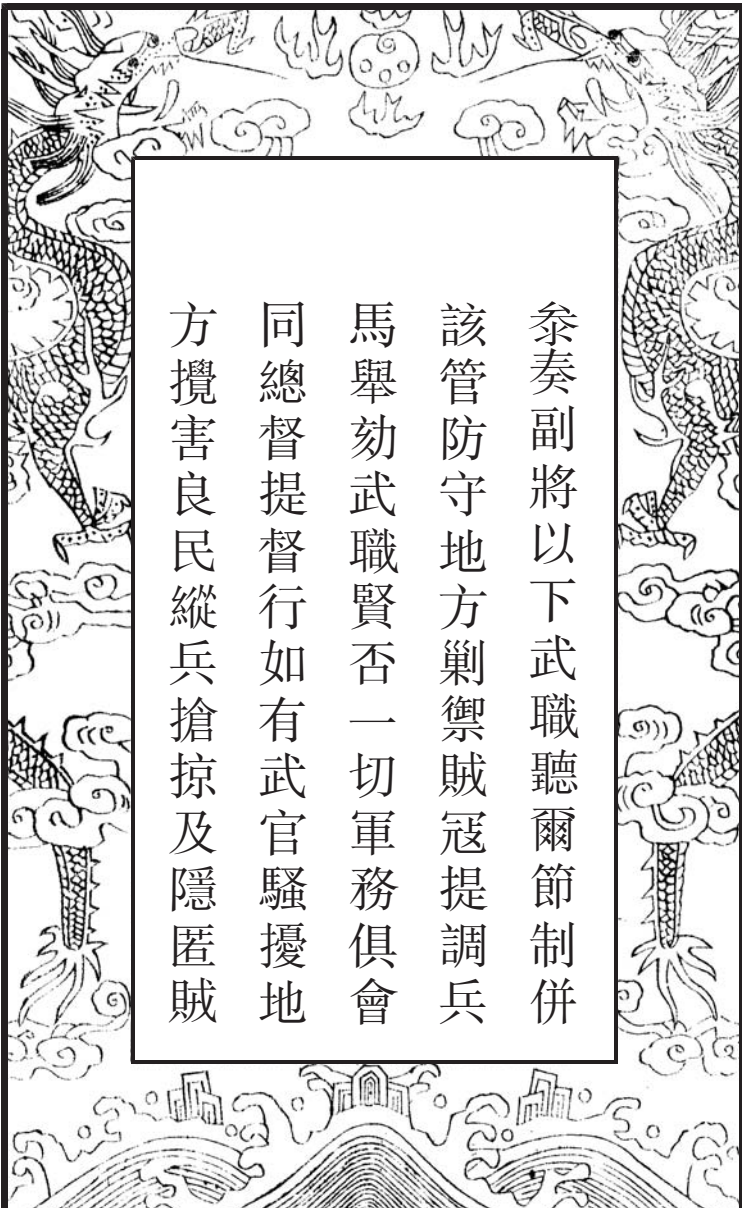
宜宣布德意撫安人民約束衙門
員役使之恪遵法紀毋致作弊生
事擾害兵民操練兵馬修濬城池
詢訪民瘼禁戢奸頑勘襲士捨事
情所屬地方應征應免錢糧皆照

戶部題過新定經制遵行曉諭仍
細加體祭如有司各官朦朧重收
借端科派泰奏處治嚴飭所屬察
解逃人凡地方利弊有可蘇息民
困振飭維新者逐件條奏請旨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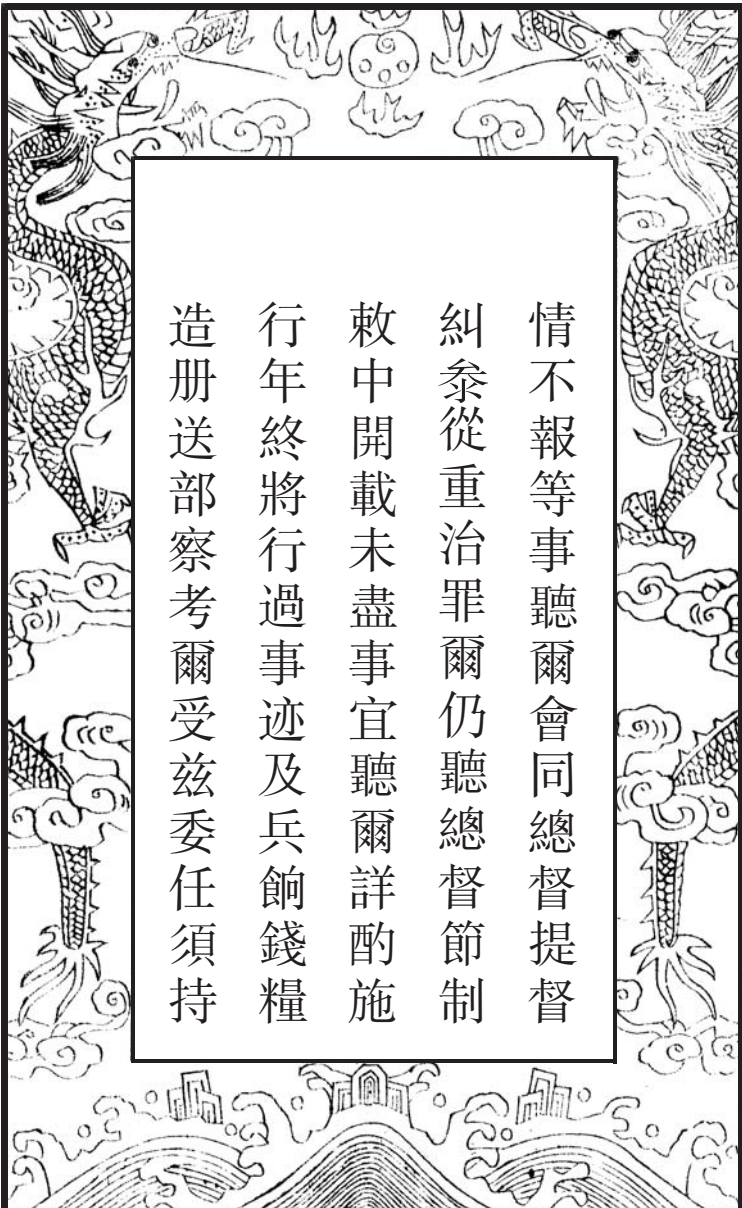


行備儲之計如常平社倉等事責
今有司力行修舉境內逃了荒糧
責成道府轉行有司從實察核造
冊開報應蠲豁者奏請蠲豁一面
曉諭招徠勸課農種嚴禁濫徵侵

占使民人樂業毋容有司將見存
人戶概派賠包以致重累黎民所
屬司道以下各官果有真心任事
廉能著效者即據實舉薦如粉飾
欺僞貪酷殃民庸懦溺職者不時



叅奏副將以下武職聽爾節制併
該管防守地方剿禦賊寇提調兵
馬舉劾武職賢否一切軍務俱會
同總督提督行如有武官騷擾地
方攬害良民縱兵搶掠及隱匿賊



情不報等事聽爾會同總督提督
糾叅從重治罪爾仍聽總督節制
敕中開載未盡事宜聽爾詳酌施
行年終將行過事迹及兵餉錢糧
造冊送部察考爾受茲委任須持

廉秉公殫心竭力以副委任如怠
玩廢弛貪黷乖張貽誤地方責有
所歸爾其慎之故諭



敕命

康熙六十年四月

日

之寶

《杨氏全书》序一

卢文昭

根之盛者枝必蕃，源之深者流必广。人之为言也，莫不本于心，心者，言之根源也。人得天所赋之理，有完有亏，其研究事物之理，亦有明有暗，故其发而为言也，有厚有薄，有通有滞。若其一无罅漏，一无偏倚，是唯圣人为。然高第弟子，如子张、子夏之伦，已不能无过与不及之失，后世儒者，抑或能因文见道，而醇与驳每互陈焉。若晦庵朱子，其醇者为独多矣。

世有知言者，聚古今作者之文而差等之，其高下亦岂难辩哉！吾于江阴杨文定公之文而叹其实理之充乎中也。其一生不嗜杂学，所朝夕玩味而推阐之者，唯是《四子书》及《五经》、周程张朱之书耳！

安溪李文贞公其学粹然，一出于正，公之座主也，时以所业质正焉。抒其所独得于古大儒之说，观其有未合者，亦不肯轻徇也。顾文贞独是公贤，如开流以纳泉，而无所不浑合为一也。是公于学问之道，勤勤如此。既而历封疆、经困辱，亦无一日废学。其羁留于滇也，恬然若将终身焉。有从之讲学者，辄为剖析疑义、标举要旨而详语之，未尝厌倦也。是则公之邃于学而益扩其本然之明也。

若夫得天之厚，白异凡人，然吾亦安能识其分数之何似，但熟察夫公之事上接下、尊师信友亲疏厚薄之闲，一皆真意之旁薄，郁积所流注。

《孟子》所谓：“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公实以之故，卒能以功名始终，天下莫不以公为正人。此其战兢惕厉，以蘄不失乎所受之正理者，灼然可信矣！

公所撰著，视朱子为约，而其醇殆足以相匹。盖其平生本未尝治治，欲以文自见而言为心声，其本盛矣，其源深矣。德政事具见于斯，使百世之下，顽夫廉懦夫立，有志者非文曷由以见公哉！

文学叶君廷甲，公之乡后进也。读公之文，如见公焉。公之后人，贫不能梓公之书，而叶君独慨然任之。是亦正人之徒也，已斯举也，公之精神不没，亦使后人得闻其遗风，皆因以感动而兴起，微独杨氏之子

孙赖之，天下实赖之矣！

乾隆五十有九正月既望

赐进士及第、朝议大夫、前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卢文昭
撰

《杨氏全书》序二

王鸣盛

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事、教习庶吉士、赠太子太傅、谥文定，江阴杨宾实，号凝斋，先生同邑叶文学廷甲为刻《杨氏全书》三十六卷，同郡臧文学镛堂参雠校之役。

公一生讲学，惟以立诚居敬、致知力行为务。盖以圣贤为必可为，其所讲者皆实得于心而躬自蹈之。

圣祖擢为云南巡抚。西藏用兵，取道云南，留屯以待，乃建屋百数十间处之。馈饷计里给直，马道死，兵当偿，奏免之。滇民纳粮，外加派甚多，名曰公件，不下三四十万。公请减公件，核实而总之，计十一万有奇。

滇地产银，官收其课，公请罢武定之狮子厂、楚雄之广运厂、临安之华祝箐厂。雍正三年，晋云贵总督，滇民有无寸椽尺土，而册载丁民至有一人当数丁者。又，贫人卖田，丁银仍留本户，请将通省丁银摊入田粮完纳。大理府洱海其尾为沙石壅积，奏请疏泄，五年一修，费皆官出。若地震、水灾之赈济，料豆脚价之免追，以及奏请豁免盐课，利民事知无不为，议皆其立诚居敬之所发积中而不可掩者也。

文词之工，非所计矣。吁迹其出入内外，显晦夷险，无一不将之以诚、持之以敬，故能受三朝特达之知，始终一节。

自公歿，将六十年，而四方士大夫无论识与不识，咸交口曰贤，斯岂有所假藉哉。卢学士文招为《传》，拟之司马文正公，司马人相未久而殂，公亦登朝未逾年而陨，可谓当矣！

余邻邦后进，总角知慕公，未得诵其遗书，乃今因臧君以交叶君，获仰窥公之底蕴而挂名末简，有深幸焉！若夫叶君读书敦行，勇于为义，而臧君笃志好古，以成人美，皆今之贤者也。例得附书。

乾隆五十有八年癸丑冬十月，赐进士及第、通议大夫、光禄寺卿、前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王鸣盛撰

杨文定公年谱

杨敦厚

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

十二月二十四戌时，公生。

公讳名时，字宾实，号凝斋，晚号梅叟。先世明初以军功世袭凤阳勋卫，家怀远。五世祖后成公讳元吉徙居江阴。高祖北津公讳朝辅，曾祖振南公讳体仁，祖春晖公讳起鲲，父坦予公讳履泰，俱积德累仁，望重乡里。母陈太夫人早卒。许太夫人实生公。

十八年辛丑(1661)二岁

康熙元年壬寅(1662)三岁

二年癸卯(1663)四岁

三年甲辰(1664)五岁

四年乙巳(1665)六岁

春晖公课读古诗及《大学集注》。

五年丙午(1666)七岁

坦予公课读《中庸集注》。

六年丁未(1667)八岁

就里塾从师，行于街衢，正身端步，目不左右视，有老人见之，曰：“此所谓‘铁面剑眉、兵权万里’者也。”

七年戊申(1668)九岁

坦予公训以先世艰难，责成将在汝等，公饮泣，不成寐，泪渍枕上。坦子公察知之，谓许太夫人曰：“儿有志，可以成立。”

八年己酉(1669)十岁

九年庚戌(1670)十一岁

十年辛亥(1671)十二岁

十一年壬子(1672)十三岁

应县试，《制义》二首，至二千余言，就试者尽出，群隶交趣聚而哗，公秉烛誊缮，不为动。适署中阅文者至，熟视之，曰：“非常人也广。”

十二岁癸丑(1673)十四岁

聘雪村赵公女，少公一岁。越七载，庚申，未娶，卒。

十三年甲寅(1674)十五岁

十四年乙卯(1675)十六岁

十五年丙辰(1676)十七岁

十六年丁巳(1677)十八岁

从高僧虔慎中先生学，学益大进。公读书攻苦，夏秋之夜，桌下置二瓮，纳足于中以避蚊。

十七年戊午(1678)十九岁

十八年己未(1679)二十岁

十九年庚申(1680)二十一岁

二十年辛酉(1681)二十二岁

补县学生。学使者，德州田公纶霞(雯)。是年，聘南开公女刘夫人，与公同年、月、日，亥时生。

二十一年壬戌(1682)二十三岁

二十二年癸亥(1683)二十四岁

二十三年甲子(1684)二十五岁

科试第四名，补廪膳生。学使者，吉水李公醒斋(振裕)。招人试院校文，归而教授于乡。

二十四年乙丑(1685)二十六岁

岁试第一名。

二十五年丙寅(1686)二十七岁

娶刘夫人。是岁，馆长泾徐氏。

二十六年丁卯(1687)二十八岁

科试第一名，馆徐氏。

二十七年戊辰(1688)二十九岁

馆徐氏，作《家塾训课》一册。

二十八年己巳(1689)三十岁

馆城中王氏。

二十九年庚午(1690)三十一岁

乡试中式第五十名。主试者闻喜王公(尹方)、新安裴公(帙);同考官石首熊公(开楚)。

三十年辛未(1691)三十二岁

会试中式第三名。时总裁京江张文贞公(玉书)、泽州陈文端公(廷敬)、安溪李文贞公(光地)、新城王文简公(士正);同考官江都许公(承家)。得公卷,皆击节许为第一流。李文贞公尤契赏。及谒见,叩所学,以经书之蕴奥,性理之渊微相示,公喜聆大贤之教,精进不怠。文贞公益信理学渊源非公莫属矣。

殿试三甲第八名,改翰林院庶吉士。教习者,掌院学士满洲库勒纳、桐城张文端公(英)。公应习国书,不一日尽得其纲领。所作馆课,气充词雅,务以理胜。

三十一年壬申(1692)三十三岁

刻《四书》文五十二篇。公弱冠为文,早为同辈推服。后学益高,文益进,同辈惊异其神,莫测其所学何学,相与录其会课擅场作,以共相观摩。魁礼闱后,及门者争欲读诸旧作,而公久已焚弃无余。尝曰:“吾辈登第后,如欲出其文问世,当竭半月之力,作数十首,独抒所见,自成一家人。若拾平时唾余,沾沾自喜,非志士也。”至是,《制义》成,以质李文贞公,公弁其首日:“宾实读书翰林,馆课之暇,益潜心大全性理诸编。每越数听夕,则所见必益超绝其视,向之所谓羔雁者谓此,盖国家之所以与士相求,而平居所为,曾无足以发明圣贤之旨于万一,律以古人进身之义,岂能无愧?潜玩理奥,有契于心,辄成一稿。因赅于予,予观宾实之文,其理足,其气昌,其辞直以肆,不规模于王、钱、归、胡,而神与之合,此殆发于身心,关于气运,非偶然也。”

三十二年癸酉(1693)三十四岁

三十三年甲戌(1694)三十五岁

散馆,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轮值南书房。

谨按:公《入直恭纪》曰:闰五月初二日,同胡润、戴绂、王传冉觐祖,黎明入禁中,候上听政毕,掌院张英从乾清门西门引入内庭,既至南书房,随意坐阅书史,时在内校阅誊录《御制诗文集》者,太宰少卿励杜讷、侍读学士张廷瓚、侍读陈元龙三人,将午,赐饭,毕,宣召时等五人,北入乾清门。内侍入奏,引入西暖阁,上朝夕读书处。上北向

坐，名时等西向跪，去御坐才六七尺。上问各人乡会殿试、散馆名次，以次奏毕。掌院请题，上命题《读朱子文集》五言律一首，限十四寒。赐坐。各一叩首，乃坐。各分韵本，诗成，内侍进呈。上细阅，随令写字一幅。写讫进呈。大约作诗止刻许，及写字奏对，才数刻耳。上复问各人年纪、籍贯。奏毕，命出，仍至南书房。掌院云：“今日侍班俱称旨”，午后赐饭，至晚乃出。

初四日，上召侍直翰林并国学京堂九十一人，至西苑瀛台，泛舟而入。自大学士及史官于庭中列坐，赐饭。引入内园现览，设坐于回廊曲水间，人各为一坐，命作《理学真伪论》、《丰泽园(即瀛台中园)赋》各一篇。遍赐肴品、茶酒。午后，宣入后苑，林列坐下，赐点心果物。命掌院传旨云：“翰林系侍从贵臣，他日国家栋梁，我今全以真心相待，各翰林俱当出真心任事，自然于国家有益。今日命题，即此意也。”谕毕，命由后苑泛舟而出，日已晡矣。送驾入宫，乃归。

三十四年乙亥(1695)三十六岁

三十五年丙子(1696)三十七岁

三十六年丁丑(1697)三十八岁

充会试同考官。闱中三场，卷必统加评鹭，非午夜不辍。至于公堂论列，辨别是非，盖有言人所不敢言者。陈文端公子(壮履)实出公门，撤棘后，文端谓公曰：“去岁子侄三人同捷，至今抱愧。会榜发，知出君门，方释然，如君真所谓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光明也。”

是年，恭遇圣祖仁皇帝荡平漠北暨太和殿告成，覃恩敕授征仕郎翰林院检讨，坦予公敕封如公阶，陈太夫人敕赠孺人，许太夫人、刘夫人俱敕封孺人。

三十七年戊寅(1698)三十九岁

三十八年己卯(1699)四十岁

六月十七日，试诸翰林于澹宁居，恭拟《皇太后万寿无疆》试，公蒙赐御笔《临董其昌书七言律诗一首》。

三十九年庚辰(1700)四十一岁

冬，上特旨召对，降谕褒美，命充日讲官起居注。

四十年辛巳(1701)四十二岁

四十一年壬午(1702)四十三岁

顺天学政员缺，奉旨：“杨名时朕前特授讲官。其会试分房时一毫无私，朕深信之。顺天学政关系甚重，非比他省。着杨名时去。”先是居此任者，率官坊以上大僚，公以检讨特荷简任，实异数也。既莅任，公明详慎，人不敢干以私，文艺高下较量，不失铢黍。每接诸生，必开诱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之道。见官属，一依仪制，不少假借。保定守违成例，不录任丘等县卫籍童子送试，劾罢之。

谨按：公《迎鸾恭纪》曰：八月二十七日，在密云行宫前接驾，上勒马呼名时曰：“你今考到何处？从何处来？”奏云：“臣考毕七府生员科举，从京师起身来恭迎圣驾。”上进行宫后，即传旨，问学政扬名时，随赐干鹿肉十束。问：“所从何师？父何名？年几何？何曾做官否？”奏云：“臣受业师生员高慎中；臣父履泰，七十二岁，未曾做官。”问：“直隶官员如何？”一一奏讫。问：“今年赐翰林字，你不在京，未曾与得。你从前得遇否？”奏云：“前年皇上考《万寿无疆赋》，蒙赐《御书七言律一首》。”有顷，赐御书诗一幅、对一联。（御制诗云：“吟风欲识诗书髓，弄月须参天地心。莫遣云尘绕八极，时时雨露及臣民。”）后题云：“避暑驻蹕山庄读书，得‘风云月露’四字，因而分作四句，中成绝一首。”御制对云：“云卷千峰色；泉和万籁吟。”）

旨云：“自你出去考试，人人夸你做得好。朕今年出口外避暑，终日读书写字，所作诗写就者及所书对联，方才检用过宝者止此两种，今特赐予你。”奏云：“臣捧读御制诗，仰见皇上以天地之心为心，时时欲使天下臣民被泽，臣不胜欢跃之至。”

是岁冬，擢翰林院侍讲，仍留学政之任，颁行《学政条约》，以振士风。迎养坦子公、许太夫人。

四十二年癸未(1703)四十四岁

河间府饥，公捐俸倡，始令煮粥以养生者，买棺以葬死者。

恭遇万寿覃恩，晋授承德郎、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提督顺天学政。坦子公晋封如公阶，陈太夫人晋赠安人。许太夫人、刘夫人俱晋赠安人。

是年冬，圣驾西巡回，命皇子举学政数事面询，言：“访汝从不卖一生员，而行事多偏执，当自省改。”适有武生病狂惊蹕。直隶巡抚李光地奏请议处，得旨从宽恕宥。

四十三年甲申(1704)四十五岁

四十四年乙酉(1705)四十六岁

视学四载，岁科三试，一切弊端，杜绝务尽，士习丕变。时人号曰“三清”，谓继德州萧公、安溪李公之后也。

八月，坦予公、许太夫人南旋，公送至安肃。孺慕之色，逾于寻常，邑宰薛君祖顺，公门下士也。见之感动曰：“吾师使竣，曷不告归，以将色养乎？”公瞿然曰：“是所愿也。”

四十五年丙戌(1706)四十七岁

使事竣，上命以原官宣力南河，公喜密迓乡邑，遂得于秋泛安澜后，假归定省。

四十六年丁亥(1707)四十八岁

正月，坦予公卒。

五月，圣祖南巡回，公送驾宿迁，谕云：“汝父歿，何尚远来此，可即归守孝。”

四十七年戊子(1708)四十九岁

在河防。

四十八年己丑(1709)五十岁

在河防，录《徐霞客游记》，并作《序》。

四十九年庚寅(1710)五十一岁

五月，许太夫人卒。公自通籍后，违乡里者十六载。丙戌，河防后两值大故，均得躬自含殓，附身附棺，必诚必信，人咸以为孝感云。

五十年辛卯(1711)五十二岁

在河防，《家谱》成，作《序》一篇。

五十一年壬辰(1712)五十三岁

在河防，家庙落成，作《记》一篇。

五十二年癸巳(1713)五十四岁

圣祖万寿节届，御辇首临内阁翰詹庆祝处，问：“杨名时在此否？”大臣回奏：“尚在河防。”降旨，召直南书房，命校《御纂周易折中》，分修《御纂性理精义》。

谨按：公《召对恭纪》曰：“六月十四日，蒙皇上召问所看发下《易书》，因命观先天卦变后天卦图(南北东西四正，系一爻变，四偶系二爻变)，并《说》一篇，又论先天八卦相对，俱系合成九画(乾三坤六合

为九，兑四艮五合为九，余同)。后天四正对卦亦九画。四隅则居东之艮巽，合成九画。居西之乾坤亦九画。”

十六日，召问，奏云：“乾坤交而变，坎离水火者，天地之用也。坎离交而变震兑雷泽者，水火之盛也。此四正之卦，变得自然。至四隅艮兑之变，为乾巽与震巽之变，为艮坤。《说》云：四正变，则四隅随之而变，而东者，上下爻互变，在西者，各变上下二爻。臣性钝，尚会意不转。”上云：“前日说你有些疑惑，这四卦变二爻，我亦心下有些疑惑，觉得不自然些。但文王何以将先天变为后天，可讲出原委。”奏云：“先天卦对待以立体，是于不易之位，寓交易之情，其流行致用也。自震一阳，历离兑二阳，至乾三阳而极。自巽一阴，历坎艮二阴，至坤三阴而极。但阳统岁功之义未显，故后天卦以震阳始，以艮阳终，见阳主岁功也。此一义甚大。又，乾者以其主宰言为帝，以其妙物不测言为神，先天居正南位固定矣，尚未显出枢轴万化、神妙万物之义。文王以之位于西北收藏处，乃见其为枢本化原，此一义又甚大，是以改为后天。”上云：“然，则后天之易置，先天专以理定矣。”奏云：“看来是义理上定出震位应在东，巽继震，应在东南，离火应在正南，坤土应在中央之位。兑泽滋润说物，在西，乾之后。阳敛于中，坎应在北。艮笃实而辉光见，穷上反下，该在东北。天运如此，道理本如此，不可移易，圣人只顺之耳尸

上云：“何处不可置乾，何必西北尸奏云：“先儒云：善现天地者，观之人。今天地至九十月之交，宇宙间荡然无物，而一团生意，浑然完足。人至言动俱息时，一片天德之刚充满，到发用时，自然喜怒哀乐中节，此所谓寂然不动，未发所以为天下之大本，周子主静之说亦即此意。即如草木，到冬天收得阳气满足方会发生。”上云：“未发是大本，理固如此，只是卦如何变？”奏云：“文王彖辞、周公爻辞，即是后天注脚。如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就卦观之，阳主阴役之义甚显。”上云：“如何可遗却象数，专以理言。”奏云：“孔子云：‘太极生两仪四象’。周子又发明以无极而太极。圣人创制，俱以无形之理生出来，先后天卦，俱从无形之太极生。”上云：“程子言理，朱于何以寻出象数来说？”奏云：“臣不敢知数学止是书生章句。皇上于根源大处留心，臣质愚钝，不能窥测深处。”上云：“那四爻变得果有未安，大学士李光地他想能定得，你可将此再去想。”

五十三年甲午(1714)五十五岁

命充陕西正考官，试卷五千余，搜阅殆遍，因聿丁卷限于额疏，请加中一名。

五十四年乙未(1715)五十六岁

作《大学》、《中庸》讲义，命直南书房。

五十五年丙申(1716)五十七岁

十一月十八日，苍毓府君生。初，公艰于嗣，蒙上垂问，奏云：“臣弟名世，今年可望举子，当以为臣后。”果生府君，命名应询，盖以此也。

五十六年丁酉(1717)五十八岁

特授直隶巡道。谕曰：“欲试以民事也。”是时，直隶未设三司，巡道主刑狱兼邮传，案从事猥，公力为振刷，扁书吏于署，使声息不得通。每日臬决至数十案，多所平反。半年之后，无留牍，无枉狱，属吏馈送，一切却之。其贪墨残酷者，无幸免焉。

五十七年戊戌(1718)五十九岁

公治狱，有神明之称。有投牒者，立即判决，虽祁寒暑雨，不少濡滞，咸欢呼额触而去。有命案，以血履为证，公心知其冤，命囚履之，果不合，乃雪之。某甲被讼，与吏之兄五金。数日还之，曰：“上下手无术，故也。欲为钞录一牒，不可得，奚以若金为？”一时舆颂曰：“包孝肃再世也！”上闻公治行，谓大臣曰：“杨名时不特是清官，实好官也。”

五十八年己亥(1719)六十岁

贵州布政使员缺，九卿以所举奏。上谕云：“此所保举人员俱不用，贵州布政使着杨名时补授。”即得旨，士民相率攀留，晓以大义，如稍稍去，至有垂涕泣不肯归者。

五十九年庚子(1720)六十一岁

春，自燕至黔，道顺归里，省展祠墓，改葬元聘夫人赵氏于□山元鹤里之新阡，作墓谒文一篇。秋，莅黔藩任，提调乡试，有中式卷，误书其名，揭晓后始知之，众欲仍其讹，公力持不可，列疏检举，得改正。冬，奉命抚滇。

六十年辛丑(1721)六十二岁

莅任之日，值西藏用兵，大兵取道滇中，留屯以待进止。公虑扰民

间，捐资建屋，并撤署后屋居之，飭臬司朝夕巡徼，有不率者按以法，挽运军饷者，计里给值，劳逸必均。贵抚某请于镇远府，摘取江浙，撤回满兵，马匹分发四省营驿，马道毙者，兵当偿，公奏免之。

滇地多产银，官收其课，久之矿衰，而课如故。有司以缺额罢官究追。公疏略言：“自康熙五十六年冬至五十七年秋止，共计亏银七万二千七百两，见在参追，而管厂各官坚称实系尽收尽解，无力赔补。臣等遣诚实之人到厂密查。近日固属矿衰，不能完额者多。其中亦有旺相之厂，只因经管事权不一，不无偏累，莫若于司道内委令一人管理，俾得酌剂盈虚，通融填补。倘仍有不敷，臣等以目今衙门革除未尽旧规，填补其从前不敷银，总计十三万一千七百两。以康熙六十四、五、六、七、八，五年俸工抵清，再查武定之狮子厂，硐门荆棘，并无一人开采。同知一官年罹参处。楚雄之广运厂产于水中，车戽艰难久已停。上临安之华祝，箐厂矿砂多在草皮，琛分轻薄所得不偿所出，硐民不肯费本，开挖以上三厂，确查并无一人开采。恳乞皇上乾断，准令封闭。”谕旨允行。

向例，滇民纳粮外，有司公费取给民间。胥役指公滥派，岁不下三四十万，名曰公件银。公核实各属公用，使不得丝毫苛派，照粮均摊，岁人银十一万有奇，勒石晓谕，民困大苏。昆明邑隶省会，徭役殷繁，向立五塘听差，大为民累。公以为若徒事禁革，而不立久远均平之法，则虽暂免于目前，亦必滋累于后日，亦酌定均役于粮，民粮每石四钱，军粮每石二钱，每年令县按数征收，不得加增耗费，应办一切公件毕，仍于年终报核，有所盈余，留充下年之费，不许仍用听塘包揽，官民均便。

又，滇地高山峻岭，营兵驻扎之地粮米不足支给，须附近之州邑协济。仍恐附近之粮不足，而远地难于挽运。向设轻资之法，将银折解道库，发给民多之处采买贮备，名曰召买。行之既久，司事者任意侵渔，抚臣每次受四万金。公禁绝积弊，飭附近之州邑相距百里内者，概行运米，分贮府县两仓，严禁修仓看守勒索等弊，毋许私折多收。百里外者，概令轻资。无论丰歉，每石价银一两。俟采买贮仓，以足军储。兵丁有愿折者折给，自行采买。至于米价，恐岁歉昂贵，现在粮米贮存者足支三年。倘遇歉岁，可以暂停。于丰收之年多为买备，通行勒石，以便军民。

六十一年壬寅(1722)六十三岁

滇地不通舟楫，军粮领运维艰。虽经前督抚酌定，于兵少米多之处，四年改折一次。而不折之年，仍苦远运。公疏请于每年酌给本色三季，折色一季。冬季兵米于秋间动借库帑，先行发给兵丁，乘时买食，仍伤兵少米多之处，照数折征，解银还库，军民均有裨益。谕旨允行。

滇盐产于九井，惟黑井最大。前抚石以行销黑井盐之外，县所负甚夥，诡称堕误，乃设立总店发贩，盐轻而价贵。又因抵补亏缺，公议加煎余盐，辄数百万及亏缺已补，加煎如故，灶丁煎盐时杂和泥土，以足加煎之额。白井卤浅易煎，自加煎之举行，而销盐之法滞，遂至计口授食，名曰烟户盐。牧令勒令烟户案领，责之乡保总领，压散贫民，所食无几，前盐尚存，后盐又至，不得已贱卖后盐而完前课，骏削殆不可言。公以井之卤省盈绌，欲加煎，不得不杂泥土以充额，既足额，则盐多，而行必壅。有司巧为迎合，先将加额急销，正额反听其堕误。更欲烟户受盐，压之，不敢不从，弊政滋兴，罔恤民隐，故欲绝压散之害，必杜加煎杂出之弊。首先定令，永行禁止。其余盐政各病，厘革殆尽。盐禁既明，通飭各属，凡收税课，务照减定则例，不得横征多索。其未载细微土产，毋再仍前越例滥税，惠商民多是类也。

雍正元年癸卯(1723)六十四岁

世宗宪皇帝御极，颁赐圣祖仁皇帝御用洋香数珠一挂、水晶眼镜一副、璃溪端砚一方、荷包一副、鼻烟壶一枚。

谕云：“皇考平素不好珍奇之物，所遗此等皆先帝亲用之物，凡督抚大臣皆受先帝厚恩之人，将此赐予供着，传于后代，时常瞻仰，如先帝一般，恭遇覃恩”。诰授资政大夫、云南巡抚、都察院副都御史。春晖公、坦予公俱诰赠如公阶，任太夫人、江太夫人、陈太夫人、许太夫人俱诰赠夫人。刘夫人诰封夫人，荫苍毓府君二品荫生。

二月，得旨：“尔向日居官，历任有声，朕所稔悉。自此，益当加勉，莫移初志。”公以滇省规礼陋弊，抚臣不宜私用，奏请充公。略曰：“滇省一切规礼银，臣到任以来，一无收取。其铜厂之息铜，捐纳之羨余，季规羨米及诸陋弊，俱行严绝。自臣及司道以下，修理备办事件，悉发现银，毫无派扰。所有盐规银五万二千两，除留为恤灶、修井银六千两外，共四万六千两，臣为供用之需。又藩司平规四千两、通省税规七千两，连盐规共有五万余两，系臣衙门目前所人之数也。臣于康熙六

十年奏明，银厂缺课将督抚旧规垫补。臣将所得盐规补过一万五千五百五十两，又捐赔前任督抚运粮倒毙牛马等项银一万五千两，俱经题明在案，再历年供应在藏官兵各项军需赏赉。又，赏臣标兵及兴修水利、赈恤灾伤等事，一切公私各用，皆取此规应办。自抵任迄今，共用银一十万两有奇。臣有请者，若西藏撤兵之后，费用减省，恳乞圣恩，将盐规等项下准留若干两，与臣衙门充用，其余以供厂务及恤灶、修井、平泉等公用，则公私皆有所资籍矣。”

奉旨：“督抚羨余，岂可限以科则，取所当取，用所当用，因不可熬削以困民，亦不必矫激以沽誉。若一切公用犒赏之费，至于拮据，殊失封疆之体，全在尔等揆情度理而行之。无烦章奏，叟叟也。”

五月，驿盐道李卫诣滇传旨：“朕在藩邸，从不与各官交接，况巡抚杨名时系汉人，更不曾识面。因闻伊声名好，所以信用。朕承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无时不以地方生民为念。云南离京遥远，伊不过耳闻，不能深知。尔到云南，下旨与督抚，凡地方应行应办于民有益之事，应奏即奏，不必疑惧。朕不惮烦劳。”

秋，充恩科武乡试正考官，请给拔贡生驿马，令其赴监肄业。

二年甲辰(1724)六十五岁

二月，蒙赐御书“清操夙著”匾额，御书“福”字，御书墨刻《七思疏》、御用衣帽及陆宣公奏议、药錠等物。

十月，奉上谕，酌议社仓疏，略曰：“云南旧有捐输谷石，收贮常平仓，然系报部之项，猝有缓急，必请而后行，往返数月，无及于事，请将本例应捐输谷石停其输官，即行社仓之法；臣与督臣高其倬等，先倡捐购买，劝令士民各亦量输设仓，各里择里中老成者董其事，每岁青黄不接之时，量行借贷。遇歉则立行发赈。案古法而通变，行之于民，实有裨益。”

十一月，条陈事宜疏，略曰：“云省之民，多有无寸椽尺土而册载丁名，至有一人，而当十余丁者，累代相仍，名日子孙丁，盖缘老尸人丁，各归本户承当，虽老病故绝，从不减除。又，贫民转卖田产，丁银仍留本户，延累无休，深堪悯侧。请将通省民丁银摊入田粮完纳，俾丁从粮办，均其偏累。至于军丁，又与民丁不同。其完额自二钱八分，重至六钱二分者，难照民丁一例均摊。查从前平吴逆后，尚有影射田土，应令报出。将军丁最重者量加摊除，则军民可以渐纾积困矣。”奏上，均

蒙谕旨允行。

三年乙巳(1725)六十六岁

九月，补授兵部尚书，仍在云南巡抚。奏请免追满洲官兵料豆脚价，署官马匹草料。

十月，迁云贵总督，兼管云南巡抚事。甲辰岁有旨停公折奏，有事照例具本，至是，仍准具折。谕曰：“前有萋斐之言，偶失于舒究耳，今已释然矣！”

四年丙午(1726)六十七岁

正月，疏请水灾赈济。三月，请带征，俱报可。四月，京察遵例自陈，奉旨：“卿简任总督，和平安静，端庄廉洁，正资办理，着照旧供职。”七月，转吏部尚书，仍在云贵总督兼管云南巡抚事。

十一月，题豁未完盐课，误将密批谕旨载人本中，奉旨：“凡督抚奏折，给朕批示发回者，据朕一己之见，即便批发，伊等具本时只宜就事论事，听候部议。朕自有裁夺。焉有具本时，将密折所批，公然载人之理。杨名时明系回护从前泄露之罪，其心中以为，不应有此密折、密批之事。夫国家政务殷繁，亦有不便宣露于众者，故于密折内，往来斟酌，期于周详妥协。杨名时始则将密折泄露于外人，今则将密折全录于章奏，全无人臣之体，交部严察。”奏部议革职治罪。上令明白回奏，公奏：“一时愚昧，恐干朦混之愆，遂照原案载人，此实臣谬误，无可解免。”

五年丁未(1727)六十八岁

闰三月，奉旨解任，仍署巡抚事。十月，新抚朱纲劾公在任七载，徇隐废弛，请革职。

六年戊申(1728)六十九岁

正月，奉旨：“杨名时朕尚未识面，问为人和平，亦有操守。观其人喜沽名邀誉，而苟且因循，置国家之事于膜外，且虚伪偏执，估过饰非。朕时加训谕，而伊坚执不从。今据朱纲参奏杨名时，着革职，交与朱纲，勒限将各项清楚时具奏，此本内情由，仍着杨名时明白回奏。”纲代奏称：“从前办理，貽误瞻徇，窃位苟禄，扪心自问，罪无可道，无可申辩。”

奉旨：“滇省钱粮仓谷亏空、买补及借动扣完之处，鄂尔泰原曾详细奏闻，然后办理。杨名时身为巡抚，钱粮是其专责，应据实陈奏，方

为无欺无隐。乃伊任内，并无一语奏及，以为将来推卸之地，乃巧诈之用意也。此时，朱纲参奏，特令名时明白回奏。鄂尔泰亦即具折认过，朕批谕曰：滇省各案，朕明知杨名时无亏空那移之罪，但伊巧诈居心，于明白回奏时，必直认不辞。今果事事认罪，无一剖白申辩之语，全无人臣事上之理。着杨名时再行明白回奏。”

总督鄂代奏称：“身受国恩，忝任内外，屡干罪戾，犹荷矜全，若复巧诈居心，是诚大逆不道。名时虽极愚蒙，何敢自外生成。”部议：以公始终掩护，朦胧引咎，无人臣事上礼，应照“挟诈欺公”，律拟斩。奉旨：“杨名时别案尚多，此案治罪之处，着宽免。”

先是有劾公者，上命刑部侍郎黄炳至滇，与朱纲会鞫。纲欲文致公罪，讯之日，军民汹汹，集门外以万数，纲虽吹求百端，终无所得。复奏称：“杨名时矫名节以盗虚声，其保举之人，俱系进士出身。内粟尔璋系名时门生，累年得受盐规五万八千两有奇。依律拟绞，其银应勒限追出献上。”上特宽公之罪，奉旨：“杨名时俟各案清结之后，再降谕旨。”公遂留滇。

七年己酉(1729)七十岁

八年庚戌(1730)七十一岁

公自获谴后，留滇待命，日惟研玩《御纂周易折中》及李文贞公《榕村易解诗》，所间附己意以授门人，成《易义随记》八卷，《诗义记讲》四卷。又先君子抄辑公所记于简端者，先后成《周易札记》二卷，《诗经札记》一卷，《四书札记》四卷，《程功录》四卷。乾隆三十六年，奉旨采访遗书，《易》、《诗》、《四书札记》俱蒙乙览，录入《四库全书》。

谨按：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周易札记》二卷，国朝扬名时撰。易学多得之其师李光地。是书惟说卦传及附论启蒙之类，颇推衍先天诸图，余皆发挥实理者也。《诗经札记》一卷，大抵以其师李光地诗所为宗，而参酌于小序朱传之间，于师说有未安者，亦无所回护。《四书札记》四卷，其说皆笃实近理。《大学》用古本，盖亦从其师说，说《孟子》极简明，疑为之未竟也。”

九年辛亥(1731)七十二岁

假得通海赵方伯《三礼》善本，次第研求。

十年壬子(1732)七十三岁

应聘修《云南通志》，撰《小序》二十一篇。

十一年癸丑(1733)七十四岁

十二年甲寅(1734)七十五岁

十三年乙卯(1735)七十六岁

作《经书言学指要》一卷。

九月，高宗纯皇帝御极，谕曰：“原任尚书杨名时为人诚朴，品行端方，皇考原欲召令来京，未曾降旨，着该部宜召来京觐见。”

十一月，公自滇入都，作《程记》一册。

乾隆元年丙辰(1736)七十七岁

二月入觐，天颜温语赐坐，面奉谕旨，加礼部尚书衔，兼管国子监祭酒事，在上书房授皇子读，并南书房行走，赐紫禁城骑马，赐第一区。赐给春季俸(公以二月杪任事，例不给春季俸，以公家素贫，特有是旨)。

二十八日，上召问人材，公疏荐原任巡抚李馥，布政使赵城，知府龙为霖，知县舒香、彭朝佐、王忠武、赵白兰，穷经之士进士庄亨阳，举人蔡德晋、秦蕙田、吴鼐、潘永季，拔贡生官猷瑶，监生夏宗澜。奉旨：“据尚书杨名时奏荐，庄亨阳等七人皆留心经学，可备录用。杨名时现管国子监事。所荐庄亨阳等七人既留心经学，着该部带来引见，用为该监员，听杨名时等分委办事，以收成均课士之益。”复奏请御纂经书，以供肄业，并刊板大学，以诸生摹印诵习，旨如所请。公自是五日一至彝伦堂解释经书，示诸生以为学之要，提纲挈领，成《辟雍讲义》一编。

三月，考各省试差，召至南书房阅卷。四月十八日，荐举新进士徐铎、吴鼐、沈涛、熊郢宣、许宰、张维寅。二十二日，庶吉士散馆，其内阁阅卷。奉旨，嗣后凡遇考试阅卷，俱将尚书杨名时一体开列。

四月，恭校《御制日知荟说》，敬附跋语。五月，召见，赐坐，谕以造就人才，关系重大。又问皇子德性学业，奏对称者，旋命教习庶吉士。公之抚滇也，酌定各府县公件银，奉行日久，至是复有流弊，公奏请敕谕大吏，将公件浮多之处，悉予宽减。总理事务王大臣议令督臣尹继善、抚臣张允随详酌具奏，嗣督抚奏复公件最轻之广南等十五州县，毋庸更议。增减其余，公件浮多之元江等四十九府州县并丘北同知所管地方，总以额编粮条与原定公件之多寡两相比，并就中摊减，如地方官复有额

外私派者严参。敕部议行。又上《平定苗疆方略》，时古州八万等苗疆新辟挖，取者多失机宜。公在滇久，深悉其情，乃恺切敷陈，凡千余声，疏上，政府颇有异议，上独是。公言翰林余栋丁母忧，给假六月。公请令其终制，并言翰林梁诗正服尚未除，亦应缓其行走，又请宽监生无本籍文结者不得与试之例，均蒙谕允。又请增定顺天、江南、陕西三省解额疏略，言：“各省贡监生在京乡试者，分编南皿北皿字号，各取中三十六名。累科来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应顺天乡试者照例编南皿字号，缘文艺不能与江浙诸省相颀颀，榜发无中试者，请嗣后四省贡监照会试《五经》分南北中卷例，另编字号，约十五名取中一名。再江苏、安徽乡试合为一省，定额中式九十九名，下江应试之人多于上江。是以每科中试者，下江十分之七，上江十分之三。查下江应试诸生，实较浙、闽、江西诸省加众，请照浙、闽、江西之额定为大省。上江亦多杰出之材，非小省可比，请照山、陕、河南之额定为中省。再陕西额中六十七名内，有聿丁两字号，因地当极边，应试人少，例中三名。今人文渐盛，尽有佳文，臣前典试秦中，已县题多中一名，而尚限于额，应请格外加中数名，则士子均沐甄陶于无既矣！”

部议顺天乡试之云、贵、四川、广西四省，应编中皿字号，约十五名取中一名，如零数过半，加中一名。下江照中省之二等，中七十二名。上江照小省之二等，中四十八名。共增额二十一名。其陕西之聿、丁字号各中二名。复奏，奉谕旨，均于本年乡试举行。

七月，命充纂修《三礼》副总裁，赐绿石砚一方，朱批谕旨一部，御制《日知荟说》一部，谕书诗扇一柄（御书诗曰：年来吾亦爱吾庐，得意溪山人绮疏。诗句吟成间学草，芭蕉叶落正堪书。”后题《秋思》旧作）。公入朝，谢恩。蒙温旨：“卿近来颜色憔悴，大不如前。年高之人，须加意调摄。”旋诣太学，敦勉多士。向晚，左手肿胀，身亦发热。犹日强起，右手差可着力，力疾批阅庶常馆课数十卷。右手亦疼痛，延及两足。自是，但能披衣起坐，榻前设小桌，令人展书以观。上屡遣医诊视，日给参药。皇子亦遣使问疾，门人进而请曰：“夫子如有不讳，将何以告君上、诫子弟乎？”

公令人扶起，整冠带，铉授遗疏，以圣功、圣德之不息无疆者为言，致语雷公铉转启皇子，循理进学，每事期可行可守。传语六馆学者，云肄业诸生须恪守学规，穷经砥行，不可怠废。命子弟力学，守先人之教，

并收辑遗稿。

九月初一日戌刻，薨于南学宫舍。

遗疏上，奉旨：“杨名时皇祖简用旧臣，服官年久，学问醇正，品行端方。朕仰体皇考圣意，宣召来京，正资委用，今闻溘逝，深为悯侧，已赏内库银一千两，遣内务府官一员，经纪其丧。派散秩大臣，带领侍卫十员，赐奠茶酒，加赠太子太傅，准入贤良祠。其应得恤典，该部察例议奏。”礼部议得原任加礼部尚书衔，兼管国子监祭酒事，加赠太子太傅杨名时病故，除遵旨入贤良祠之处，臣部另行具奏外，应照定例，按其加赠品级，给全与葬之价，并给予一次致祭银两。遣官读文致祭，祭文该衙门撰拟，应否与谥，伏候上谕，等因。

十二月初十日，奉旨：“杨名时赐谥文定。”十一日，部议“得原任礼部尚书杨名时素怀恻慎，夙励公忠，始列青华之班，腾辉兰署；旋分廉访之寄，风肃金台。黔播作藩，懋著旬宣之绩；洱滇建节，聿昭镇抚之功。树胶序以风声，人文蔚起；作木天之雅范，师道攸尊。既资一世之楷模，宜享千秋之俎豆。俟命下之日，交与该衙门制造牌位，入祀贤良祠。详查事迹，照例列传，用垂永久。至应否于本家，赐祭一坛之处，恭候钦定。”奉旨着于本家，赐祭一坛。御制碑文，敬谨勒石于墓。

四年，奉旨准入乡贤祠。

十年，云抚俯顺輿情，请旨建祠云南。

孙 敦厚敬编

曾孙 景曾 敬录